普通人都能明白的

蔡元培

一个人、一扇门、一轮月亮，与 SDE 的解构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出 版 信 息

书名	《教人超脱的守门人——一个人、一扇门、一轮月亮，与 SDE 的解构》
著者	王德生
执笔	复合主体：王德生立题、口述承重命题与裁定，Claude 执笔与统稿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246 号
ISBN	979-8-90690-344-0
定价	US$20
开本	170 mm × 240 mm
字数	约 23 万字
版次	2026 年 9 月第 1 版

AI 协作声明：本书的判断、口径与承重命题由王德生（口述）给出；文字在其指令下由 AI（Claude）协作成稿，并经其审定。书中所引蔡元培原话，出自《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以美育代宗教说》《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教育独立议》《北京大学之进德会旨趣书》《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者，已据维基文库所录原刊本逐字核对；所引《论语》《礼记·学记》《乐记》及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同。凡标〔待核〕处，出处尚未逐字核对原刊；标〔据二手〕者只见于研究文献与转引；标「待验」者是本书自己的读法，等原文或口述来验——三者汇总于附录四「引文核验总表与口述登记」。书中陪读人物覃长庚、甘秋芬、覃露、覃屿、覃守业、游思远、萧老师及各章日常场景均为虚构，不承担证据。涉及心理与发育的段落只谈理解与相处，不构成诊断或治疗建议，遇到困扰请寻求专业帮助；涉及当下教育政策的场景只写它在一户人家里的样子，不作政策表态；书中给出的任何读数只用于自查，不得进入考核、排名与奖惩。

全书结构：出版信息、作者介绍、前言、导读、目录；导论与十四编六十四章；结语、参考书目（一百四十七种）、附录六件。

作 者 介 绍

王德生，博士，SIO 本体论与 SDE 发生学的创立者，新加坡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创始人、董事长，SDE Universes 平台主持人。

他是计算数学出身：湘潭大学数学系本科与硕士，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博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研究所博士后。此后他在英国威尔士大学斯旺西分校任高级研究员，又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数学系任教与研究十三年，任博士生导师。他在国际期刊发表计算数学与图形学论文四十余篇，研究集中在网格生成、变分表面重建与波的模拟。

2015 年起他回国推广自己的方法论，2017 年 1 月以一篇《给你一双慧眼看天地》开始了「三视角」时期。此后他的思想走过四站：三视角（2017 年 1 月起）、321 智慧系统（2022 年 10 月起）、SIO 本体论（2024 年 7 月起）、SDE 本体论（2026 年 1 月起；同年 5 月起「结构」改读为「显露」）。本书是他主持的「普通人都能懂（明白）」系列中的一卷，属应用哲学·教育哲学一门。

前 言

一个教人超脱的人，一辈子在守门

◆ 一、一张空着的格子

先说一张表。

本系列第 166 号《生活在缝隙和悖论中的大师》读过二十位大师：蒙台梭利、米开朗基罗、南丁格尔、图灵、稻盛和夫、乔布斯、苏轼、孔子、王阳明、居里夫人、袁隆平……每读一位，就问两件事：他写下的道理，站在哪一格？他自己活过的日子，又落在哪几格？格子用的是 SDE 那张九宫图，九格里一共排着三十来个视角：对比、变化、分布，真、善、美，创造、自由、幸福，理念、现实、自我，等等。

二十位读下来，几乎每个视角都有人。有人的理论站在这一格，有人的人生落在那一格。只有一个视角，两边都空着：美。

没有一位大师，把美写成自己的成功之道；也没有一位大师，被读出是靠美熬过最难的那几年。第 166 号照实登了这条读数，还留了一句话：这可能是规律，也可能是选人的偏差，下一回读新大师，先去补这个空处。

这本书，就是去补这个空处的。

先把补完的结果说在前头，第 54 章再细数。读到蔡元培，那条读数要改一半：理论这一边，「美」第一次有了人；人生这一边，「美」仍然空着。二十一位大师里，还是没有一位被读出是靠美熬过最难的那几年，蔡元培也不是。他理论站在美上，人生靠的是善与真。第 166 号当年那句「两边都空」，到这里判负一半，照登，不删。剩下的一半为什么还空，是大师真的很少靠美熬过来，还是这套读法天生看不见美，本书也没有答案，只留了一个检验的办法（见本前言第九节）。

蔡元培是本系列读到的第一位理论站在美上的大师。他写《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把「美感教育」写进了民国第一年的教育方针；他在北京讲「以美育代宗教」，要美去接宗教留下的那一块；他一辈子推美术馆、音乐会、博物馆，晚年还在讲美育与人生。这些年，只要有人问「中国现代教育里谁最看重美」，头一个被想起来的，多半是他。

要说清一句：「理论站在美上」，不是说他爱好艺术、会写字作诗。爱好艺术的大师很多，第 166 号里就有画家、诗人。理论站在美上，是说他把美当成了教育要去的那个地方：人为什么要受教育？最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他的回答里，美站在最要紧的位置。前面二十位大师，没有一位这样回答过。

可是等你把他的一生摊开来看，会碰到一件怪事：他写下的是美，他熬过难关时靠的，却很少是美。

◆ 二、他靠的是什么

这件怪事，要到正文里一件一件摆证据。这里先说个大概。

先把他的一生压成几行。1868 年生在浙江山阴，家里经营钱庄，少年丧父；科举一路考上去，二十几岁成了进士、翰林；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辞官回乡办学堂；在上海办过学社、女学，当过光复会会长；四十岁上去德国，在莱比锡大学重新坐进教室；1912 年当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半年就辞了；1917 年初到北大当校长，他自己算过，前后十年有半，实际在校五年有半；后来办大学院，1928 年起守中央研究院十二年；1940 年在香港去世。

这几行里，他站过的门很多：科举的门，官场的门，革命的门，教室的门，衙门的门，大学的门。

他在科举这条旧路上走到了顶，又自己从顶上走下来；他在北大当校长，请来了新派旧派一屋子互相看不上的人，自己的书也被自己请来的人驳倒；政府欠薪、军阀进京、学生上街，他一次又一次递辞呈；他发起过一个会，会员要签名，不

嫖、不赌、不娶妾，再高一档，不做官；到老一家人租房住，在香港病逝时，据记载还欠着医药费〔据二手〕。

这些事里，没有一件是靠「超脱利害」做成的。每一件，都是他站在利害的正中间，说了一个「不」字。

所以这本书的书名叫《教人超脱的守门人》。他教人超脱，他自己守门。

◆ 三、两套方法合用：一把尺子，一把刀

本系列拆哲学家、教育家，有一套现成的写法。拆教育家用的是教育版：先看他这个人，再看他办过的学校，再看他接手的题，然后照「为了什么、谁在学、学什么、怎么学」这几问，一问一问量他的学说。量完了做一次体检：他那套说法，把「长出来的样子」「走出来的路」「脚下那片地」三样东西摆对了没有。这是一把尺子。尺子量的，是他的学说本身：哪里对，哪里窄，窄在哪一个词上。

这本书还用了另一套方法，是第 166 号提炼出来的，专门找一位大师写下的理论和他活过的人生之间的那道缝。它的根，是王德生博士 2026 年 9 月 27 日的口述，这里照原话引：

「大师的理论往往是强调 SDE 的单一维度……但是他自己活在三维度里面。」

「只有一个维度的忍耐很快就会遇到天花板。」

这是一把刀。刀不量学说，刀切在学说和人生中间，看那里有没有一道缝。

一把尺子，一把刀，用在同一个人身上。尺子告诉你，他的美学说窄在哪里；刀告诉你，他自己并没有活在那个窄处，他活得比他写的宽。两样合起来，你才看得清：他写下的那一半是真的，是他用一辈子压出来的；他没写下的那一半也是真的，只是没人照着学。

打个比方。你去一家老裁缝铺做衣服，师傅先拿软尺量你，肩宽、袖长、腰围，一样一样记下来，这是尺子。量完了，他让你把手臂抬起来、弯下腰、坐下

去，看哪一处绷、哪一处空，这一步量的不是你的身子，是你站着的样子和你干活时的样子之间差了多少。一件只照站姿量出来的衣服，穿着干活，总有一处要裂。这本书对蔡元培，两步都做。

两样工具在书里各管一段。尺子管骨架：他这个人，他的学校，他接手的题，五种教育，美，兼容并包，独立，一编一编量；每编末尾做一次解构，第十一编合账。刀管一处：学校对学说。第二编末尾把他写下的学说和他办过的学校并排放，找出「学说有而学校无」「学校有而学说无」的地方，缝隙定位卡在那里立正式版；第八编末尾把他写下的美和他活过的善逐条并排，做成一张接缝卡。尺子量出来的，是他学说的窄处；刀切出来的，是只学他学说的人会卡在哪里。

刀切完了，还有一步：补。第 166 号那套读法有一句话，本书一直带着：学大师，要做他的补丁，不做他的复制品。他的学说缺哪一格，你就在那一格上多下功夫。蔡元培的学说缺的，是守门这一格。所以这本书最后一编「用得上」，不教你怎样把美育做得更好看，教的是怎样在你最看重的东西门口，学会守。

◆ 四、判词，第一次摆出来

照本系列的规矩，全书的判词要先摆在书前。它在全书完整出现四次：这篇前言，接下来的导读，第十一编总解构，最后的结语。四处一字不改。

判词三句——

看见：人要在一片各派相撞、谁也不垄断的场里，才长得出自己。

收回：在「超脱」「纯粹」「实体世界」几个词上，他把美写成了通往一个本来就在的世界的桥。

底下那台机器：从康德、叔本华一路传来的「现象世界／实体世界」二分。

合成一句：**他为学生打开了一片自己长的场，却把美写成了通向一个本来就在的世界的桥。**

另有一句缝隙判语，是第 166 号那把刀切出来的，书名就从它来：

> 他教的是超脱，他靠的是守门。

展开说：他教人用美超脱利害，他靠的是站在利害正中间说「不」。

请注意这两句的次序。判词的前半句，是全书对他最重的一句肯定，放在「却」字前面。他在北大开出的那片场，是这本书认定的、他离「发生」最近的一步：答案不是先放好的，是各派一来一回碰出来的。后半句是收回：在他最用力写的美学里，他又把美写成了一座通往彼岸的桥，彼岸本来就在，人只要走过去。一个人身上，两种姿势同时在。

◆ 五、借一段历程作类比

说到「写下的」和「靠着的」不是一回事，这里借用王德生博士的思想历程作一个类比，只借公开的编年，不添细节。

王德生博士是数学出身。在湘潭大学读完本科和硕士，到中国科学院读博士、做博士后，之后去英国斯旺西做研究，再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任教与研究十余年。2015 年以后回国讲「三视角」，2016 年起开课讲课；2024 年提出 SIO 本体论，后来凝练为今天这本书用的 SDE。

把这条编年和蔡元培的并排放，有一处相像：两个人都换过一次地。蔡元培四十岁去莱比锡，从翰林重新坐回学生的座位；王德生博士从计算数学的研究，转到回国讲方法论。换地的那几年，在编年里各自只占一行字。

这是一条写在纸上的编年。纸上写得出的，是一站一站的理论：三视角，SIO，SDE。纸上写不出的，是每一次换站之间那几年真正靠的是什么。那是什么，这本书不替他说，也不该替他说；要说，得他自己口述。

类比的点只有一个：**一个人写下的理论，和他最难那些年真正靠的，常常不是同一格**。这句话对蔡元培成立，对第 166 号的二十位大师成立，对提出这套读法的

人自己，大概也成立。所以这把刀，本书不只拿来切蔡元培。第十一编最后一章，会把它转过来，对准 SDE，也对准这本书。

◆ 六、为什么是现在

一百年前，他要美去接宗教留下的那一块，要大学成为各派相撞、谁也不垄断的地方。今天这两件事，都被机器接过去做了一大半。

你打开手机，任何一派的说法一搜就有，「兼容」做到了他想都想不到的地步；可每个人刷到的，越来越只是自己爱看的那一派，各自缩进一只茧。你打开画画软件，一句话就出一张好看的图，美多得看不完；可好看的图越多，能让人停下来多看一眼、记到第二天的，好像越少。

还有一件事值得想一想。他说美普遍，能化开人我之见，你看月亮，我也看月亮，谁也不能私藏。今天的推荐流，却是按每个人的口味把美分好了送到面前：你看你的，我看我的，两个人刷了一晚上，没看过同一张图。美还是美，可它从「大家一起看」变成了「各看各的」。

他当年担心的，是一家独占人心。今天多出来的担心，是人人都有、人人都不碰。美和场，都还在，可那个守门的人，常常不在。这本书第十三编专门讲这件事。

◆ 七、为什么是普通人

这本书不是写给研究蔡元培的人看的。它写给这样一些人：

孩子报了考级班，拿回一张证书，你挂在客厅，心里又有一点说不清的空；单位开会，两拨人吵，你夹在中间，不知道该劝和还是该站队；你办了一个读书会、一个家长群、一个小团队，开头热闹，后来有人要赶人，有人要走；你给孩子讲过「别太计较」，可你自己在单位守住的那几条线，没有一条是靠不计较守住的。

这些事，他一百年前都碰过。他碰的是一所大学、一个国家的教育部；你碰的是一个家、一间办公室、一个群。道理是同一个：美能教，场能开，守门很难教，可没有人守，门就会被别人关上。

书里陪你读的，是湘中一个县城里的一户人家：开锁铺的覃长庚，管社区阅览室的甘秋芬，读大一的女儿，读初一、爱画画的儿子，写毛笔字的爷爷。他们是虚构的，只让道理落到一户人家身上，不承担任何证据。

◆ 八、拆不是骂

说他「教的是超脱，靠的是守门」，不是说他言行不一，更不是说他虚伪。

理论只写得下能教的。美是能教的：一轮月亮大家都能看，一幅画能让人暂时忘掉得失，这些可以排进课表，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守门很难教：什么时候该挡，挡谁，挡到什么地步宁可自己走人，这些要在一次一次具体的利害里才遇得上。他把能教的写成了学说，把只能遇上的留在了日子里。

还有一层，本书读作心疼（这是本书的读法，「待验」）。他从最紧的那条路上走出来，太知道利害里的日子是什么样子。一个吃过这份苦的人，最不想让下一代再吃同样的苦。他给学生的，是一条从利害里超脱出去的路；他没写下的，是自己在利害里熬出来的那份定力。

所以每一处批评之前，本书都先写保底。1917 年的北大，近乎一所官僚养成所；那几年孔教要不要定为国教，正争得很凶。在这片土里，把升官发财赶出校门，把各派请进校门，用美育去对冲宗教之争，这一步是对的。本书前后十几编的每一句批评，都站在这一条保底上面。

他一生也有暗处。1927 年那一场，他身在其中，不是站在政治外面的人。这样的地方本书照实写，写得克制，一两句带过，只写它和那道缝有什么关系：一个写「超然」的人，自己并没有超然。判的是他学说的结构，不是判他这个人。读完这本书，你应当更敬重他，而不是更看不起他。

◆ 九、这本书自己也会有缝

用一把刀切别人，刀也要能切自己。

这本书写下的，也只是能写的那一半。它的最弱处，集中登在附录「本书自认最弱处与推翻条件」里，这里先说四处。

第一处，本书用的那套读法，问的是「他最难的那几年，真正靠什么熬过来」。这一问天生偏向说「不」的善、较劲的真。美要是在人生里起作用，多半不在熬的时候，在长的时候。蔡元培 1921 年在北大亲自讲美学十几次，后来又在大学院名下为美另开过两扇门，这些是他人生里做过的美，本书把它们记成了「另开的门」，没有记进「人生另活」那一栏。这可能是他的缝，也可能是这本书的缝。第十一编登了一个尚待作者确认的办法。

第二处，书里有几个名字是本书起的，比如「隔土型」「把门写成月亮」。它们是本书的初判，等王德生博士口述确认，不是定论。

第三处，本书自己也下过过头的判断。第三条判决原来说，那片场的维持条件「留在他一人身上，没写进制度」。查下去才发现，评议会、教授会，他都写进了章程，他离京以后北大照常运转。这句话已经公开收窄，原句不抹掉，标上记号，留在附录「过头的判断」里。

第四处，书里有不少史料只见于转引，还没和原刊逐字对过，都照实标了出来。能核的已经查过一轮；一时核不动的，登在附录的引文核验总表里，标记也留在正文里，提醒你这一句还悬着。

这本书也是一张快照。

◆ 十、要向他学的，以及接着谁往下写

拆一个人，也要记下该向他学什么。本书在他身上记下了三样，第 53 章细说，这里先摆出来。

第一样，他给自己最看重的那句话写了边界。答林琴南那封信里，他说各派只要言之成理，都「悉听其自由发展」；同时给教员立了一条界限：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已核：维基文库〕。用大白话说：谁都能来讲，可谁也不能拿讲台去取消别人的讲台。兼容到哪里为止，他自己写明了。一个主张写明自己在哪里失效，比写明自己多么正确要难得多。本书给 SDE 写死法，是跟他学的。

第二样，他把能写进纸里的，尽量写进了纸里。评议会、教授会、系主任由教授选举，他没有把这些都揽在自己手上，而是写进了章程。他说过，要让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门里的锁，他换成了制度。很多开出一片场的人，一辈子没做到这一步。

第三样，他输得起。他写了一本《石头记索隐》，胡适写文章驳它，说得很不客气。他回文章商榷，据记载还帮胡适找过书〔据二手〕。自己请来的人驳倒了自己，他照样支持那个人做研究。场先于派，在他身上连自己这一派也算在里面。

这三样，都不是从「超脱」来的，都是在利害里做出来的。

最后交代一句本书接着谁往下写。站上还没有蔡元培的整卷。本书从头判，同时接住几位近邻：第 47 号《SDE 教育发生学导论》第九章判过科举，第 150 号、第 152 号拆过康德、叔本华，第 180、235、170 号讲过杜威，第 221 号讲过陶行知，第 249 号讲过雅斯贝尔斯，第 166 号给了本书那把刀。引它们的地方，只说「第 N 号判过」的大意，不改判。

导 读

一句判语，五条判决，一张地图

◆ 一、判词与判语

这是判词第二次完整摆出来。

看见：人要在一片各派相撞、谁也不垄断的场里，才长得出自己。

收回：在「超脱」「纯粹」「实体世界」几个词上，他把美写成了通往一个本来就在的世界的桥。

底下那台机器：从康德、叔本华一路传来的「现象世界／实体世界」二分。

合成一句：**他为学生打开了一片自己长的场，却把美写成了通向一个本来就在的世界的桥**。

缝隙判语：**他教的是超脱，他靠的是守门**。展开说：他教人用美超脱利害，他靠的是站在利害正中间说「不」。

两句各管一件事。判词管的是他的学说：学说里哪一处对，哪一处收回，收回底下是哪一台机器。判语管的是学说和人生之间：他写下的站在哪一格，他活过的落在哪几格。

判语背后有一张缝隙定位卡，正式版在第 13 章。大意是：他的理论站在「价值」这一格里的美（S3 价值维·美）；他的人生另活在同一格的善与真。缝在格内，是同一张桌子的三条腿，他在学说里只写了一条。第二道缝落在「三界」（E1）上：他教教育独立、大学超然，站在理念界；自己一辈子在现实界的门口，拿辞职相抗。第三道缝落在九宫之外的「三号位」：兼容并包写下来的是二号位的碰撞；让碰撞聚成一片场的，是三号位的人。

照第 166 号的分法，这是大师悖论的第四种样子为主：给别人的和给自己的，不是一样东西——给学生超脱，自己守门。也兼着第一种：劝学生超脱利害，他自己恰恰是在利害里炼出来的。

◆ 二、五条判决

全书立五条判决，结语逐条报账。每条写的是经过三波查核以后的当前版本；收窄处，凡还等王德生博士确认的，都写明「待确认」。

判决一，美中心。他的教育学以美为中心；美育被当作通向「实体世界」的桥，「超脱」是他理论的在场机制。收窄两句，待确认：其一，晚年（1931 年前后《美育与人生》）他写出了从「超脱」到「富贵不能淫」那种气概的一个「所以」，但机制仍是先透出利害、再带回来；而他 1898 年辞官，在学美学之前，次序与他的人生相反。其二，他 1921 年在北大亲讲美学十余次，1927、1928 年在大学院名下办起国立音乐院、国立艺术院；所以说准一点：在他亲手守的学校（北大）里，美育是旁枝；他为美另开过门。主场在第四、五编。

判决二，缝隙。他教美，靠善与真；北大那片场，是一个在利害里说「不」的人守住的。收窄，待确认：「善」管的是门外那一段，门里有评议会、教授会；他为美另开的那两扇门，交给萧友梅、林风眠去守。第十一编又补了半句，同样待确认：善不是没写进学说，是写在了下层。主场在第八编第 40 章。

判决三，兼容并包是他离发生学最近的一步：场先于派。第一波查核后收窄，待确认：校内的议事条件（评议会「凡大学立法均须由评议会通过」、教授会、系主任由教授选举），他写进了制度，他离京后北大靠这一套运转了几年；写不进校内章程的，是校门外的几样——经费、政府、继任者——仍靠他一人的进退去顶。所以不是「人一走门就松」，而是「门里的锁换成了制度，门外的墙还是他的身子」。原句「场的条件留在他一人身上，没写进制度」作废，标 ⚠ 留在附录「过头的判断」里。主场在第六编。

判决四，身后。超脱型的美育被制度化成才艺、考级、附加课，「超脱」被读成「不相干」，美退到课表边上。改说法，待确认：这主要是身后读歪的；但他1931年前后写「于工作的余暇」读文学、听音乐〔据二手〕，这几个字，是他自己留的口子。主场在第十二编。

判决五，独立。他把大学放在理念界，用辞职去维护；真实的独立不是超然于三界之外，而是在三界张力里持续守门。第36章正式立下，本身仍是「待验」。主场在第七编。

◆ 三、推翻条件与已得读数

一个判断要是怎么都推不翻，它就什么也没说。所以每条判决都要写明：什么材料一出来，它就要改。本书一共立了五条。

条件甲：他晚年的文字若把美育写成要「进入」利害，而不是「超脱」利害，判决一、四收窄。

条件乙：史料若显示北大改革主要靠制度设计（评议会、教授会等），而不是他个人的德望与进退，判决二「靠的是善」改判，判决三改写。

条件丙：若能找到他明确讨论过「场的维持条件」、并落进制度文本的材料，判决三收窄。

条件丁（第七编补，待确认）：若史料显示他的历次辞职多半没有改变过任何事，挽留只是客套，「用辞职去维护」收窄。

条件戊（第七编补，待确认）：若能找到大学院撤销以后，他写过文字，承认独立要在政治里持续去争、而不是靠超然得来，那么第二道缝比本书说的窄，他自己已经补上了一部分。

到第三波查核为止的读数如下。

乙，半触发。校内的议事、选人、定学科，他确实写进了制度，1919 年有组织章程，他离京后北大照常运转。判决二保留「靠善」，写明善管的是门外；判决三已按此改写。

丙，触发。他说过北大要有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1934），并落进了章程。判决三收窄。「兼容并包」这条总原则本身，本书只在公开信和月刊发刊词里见到，没核到写进章程，记「本轮未发现」，不记「没有」。

甲，未触发，但有半步。1930 年、1931 年前后的两篇文字，仍以「超脱」「透出利害」为机制，没有一句写美育要进入利害去长。半步有两处：一处是那个「所以」，美通到关头上的气概；一处是把美育的范围扩到「个人的谈话与容止，社会的组织与演进」。还有一处反向的半步：「工作的余暇」。两篇都只见转录本。

丁、戊，都未触发，记「本轮未发现」。丁这一条，查到的材料多指向另一边：1919 年辞职后回任，同年评议会改制（两者的因果「待验」）；历次辞职逐一的后果还没核齐。戊这一条，他 1932 年出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是做了，没见他写成主张。

合起来：一条触发，一条半触发，三条未触发。判决一、二、三各收窄一处，判决四改了说法，判决五待验；没有一条被推翻。

◆ 四、全书路线

全书十四编六十四章，前有导论，后有结语、参考书目与附录。一编一句：

第一编「一个人：从翰林到子民」，从绍兴钱庄人家走到四十岁的莱比锡课堂，编末把他的一生排成一张发生序列表。

第二编「他的学校」，一所一所走他进过、办过的七处地方，从绍兴中西学堂到中央研究院，编末做「学校对学说」对账，缝隙定位卡在这里立正式版；这是全书最要紧的一编。

第三编「他接手的题」，看科举停了以后的空、京师大学堂的「老爷」风气，和孔教国教之争两边共有而没说出口的前提。

第四编「为了什么：五种教育与两个世界」，拆 1912 年那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判词在正文里第一次出场，编末结论是：两个世界之间，他架了一座桥，没有铺一条路。

第五编「美：以美育代宗教」，本书主缝的主场，从 1917 年那次讲演一路拆到普遍与超脱，编末结论是：美不是桥，是一片要一起长的地。

第六编「兼容并包：大学是一片场」，从辜鸿铭的辫子、答林琴南书、红楼梦官司看到评议会，编末结论是：场先于派，但场要有人守、有人续。

第七编「独立：教育独立议与一次次辞职」，第二道缝的主场，编末结论是：独立不是超然，是持续的张力。

第八编「德：他真正靠的那一样」，进德会、一则征婚启事、营救学生与清贫到老，编末做接缝卡正式版，教美靠善。

第九编「相遇」，请席勒、康德与叔本华，和《学记》、孔子「成于乐」同他见面，用同一把尺量两边。

第十编「近邻」，杜威、洪堡式大学、雅斯贝尔斯、陶行知，逐家写明本书没有比他们多说的地方。

第十一编「SDE 总解构」，七章合账，判词第三次完整出现，最后一章把刀转过来对准 SDE 自己，并更新第 166 号那条「美空着」的读数。

第十二编「身后与制度化」，看「兼容并包」怎样上了墙、美育怎样进了课标又被读成考级、「教育独立」换过几张脸，哪些话是他、哪些是后人放上去的。

第十三编「AI」，两章：机器把「兼容」做到了尽头，人却各自成茧；机器能不能替人「超脱」，美在推荐流里还剩什么。

第十四编「用得上」，四章：家长，考级、兴趣班与「这有什么用」；教师，一间美术课、一场争论课、一个被投诉的老师；学生与自学者，被分到的那一门，和自己长出来的那一片；能改结构的人，把门闩换成锁，门外的墙靠谁。

结语题作「守门人」，回到阅览室，判词第四次出现，五条判决与推翻条件逐条报账。

◆ 五、一个比喻，错在三处

全书有一个总比喻：桥。这个比喻是他自己的。1912 年那篇文章里，他说美感「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津梁」〔已核：维基文库〕。津梁，就是渡口和桥。

先说这个比喻对在哪里。桥是公共的，谁都能走，不查身份，不收门票，这正合他说的美的「普遍」。桥也确实让人离开脚下这一岸，暂时站到水面上去，看一看平时看不见的东西，这正合他说的美的「超脱」。在一个人人只问有没有用的年头，他肯为「没用」的东西架一座桥，这件事是对的。

再说它错在哪里。错处有三，正好对上他学说的三根承重梁（第 51 章细拆）。

第一处，桥要两岸都在。架桥的人默认那一岸本来就有，人只要走过去。他的那一岸叫「实体世界」，本来就在，等人去对上。本书的看法是，那一岸不是本来就在的，是人在路上一轮一轮长出来的。这是第一根梁：实体世界。

第二处，桥只管中间那一截。桥两头的泥地、台阶、坡，桥不管；桥要人离开泥地。他的美要人先把利害隔出去，才能超脱。本书的看法是，美多半不在桥上，在泥里，在一群人一起干活、一起吵、一起改的那片地里。这是第二根梁：超脱。本书把它换成「穿过」：人在利害里穿过一道美，出来以后，看利害的眼光变了，利害本身也被回头改了一点。

第三处，一座桥，人人走的是同一条。他说美是普遍的，一轮月亮，「我与人均不得而私之」〔已核：维基文库〕。可同一轮月亮，覃家五个人拍出来是五个样

子；考级班的尺子和孩子自己的眼睛量出来的，也不一样。「普遍」一落进学校，最省事的做法，就是给所有人发同一把尺。这是第三根梁：普遍。普遍其实有两种：人人够得着，叫普遍可及；人人看到的是同一个，叫普遍同一。他一辈子修公园、办美术馆，修的是前一种；写进学说的，常常是后一种。本书留下前一种，换掉后一种：人人够得着，各自看出各自的。

所以本书在第五编末尾说，美不是桥，是一片要一起长的地。这句话不是推倒他的桥，是提醒读他的人：桥是他架的，两头的路要自己走出来。

◆ 六、陪读人物

书里陪你读的，是湘中一个县城里的一户人家加一间教室：覃长庚，在老街开锁配钥匙的小铺子；甘秋芬，社区图书阅览室管理员；女儿覃露，省城一所大学的大一新生，被调剂到材料专业；儿子覃屿，初一，爱画画，美术课外在上考级班；爷爷覃守业，退休的乡村小学老师，写毛笔字，爱听花鼓戏；覃屿的美术老师游思远，三十出头。第十四编还会添几位。

他们是虚构的，不承担证据。他们在书里只做一件事：让一个判断落到同一家人的日子里，看它在一个具体的晚上是什么样子。凡写到他们的场面，段首都写着「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孩子的话若是替他说的，不打引号冒充原话。书里的日子跨一个学年。

◆ 七、引文怎样标

蔡元培的话，本书尽量引原文，引时只把繁体改简体，字句不动。凡带引号的原话，按核验程度分四种标法。

已核：和原文逐字对过，写明据什么本子，比如「已核：维基文库」或书名、年份的出处括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1912）、《以美育代宗教说》（1917）、《北大进德会旨趣书》（1918）、《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1919）、《教育独立议》（1922）等几篇主材料，都属这一种。

〔待核〕：出处还没逐字对过原刊。

〔据二手〕：只在转引、研究文献里见过，没见到原文。

「待验」：不是史料，是本书自己的读法，比如接缝卡、方程体检、「隔土型」，等原文或口述来验。

三级分开标，不混用。正文里的〔待核〕，写作时已逐条查过一轮：核到的摘掉了标记，核错的改了，一时核不动的留着标记，并登进附录「引文核验总表」，等后来的人接着核。

还要先说几处常见的张冠李戴，书里都已改正。「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是梅贻琦 1931 年 12 月 3 日在清华就职时说的，不是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八个字连用，是后人的概括，原信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流传最广的「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是他 1934 年回头写《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时的概括；1917 年就职演说里的原句是「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美育」一词也不是他首创，王国维 1903 年已经用过；本书的说法是，他把这个词写进了国家的教育方针。

◆ 八、随身三问与两行小账

全书随身带三个问题，每读一章、每遇一个人，都可以拿出来问：

一问，他说自己靠什么，站在哪一格？

二问，他最难的那几年，真正靠什么熬过来？

三问，中间那道缝，我该补什么？

第十一编建议在第二问后面加半句：「他最有兴致的那几年，又是靠什么长出来的？」这半句是为了补上前言说的那处最弱：美可能漏在长的日子里。这半句是本书初判，尚待作者确认；结语和第十四编试用时都会就地注明这一点。

每章末尾有两行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

第二行是本书定制的，问的就是本书的病。结语会把全书的小账数一遍。

◆ 九、哪些是本书的初判

有几处要先说清。

本书用 SDE 给蔡元培下的中心诊断——「美中心」、方程体检的「隔土型」、收回动作的名字「把门写成月亮」——都是本书的初判，还等王德生博士口述确认。书里的承重命题，凡是王德生博士口述过的，照原话引，并登在附录的口述登记里；其余都是初判。这一句在这里说一次，正文不再逐处标。

另有一处口径要说明：「三号位」这个词，本书照缝隙那套方法的用法，一号位是客体、条文、事外，二号位是互动、过程、事中，三号位是主体、场、自己心里。全书统一说：兼容并包写下来的是二号位的碰撞，让碰撞聚成一片场的，是三号位的人。

◆ 十、每一章怎样走，以及本书不做的三件事

每一章走同样的六步。章首一行「这一章的问题」，先告诉你这一章要回答什么。然后是「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从一件家常事进去，不从蔡元培进去；「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摆史料和原话；「先说他对在哪儿」，说他错之前先把公道还给他；「SDE 看这一处」，用那七个词拆；「放回你的日子里」，落到覃家或你自己的某一个晚上；最后是「带走的话」，一两句，记不住全章，记住这一句就够。每编最后一章是那一编的总账，章题直接写结论，有的还附一个证据台，把这一编用到的原话摆在一起。

本书也有三件事不做。

第一，不作心理或发育的诊断。书里写到孩子不想学、大人心里不踏实，只谈理解和相处；真遇到这类事，请寻求专业帮助。

第二，不对当下的教育政策和现实政治表态。考级、课标、招生，书里只写它们在一户人家里的样子。1927 年那一段，也只写它说明了他的哪一道缝，不作政治评价。

第三，书里给的读数和做法，只给自己和家里用，不拿去考核别人。一样读数一旦进了考核，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去装它，装上两年，它就什么也量不出了。

◆ 十一、怎样读这本书

从头读到尾，是最稳的读法。时间不够，可以挑一条路。

只有一个下午：读导论，读第 13 章（学校对学说），读第 40 章（教美靠善），读结语。这四处读完，全书的判断你已经拿到了。

想看他这个人：读第一编，再读第八编。一个人怎样从翰林走到子民，他真正靠的那一样是什么。

为孩子来的：读第 25 章（普遍性自伤检查：谁的美），第 27 章（美不是桥），第 56 章（美育进课标，又被读成考级），再读第十四编第 61 章。

为学校、团队、读书会来的：读第六编，再读第七编，再读第 64 章。一片场怎样开、怎样守、守门人走了以后谁来续。

想看这套方法本身怎样拆人：读第 21 章、第 49 章的方程体检，第 50 章，第 54 章给 SDE 自己写死法。

想查证据：每编末尾都有证据台、〔待核〕清单；附录有年表、他的学校档案、他的二十句话、引文核验总表。

读的时候，身边放一支笔。遇到哪一句你想吵，就在旁边记下来：那多半是你自己那一格。

目 录

作者介绍 · · · · · iii
前言　一个教人超脱的人，一辈子在守门 · · · · · iv
导读　一句判语，五条判决，一张地图 · · · · · xiii

导论　一间谁都能进的阅览室 · · · · · **1**

第一编　一个人：从翰林到子民 · · · · · **9**
第 1 章　绍兴钱庄家的孩子 · · · · · 10
第 2 章　科举连捷：一个在旧门里走到顶的人 · · · · · 15
第 3 章　1898：辞官 · · · · · 20
第 4 章　上海那几年：会长、学社、女学与「炸药」 · · · · · 25
第 5 章　四十岁去莱比锡 · · · · · 30
第 6 章　编末：他的一生是一条发生序列 · · · · · 35

第二编　他的学校 · · · · · **41**
第 7 章　绍兴中西学堂：新旧两派在一张饭桌上吵 · · · · · 42
第 8 章　南洋公学特班：一只墨水瓶，一百多个学生走出校门 · · · · · 47
第 9 章　爱国学社与爱国女学：被赶出来的人自己开一扇门 · · · · · 52
第 10 章　1912 年的教育部：一张学制与五种教育 · · · · · 57
第 11 章　北大（上）：一所官僚养成所怎样换了空气 · · · · · 63
第 12 章　北大（下）与大学院、中研院：门有没有写进墙里 · · · · · 69
第 13 章　编末：学校对学说——他教的是一样，靠的是另一样 · · · · · 76

第三编　他接手的题 · · · · · **83**
第 14 章　钟换了墙，时辰没换：废科举之后的空 · · · · · 84
第 15 章　「老爷」与「阔老师」：京师大学堂的风气 · · · · · 90
第 16 章　孔教要不要做国教：两派共有而没说出口的前提 · · · · · 95

第四编　为了什么：五种教育与两个世界 · · · · · **101**
第 17 章　1912 年那篇文章：五种教育各是什么 · · · · · 102

第 18 章　隶属政治与超轶政治：一刀切在哪里 · · · · · 108
第 19 章　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从康德、叔本华来的那台机器 · · · · · 113
第 20 章　世界观教育：一种没人会教的课 · · · · · 119
第 21 章　编末　SDE 解构｜两个世界之间，他架了一座桥，没有铺一条路 · · · · · 125

第五编　美：以美育代宗教 · · · · · 131
第 22 章　1917 年那次演讲：宗教剩下的只有情感 · · · · · 132
第 23 章　美的普遍：一轮月亮大家都能看 · · · · · 139
第 24 章　美的超脱：看画的人不想把画搬回家 · · · · · 145
第 25 章　普遍性自伤检查：谁的美？ · · · · · 150
第 26 章　接缝卡：他写下的美，和他活过的善 · · · · · 156
第 27 章　编末　SDE 解构｜美不是桥，是一片要一起长的地 · · · · · 162

第六编　兼容并包：大学是一片场 · · · · · 169
第 28 章　辜鸿铭的辫子和陈独秀的《新青年》在同一所学校 · · · · · 170
第 29 章　答林琴南书：一封信，替两边守门 · · · · · 176
第 30 章　红楼梦：他输给了自己请来的人 · · · · · 183
第 31 章　评议会与教授治校：门里的锁，换成了制度 · · · · · 189
第 32 章　编末　SDE 解构｜场先于派，但场要有人守、有人续 · · · · · 195

第七编　独立：教育独立议与一次次辞职 · · · · · 203
第 33 章　《教育独立议》：一张把大学放进理念界的图纸 · · · · · 204
第 34 章　一次又一次辞职：他把自己横成一根门闩 · · · · · 210
第 35 章　1927 年：他自己也没能站在政治外面 · · · · · 218
第 36 章　编末　SDE 解构｜独立不是超然，是持续的张力 · · · · · 224

第八编　德：他真正靠的那一样 · · · · · 231
第 37 章　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也不做官 · · · · · 232
第 38 章　一则征婚启事：善先落在自己家门口 · · · · · 238
第 39 章　营救学生与清贫到老 · · · · · 244
第 40 章　编末　教美靠善：接缝卡正式版与悖论一句话 · · · · · 250

第九编　相遇 · · · · · 259
第 41 章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 · · · · · 260
第 42 章　康德与叔本华：无利害的静观 · · · · · 266
第 43 章　《学记》与孔子「成于乐」：中国自己的美育底账 · · · · · 271
第 44 章　对话四段式：同一把尺量两边 · · · · · 278

第十编　近邻 · · · · · **285**
第 45 章　杜威与蔡元培：1919 年同一座城 · · · · · 286
第 46 章　洪堡式大学、雅斯贝尔斯与陶行知：一个办北大，一个办晓庄 · · · · · 291
第 47 章　四栏与辨别面：本书没有比他们多说的地方 · · · · · 296

第十一编　SDE 总解构 · · · · · **303**
第 48 章　请辩护人先说 · · · · · 304
第 49 章　判词完整版与三方程体检 · · · · · 309
第 50 章　看见与收回合成一个根：把门写成月亮 · · · · · 314
第 51 章　三根承重梁与替换 · · · · · 319
第 52 章　保底合表：他在哪里是对的 · · · · · 324
第 53 章　病根与死法；SDE 要向他学的 · · · · · 329
第 54 章　给 SDE 自己写死法；缝隙读数更新 · · · · · 334

第十二编　身后与制度化 · · · · · **341**
第 55 章　「兼容并包」成了校训墙上的字 · · · · · 342
第 56 章　美育进课标，又被读成考级 · · · · · 347
第 57 章　「教育独立」的几次换脸 · · · · · 352
第 58 章　影响神话纪律：哪些是他，哪些是后人归因 · · · · · 357

第十三编　AI · · · · · **363**
第 59 章　机器把「兼容」做到了尽头，人却各自成茧 · · · · · 364
第 60 章　机器能不能替人「超脱」：美在推荐流里还剩什么 · · · · · 370

第十四编　用得上 · · · · · **377**
第 61 章　家长：考级、兴趣班与「这有什么用」 · · · · · 378
第 62 章　教师：一间美术课、一场争论课、一个被投诉的老师 · · · · · 390
第 63 章　学生与自学者：被分到的那一门，和自己长出来的那一片 · · · · · 402
第 64 章　能改结构的人：门闩传不下去，默认天天在守门 · · · · · 415

结语　守门人 · · · · · **428**

参考书目 · · · · · **437**

附录 · · · · · **445**
附录一　年表与人生 SDE 序列 · · · · · 445
附录二　他的学校档案 · · · · · 449
附录三　他的二十句话配 SDE 补语 · · · · · 451

附录四　引文核验总表与口述登记 · · · · · 454
附录五　本书自认最弱处与推翻条件 · · · · · 461
附录六　与本系列各卷的对账 · · · · · 465

导 论

一间谁都能进的阅览室

◆ 一、一间屋子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县城老街往里走，社区服务中心二楼，有一间阅览室，四十来个平方。门口挂一块白底红字的牌子，门常年开着，冬天挂一道棉门帘。

管这间屋子的，是甘秋芬。她在借书台后面坐了很多年，谁来了，她抬头看一眼，点个头，接着给新书贴标签。

来的人什么样的都有。上午是看报的老人，一份报纸三个人轮着看，看完还要议论几句。中午有在附近干活的师傅进来歇脚，靠着窗打个盹。下午有下棋的，放学以后有写作业的孩子，晚上有来查资料的年轻人，有带着小孩来翻绘本的妈妈。有人一来就是一下午，有人进门转一圈就走。

也有吵架的。吵什么都有：报上一篇文章，一步棋，谁的声音大了，谁占的位子久了。吵到脸红的时候也有。甘秋芬很少把人请出去。吵完了，第二天那几个人照样来，照样坐在老位子上。

这间屋子里吵得最凶的一回，本书第六编会从头讲到尾。这里只记住它的一个样子：谁都能进，吵架的也能进。

◆ 二、一间铺子

同一条老街的拐角，是覃长庚的锁铺，门面一米多宽，墙上挂满钥匙坯，一排一排，黄铜的、白钢的，长长短短。柜台上一台小小的配匙机，一开动就嗡嗡响，铜屑落在一张旧报纸上，攒多了，他收起来卖废品。

来铺子里的，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给老人多配一把钥匙的女儿，搬进出租屋要换锁芯的学生，丢了钥匙站在门口发愁的街坊。他在这条街上配了二十多年钥匙，嘴上常挂一句话：

门要常开，锁要结实。

这句话听上去有点拧。门要常开，那还要锁干什么？锁要结实，那门还开什么？

覃长庚自己没解释过。他的铺子，本书第七编才细讲。这里只把这句话放在桌上，和甘秋芬那间屋子摆在一起。

一间谁都能进的屋子，和一句「门要常开，锁要结实」。整本书讲的，其实就是这两样东西之间的事。

◆ 三、七个词

本书拆蔡元培，要用到七个词。它们不难，都能在这间阅览室和这间铺子里找到。先白话，后括注，第一次说清楚，后面就不再解释。

第一个词：长出来的样子（显露，S）。

阅览室今天是什么样子？几张桌子，几排书架，下午有棋，傍晚有作业，门口一块公告板。这个样子不是哪一天设计好的，是一年一年、一个人一个人来了以后，慢慢长成的。SDE 管这个叫显露（S）：一样东西最后亮出来的样子。要说清一句：显露不是「结构」。结构是显露待得久了、稳下来的那个样子，是显露的一种状态，不是全部。

第二个词：走出来的路（差异，D）。

阅览室是怎么长成今天这样的？有一年多了几张棋桌，有一年添了两排书架，有一回吵了架，吵完定了一条规矩，有一回规矩不好用，又改了。每一步都和上一步有

一点不同，一步接一步。SDE 管这个叫差异（D），更准确地说，是差异的序列：一步一步的不同，连成一条路。

第三个词：脚下那片地（纠缠，E）。

阅览室长在什么上面？一个县城，一条老街，一个社区，街道每年拨的那点钱，来的那些人各自的日子，还有甘秋芬这个人。这些东西缠在一起，谁也拆不开。SDE 管这个叫特征纠缠（E），本书简称纠缠。请注意，纠缠不是「关系」。关系是两样东西之间一根线；纠缠是一片地，许多东西一起缠在里面，动一样，别的都跟着动。

三个词合起来，有一句话要记住：长出来的样子，是从走出来的路和脚下那片地里长出来的；路，又被样子和地牵着走；地，也会被长出来的样子和走过的路回头改写。写成式子是 S＝F（D，E），D＝G（S，E），E＝H（S，D）。三样东西互相生成，哪一样都不能单独拿出来当起点。本书给蔡元培做「方程体检」，就是拿这三个式子，看他的学说把这三样摆对了没有。

第四个词：三界。

「脚下那片地」里，有一种分法本书用得最多：三界。理念界，是道理、主张、图纸所在的地方；现实界，是钱、房子、政府、规章所在的地方；自我界，是一个人自己心里的那一块。

阅览室也活在三界里。理念界里，它是「社区公共文化空间」，文件上写着它该做什么；现实界里，它是街道每年那一笔经费、那一块电表、那几张旧桌子；自我界里，它是甘秋芬心里那个「这间屋子谁都能来」的念头。三样缺一样，屋子都开不下去。本书说蔡元培的第二道缝落在三界上：他写「教育独立」，把大学放进理念界；他自己一辈子，站在现实界的门口。请注意，理念界不是「意识界」，它指的是道理和主张，不是人脑子里的念头。

第五个词：美。

「长出来的样子」朝什么亮起来？SDE 分三样：真、善、美。真，是对不对；善，是好不好、该不该；美，是一样东西亮出来时，让人愿意多看一眼的那一份。

蔡元培的学说站在美上。他说美是普遍的，一轮月亮大家都能看，谁也不能拿回家私藏；他说美是超脱的，看画的人不会想把画搬回家，看花的人不会想着吃它的果子。美让人暂时放下得失，放下你我之分。

阅览室里也有美。傍晚的光从西窗斜进来，照在一排旧书脊上；下棋的老人落子前，手在棋盘上停一下。可这份美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一群人在一间屋子里一年一年过出来的，不是从屋子外面搬进来的。这是本书对他最要紧的一处追问，第五编细讲。

第六个词：场。

阅览室最值钱的，不是书，不是桌子，是「谁都能进」这件事本身。各种人在同一间屋子里，看报的、下棋的、写作业的、吵架的，互相碰，碰出规矩，碰出一些没人设计过的东西。这片碰来碰去又不散的地方，本书叫它场。

这里要借一套三个位置的说法（三号位）：一号位是客体、条文、事外，像门口贴的规定；二号位是互动、过程、事中，像两拨人正在吵；三号位是主体、场、自己心里，像甘秋芬心里那个「谁都能来」。本书的口径是：各派之间的碰撞，在二号位；让这些碰撞聚成一片不散的场的，在三号位，在一个人那里。

蔡元培在北大开出的，就是这样一片场。他请新派，也留旧派；自己的书被自己请来的人驳倒，他认了。判词的前半句说的就是这个：人要在一片各派相撞、谁也不垄断的场里，才长得出自己。

第七个词：守门。

一片场，不会自己在。谁都能进，就会有人想把别人赶出去；门开着，外面的风也会吹进来。所以要有人守。

守门不是关门。覃长庚那句话说的就是这件事：门要常开，锁要结实。门开着，各种人才进得来；锁结实，想把别人赶出去的、想从外面伸手进来的，得先过一道守门的人。

甘秋芬也是守门的人。她不赶吵架的走；可要是有人想让别人走，她会站出来。这一站，靠的不是这间屋子有多美，是她自己心里那一处不肯让。

蔡元培守了一辈子门。把升官发财挡在校门外，把各派请进校门里；政府伸手，他挡；经费断了，他拿自己的去留去争；学生被抓，他去担保。他教学生用美超脱利害，他自己站在利害的正中间，一次一次说「不」。这就是本书那句判语：他教的是超脱，他靠的是守门。

◆ 四、一张九格的图

七个词里，前三个是三根柱子，后四个是本书在他身上最常用的几个格子。这里补一张图，让你知道那些格子是从哪里来的。

显露、差异、纠缠三样，每样再分三格，一共九格，叫九宫。

显露（S）这一排：第一格是怎么看，比一比、看变化、看分布（S1 规范维）；第二格是以什么形态出现，一颗一颗、一阵一阵、一整片（S2 模态维）；第三格是朝什么价值亮起来，真、善、美（S3 价值维）。

差异（D）这一排：第一格是为了什么走，创造、自由、幸福（D1）；第二格是怎么一步一步走，猜、做、看、改（D2）；第三格是走得多紧，少出错、留余地、别浪费（D3）。

纠缠（E）这一排：第一格是三界，理念、现实、自我（E1）；第二格是信息的三种样子，符号、逻辑、数学（E2）；第三格是能量的三种状态，藏在里面的底气、往前冲的干劲、攒下来的名望（E3）。

九格不用记。本书在蔡元培身上只反复用到三处。一处是 S3：他的理论站在美上，人生靠的是同一格里的善与真，这是主缝。一处是 E1：他写的独立在理念界，他过的日子在现实界的门口，这是第二道缝。还有一处在九格之外，就是前面说的三号位：碰撞在二号位，聚起场的是三号位的人，这是第三道缝。

所谓「缝」，就是理论没写、人生里却实实在在有的那一块。一位大师的理论，常常只抓住某一格里的一个视角，他自己却活在好几格里。缝不是虚伪，是理论天生的样子：能教的写进了理论，只能遇上的留在了人生里。

◆ 五、先清几个误会

动手拆之前，先把几个关于他最常见的误会清掉。

第一个误会：兼容并包，就是好脾气，谁来都欢迎，谁说都对。不是。1917 年以后的北大一点也不和气，各派吵得很凶。兼容并包不是一种脾气，是一门手艺：让互相看不上的人在同一片地上碰，又不让任何一方把别人赶出去。第六编细看。

第二个误会：他是超然的，一辈子不沾政治。也不是。他当过教育总长，当过大学院院长，1927 年在南京那一场里，他也身在其中。他写的是超然，他活的是在利害里进退。第七编照实写，写得克制。

第三个误会：他是一个只讲美的人。他讲美讲得最多，可他在北大实际动手做的，是请人、挡人、立规矩、辞职、回任。美是他写下的那一半，守门是他活过的那一半。这本书两半都要看。

还有第四个误会，是反过来的：北大全靠他一个人撑着，他一走就散。也不对。评议会、教授会、系主任由教授选举，他写进了章程，他离京以后北大照常运转。他一个人顶着的，是校门外的那一段：经费、政府、继任的人。门里的锁，他

换成了制度；门外的墙，还是他的身子。这句话，第二编和第六编会一点一点摆出证据。

◆ 六、七个词放回他身上

七个词都走了一遍，现在把它们放回蔡元培身上，先看个大概，后面各编再一样一样细拆。

他长出来的样子（S）：一位翰林，一位校长，一位守了十二年研究院的院长；一套以美为中心的教育学说；一所各派同处一室的北大。

他走出来的路（D）：从科举考上去，从官场走下来，从上海最激烈的地方抽身，四十岁重新当学生，然后一所学校一所学校地办，一次又一次地辞，一次又一次地回。这条路上每一步都和上一步不同，没有哪一步是照着图纸走的。

他脚下那片地（E）：一个帝制刚倒的国家，一套刚停掉的科举，一个穷得欠薪的政府，一群换来换去的军阀，一场孔教要不要定为国教的争吵，还有他自己从钱庄人家、翰林院带出来的那一身本事和名望。

他的三界：学说写在理念界，大学超然，教育独立；日子过在现实界的门口，经费、政府、学潮；撑住他的那一处不肯让，在自我界。

他的美：写得最深、看得最重，是他学说的中心。

他的场：北大那几年，各派相撞、谁也不垄断，是他离「发生」最近的一步。

他的守门：没写进他的教育学说，却是他一辈子做得最多的一件事。

七个词里，他写下来的主要是第五个；他活过的，是其余六个。这本书要做的，就是把这六个也读出来。

◆ 七、小账怎么记

七个词，不用背。读下去的时候，每到一处，心里问两件事就够了。每章末尾那两行小账，问的就是这两件：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

拿阅览室试一试。甘秋芬不赶吵架的人走，开的是「谁都能进」那扇门，关的是「谁都能赶人」那扇门；她这份不赶人，不是从什么道理里超脱出来的，是在一次一次的吵里、在街道和邻居的各种说法里站出来的，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

再拿覃长庚那句话试一试。门要常开，开的是进来的门；锁要结实，关的是伸手的门。这句话也不是超脱出来的，是他在这条街上配了二十多年钥匙，一把一把配出来的。

两行小账，不求答得漂亮，答出一个具体的门、一件具体的事就行。结语会把全书的小账数一遍，看看他开得多的是哪几扇门，长出来的多、还是超脱出来的多。

阅览室的门还开着。我们从他这个人讲起。

第 一 编

一个人：从翰林到子民

编 序

后面十几编，要拆他的学说、看他的学校、查他留下的缝。这些事都得先有一个人垫底。这一编只做一件事：把这个人从绍兴一户钱庄人家，一直送到德国莱比锡的教室里，看他四十岁以前是怎么一步步长成后来那个样子的。

读这一编，请你带两副眼光。一副看他的善：他怎样对人、怎样进、怎样退。一副看他的真：他怎样读书、怎样求学、怎样在中年又回到学生的座位上。这两样在他后来的文章里都不是主角，他的文章主角是美。可是后面各编会一再发现，他最难的那几年，真正撑住他的，恰恰是这两样。所以现在就要把证据一件件摆出来，免得到了第八编才临时去找。

这一编还有一个意思：他不是天生的「超脱者」。他在科举这条旧路上走到了顶，又自己从顶上走下来；他在上海参加过最激烈的事，又从最激烈的地方抽身去读书。一个后来劝学生「超脱利害」的人，前四十年几乎每一步都踩在利害的正中间。这件事先记下，不急着下结论。

编末一章把他的一生排成一张序列表，给后面各编当底图。

第 1 章

绍兴钱庄家的孩子

> 这一章的问题
>
> 一个后来一辈子讲「人格」的人，最早是在什么样的家里，第一次见到「信」和「让」的？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家的抽屉里压着一本红皮的「人情簿」。谁家娶媳妇、谁家老人过世、谁家孩子考上大学，送了多少、回了多少，爷爷覃守业都一笔一笔记着，毛笔小楷，记了四十多年。

那天晚上覃屿帮爷爷找老花镜，翻出了这本簿子。他翻了几页，问：「爷爷，你记这么清楚，是怕别人不还吗？」

爷爷把簿子拿过去，翻到一页，指给他看。那一页有一个名字，后面写着一笔钱，又用红笔圈了一个圈。爷爷说，这一家那年遭了火，送的礼他没有回，也不打算让人家回了，圈起来，是告诉自己别再去想。

覃屿愣了一下。他原以为这是一本「讨债」的本子，没想到里面还有一个圈，是专门用来「放过」的。

你家里可能也有这样一本簿子，或者有一个这样的长辈：账记得清，心却放得宽。孩子最早学到的「信」和「让」，多半不是从书上，而是从这种簿子上、从大人合上簿子时的那个表情上。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1868 年 1 月 11 日，蔡元培生在浙江绍兴府山阴县（据维基百科「蔡元培」条）。绍兴是出师爷、出读书人的地方，也是出钱庄的地方。蔡家这一支在城里经营钱庄，他的父亲蔡光普就在钱庄里做事，做到经理（据维基百科）。

钱庄是什么？大白话说，是一门靠「信」吃饭的生意。你把银子存进来，我给你开一张票；你要用钱，我借给你，你到期还。这里面没有多少机器，全靠两样东西：记得清，信得过。一个钱庄经理，天天在「该收」和「收不回」之间过日子。

关于他父亲，维基百科只说他「對人十分厚愛」；传记里常说的一件事更具体：别人来借钱，他常常不忍心逼债，等他去世时，外面欠他的钱不少，家里反倒没有多少积蓄〔待核〕。蔡元培十一岁那年（按旧时虚岁算）父亲去世〔待核：具体年份，一说 1877 年，一说 1878 年〕。一家人的日子一下子紧了。

据记载，父亲走后，有亲友想凑钱接济，他的母亲周氏谢绝了，宁可自己撑持门户，并且教孩子凡事自己立得住、不随便求人〔待核〕。这类细节出自后来的回忆与传记，逐字的话我们不替她编，只记下这个意思：一个失去当家人的钱庄人家，母亲选的是「自己撑」。

他六岁入私塾。父亲去世以后，是读过书的六叔蔡铭恩指导他读书（据维基百科）。另有记载说，他少年时跟过一位塾师，这位先生讲八股之外，也讲宋明理学，讲到过同乡明末的刘宗周（蕺山），让他很早就知道读书人除了考试，还有「立身」一件事〔待核：塾师姓名与所授内容〕。

1883 年，虚岁十七的蔡元培考中秀才（据维基百科）。第二年，十八岁的他就开始设馆教书，自己当起了塾师（同上）。一个自己还在考的年轻人，一边教比他小的孩子，一边接着读。此后有几年，他据记载在绍兴一户藏书很多的人家里伴

读、校书，借那家的书读了大量经史杂书〔待核：徐家、年份与起讫〕。一个穷下来的钱庄人家的孩子，靠给别人校书，读到了自己家买不起的书。

1886 年前后，母亲病重。旧时有「割股疗亲」的风俗，据记载他也曾割臂上的肉和药〔待核〕。母亲还是去世了。这一年他虚岁十九。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这一章还没有「他说」，只有「他遇到」。可是有一件事已经可以先记在他名下：他后来一生最让人信服的，不是哪一句话，而是一种「可靠」。答应的事做到，不该拿的钱不拿，该走的时候就走。这种可靠，不是哪一天突然学会的。

一个在钱庄里长大的孩子，最早看见的世界，是「信」撑起来的世界。父亲宽厚到收不回账，母亲硬气到不肯受接济，这两样放在一起，给一个少年上的是同一课：人跟人之间，有比钱更要紧的一样东西，而这样东西是要自己付代价去守的。

我们不必把这写成「家学渊源」的佳话。这家人的宽厚和硬气，都付出了实打实的代价：家道变窄，孩子早早去给别人校书。他后来一辈子清贫，也一辈子不肯在钱上占便宜，这一章里已经能看见最早的影子。

割臂和药这件事，也要照实放在这里，不拔高。那是旧时代的孝，今天没有人会劝孩子这样做，本书也不劝。它能告诉我们的只是：少年蔡元培身上的善，最早是用旧的样子出现的，守孝、尽礼、不惜伤自己。三十年后，他在北大发起进德会，提的是不嫖、不赌、不娶妾一类新规矩（第八编细讲）。善还是那个善，样子换了。一个人的善，也是会一段一段长的。

读一位大人物的童年，还有一个容易犯的错：从结局往回找「早慧」的证据，好像他生下来就注定要当北大校长。本书尽量不这样读。一个钱庄孩子十一岁没了父亲，十七岁考中秀才，十九岁没了母亲，这些年他最实际的问题是怎么把书读下去、把日子过下去，而不是将来要办什么大学。我们看这几年，是看那片地给了他什么，不是看他多么了不起。

◆ 四、SDE 看这一处

用 SDE 的眼光看，一个人长成什么样子，是三样东西一起发生的：脚下那片地（特征纠缠 E）、一步步走的路（差异 D）、最后亮出来的样子（显露 S）。

蔡元培脚下这片地，第一层是现实界（E1 三界里的「现实」）：钱庄、债务、父亲早亡、家道中落。第二层是符号（E2 里的「符号」）：私塾、八股、经史，一整套读书人的文字。第三层是能量（E3）：一个失怙少年在家里被逼出来的那点内能，也就是藏在里面的底气和定力。

在这片地上，他身上最早亮起来的，是价值维里的「善」（S3 真善美里的善）：信、让、不受惠、守孝。紧跟着亮起来的是「真」：在别人家的书房里，一本本借书读。至于「美」，这一章里几乎看不见。一个钱庄孩子的童年里，美大概是绍兴的河、船、戏台，可史料没有给我们多少，我们也不替他补。

这就是后面各编要反复用到的第一条人生证据：他的善和真，比他的美出场得早，也扎得深。美要等到他四十岁以后，在德国的课堂上，才被他正式拿起来当理论的中心。

再细看「真」。这一章里其实有两种读书。一种是为考试读：八股、试帖，读的是考官要看的东西。一种是在别人家书房里校书时的读：没有题目，没有考官，见什么读什么，读错了要改，改完还要对。后一种读法，离他四十岁以后在莱比锡的读法、离他后来说的「研究高深学问」，要近得多。他在北大把「为考试读」往外推、把「为弄清楚读」往里请，最早的底子，也许就是这几年在别人书桌边上垫下的〔此为本书读法，「待验」〕。

三方程里还有一句，D = G(S, E)：一个人走什么路，是他已经亮出来的样子和脚下那片地一起决定的。家道中落这片地，加上一个已经会读书、肯读书的少年，逼出来的路就是：去别人家校书，靠书吃饭，靠书翻身。路不是他挑的，是地和人一起挤出来的。

还要留意一点：这片地是在利害正中间的。钱庄的生意，本来就是利害本身。他后来教人「超脱利害」，可他最早的底气，是在一门最讲利害的生意里、看大人怎样在利害里守住「信」而练出来的。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覃家那本人情簿。

覃屿看到那个红圈之后，问了第二个问题：「那你不心疼吗？」爷爷说心疼，那年那笔钱，够家里买半年的米。可圈了就是圈了，簿子是记给自己看的，不是记给别人看的。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但你家里很可能有过同样的一刻：一个大人在你面前放过了一笔该收的账，或者谢绝了一份本来可以收下的好处。你当时也许没在意，多年后才发现，自己在某件事上「不肯占便宜」的那股劲，就是那一刻种下的。

如果你家里有孩子，可以留意一下：你在孩子面前处理钱、处理人情的样子，比你讲的道理更早进到他心里。不必刻意表演宽厚，也不必刻意表演硬气，孩子看的是你付代价的那一下。

> 带走的话
>
> 一个人最早的「善」，常常不是从书上学来的，是看大人在利害里守住一样东西、并为它付了代价。

> **小账**
>
>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信」与「让」的门，关的是「靠接济过日子」的门。
>
>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在利害里长出来的：钱庄、欠账、家道中落，正是他最早的那片地。

第 2 章

科举连捷：一个在旧门里走到顶的人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后来劝学生「别把大学当升官发财的台阶」的人，自己是不是走过这条台阶？走到了哪里？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守业这辈子最风光的一天，是 1964 年夏天。他收到县里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成了村里第一个吃「国家粮」的读书人。那天他娘在门口放了一挂鞭炮，隔壁几家都来看，有人拍着他的肩说，这孩子出息了，往后是先生了。

五十多年后，覃屿听爷爷讲这件事，问：「就考个师范，放什么鞭炮？」爷爷笑，说你不懂，那时候一个农村孩子，能从那道门里走进去，一家人的日子就换了一副样子。

你家里多半也有一个这样的长辈，或者你自己就是：在某一道公认的门里，一路考上去，考到了那个年代最体面的位置。那道门后来也许不时兴了，被人笑话「死读书」，可那个人站在门里的那几年，是实打实的。他知道那道门有多窄，也知道门里面是什么样子。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蔡元培在科举这条路上，走得又快又高。

1883 年中秀才之后，他也卡过一次：1885 年去杭州应乡试，没有考中（据维基百科）。1889 年他在浙江乡试中举，这一年他虚岁二十二。同年春天，他与第一位夫人王昭成婚（据维基百科）。1890 年他进京会试，考中了；但那一年他没有参加殿试，而是在两年后，1892 年补行殿试，中二甲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据维基百科）。那年他虚岁二十五。1894 年散馆，授翰林院编修（据维基百科）。〔1890 年会试中式后未应殿试的原因，说法不一，待核〕

庶吉士是什么？进士里挑出来的一小批人，留在翰林院里再读三年书，期满考一次（叫「散馆」），考得好的留下来当编修、检讨。编修的日常，是修书、起草文字、备皇帝顾问，也常被派出去主持各省的考试。换句话说，他是被这个国家当作「以后要用的读书人」储存起来的。

把这串年份翻成今天的话：一个县城孩子，二十来岁就从秀才、举人一路考到进士，进了翰林院。翰林院是什么地方？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最高处，是「储才」的地方，将来做考官、做学政、做大官，多从这里出。「连捷」两个字，说的是 1889 年中举、1890 年接着会试考中，中间没有隔一科。前面那次乡试落第，反倒让这四个字更实在：他不是没摔过，是摔过一次以后，就再没停下来。

这里要说清一个常被说歪的地方：科举考的是八股文，但一个人能一路考到翰林，靠的不只是会套格式。他要读熟大量经书，要能在限定的题目里写出有意思的文章，要能过好几轮考官的眼。有记载说，他应考的文章写得古奥，不太守当时流行的时文套路，却照样中了〔待核〕。我们不必拿这当佳话，只记下一件事：他在旧门里，是凭真本事走上去的。

站上第 47 号《SDE 教育发生学导论》第九章判过科举，大意是：科举是制度化学习的双面发生——一面把一个大国的读书人组织进同一套符号里，一面又把学习锁死在「为了考」上。蔡元培正是这台制度最成功的产品之一。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他在这条路上没有做错什么。那个年代的读书人，走科举是正路；一个父亲早亡、家道中落的孩子，靠考试翻身，更是再正当不过的事。

而且，这段经历后来成了他说话的分量。1917 年 1 月他在北大就职演说里劝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又说「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演说全文据北京大学新闻网「北大之精神」专题）。十七年后他写《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自己把这次演说压成一句：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同上）。这话如果出自一个从没摸到过台阶的人，听的人会觉得是酸话；出自一个曾经站在台阶最高处、又自己走下来的翰林，分量就完全不同。你没法说他不懂那道门的诱惑，他比谁都懂。

所以这一章要先替他说一句公道话：他后来对「升官发财」的拒绝，不是没见过世面的清高，是见过、拿到过、然后放下。

第 47 号说科举是「双面」的，蔡元培正好把两面都活了一遍。好的那一面，是这套制度确实把一个钱庄孤儿、一个县城少年，挑到了读书人的最高处，没有问他的出身；锁死的那一面，他后来也比谁都清楚。1912 年 1 月 19 日，他主持的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据田海林《辛亥革命前后儒家文化的命运》，爱思想网）；1917 年到北大，他要赶走的，正是「为做官而读书」的风气。一个从这台制度里最成功地走出来的人，回过头去松开它的扣子，这件事只有从里面走过的人才做得这样准。

◆ 四、SDE 看这一处

科举这条路，用 SDE 的话说，是一条被人修得很窄的路（D2 路径组织）。猜想、动手、评估、反馈都有，但评估只有一把尺：考官的眼。路走得越熟，路就越窄。

它给人的，是一种很集中的积累。E3 能量三状态里有一样叫势能，大白话说，是积累下来的位置、名望和信用，像水库里蓄着的水。蔡元培在二十六七岁

时，就蓄满了那个时代读书人能蓄到的势能：翰林编修的身份。后面的故事里，这一池水会一次次被他放出来用：在上海办会，有人肯跟；在南京做总长，有人肯信；到北大当校长，新旧两派都得给他几分面子。

同时要看到，这池水是在利害正中间蓄起来的。科举就是利害：功名、俸禄、门第、一家人的前程。他后来劝人超脱利害，可他自己的势能，来自一场彻头彻尾的利害竞赛，而且他是赢家。

D3 优化约束管的是误差、冗余、损耗，也就是一条路走得多紧。科举是一条拧得极紧的路：误差几乎不许有，一字犯讳、一处出格，可能全盘皆输；冗余几乎没有，考官不看你别的本事；损耗极大，多少人考到白头也没中。蔡元培在这样一条路上只卡过一次（1885 年那场乡试），之后一路连中，说明他在「少出错」这件事上是下过硬功夫的。

有意思的是，他后来办北大，做的事几乎处处在给学校「松扣」：让旧派新派都能讲课，让旁听的人也能进教室，让学生自己去选、去争。这是第六编的事。这里只先记下一个对照：一个从最紧的路上走出来的人，后来给别人修的是一片留足余地的场。他知道拧得太紧是什么滋味〔此为本书读法，「待验」〕。

再看价值维（S3）。这一段里亮着的，主要是「真」的一个旧形态：读书、识字、会写，把一整套古典符号（E2 里的「符号」）学到了顶。「善」也在：守孝、成家、按规矩走。美呢？诗文里当然有，但那是读书人的本分，还没有被他单独拎出来。

这就给后面留下一个值得记住的对照：他后来把美写成通向一个「本来就在的世界」的桥；可他自己的前半生，是在一条人修的路上、一级一级爬出来的。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露高三那年，家里墙上贴过一张倒计时表，每天撕一张。她考得不坏，也不算顶好。有一回她半开玩笑地问爷爷：「你当年考师范，也是这么熬的吗？」

爷爷想了一会儿，说熬是一样的熬，可他后来教了一辈子小学，最记得的不是考上的那一天，而是后来有一年，他把一个想退学放牛的孩子劝了回来。那孩子后来也当了老师。

这里有一个你在自己家里也能看见的东西：一个人在某道门里走到顶，这份积累是真的，但它最后派上用场的地方，往往不是门里，而是他走出门以后。你在某个考试、某张证书、某个岗位上攒下的东西，也许有一天会在一件跟考试毫不相干的事上，替你说话。

还有一个问题，你家里大概也会冒出来：会考试的人，是不是就只会考试？覃露有个高中同学，年年年级第一，上了大学头一个学期却很慌，因为没有人给她出题了。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但这种慌很常见。蔡元培给我们的一点提醒是：他会考，但他不只会考。科举那几年，他同时还在别人书房里校书，读了大量考试用不上的书。考试是一扇门，考试之外那点「没人出题也肯读」的劲，才是他后来走得远的本钱。

所以，别急着笑话那道旧门，也别把它当成全部。看清楚自己在门里攒下了什么，想想哪一天要把它用到门外去。

带走的话

一个人拒绝一样东西，最有分量的时候，是他曾经拿到过它。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翰林院的门，关的是「一辈子只在门外看」的门。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功名是利害本身，他的势能正是从这里蓄起来的。

第 3 章

1898：辞官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翰林为什么会自己推开那扇最体面的门，走出去？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长庚年轻时在县粮站上班，是有编制的「铁饭碗」。1997 年春天，他递了辞职报告。粮站的站长把报告在抽屉里压了一个月，找他谈了三次，最后一次问：「你想清楚了？出去了，可就回不来了。」

他说想清楚了。原因他跟家里人讲过好几回，版本都差不多：站里的事一眼能看到头，他在那儿再待二十年，也还是那个样子；他想趁还年轻，换一种活法。

甘秋芬至今记得那天晚上，他回家以后一句话没说，蹲在门口抽了半包烟。辞职这件事，外人看是一个决定，自己知道是一个晚上接一个晚上。

你可能也有过，或者身边有人有过：从一个人人都羡慕的位置上，自己走下来。走的那一刻不一定痛快，更多是一种「不这样不行了」的沉。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1894 年，蔡元培刚授翰林院编修，就遇上了甲午战争。清朝败给日本，割地赔款。对一个刚走进那个时代读书人最高处的年轻翰林来说，这是当头一棒。

从这以后，他开始广泛读翻译过来的书报，留心时事，学日文和西学（据维基百科）；学日文，是想借日文去读更多的西学。据记载，戊戌那年他在北京还专门跟人学过日文〔待核〕。

1898 年夏天，光绪皇帝推行变法，百日之后失败，慈禧重新训政，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这一年秋天，蔡元培离开翰林院，回到绍兴（据维基百科：谭嗣同被杀，使他深感清廷的政治改革「无可希望」，「断然离开翰林院南下」）。形式上，据记载他是请假南归〔待核〕，但此后他再没有回去做这个官。

他为什么走？后来他回顾这段时，大意是说：他并不认为变法本身错了，但康梁那样的做法，想一下子改掉一切，却没有先培养一批能接手的人，是难以成功的；要改变这个国家，得从培养人才、从教育做起〔待核：出处与原话，此处只转述大意〕。

回到绍兴，他当上了绍兴中西学堂的监督，也就是校长。那所学堂里新派旧派怎样在一张饭桌上吵、他怎样第一次当守门人，是第二编第 7 章的事，这里只记一句：他辞官以后，第一步就走进了一所学校。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他这一走，判断是对的。

第一，他看清了那个时候的朝廷不会给改革留出空间。一个编修留在北京，能做的无非是写写文章、等着升迁，在政局急转直下的时候，这个位置既不安全，也做不成事。

第二，他给自己找的方向——「先育人」——在那个年代是少数人的眼光。大多数人要么守旧，要么主张立刻推翻，很少有人愿意从「慢」的地方下手。他没有写一篇长文章论证这件事，他直接用脚投了票：离开官场，去办学堂。

第三，也是最要紧的一条，他走的时候没有闹。不上书、不骂人、不做姿态，就是不干了。这个「走」的方式，后来成了他一生的招牌动作。

不过，既然要先说他对在哪儿，也得把「走」的另一面预先摆上桌面。一个人用「走」来表态，前提是他走得起：有名望，有退路，有人会惦记他回来。辞官以后他去办学堂，靠的正是翰林的名头。后来在北大他一次次辞职，每一次都有人挽留、有人请他回去，辞职才成了一种有力的办法。这种办法对他管用，对一个没有名望的普通教员未必管用；而且人一走，他守着的那扇门就得交给别人。这是第七编要细看的一道缝，这里只记下它的起点：1898 年秋天，第一次「走」。

◆ 四、SDE 看这一处

用 E1 三界来看（理念、现实、自我三界），这一年他三界同时起了震动。

理念界：他读的西书，给他打开了一个跟四书五经不一样的世界，他心里的「应该」变了。现实界：甲午之败、戊戌之变，朝局一步步收紧，一个翰林的位置从体面变成了尴尬。自我界：他三十岁了，做了四年编修，大概已经看得见自己在这条路上二十年后的样子。

三界的震动叠在一起，发生的是一次选择。这里说的「选择」，是 SDE 讲自由时用的那个意思：不是凭空做主，而是在一团纠缠里，挑出一条路走下去（D1 意义目标里的自由）。他挑的，是从「官」走向「学」。

再看价值维（S3）。这一步亮出来的，首先是「善」，而且是善里面很具体的一样：进退。什么时候留，什么时候走；为什么走，走了以后去哪里。一个人的善，最容易在进退上看出来。他后来一生多次辞职，第一次成形的辞，就在这里。

再看 E2 信息三模态里的「符号」。辞官前那几年，他读的东西变了：从经书变成翻译过来的西书，还去学日文，想借一种新文字去够更多的书。一个人的符号换了，他能看见的世界就换了。在翰林院里，他手上的符号是这个国家最高级的一套；可正是这套最高级的符号，在甲午以后让他觉得不够用了。他没有守着旧符号生闷气，而是像一个学生那样，去学一套新的。这一步在真上，和他四十岁去德国是同一个动作，只是早了十年。

SDE 里还有一组常用的三视角，叫 123 原理的三拍：张力积累、形状改变、回写。放在他身上看得很清楚。第一拍，张力积累：甲午之败、读西书、戊戌之变，四年里他心里的「应该」和眼前的「现实」越拉越开。第二拍，形状改变：1898 年秋天，他从翰林变成了一个回乡的读书人。第三拍，回写：他把「先育人」这个判断，写回到自己的下一步里，去当学堂监督。三拍走完，一个新的人亮了出来。

这里值得多看一眼的是第三拍。很多人辞职，只走了前两拍：憋够了，走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他的第三拍落得很实，落在一所具体的学堂上。一次发生算不算走完，要看回写有没有落地。

也要看到，这一步是在利害里做的，不是超脱出来的。辞官意味着放弃俸禄、放弃升迁、放弃一个翰林在京城的一切体面。这不是一个人在高处看淡了一切，是一个人在利害的秤上称过了，决定放下这一头。他后来讲「超脱」，讲的是一种审美的心境；可他自己这一步，靠的是在利害里硬生生地站定。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覃长庚辞职的那个晚上。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甘秋芬后来跟覃露说起这件事，说她当时最怕的不是没钱，是他出去以后「回不了头」。覃露问，那爸后悔过吗？甘秋芬说，后悔的话他说过两次，可每一次说完，第二天照样早早出门。

一个人从体面的位置上走下来，最难的往往不是走的那一刻，是走了以后那几年。辞职只是开了一扇门，门外那条路，得一步一步自己去踩。

如果你正站在一个「走还是不走」的地方，可以先问自己两个问题：我走，是因为这里做不成事了，还是因为别处看起来更好？走了以后，第一步去哪里？蔡元培的答案很简单：这里做不成，去学堂。答案不一定对每个人都合适，但他至少先把第一步想好了。

也要说一句：不是每个人都走得起。背着房贷、上有老下有小的人，「辞」往往不是一个选项。那也不要紧。进退的功夫，不只在走，也在留：留下来的人，能

不能在自己的位置上，守住一两条不肯让的底线？覃长庚在粮站那些年，据甘秋芬说，从来不肯在秤上动手脚。这也是进退。

带走的话

辞职不是认输，是在利害的秤上称过以后，决定放下一头；难的是放下以后，第一步踩在哪里。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学堂的门，关的是翰林院的门，而且是自己关的。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在利害里长出来的：放弃的是实打实的俸禄与前程，这一步靠的是进退，不是静观。

第 4 章

上海那几年：会长、学社、女学与「炸药」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劝别人「先育人、别求快」的翰林，为什么几年后自己也走到了最急的那条路上？又是怎么走回来的？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屿初一下学期，班上换座位的规矩让很多人不服：成绩前十名先挑，剩下的由班主任排。覃屿坐在最后一排靠垃圾桶的位置，已经坐了两个月。

有一天午休，他从作业本上撕下一页，写了「我们要求座位每两周轮换一次」，在教室里挨个找人签名。签到第二十三个人的时候，班长把这张纸交给了班主任。

下午班会，班主任把纸摊在讲台上，没有发火，只问了一句：「签名的人，谁能说说轮换的办法？前排视力不好的同学怎么办？」教室里安静了很久。覃屿站起来，说了两句，说不下去了。

那天晚上他跟妈妈说，他以为只要大家都签了名，事情就成了。甘秋芬说，签名是把门撞开，门开了以后屋里怎么摆，得有人坐下来一样一样想。

一个人年轻时，多半都有过这样一次：认定一件事不公，想一下子把它推倒。推没推成是一回事，推过以后你会知道，「推倒」和「立起来」是两门不同的功夫。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蔡元培在绍兴中西学堂做了一段监督，1900 年秋，因为守旧一派反对、校董干涉，他辞去了这个职位（据维基百科；经过见第二编第 7 章）。同一年，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病故（据维基百科）。家里、学堂里，两头都在变。

1901 年，他到上海，先代理了一阵澄衷学堂校长，9 月起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据维基百科）。特班里的学生后来有不少成了有名的人，黄炎培、邵力子都在其中（名单见第二编第 8 章）。1902 年，他与章炳麟等人发起中国教育会，被推为会长；此后又办爱国学社、爱国女学。这几所学堂、学社各有各的故事，放在第二编第 8、9 章细讲。这一章只看他这个人在这几年里怎么变。

变得很快。中国教育会名义上是办教育的团体，实际上很快成了上海革命言论的一个中心。1903 年，爱国学社的革命活动招来清政府下令查问，蔡元培辗转去了青岛，后来又去过一趟日本（据维基百科）；据记载，他在青岛开始学德文〔待核〕。同一年夏天，「苏报案」发作，《苏报》被查封，章炳麟、邹容被捕。

1904 年 11 月，他与陶成章等人在上海发起光复会，被推为会长；1905 年，他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委他为同盟会上海分会的负责人（均据维基百科）。

也就在这几年，据记载他参加过一个秘密的暗杀团体，并和同伴一起试制炸药；有记载说，他们认为暗杀是一种能以少胜多的手段，而他本人对化学试验也下过工夫〔待核：团体名称、成员、试验细节〕。这些事的细节，各家记述不尽一致，本书只记一句：一个翰林出身、后来以温和宽厚闻名的人，在三十几岁时，确曾站在那个时代最激烈的一端。

还有一件小事，却很能看出这几年的他。大约就在这一时期，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子民」〔待核：年份〕。「子」是孤单、剩下的意思。一般的说法，这个

号取自《诗经·大雅·云汉》「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一句〔取义待核〕：周朝剩下的百姓，几乎一个也没有留下。一个读书人给自己取这样一个号，意思大概是：我是一个劫后剩下来的普通百姓。从「翰林」到「孑民」，他自己把身份翻了个面。

到 1906 年前后，他渐渐从这些事情里抽身出来，把心思转向出国求学〔待核〕。这一年他去了北京，在京师大学堂下属的译学馆教国文和西洋史；很多年后他回忆，说这是他「在北大服务之第一次」（《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1934）。十年后他回到这里当校长，门还是那扇门，站在门口的人已经换了一副眼光。第 5 章会讲，他四十岁时去了德国。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要替他说一句：那个年代，一个有血性的读书人走到这一步，并不奇怪。甲午、庚子、条约一个接一个，很多人觉得慢慢来已经来不及了。他站到激烈的一端，不是一时冲动，是那片地逼出来的。

更要紧的是后半句：他没有在那一端停下来。暗杀、炸药这条路，他走过，然后放下了；中国教育会、光复会这些团体，他当过会长，然后退了出来，去读书。一个人能在最热的时候转身，比一直热下去难得多。

而且，就在这最激烈的几年里，他手上一直没有停过一件事：办学。南洋公学、爱国学社、爱国女学，一所接一所。别人在上海办报、办会、办暗杀，他除了这些，还在办学堂，还在办女子学堂。那个时候让女孩子进学堂读书，本身就是一件要顶着人言去做的事。1898 年他在心里定下的「先育人」，即使在他最急的时候，也还在。

还有一层也该替他说清：本书写他试过炸药，不是为了给一位教育家添一段「传奇」，更不是翻旧账。放在这里，是因为它跟后面的缝直接有关。他后来写《教育独立议》，要把教育放在政党、宗教之外；他在北大讲大学「超然」。可他自己年轻时，是在政治最深处泡过的人。他主张教育离政治远一点，恰恰是因为他知道政治离人有多近、有多烫。这件事第七编会接着讲。

◆ 四、SDE 看这一处

用 E3 能量三状态来看（内能、动能、势能），这几年他身上最旺的是动能，大白话说，是往前冲的热情和干劲。一个人从翰林院出来，憋了好几年，到了上海这片新地上，动能一下子全放了出来：办会、办学、办报、结社，甚至试炸药。

他的势能也在用。一个翰林编修来当中国教育会的会长、光复会的会长，名头本身就是号召。第 2 章说过，他在科举路上蓄了一池水，这几年这池水被大量放出来用了。

动能太旺，路就容易拧得太紧。D3 优化约束讲误差、冗余、损耗：暗杀这条路，误差几乎不能有，冗余几乎没有，损耗极大，一次失手就是人命。他在 1898 年批评康梁「急」，几年后自己也走进了更急的地方。这不是说他前后矛盾，而是说一个人不是一条直线，那片地变了，路就跟着变。

再看价值维（S3）。这几年亮得最显眼的，是一种很强的「善」，不过是朝外的、要替天下出头的那种善。真也在：他学德文、学化学、编书。美呢？还是几乎看不见。

最值得记下的，是「孑民」这个号。它落在 E1 三界里的自我界：一个人怎样给自己下定义。他把自己从「翰林」挪到了「孑民」，从一个有身份的人，挪成一个剩下来的平民。后来他当教育总长、当北大校长，这个号一直跟着他。一个在权位上反复进出的人，心里给自己留的位置，是「民」。

还可以用 SDE 九宫之外的三号位来看这几年（一号位是事外的条文与客体，二号位是事中的互动，三号位是自己心里那个主体）。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光复会，都是二号位上的东西：一群人凑在一起，互相点燃，事情在互动里越滚越大。他在这些团体里当会长，站的正是二号位的中心。而「孑民」这个号，是三号位上的一个动作：不管外面怎么滚，他在心里给自己定了一个位置。后来在北大，二号位上是各派之间的碰撞，让这些碰撞聚成一片场的，是三号位上一个不肯升官发财的人。这对组合，在上海已经有了雏形〔此为本书读法，「待验」〕。

这几年，他离「超脱」最远。他自己就在利害的最烫处。后面他教学生超脱利害，这几年是反面的底色：他知道利害能把人烧到什么程度。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覃屿的那张签名纸。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那次班会以后，班主任让覃屿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写一份「座位轮换办法」，要考虑视力、身高、同桌搭配。三个孩子写了两个星期，改了四稿。最后的办法不是覃屿当初想的「每两周全班大挪」，而是分组轮换、前两排留给视力差的同学。

覃屿后来说，他最没想到的是，写办法比签名难十倍。

你家孩子要是也有这样「一下子要推倒什么」的时候，不必急着压下去，那股劲是真的，往往也是对的。可以做的是，在他推完以后，陪他坐下来想第二步：门开了，屋里怎么摆？蔡元培那几年，一边在推，一边在办学，他后来能走回来，大概也是因为手里一直有一件「怎么摆」的事。

> 带走的话
>
> 最热的时候能转身，比一直热下去难；转身时手里还有一件慢活，人才走得回来。

> **小账**
>
>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革命与女学的门，也开过暗杀的门；后来自己关上了暗杀那一扇。
>
>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在利害最烫处长出来的：这几年他离超脱最远。

第 5 章

四十岁去莱比锡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做过翰林、当过会长的人，四十岁坐回学生的座位，他在那里得到了什么，又是靠什么撑下来的？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甘秋芬四十七岁那年，县里给社区阅览室换了电脑编目系统。以前她用卡片、用本子，闭着眼都知道哪本书在哪一格；换了系统，她连怎么把一本书「录进去」都不会。

来帮忙的是两个图书馆专业的实习大学生，都二十出头。头一个星期，她每天把问题写在一张纸上，等他们来了一条一条问。有一回，一个学生教了她三遍，她还是没弄明白，那个学生叹了口气。她脸一下子红了，第二天还是带着那张纸来了。

一个月以后，她能自己录书了。又过了半年，她发现系统里有一处分类不合本地读者的习惯，写了一页建议交上去，被采纳了。

四十多岁重新当学生，最难的不是学不会，是放得下。放下自己在旧办法里攒下的那点体面，承认自己在这件事上是个新手。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1907 年，蔡元培虚岁四十，动身去了德国。

这一趟能成行，靠的是几方面的帮忙。1907 年 5 月，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他自费去了德国，在使馆里兼一份差事；到了柏林，他又给唐绍仪的侄子唐宝书、唐宝潮兄弟四人当国学家庭教师（以上据维基百科）。据记载，他的朋友张元济还帮他跟上海商务印书馆说定，由他在德国替商务编书、译书，每月有一笔稿酬〔据二手，细节待核〕。有记述转述他自己的回忆，大意是：每天有几个钟头学德语，几个钟头教国学，几个钟头给商务编书，还要应酬同学，忙得应接不暇〔据二手〕。

在柏林学了一年德语。柏林大学要中学毕业证书，他拿不出来，1908 年秋天便转进了莱比锡大学，在那里读了三年，在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里研究哲学、美学、心理学和民族学，老师里有实验心理学的开创者冯特、文明史家兰普雷希特（以上据维基百科）。一般的记述还说，他前后六个学期选听了四十多门课，每个学期都选这两位老师的课〔据二手；课数待核〕。一个进士出身的人，因为没有一张中学文凭被挡在一所大学门外，转身去了另一所。这件小事，可以和他后来在北大收旁听生、收女生放在一起看（本书读法，「待验」）。

这三四年里，他没有停笔。据记载，他编了《中学修身教科书》，写了《中国伦理学史》，翻译了德国哲学家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待核：各书年份〕。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他从德国回国。第二年一月，他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那是第二编第 10 章和第四编的事。

还有一件事，这一章只提一句：据研究者的说法，他后来那套「美育」的想法，很多种子就是在莱比锡的课堂上撒下的——美学课、心理学课，还有他在德国读到的康德、席勒一路的书〔待核〕。这些种子长成了什么样，第四、五、九编会一层层拆开。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四十岁去当学生，这件事本身就很少有人做得到。

他那时已经是翰林、当过会长、在上海办过好几所学堂，名声不小。换一个人，很可能就在国内当个名士，靠旧名头过日子。他偏要去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从字母学起，坐在比自己年轻二十岁的学生中间听课。

他选课的方式也值得一说。四十多门课，横跨哲学、心理学、美学、历史、民族学。他没有急着拿一个学位回去装点门面，而是像一个真想弄明白「人是怎么回事、文明是怎么回事」的人那样，到处去听。后来他在北大就职演说里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演说全文据北京大学新闻网「北大之精神」专题），那不是一句客套话，是他四十岁以后自己真这样做过。

他的著译也值得多看一眼。一个在德国听心理学、美学的人，编的第一批东西是修身教科书、伦理学史、伦理学译著。修身和伦理，说白了都是「人该怎样做人」的学问，落在善上。换句话说，他在莱比锡的课堂上吸收的是真和美，手上写出来、拿去换饭钱的却是善。三样东西在这几年同时在他身上长：听的是真，写的是善，心里种下的是美。

还有一点：他在德国是一边打工一边读书的。编书、家教、在使馆挂名，每一样都是为了挣学费和饭钱。他没有「超然物外」的条件，他是在生计的缝里挤出读书的时间。

◆ 四、SDE 看这一处

用价值维（S3 真善美）来看，这一章亮得最亮的是「真」。前几章的真，是读经书、校古书、考科举的真；这里的真换了形态，变成了研究：心理学的实验、文明史的比较、伦理学的系统。一个人的真，从「读懂已有的书」，走到了「去弄清楚还没弄清楚的事」。

这一步也换了路（D2 路径组织）。读经书、考科举，路是这样走的：先有标准答案，再去逼近它。冯特的心理学实验室、兰普雷希特的文明史研究所，路是另一种走法：先有一个猜想，动手去做，看结果，结果不对就改，改了再做。前一种路的终点是「对上答案」，后一种路的终点是「多弄清一点」。他在四十岁以后，第一次长时间地走在后一种路上。回国以后，他把中央研究院办了十二年，走的也是这一种路。

这一步，是他后来当北大校长的底子。他把北大从官僚养成所往「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推，推的方向，正是他自己在莱比锡走过的路。

「美」在这里第一次正式出场。美学课、康德、席勒，他后来所有关于美育的想法，都要从这几年找源头。而且，他带回来的不只是「美很重要」这个看法，还有一整套看世界的底板：世界分成两层，一层是我们天天打交道的「现象世界」，一层是背后那个更根本的「实体世界」。这台从康德、叔本华一路传下来的机器，第四编第 19 章会专门拆开。这里只先记一笔：这台机器，是他在德国装进行李箱的。

再看 E3 能量三状态。这几年他的动能明显降下来了，上海那几年的冲劲，换成了一种慢慢往里收的定力，也就是内能。一个四十岁的人每天几个钟头学德语，靠的不是热情，是底气。

势能呢？在德国，翰林的名头几乎不值钱，柏林大学连门都没让他进。他在这里是从零攒起的。可是另一头，国内的势能并没有丢：孙宝琦肯帮忙，张元济肯替他谈稿约，靠的正是他在国内攒下的名望和信用。一头从零开始，一头还在用老本，这是很多中年重新求学的人都会碰到的局面。

还有一处要留心的缝，留给后面讲：他在莱比锡学的心理学是冯特那一路，讲实验、讲测量，是很「真」的一门学问；可他后来写美育，写的是超脱、是通向实体世界的桥，几乎不从心理实验的路上走。他学到的真与他写下的美，中间隔着一段没有接上的路〔此为本书初判，「待验」〕。第四、五编拆美的时候，会回到这一处。

最后，用本书的第二行小账来问：他的真，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答案很清楚：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学费靠资助，饭钱靠编书，时间靠从家教和应酬里挤。他后来在书里教人用美去超脱利害，可他自己在德国最用功的那几年，恰恰是在一堆利害里硬挤出一张书桌。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甘秋芬的那张问题纸。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半年以后，她提的那条分类建议被采纳了，县图书馆的人来阅览室看，问她是怎么想到的。她说，没什么，就是天天看这些老头老太太、学生伢子来借什么书，看久了，觉得系统里那个分法跟人对不上。

你看，她学新系统，学的是别人的办法；可她最后能提出一条好建议，靠的是自己在旧日子里攒下的眼力。四十岁重新当学生，并不是把以前的自己清空，而是把以前的自己带进新的教室。

如果你也正在一个「重新学」的位置上，可以试一件小事：像甘秋芬那样，把不懂的写在一张纸上，一条一条去问，不怕难为情。同时留意一下，自己以前攒下的哪一样东西，能在新地方派上用场。

> 带走的话
>
> 四十岁重新当学生，不是把旧的自己清空，是把旧的自己带进新教室；书桌常常是从生计的缝里挤出来的。

> **小账**
>
>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研究与美学的门，关的是「靠旧名头过日子」的门。
>
>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学费、饭钱、时间，都是从生计里挤出来的。

第 6 章

编末：他的一生是一条发生序列

这一章的问题

把他七十二年排成一条线，每一段真正靠的是什么？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屿初一的历史老师布置了一份寒假作业：采访家里一位老人，画一条「家族时间轴」，写出他这辈子的几个转折点。

覃屿拿着本子去问爷爷。覃守业想了想，报了几个年份：哪年考上师范，哪年分到村小，哪年调到乡中心小学，哪年退休。覃屿一条条记下来，觉得挺顺，画完了。

过了两天，爷爷把他叫过去，说前几天说漏了。1970 年代有好几年，村小只有他一个老师，五个年级挤在一间屋里，他白天上课，晚上点着煤油灯批作业，那几年差点撑不下去。覃屿问，那你靠什么撑过来的？爷爷说，靠的是班上有两个孩子，一个比一个肯学，他舍不得丢下。

覃屿又问，那这几年怎么不算转折点？爷爷说，档案上这几年什么也没发生，所以一开口就忘了说。

一个人报自己的一生，最先报出来的，是档案上的年份；真正把他撑过来的那几年，往往是「什么也没发生」的几年。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前五章把蔡元培从出生送到了莱比锡。这一章把他的一生排成一条线，后面的部分只写到够用为止，细节留给各编。

排的办法，照「发现大师的缝隙和悖论」那套方法的第二步：把一生分成几段，每段写四件事——那片地是什么，那几年最难的是什么，他靠什么熬过来，转机是怎么发生的。表里凡带〔待核〕的，照史实底账保留；年份与职务未注出处的，据维基百科「蔡元培」条与他 1934 年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时段	那片地	最难的	靠什么	转机
1868—1883 绍兴	钱庄人家，虚岁十一丧父〔年份待核〕	家道中落	母亲撑门户，六叔教读	考中秀才
1883—1894 绍兴、北京	科举之路，设馆教书，别家书房里校书〔待核〕	1885 年乡试落第，接着再考	读书的真本事	进士、翰林编修
1894—1898 北京	甲午之败，戊戌之变	翰林的位置变尴尬	进退：自己走	辞官南归
1898—1901 绍兴	中西学堂	新旧两派相争，校董干涉	守在中间（第 7 章）	1900 年秋辞职，去上海
1901—1906 上海等地	教育会、学社、女学、光复会	激烈与危险〔炸药待核〕	名望与同伴，手里一直在办学	抽身出国求学
1907—1911 柏林、莱比锡	四十岁当学生	语言与生计	编书、家教〔据二手〕，研究的真	辛亥回国
1912 南京	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半年里要立一国的教育	五种教育的构想	七月辞职

时段	那片地	最难的	靠什么	转机
1913—1916 欧洲	再赴欧，1915 年倡勤工俭学，次年组华法教育会	生计与时局	读书、写书、办会	受命北大校长
1917—1923 北京	北大，北洋政府，学潮	经费、政潮、各派相撞	兼容并包；评议会、教授会；一次次辞职相抗	1923 年辞职离京，校长名义到大学区制时才取消
1927—1928 南京	大学院，党派之间	没能站在政治外面（参与清党之议）	大学区制的试行	大学院撤销
1928—1940 南京、上海、香港	中央研究院，战乱	战乱、老病、清贫	研究的真，朋友与学生	1940 年 3 月香港病逝

读这张表，有三个看法可以照着用。一看成名前那几年：1898 到 1911，他还没有自己的学说，只有一股乱闯的劲，可后来撑住他的东西，多半就是这几年攒下的。二看不得不做的事：编书换饭钱、给留学生教国学、在使馆挂名，这些都不是他想做的，却让他在德国待满了四年。三看身边的人：六叔、孙宝琦、张元济，还有后面北大的一群同事，谁在替他挡风，谁在给他递书桌，表里「靠什么」一栏里有他们的位置。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这张表排出来，第一眼能看到的，是他这一生很少停在一个地方太久。翰林院几年，绍兴学堂两年，上海五六年，德国四年，教育总长半年，北大呢，他晚年自己算过一笔账：「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1934）。他一次次换地方，一次次从头来。

这不是坐不住。仔细看「转机」那一栏，大半是他自己走的：辞官、离开学堂、出国、辞总长、辞校长。一个人一生里主动走开这么多次，而每一次走开以后，都能在新地方重新立起一样东西，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少见的本事。

还要替他说一句公道话：表里「靠什么」一栏，并不全是他一个人的德行。母亲、六叔、孙宝琦、张元济、商务印书馆、光复会的同伴、北大的同事，都在里面。他从来不是一个人撑着。第二编第 12 章会先摆出他在北大设的评议会、教授会，第六编再细讲，那是他把「一个人撑」往「一群人撑」推的努力，是本书判断的一处反证，要正面写。

◆ 四、SDE 看这一处

SDE 讲一个人，讲的不是「他是什么人」，而是「他怎么一段一段发生成这样的」。三方程里有一句，S = F(D, E)：一个人亮出来的样子，是他走的路和脚下那片地一起生成的。这张表，就是把他每一段的 E 和 D 摆出来，看 S 怎么一点点亮。

现在把「靠什么」那一栏按价值维（S3 真善美）数一数。

落在善上的：母亲撑门户、自己辞官、在学堂里守在中间、手里一直在办学、一次次辞职、清贫到老。落在真上的：读书的真本事、校书、莱比锡的研究、中央研究院的十二年。落在美上的：只有 1912 年「五种教育」里的美感教育和 1917 年以后的美育主张，而这两样是他写下来的学说，不是他熬过难关时靠的东西。

这就是第一编交给后面各编的底图：**他的学说以美为中心，他的一生靠善与真走过来**。美在他的文章里是主角，在他的难关里几乎从不出场。

这张底图，本书的缝隙判语可以先在这里预告一次：

> 他教的是超脱，他靠的是守门。

这句话怎么来、站不站得住、他的「守门」到底是什么样子，第二编先摆学校，第五编拆美，第七编看辞职，第八编才正式展开。这里只请你记住表里「转机」那一栏的动词：走、辞、抽身、守。它们几乎全是在利害正中间做出来的动作，没有一个是超脱出来的。

还有一点要预先说明：这是本书从年表里读出来的初判，不是定论。导读里的推翻条件乙说得很清楚，如果史料显示他在北大的改革主要靠制度设计，而不是靠他个人的德望与进退，「靠的是善」这一判就要改。这张表里 1917—1923 那一行，是后面要重点查的一行。先把第二编查下来的结果说在这里：条件乙半触发——校内的议事、选人、定学科，他确实写进了制度，他走后北大照样运转；所以「靠的是善」要收窄成「善」管的是校门外那一段：经费、政府、继任的人。

最后，用显露光谱再看一遍这条线（混沌态像一锅粥，介生态是正在成形，秩序态是已经定型）。1868 到 1898，他在一条定型的旧路上，是秩序态；1898 到 1911，辞官、上海、炸药、德国，一段接一段，是长长的介生态，他在这十几年里一直「正在成形」；1912 以后，他有了学说，有了位置，渐渐定型成后人熟悉的那个蔡元培。

本书要提醒的是：让他成为后来那个人的，恰恰是中间那十几年的介生态。他的学说是秩序态的总结，写在 1912 年以后；可撑起这套学说的善与真，是在那十几年乱闯里一样样长出来的。理论是某一阶段的总结，不是一生的总结。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覃屿的时间轴。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屿后来把作业改了，在时间轴上 1970 年代那一段，加了一个空心的圈，旁边写了一行小字：「这几年档案上什么也没有，爷爷说最难。」历史老师在这一处批了一句话，大意是：这一个圈，比前面所有的年份都重要。

你也可以给自己，或者给家里一位老人，排一张这样的表。不用多，五六行就够：每一段那片地是什么，最难的是什么，靠什么熬过来，转机怎么来的。排完以后，数一数「靠什么」那一栏：你平时嘴上说自己靠的是什么，表里真正写下的又是什么？两者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自己身上的一道缝。

这张表适合自查，不适合拿去评别人。它不打分，只帮你看见。

带走的话

报一生，先报的是档案上的年份；真正撑住人的，常常在「什么也没发生」的那几年里。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这一生他开了很多扇门，关得最多的，是自己身后那一扇：走、辞、抽身。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表里十一段，「转机」一栏没有一段是超脱出来的，全在利害里。

第 二 编

他的学校

编 序

读一位教育家，先别急着读他写的文章，先去看他办过的学校。文章里的话可以一改再改，学校里的一张课表、一次开除、一笔欠薪，改不了。蔡元培一辈子没有写过一本厚厚的教育学，可他进过、办过、管过的学校排起来是一长串：绍兴的一所中西学堂，上海的一个特班，一所被学生自己办起来的学社，一所女学，一个只存在了半年的民国教育部，一所叫北京大学的旧衙门，一个只活了一年的大学院，一个他守了十二年的研究院。这一编一所一所地走。每一所都问五件事：怎样开张，谁来上学，他在里面实际靠什么，做成了什么，怎样收场。另外每一所都多看一眼：他站在门口，把什么挡在门外，把谁请进门里。这一编是全书最要紧的一编，因为后面五编里要下的判断，证据大半在这里。判语先不说，攒够了，第十三章一起算账。

第 7 章

绍兴中西学堂：新旧两派在一张饭桌上吵

> 这一章的问题
>
> 一个刚从翰林院出来的人，第一次当校长，碰到两派老师吵架，他站哪边？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守业年轻时在乡下村小教书。有一年学校来了个师范刚毕业的小伙子，一上来就要教孩子认拼音卡片。村小里原来那位老先生不肯，说孩子先要描红，先把字写端正。两个人不在课堂上吵，在食堂吵。学校就一间食堂，一张长桌，中午端着搪瓷碗坐下来，话就碰上了。

老校长夹在中间。他可以做三件事。一是请走一个，耳根清净。二是两边都不得罪，让他们各教各的，谁也别碰谁。三是把两个人都留下，还让他们天天在一张桌上吃饭，吵就吵，只是课要各自上好。

覃守业后来说，那位老校长选的是第三条。他记得最清楚的，不是谁吵赢了，是校长每天中午照样坐在长桌的一头，不吭声，吃完了才走。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蔡元培那年三十岁，已经是翰林院编修，在科举这条路上走到了顶。变法失败之后，他没有留在京城等下一次机会，而是请假回了绍兴老家（第一编第 3 章写过他怎样推开这扇门）。

回乡以后，他接手了绍兴的中西学堂，当监督，大致就是今天的校长（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网作「监督」，维基百科作「总理」，是同一个位子的两种叫法〔待核：当时的正式职名〕）。这所学堂分三斋，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小学、初中和高中一年级；课程里有经学、史学这些旧学，也有算学、物理、化学、生物，还有英文、法文、日文〔据二手，中国文化研究院「晚清动荡政局中的蔡元培」〕。后来当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那时就是这所学堂一斋的学生〔据二手，同上〕。

学堂里的教员分成两派。旧派守经史，新派讲进化论、讲民权。据后来的回忆和传记，两派在饭桌上争得很凶，蔡元培自己是站在新派一边说话的〔据二手；饭桌细节待核〕。争到后来，旧派告到了学堂的出资人、督办徐树兰那里。徐树兰出面压了一下，意思是要学堂端正方向，言下之意是冲着新派去的。蔡元培觉得这是干预办学，就辞了职〔据二手；具体经过待核〕。辞职的时间，维基百科记为 1900 年秋，缘由写的正是「守旧派的反对和校董的干涉」。

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为办学辞职。后来他还要辞很多次。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对的地方。1898 年前后的绍兴，一所地方学堂肯同时开外语和理化，已经是走在前面的。蔡元培请进来的，是当时乡下很难见到的东西：新的学问，和敢讲新学问的人。

更要紧的是另一件事。他没有因为自己偏新派，就把旧派赶出去。旧派的教员还在，经史的课还在。新旧两派还坐在一张桌上。这一步看上去平常，其实不容易。很多人一旦认定了哪边对，第一件事就是清场。

还有一件。徐树兰出钱，是学堂的东家。蔡元培拿的是东家的薪水，却不肯让东家伸手进课堂。他那时还没有「教育独立」这四个字，可他的腿已经先迈出去了。

◆ 四、SDE 看这一处

用 SDE 的话说，一所学校是一片地（纠缠维 E），学生和老师在里面一步一步走（差异维 D），最后长出一些人、一些学问、一些风气（显露维 S）。

绍兴中西学堂这片地上，同时站着三界（E1 三界：理念、现实、自我）。新旧两派争的是理念界：世界到底是经史讲的那个，还是进化论讲的那个。督办徐树兰代表的是现实界：钱从哪里来，地方上的脸面怎么顾。蔡元培自己夹在中间，是自我界：他心里偏新派，手上却要管整个学堂。

他在这里做了两件事，方向相反。一件是开门：新学问、新教员进来了，旧学问也没被赶走，两派在一张桌上吵。吵本身就是差异（D），差异多了，地才活。另一件是关门：东家想伸手，他不让。

这两件事，第一件后来长成了他的学说，叫「兼容并包」。第二件没有写成学说，写成了一张辞呈。

还要留一句：这一次守门，他守输了。他走了，学堂还在东家手里。第一次当守门人，他能做的只是自己离开那扇门。

再借一把尺子量一量。本系列杜威卷（第 180 号）用过四个问题看一所学校，本编每一所都拿来问一遍（「杜威测试四问」）。一问，学生在解决什么真实问题？二问，学科知识在里面起什么别的东西替不了的作用？三问，做完的结果怎样回到下一步？四问，老师怎样判断什么时候上前、什么时候退后？

拿来问绍兴中西学堂，答案有一半是空的。第一问：学生面对的真实问题，是科举眼看要废、旧学不够用了，下一步学什么。这个问题是真的，而且很大。第二问：外语和理化在这里确实起了替不了的作用，没有它们，学生看不到经史之外还有一个世界。第三问、第四问，史料里几乎找不到——学生学了新学问以后，这些

东西怎样回到课堂的下一轮，老师什么时候退后，都没有留下记录〔待核：学堂课程与考课的原始章程〕。这不怪他。他在这所学堂只待了一两年，而且大半力气花在门口，没来得及走进教室的深处。

这一点要记下来，后面几所学校还会碰到：**他最用力的地方总在门口，不在讲台上。**讲台上的事，他请别人来做。

也顺带把站上的前判接上。第 47 号《SDE 教育发生学导论》在第九章「科举与书院：制度化学习的双面发生」里判过，科举是一种制度化学习的双面发生，大意是它既把读书人一代一代地养出来，又把「学」锁进了考场的格子。蔡元培正是那格子里走到最顶上的人。他在绍兴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格子旁边另开一间屋子，屋子里放外语和理化。他没有拆那间考场，他只是不让考场成为唯一的一间屋。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设想你是一个家长群的群主。群里为「老师该不该多布置作业」吵成两派。一派天天转发「别把孩子累垮」，另一派天天转发「别家孩子都在拼」。有人私信你：把那几个吵得最凶的踢出去吧。

你可以踢，群马上安静。你也可以什么都不管，任它吵成两半。蔡元培在绍兴给过第三条路：两派都留下，吵就让他们吵，但群有一条底线——谁也不许借群来拉人买课、卖资料。前一件是请进门，后一件是挡在门外。

你会发现，难的不是第一件，是第二件。请人进来只要大方，挡人出去要得罪人。

再往细里想一步。那天晚上，有一位家长私信你，说她表姐在培训机构上班，想在群里发个课程链接，「就发一次，不打扰大家」。她平时在群里说话很客气，上个月还帮你统计过春游名单。你挡她，是挡一个帮过你的人；你不挡，底线就从这一次开始松。

蔡元培在绍兴碰到的，也是这样一个人。徐树兰不是坏人，他出钱办学，是地方上的开明乡绅。挡一个坏人容易，挡一个帮过你的人难。守门最难的地方就在这里：门外站着的，往往是一张熟脸。

带走的话

让两派坐在一张桌上吵，是开门；不许东家伸手进课堂，是关门。他第一次当校长，两扇门都动了。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新学问与新教员的门，留着旧学的门；关的是出资人伸手管课堂的门。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在利害里长出来的。东家、两派、薪水，他一样都没躲开，最后用一张辞呈守住了那条线。

第 8 章

南洋公学特班：一只墨水瓶，一百多个学生走出校门

这一章的问题

学生和学校翻脸的那一天，老师该站在门里，还是站在门外？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屿上初一。有一天，黑板上多了一幅粉笔画，画的是班上一位老师，鼻子画得很大。老师进门看见了，脸一沉，说：谁画的，站出来。没人站。老师说：那就全班放学留下，什么时候有人说了，什么时候走。

那天覃屿回家很晚。他没画，也不知道是谁画的。吃饭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又不是我们画的。

覃长庚没接话。甘秋芬问：那你们班主任呢？覃屿说：班主任后来来了，跟那个老师在走廊上说了很久，然后让大家先回家了。

一个孩子被冤枉的时候，最想知道的就是这一件：大人里头，有没有一个站在我们这边的。

这个问题里其实藏着两个问题。一个是：有没有人替我们说话。另一个是：替我们说话的那个人，肯不肯为这句话付一点代价。前一个容易，后一个难。这一章的主角，在两个问题上都给了答案。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1901 年，蔡元培到上海，任南洋公学特班的总教习。南洋公学就是后来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特班是专门招的一个班，四十来个学生，多半已经有旧功名，想学新学问，学得好的准备推荐去应「经济特科」〔据二手，中国文化研究院前引文〕。黄炎培、邵力子都是特班学生〔同上〕；据记载，李叔同当年也以「李广平」这个名字考进了这个班〔据二手：康蚂《纠缠不是禅》，《书摘》2015 年 2 月转载〕。

据学生们后来的回忆，他教特班的办法很特别：不照本宣科，让学生自己挑书读，写读书札记和日记，他逐一批改；定期开演说会，教学生当众说话；还教大家一种快速读懂日文书的办法〔据二手，多出黄炎培等人回忆，细节待核〕。这不是一个站在讲台上灌的老师，是一个坐在学生身后看他们自己走的老师。

1902 年 11 月，出了事。据上海交通大学方面整理的史料：中院五班的国文教员郭镇瀛，发现讲台上放着一只洗干净的墨水瓶，认定是学生讥讽他，追问是谁，无人认领。他指定一名学生三天内查出主使，后来又有学生被逼着诬指同学。学校随即开除三名学生，全班记大过。其他各班罢课请愿，校方不答应，反而宣布要开除整个五班。11 月 16 日，两百多名学生在操场集合，等不到答复，集体离校；据当时《苏报》公布的名单，实际退学的是一百四十五人〔据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刊载「南洋公学『墨水瓶事件』始末」〕。

蔡元培在这件事里做了三件事。他先劝过学生；再去找督办盛宣怀请愿，没有见到结果〔同上；「避不见」的细节待核〕；学生真的走了，他跟着辞了职，没有留下。据记载，他还对要散伙的学生提出：不要散，我们自己办一所学校〔据二手，原话待核，此处只作转述〕。几天之后，那所学校就开张了，叫爱国学社。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他对的地方。

特班的教法，是把学生当作会自己走路的人。挑书、写札记、演说，都是让学生自己先走一步，老师再看。这比当时大多数学堂要早得多。

墨水瓶事件里，他没有站在校方那边去「维持秩序」。一个总教习，拿着学校的薪水，最省事的做法是劝学生低头，保住自己的位子。他劝过，劝不住，就把自己的位子也放下了。这是站队，但他站的不是「学生永远对」，他站的是「不能用连坐去逼孩子互相告发」。

还有一件容易被忽略：学生走出校门，他没有只说一句「我与你们同在」就回家。他想的是下一步——这一百多个人明天去哪里上课。

◆ 四、SDE 看这一处

这一处，落在 E1 三界里的现实界最硬的地方：学籍、开除、记过、谁掌权。一只墨水瓶本来是件小事，是一次误会。把小事变成大事的，是一种做法：查不出来就连坐，逼人互相告发。

用 SDE 的话说，一片地（E）如果只剩「上面说了算」这一种纠缠，差异（D）就被压死了。学生不能问，不能辩，只能认或者走。那一百多人走出去，是差异没处去，只好换一片地。

蔡元培在这里守的门很清楚：挡在门外的，是用连坐来管学生的那一套；请进门里的，是学生自己说话的权利。　只不过这一次，门不在他手里，门在盛宣怀手里。他守不住校门，就跟着学生一起走出去，到外面另开一扇门。

也要照实说一句：他不是在书斋里想好了「学生自治」再去做的。是事情逼到眼前，他在利害最紧的那一刻做了选择。

拿杜威测试四问来量特班，结果和绍兴很不一样。第一问：特班学生面对的真实问题，是一群已经有旧功名的人，要在几年里读懂一个陌生的世界。第二问：日文书是当时读西学最快的一扇窗，教他们快读日文，就是把一把别人替不了的钥匙交到他们手里。第三问：札记交上去，批回来，下一次读书就带着批语走，这是一

个结果回到下一步的圈。第四问：他不站讲台，让学生先读先写，自己在后面批，这是把「退后」做成了日常。

四问答满了三问半。这是他一生中离讲台最近的一次，也是他亲手教学最像样的一次。特班是他作为「老师」的高峰，此后他主要是一个「守门人」。

还有一件小事可以对照。墨水瓶事件里闹大的，是中院五班，不是特班。特班学生却最先站出来罢课请愿，领头的几位都是特班的人〔据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刊前引文〕。一个每天被要求自己读书、自己写札记、当众演说的班，碰到不公道的事，第一个站出来说话，这不奇怪。他在特班里种下的东西，在墨水瓶事件里先长了出来。这件事后来也反过来让他丢了这个位子。

这里有一道后面还会再遇到的张力（123 原理里的第一拍，大白话是「劲一直在攒」）：他教学生自己说话，学生真说了话，学校容不下，他只好跟着走。一个老师教会了学生开口，就得准备好为这张嘴付账。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设想你是单位里的一个中层。上面因为一份文件泄露，要求整个科室每人写一份检讨，写不出是谁泄的，全科室年终不评优。

你可以把命令原样传下去。你也可以去找上面说：这件事查得出就查，查不出不能让所有人一起担。你说了，可能没用，可能还给自己记了一笔。

覃屿那位班主任，在走廊上跟那位老师说了很久。孩子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只记得后来被放回了家。蔡元培当年做的，也是这样一次「在走廊上说很久」。只不过他说完了没用，于是自己也走了。

那天晚上，覃长庚后来还是开了口。他没问是谁画的，他问覃屿：要是你知道是谁画的，你说不说？覃屿想了半天，说：不说。又过了一会儿，他补了一句：但我会跟他说，你明天自己去跟老师认个错。

甘秋芬听了没说话，只给儿子碗里夹了一块肉。

这一句话里有两件事。一件是不告发，这是被连坐逼出来的一条底线。另一件是「你自己去认」，这是他替那个同学守的另一条底线：不公道的是连坐，不是那幅画本身。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在同一个晚上，一扇门挡在外面，一扇门请进来。

带走的话

学生被连坐的那一天，他没有站在门里劝学生低头，而是跟着学生走到门外，再开一扇门。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关的是连坐与逼告发的门（关不上，就自己离开）；开的是学生自己读书、自己说话的门。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开除名单、督办、饭碗，每一样都是利害；他的选择是在这些利害最紧的时候做的。

第 9 章

爱国学社与爱国女学：被赶出来的人自己开一扇门

> 这一章的问题
>
> 一群被赶出来的人自己办一所学校，门谁来守？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甘秋芬住的小区旁边有一家托管班，接孩子放学、看作业。有一天托管班突然关了门，老板联系不上。十几个家长傻了眼：明天下午四点，孩子放学去哪里？

当晚家长群里凑出了一个办法：轮流看。谁家有空谁接，谁家房子大谁家当点，费用平摊。头两个礼拜很热闹，大家都觉得比原来那家还好。第三个礼拜开始有人嘀咕：凭什么我家出场地，你家只出钱；凭什么这周又是我值班。有一天两位家长在群里吵了起来，有人退了群。

甘秋芬后来说，这个互助班最好的时候，是没人管也大家都肯出力的时候；最难的时候，是开始需要有人说「这件事就这么定了」的时候。那个人一直没出现。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1902 年，蔡元培和章炳麟、蒋智由、叶瀚等人在上海发起中国教育会，他任会长（据维基百科；月份待核）。会的名义是办教育、编教科书，底下其实聚着一批主张革命的人。

这个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子，要先说清楚。它不是一所学校，是一群读书人凑出来的一个名目。有人是想编新教科书的，有人是想借办学聚人革命的，有人两样都想。蔡元培当会长，不是因为他最激进，而是因为他是翰林出身，名望高，各路人都肯认他这张脸「待验」。这是势能（积累下来的位置与信用）在起作用。他后来一生都在用这笔势能：拿它去请人，拿它去挡人，拿它去辞职。

同年冬天，墨水瓶事件的退学生无处可去，中国教育会出面，办起了爱国学社。据上海交通大学方面的史料，11 月 19 日议定，当月下旬在上海南京路福源里开学；蔡元培任总理，吴稚晖任学监，章炳麟、黄炎培、蒋维乔等人来义务上课〔据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刊前引文〕。学社里实行学生自治，学生有自己的评议会，可以监督学社的事务〔同上〕。

这一年秋天，他们还办起了一所爱国女学，维基百科把蔡元培列为它的创办人；他后来也当过这所女学的校长〔待核：任校长的年份〕。那时候女孩子能进正式学堂读书的极少。他主张女学不只教女红和家事，还要教她们懂天下事〔据二手，具体课程待核〕。据记载，女学里后来还讲过暗杀、制炸药一类的内容〔据记载，待核；第一编第 4 章已一句带过，此处不展开〕。

爱国学社的日子不长。学社和教育会之间，后来闹起了谁听谁的矛盾，学社一方要独立〔待核：经过与双方人物〕。这时清政府已下令查问学社的革命活动，蔡元培辗转去了青岛（据维基百科）。1903 年夏天，「苏报案」发作，《苏报》被封，章炳麟、邹容被捕，爱国学社跟着散了〔据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刊前引文；苏报案细节待核〕。从开张到收场，大约七个多月。爱国女学倒是一直办了下去〔待核：今日延续情况〕。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对的地方。

一百多个学生走出校门，第一件事不是喊口号，是有地方上课。蔡元培和他的朋友们几天之内就给了他们一个地方。这是把「站在学生这边」落到了地上。

爱国学社让学生自治，给学生一个评议会。这在 1902 年是很大胆的。学生不再只是被管的人，也是管事的人。这是后来北大评议会的一个远亲，只是那时主角是学生，不是教授。

爱国女学更是往前走了一大步。把女孩子请进学堂，而且不只是教她们持家，这扇门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是关死的。他去推了。

◆ 四、SDE 看这一处

用 SDE 的话说，爱国学社是一片新开的地（E），地上站着的人都是被旧地赶出来的，心里有一股气，这股气是动能（E3 能量三状态：内能、动能、势能里的动能，大白话就是往前冲的热情和干劲）。开张头几个月，这股动能足够让大家自己走，不用谁来守门。

可是动能会用完。等到学社和教育会为「谁听谁」起了争执，需要的就不是热情了，需要的是有人站在门口把规矩定下来、把争执收住。那是势能和内能的事（势能：积累下来的位置与信用；内能：藏在里面的定力）。这时候，蔡元培不在门口。

所以这一章要照实写：爱国学社是他办过的学校里，门守得最松的一所。　开得很大，几乎没关。学生自治、各派革命者都进来了，外面的官府要封它的时候，里面已经先散了一半。

爱国女学不一样。它开的那扇门——女孩子进学堂——是一扇具体的门，开了就关不回去。一个是靠一口气开的门，一个是靠一件具体的事开的门。前一个散了，后一个留下了。

拿杜威测试四问来量爱国学社，第一问答得最响：一百多个被开除的学生，明天在哪里读书，这是再真实不过的问题。第二问就含糊了：学社里上的是什么课？据记载，上课的多是来义务讲学的名士，讲的常是时局和革命〔据二手，待核〕。学科知识在这里被时局挤到了一边。第三、第四问几乎是空的：学生自治有评议会，可评议的结果怎样回到下一轮课堂，史料里没有留下。

这不是一所「坏学校」。它是一所被一件大事顶起来的学校。大事在，学校在；大事一散，学校就没了骨头。后面我们会看到，北大也被一件大事顶起过——1919 年的五月。不同的是，北大在那之前两年已经长出了骨头。

还有一处要照实写。蔡元培在爱国学社当总理，可他那时的心思有相当一部分在学社外面：中国教育会、革命、后来的光复会（第一编第 4 章）。这不是失职。在那个年代，一个读书人觉得国家要亡了，办学和革命在他心里是一件事。只是这样一来，学社的门口常常是空的。

这里第一次露出一件事，全书后面会反复用到：门开得多大，和门有没有人守，是两件事。　他在爱国学社把前一件做到了头，后一件几乎没做。后面到了北大，他两件都做了。这两所学校的差别，就是这两件事的差别。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甘秋芬说的那个互助班。它缺的不是爱心，是一个守门的人：谁出场地、谁出钱、谁值班，定下来；定不下来的时候，有人能说「这件事就这么办」，也有人肯为这句话挨骂。

这也是我构想的场景。覃守业听了这件事，想起自己的妹妹。当年村里办过一个识字班，男孩女孩都能来。开头来了不少女孩，后来家里一忙，女孩就一个一个被叫回去了。没有人去挨家挨户说「让她再来」。门是开着的，可没人站在门口。

你手边大概也有这样的事：一个兴趣群、一个互助小组、一个同学会。开的时候大家都说好，谁也不想当那个「定规矩的人」。可一扇门光开不守，过几个月，它自己就合上了。

回到那个互助班，设想还有第二种走法。第三个礼拜吵起来那天，有一位家长站出来说：我来排一张表。场地谁家出，一个月给多少补贴；值班怎么轮，谁临时有事找谁换；谁要退，提前一周说。她还加了一条：群里只说孩子接送的事，别的一律不发。

这张表一出来，有人嫌麻烦，退了。剩下的七八家，一直轮到了学期末。

同一个小区，同一群家长，同样的难处。一种走法散了，一种走法撑到了学期末。差别不在谁更有爱心，在于有没有人肯出来当那个定规矩、挨骂的人。前一种像爱国学社，后一种像后来的北大。这是两间教室的对照：一间里发生了，一间里没有，条件就在门口那个人身上。

带走的话

一口气能开一扇门，守不住一扇门。爱国学社开得最大、散得最快；女学开的是一扇具体的门，就留了下来。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学生自治、女子入学、各派革命者聚集的门；几乎没有关门，内部的争执与外面的查封都没挡住。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在利害里长出来的，而且是利害最烈的一段（退学、革命、查封）；缺的恰恰是一个肯在利害里站定的守门人。

第 10 章

1912 年的教育部：一张学制与五种教育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人手里第一次握着全国的学校，他先动哪几样？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屿开学第一周，班主任让全班一起定班规。黑板上写满了：上课不讲话，作业按时交，不许带手机，值日不许逃，借东西要还，不给同学起外号，课间不在走廊跑，午休保持安静，遇事先举手，互相帮助。一共十条，誊在一张大红纸上，贴在教室后墙。

一个月以后，覃屿回家说，其实就三条还管用：不许带手机，值日不许逃，作业按时交。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三条有人查。

甘秋芬问：那「互相帮助」呢？覃屿想了想：那条没人查，但大家也没说不算。

一张写满十条的红纸，和一个月后真正在教室里活着的三条，中间差的就是这一章要讲的东西。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1912 年 1 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据记载，那时的教育部只借了几间房子〔据二手，待核〕；人手确实很少，据研究者统计，民元初创的教育部分三个司，全部人员不过七十三人〔据二手：《鲁迅的公务员生涯》，中国作家网 2018〕。

他上任不久，1912 年 1 月 19 日，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从前各项学堂一律改称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前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据田海林《辛亥革命前后儒家文化的命运》，爱思想网；中国社会科学网《传承与革新：辛亥时期的高等教育》）。这三条都很短，却一刀切在旧学堂的根上。读经从小学课表上拿掉，意思是孩子不必再从背经书开始认这个世界；男女同校，是把他在爱国女学推开的那扇门，推到了全国的小学门口。

2 月，他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先登在 1912 年 2 月 8 日至 10 日的《民立报》上，《教育杂志》《东方杂志》随后转载，有的刊本题作《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五种教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开头第一句就分了两类：「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前三种隶属于政治，后两种超轶乎政治；背后用来分的，是「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原文据维基文库《對於新教育之意見》；这篇文章第四编第 17—21 章专门拆，此处只看它落进学校没有）。

他还做了一件后来常被人提起的事：请了不同党派的人进教育部。据记载，政府迁到北京以后，他自己是同盟会的人，却请了政见不同的范源濂来当次长〔据二手，待核〕；他辞职后，接任总长的正是范源濂（据维基百科）。

南京临时政府很快迁到北京，袁世凯当了临时大总统。蔡元培留任了几个月。7 月，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他筹备的会；会开到一半，7 月 14 日，

他就卸了总长的任，同月和同盟会的几位阁员一起辞职，不愿在袁世凯手下做下去（据维基百科；各人辞职的先后细节待核）。

就在这次会上，出了一件事。鲁迅那时在教育部当部员，1912 年 7 月 12 日的日记里写：「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鲁迅《壬子日记》，1912 年 7 月 12 日；据维基文库本，转为简体）一位部员听说以后气成这样，可见美育在那张会议桌上，差一点就整个没了。

后来还是补了回来。1912 年 9 月，教育部公布新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据中国社会科学网《传承与革新：辛亥时期的高等教育》）五种教育进了四种。世界观教育，没有进去。

同年 9 月起，新学制陆续颁布，第二年又补了各类学校的章程，史称「壬子癸丑学制」；各级学校废除经学，初等小学男女可以同校（据杨东平《中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变迁》，爱思想网）。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对的地方，而且是很大的对。

废止小学读经，初小男女同校。这两条在今天看起来平常，在 1912 年是把几百年的规矩翻了个面。一个孩子从六七岁起背什么、和谁坐一间屋子，决定了他长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蔡元培在教育总长的位子上只坐了半年多，可这两条进了学校，就再没被整个翻回去〔袁世凯时期曾有恢复读经之议，第三编第 16 章细写〕。

请不同党派的人进部，是绍兴那张饭桌搬到了中央。他没有因为自己是同盟会，就只用同盟会的人。

五种教育那篇文章，是中国第一次有一位教育总长把「美」写进了国家的教育方针。不管后来进去了几样，这一步是他走的。

◆ 四、SDE 看这一处

用 SDE 的话说，一张学制是一片被写下来的地（E）。它规定了孩子每天走进哪间屋、和谁坐、背什么、不背什么。地一改，孩子每天走的路（D）就跟着改，长出来的人（S）也就不同。

蔡元培在这里做成的，恰恰是那些能写进条文、有人查的东西：学堂改名、读经废止、男女同校、宗旨里写上美感。这些是现实界（E1 三界里的现实界）里的硬东西，一纸公文就能落地。

没做成的，是世界观教育。他在文章里讲得最深的那一样，教人从现象世界走向实体世界，在宗旨里消失了。原因可以有很多：太玄，没人会教，不好考，不好查。可不管是哪一条，结果是同一个：理念界里最高的那一格，没能落进现实界的课表。

这就是覃屿班上那张红纸的道理。「作业按时交」有人查，所以活着；「互相帮助」没人查，就挂在墙上。1912 年的五种教育，也是一张十条的红纸。军国民、实利、公民道德有人查，进了宗旨；美感进了一半，挂着一个「完成道德」的名分；世界观教育没人查，连墙都没上。

这件事后面第四编要细拆。这里只记一笔账：**他最看重的东西，往往是他最没法写进制度的东西**。

美感教育的命运，比世界观教育好一点，值得多看一眼。它进了宗旨，还在部里有了一张桌子。鲁迅就是那一年经许寿裳向蔡元培推荐，进了教育部；8 月他当上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管的正是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美术展览会、文艺、音乐、演剧这一摊〔据二手：《鲁迅的公务员生涯》，中国作家网 2018〕。次年他写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讲怎样把美术推到社会上去〔待核：刊期〕。一样东西在政府里有了一个科、一个人、一张桌子，它就有了一个能落地的形状。世界观教育连这样一张桌子都没有。

这一章用不上杜威测试四问，因为教育部不是一所学校，没有讲台。可以换一个问法：一条方针，谁来执行，执行了拿什么看？读经废止，看课表就知道；男女同校，看教室就知道；美感教育，看部里那张桌子、看后来学校里的图画课和手工课就知道〔待核：1912 年后小学图画、手工、唱歌课的设置〕。世界观教育，拿什么看？他自己也没说。一条方针说不出拿什么看，就很难活过写它的那个人。

还有一件要照实写：他在这个位子上，是被政局推上去的，也是被政局推下来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他上；袁世凯掌了权，他走。他那篇文章里说后两种教育「超轶乎政治」，可他自己能不能坐在那张桌子后面，全看政治。这一道缝第七编细讲，这里先把证据放下。

还要说他在这里守的门。挡在门外的，是读经和男女之防，是一个党派独占教育部；请进门里的，是女孩子、新学科、不同政见的人。他走的时候，门口换了人，新来的人把他最看重的那一样轻轻拿了出去。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设想你在年初给自己写了五条计划：每天走一万步，每月读两本书，戒掉睡前刷手机，学会做三道新菜，想清楚自己这辈子到底想过什么样的日子。

到了年中你数一数。一万步有手环在数，大概还在；读书有读书软件记着，断断续续；新菜做成了两道，家里人吃过就算数。最后一条，「想清楚这辈子要过什么样的日子」，没有任何东西在记它，它还是一句话。

蔡元培的世界观教育，就是那第五条。它是五条里最重的，也是最没有东西去数它的。不是它不重要，是它没有一个能落地的形状。

你不必把第五条划掉。你可以学他的教训，给它找一个小小的、能被看见的形状。比如每个月底，坐下来写一页纸：这个月做的事里，哪一件是我自己想做的，哪一件只是被推着做的。写一页纸，就是给最高的那一格留一个能落地的地方。

带走的话

他在教育部半年，改掉的是能写进公文的；留不下的，是他讲得最深的那一样。最看重的，最难写进制度。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女孩入学、新学科、不同政见者进部的门；关了小学读经与一党独占的门。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落地的几条，都是在政局与党派的利害里抢出来的；唯一「超脱」的那一条（世界观教育），恰恰没有落地。

第 11 章

北大（上）：一所官僚养成所怎样换了空气

这一章的问题

一所学生只想着做官的学校，新校长进门第一天，先把什么挡在门外？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设想你刚进一家新单位。报到第一天，一位老同事拍拍你的肩膀，压低声音说：这里就是个跳板，混两年，找个关系调走。你还没见到自己的工位，先听到了这句话。

这句话会在你心里待很久。你开始留意谁跟谁吃饭，哪个科长快升了，哪个会议该去露个脸。你原来想好好学的那门手艺，慢慢被挤到了一边。

一个地方的空气，常常就是由这样一句话定下来的。要换空气，也得从一句话开始。只不过光有一句话是不够的。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1916 年 12 月 26 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 年 1 月 4 日到校视事（据维基百科）。据后人记述，他进校门时，向列队迎候的校役脱帽鞠躬还礼〔据二手〕。这件小事常被人提起，是因为在当时的北大，校长和校役之间，从来不是这样的。

当时的北大是什么样子，第三编第 15 章要细写。这里只说一句，用他自己晚年的回忆：北大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传下来的——初办时收的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被称为老爷，监督和教员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在意的不只是毕业，尤其是毕业以后的出路（《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1934，据北京大学新闻网「北大之精神」专题）。

1 月 9 日，他发表就职演说，向学生提了三件事：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讲第一件时，他先立了一句：「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接着说，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演说全文据北京大学新闻网「北大之精神」专题）。后来流传最广的那一句——「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并不是演说里的原话，是他 1934 年写《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时，回头把这次演说压成的一句（同上）。本书引这句时，都按他自己的概括来引。

说完这句话，他开始请人。

1917 年初，他请陈独秀来当文科学长，《新青年》的编辑部也在那年 1 月跟着搬到了北京（据维基百科「新青年」条，见第 28 章）。这一年秋天，胡适到校。李大钊后来当了图书馆主任。梁漱溟那时只有中学学历，被请来讲印度哲学〔据二手，待核〕。鲁迅后来来讲中国小说史〔待核：1920 年起〕。

同时他没有赶走旧派。拖着辫子的辜鸿铭还在讲英国文学，刘师培、黄侃这些旧学大家也在讲台上〔待核：各人到校与讲授年份〕。

他也挡人。到任后，他辞退了几位不称职的外国教员，照他自己的说法，「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一位法国教员要告他，一位英国教习请动了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跟他谈判，他不答应。朱尔典出门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他「也一笑置之」（《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他还做了很多不那么显眼的事。1917 年 11 月前后，《北京大学日刊》创刊〔待核〕，校务、讲演、争论都登在上面，全校都看得见。他主张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后来先办起来的是国学研究所（同上）。美育这一头，他设

了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主持书法，请贺履之、汤定之教国画、一位比利时画家教油画，请萧友梅主持音乐，「均听学生自由选习」（同上；各会成立年份待核）。校外的人可以来旁听〔待核：旁听制度的章程〕。据记载，校内还办过给校役上课的夜班〔待核〕。

1918 年初，他发起进德会，入会的人要守不嫖、不赌、不娶妾这几条，高一级的还要不做官吏、不做议员（细目据《北京大学日刊》第 49 号所载旨趣书，已核；第八编第 37 章专写）。

1917 年间，北大的评议会也按新章改组，由校长、各科学长和各科教授互选的代表组成，学科的设立与废止、校内的规章，都要经评议会议决〔据中国社会科学网「近代中国大学评议会制度的实践考察与实证探析」；改组月份诸说有 3 月、秋季，待核〕。这一条下一章细写。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对的地方。

「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后来他自己压成「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这是他在门口立的第一块牌子。他没有只把牌子立起来，他用进德会、用请来的人、用日刊上的争论，一天一天去换那里的空气。

他请的人，放在一起看很奇怪：主张白话的和坚持文言的，剪了辫子的和留着辫子的，讲马克思的和讲佛学的。可奇怪的正是对的地方。一所大学的空气要换，不是把一种空气换成另一种空气，是让很多种空气都能进来。

他挡的人也值得说。不称职的教员，哪怕是外国人、背后有公使，他也不留。这说明他的「兼容并包」有底：包的是学问上的各派，不包学问上的不称职。还要留意他挡人的办法：不是凭一句话，是「按着合同上的条件」。顶住公使的是他这个人，可他手里拿的是一张纸。人和纸一起守门，这个样子下一章还会再见到。

他给校役脱帽，给校役办夜班，让校外的人来旁听。门不只朝教授开，也朝那些原来连门槛都摸不到的人开。

◆ 四、SDE 看这一处

用 SDE 的话说，1917 年的北大是一片板结的地（E，脚下那片地）。地里只有一种纠缠：读书为了做官。在这片地上，学生走的路（D）只有一条，长出来的人（S）也只有一个样子：老爷。

蔡元培做的事，可以分成两手。

一手是关门。他关掉的是「升官发财」这扇门：用演说立牌子，用进德会立规矩，自己带头不做官（这一条第八编细写）。这是挡在门外。

另一手是开门。他把各派请进来，让它们在同一所学校里碰（D2 路径组织里的猜想、评估、反馈，在这里是在教授和刊物之间走的）。这就是后来叫「兼容并包」的那一片碰撞（九宫之外的三号位：二号位是互动、过程、事中，各派之间的碰撞在这里；让碰撞聚成一片场的，是三号位上那个守门的人）。

两手缺一不可。只开门不关门，各派进来了，最后还是被「升官发财」那一股吸走，北大会变成各派人物做官的跳板。只关门不开门，北大会变成一个清高的书院，只有一种学问。两手一起动，这片地才从板结变成了能长东西的土。

还要看他两手里用的是什么。开门请人，他靠的是名望（势能，积累下来的位置与信用）：翰林出身、做过教育总长、在欧洲读过书，各派都肯认他。关门挡人，他靠的是自己先站住（内能，藏在里面的定力）：他要学生别做官，自己就先在做官这件事上一步不让。这两样都长在他一个人身上。

还有一样要单独看：美。1917 年 4 月 8 日，他讲《以美育代宗教说》，讲的地方不在北大，是在北京的神州学会，后来登在 1917 年 8 月的《新青年》第 3 卷第 6 号上（据中国作家网「经典重读」所附出处；卢春红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网）。在北大校内，美育落下来的形状，是书法、画法、音乐三个研究会；还有一门美学课，他自己晚年说，北大「没有人肯讲美学」，1921 年他亲自讲了十几次，因为脚病住院才停下（《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这些都是真的，也是可贵的：一所官僚养成所里，有学生拿起画笔、坐下来学琴，校长自己上台讲美学。可

是放在整个北大改革里看，美育是一间偏房，不是正厅：研究会「自由选习」，美学课讲了十几次就停了。正厅里摆的是学科、教授、评议会、日刊上的论战。

这不是说他口是心非。一所大学刚从板结里挣出来，先要做的是请人、定学科、立规矩，美育排在后面，本来合理。只是这个次序要记下来：在他亲手办的这所最重要的学校里，他学说的中心站在偏房。 这一笔账，第 13 章要用。

这一章先到这里。下一章要看的，是他有没有把这两样从自己身上挪一部分到制度里去。答案是：挪了，而且挪得不少。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露上大学的第一周，新生周。

报到第二天晚上，宿舍楼下摆满了社团招新的桌子。一位学长拦住她，说学生会在招人，进了学生会，评奖评优有加分，以后保研、考公，简历上都好看。她接过传单，又往前走了几步，看见一张冷清的小桌子，挂着「天文观测社」的牌子，桌后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女生，正低头看书，也不吆喝。

覃露在两张桌子之间站了一会儿。

那天晚上她给家里打电话，说起这件事。覃长庚说：你想去哪个就去哪个。甘秋芬问得细：那个学长说的加分，是你想要的，还是他替你想的?

覃露没回答。她后来两张桌子都去报了名，只是在学生会的面试表上，「你为什么想加入」那一栏，她空了很久，最后写了一句：想学怎么组织一件事。

一百多年前那句「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今天不会有人在新生周的桌子前念给你听。它变成了一个很小的问题：你手里这张表格上填的理由，是你自己的，还是别人替你想好的。

这句话不是说学生会不能去，也不是说保研、考公不好。它只是让你在门口停一下，看清楚自己是从哪扇门走进去的。

带走的话

一所板结的学校换空气，要两手一起动：关上「升官发财」那扇门，打开各派都能进来的那扇门。两手都长在他一个人身上。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关了「升官发财」与不称职教员的门；开了新旧各派、校役、旁听者的门。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在利害里长出来的。辞退外籍教员顶着公使，请陈独秀顶着旧派，每一扇门都是在得罪人的时候开关的。

第 12 章

北大（下）与大学院、中研院：门有没有写进墙里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守门人离开以后，门还关得上、开得开吗？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守业退休前教书的那所村小，有过一位老校长，在任十几年。他在的时候，学校有几条谁都知道的规矩：下雨天远路的孩子可以晚到，不记迟到；家里农忙请假的，回来有老师给补课；教师开会，每个人都要说话，不许只听校长一个人讲。

这几条规矩，没有一条写在墙上。都是老校长一句话一句话定下来的，也是他一年一年守下来的。

老校长调走以后，新校长第一个学期就把「下雨天不记迟到」改了，说全乡统一考勤，不能搞特殊。开会也变成了新校长讲、大家记。覃守业说，没有人反对。不是大家不想要原来的规矩，是那几条规矩从来没有落在纸上，拿不出来说。

他说这话的时候，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教师开会人人说话」那一条，后来倒是留下来了，因为老校长走之前，把它写进了学校的会议记录，说以后开会照此办理。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先说北大后半段。1919 年 5 月，五四运动。学生被捕，他和各专门学校的校长一起向警厅力保，学生才获释。5 月 9 日，他一面呈请辞职，一面秘密离京，启事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几句（据他 1934 年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这一年 9 月，他回到北大（据维基百科）。

就在这一年，北大的制度大动了一次。1919 年废门改系，原来的文、理、法各科之下的「门」，改成「系」〔待核：月份〕。同年 10 月，评议会的选举办法改为不分科、不分系，由全校教授互选；12 月，《国立北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程》定下：凡大学立法，均须由评议会通过；评议会之外，设行政会议、教务会议；各系主任由系里的教授会选举，教务长、总务长以教授为限〔据中国社会科学网「近代中国大学评议会制度的实践考察与实证探析」，章程原文待逐字核〕。1920 年，评议会的规则又修正了一次，当然评议员只剩校长一人，评议会的权限扩到学校的预算和决算〔同上〕。

这一套不是别人替他想的，他自己说过为什么要这样做。1919 年秋回校后，他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讲德国大学的学长、校长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又说：「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他 1934 年对这次演说的追述）这句话，差不多就是在给自己的离开预先修一道墙。同时，他请蒋梦麟来设教务、总务两处和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同上）。

1920 年春，北大开始让女生进来旁听，第一批九人；这年秋天，她们都被正式录取（据北京大学校友网「蔡元培在北大首开女禁」）。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他后来回忆自己的回答，大意是：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规定只收男生，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来要求了，程度又够，大学就没有拒绝的道理（《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接下来的几年，北京政府长期欠薪，时局一乱再乱。他又辞过好几次职（第七编第 34 章细数）。有的不是冲着政府，是冲着学生：1918 年夏天，北京各校学生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请愿，他力阻北大学生不成，「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1922 年秋，学生为反对收讲义费闹事，他也以辞职相抗，几天后才收回〔据陈平原文所列，经过待核〕。1923 年 1 月，他为罗文干案和教育总长彭允彝的事递了辞呈，离开北京；这年 7 月又去了欧洲。名义上他还是校长，人却再没有回北大长任；照他自己的说法，要等到大学院试行大学区制、北大被划进北平大学区，他的北大校长名义才取消（同上）。

他走了以后，北大并没有停。评议会照开，代理校务的人照办。研究北大史的学者说，正是评议会这一套，让北大在校长不在的时候也能运转〔据陈平原「为什么蔡元培是北大永远的校长」的大意〕。

不过这一套也有守不住的时候。1927 年 8 月，奉系当政的北京政府把北大并进京师大学校，北大的名字一度都没了，评议会也停了；1929 年 8 月北大复校，评议会重新组织起来。1932 年，北大依照南京国民政府 1929 年的《大学组织法》，订了《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改评议会为校务会议，校长的地位上升，院长、系主任改由校长任命或同意（以上据湛中乐、康骁《通过「校内法」保障学术自由——以 1912—1937 年的北京大学为研究对象》，爱思想网）。

再说大学院。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蔡元培主张由学者来管教育，而不是由官僚来管，推动设立大学院，代替教育部，同时试行大学区制：一个区里的教育由区内的大学来管。1927 年 10 月大学院成立，他任院长（据南京大学档案馆「『大学区制』试办始末」；任职日期 1927 年 10 月 1 日，据维基百科）。大学区只在江苏、浙江和北平三处试行〔同上〕。

反对的声音很快就来了。据南京大学档案馆的整理，有中等学校一方的团体指出，这样一来，清高的学府反倒变成了政客角逐的场所，经费分配不公，行政效率低，学风受影响〔同上，转述其意〕。1928 年 10 月，大学院改回教育部；1929

年，大学区制停止〔同上〕。前后不到两年。他从1928年10月起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据维基百科；递辞呈的月份诸说不一，待核）。

大学院这一年多，还留下两所学校，和他的学说贴得最近。1927年11月，上海的国立音乐院成立，他任院长，实际张罗的是萧友梅（据维基百科「上海音乐学院」条）；1928年3月，杭州西湖边的国立艺术院开学，直属大学院，院长是林风眠（据维基百科「中国美术学院」条）。一所教音乐，一所教美术，美育在这里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学校。可这两扇门，是他开的，不是他守的：守门的是萧友梅、林风眠。

最后说中央研究院。1928年4月23日，国民政府特任他为中央研究院院长（据维基百科），他一直当到1940年去世；院的成立日期，诸说有6月首次院务会议、11月组织法公布两种〔待核〕。按当年公布的组织法，院里规划了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动物、植物等十几个研究所〔据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国立中央研究院及自然历史博物馆成立经过」〕。杨杏佛从1928年4月起任总干事，1933年6月遇刺身亡（据维基百科「中央研究院」条）。1934年，国民政府公布评议会条例，写明院长出缺时由评议会「推举院长候补人，呈请国民政府遴选」；1935年6月，首届评议会选出，他任议长（据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与院士评选的相关史料」）。1940年他去世以后，评议会就照这一条推举了候选人，再由政府圈定，接任的是朱家骅（据维基百科；推举经过与票数待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这一章要先把反证摆出来。本书导读立过推翻条件乙和丙：如果北大改革主要靠的是制度设计，而不是他个人的德望与进退，判决二要改；如果能找到他讨论过「场怎样维持」并落进制度文本的材料，判决三要收窄。

这一章找到的，正是这样的材料。评议会改组、教授互选、系主任由教授会选、教务长总务长以教授为限、预算归评议会审——这些是写进了制度的那一部

分，而且写得相当细。他自己也说过北大要有健全的教授会。1923 年他离开以后，北大靠这一套又走了好几年。这是他对的地方，而且对得很硬：他没有只靠自己站在门口，他试着把门砌进墙里。

大学院与大学区，是他把同一个想法往全国推：学者管教育，教授管大学。推得太快，只活了一年多，可想法本身是一条线下来的。大学院身后还留下了国立音乐院和国立艺术院，这两所学校一直办到今天。

中研院是他晚年的学校。它的评议会和后来的推举，是一扇在他死后还开得开、关得上的门。

◆ 四、SDE 看这一处

用 SDE 的话说，评议会和教授会，是把原来长在他一个人身上的东西，挪了一部分到地里（E）。原来的北大，门开门关，看的是校长一个人的势能与内能。评议会一立，门怎么开，学科怎么设，钱怎么花，变成一群教授一起碰出来的事（D2 路径组织里的评估与反馈，从一个人手里挪到了一张桌子上）。这是把守门的一部分写进了墙里。

所以要照实改一句话。北大这片场，不是全靠他一个人守的。校内的议事、选人、定学科，他写进了制度，这一部分在他走后还在走。

那么，什么没写进去？看它是在哪里断的，就知道了。1927 年断在北京政府一纸合并令上，1932 年断在南京政府一部《大学组织法》和照它改的章程上，大学院断在党派与地方的争夺上。断的地方都不在校内的议事桌上，在校门外面：经费、政府、继任的人。　这几样，北大的章程写不进去，也管不着。一所学校的章程，只能管校门里面的事。校门外面那几样，一直是靠他本人的进退去顶的：欠薪了，他辞；政府伸手了，他辞；学生越了线，他也辞。

这一层要记清楚：写进墙里的门，也要有人守墙。1932 年那次改章，推手是墙外的一部新法，动手的是墙里的继任校长；研究者的评语是，新大纲的民主程度

「远远低于」1919 年那份章程（湛中乐、康骁前引文）。墙是他砌的，墙外有人改了砌墙的规矩，站在墙边的人也就跟着换了砌法。

再用杜威测试四问量一量北大。第一问：学生在解决什么真实问题？1917 年以后，是一个国家往哪里走、一种文字怎么写、一门学问怎么做，这些问题在北大是真的，在日刊上、在课堂上天天吵。第二问：学科知识有没有起替不了的作用？废门改系、研究所、考证与索隐之争，都是学科本身在出力。第三问：结果回不回下一步？评议会议决的事，下一年照着改；日刊上的争论，下一期接着吵，这一问答上了。第四问：老师什么时候上前、什么时候退后？蔡元培自己几乎全在退后，除了 1921 年讲过十几次美学，他很少上课，主要是请人、守门。四问答满了，而且答满的方式很特别：他本人几乎不在讲台上。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守业参加了县城的花鼓戏票友会。老会长唱了几十年，人缘好，会里的事全凭他张罗：哪天排练，哪出戏谁唱，过年去哪个社区演，都是他一句话。

有一年老会长要去省城跟儿子住。临走前，他做了一件事：把会里十几个人叫到一起，定了三条。会长两年一选，大家投票；每次演出，谁唱什么，排练前大家一起商量；会费怎么花，每半年在群里贴一次账。他让会里识字最好的覃守业，一条一条记在本子上。

老会长走了以后，这三条都照着办了。只有一件事没办下来：原来社区给票友会免费用的那间活动室，换了管事的人，开始收钱。这件事，本子上的三条管不着，以前是老会长跟社区的人说一声就办了。

覃守业后来跟甘秋芬说：本子上记下来的，都留下来了；没记下来、也记不下来的，就是那间屋子。

你手边的一个读书会、一个校友群、一个家长委员会，大概也是这样。能写下来的尽量写下来，这是那个老会长和蔡元培都做过的事。写不下来的那一样——屋子、钱、外面的人——要想清楚以后由谁来顶。

带走的话

他把门的一部分砌进了墙：评议会、教授会、互选。墙里的门，他走后还开得开；墙外的那几样，经费、政府、继任的人，还得有人一样一样去顶。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教授共议、女生入学、学者管教育的门；关的是校长一人独断的门，也关过政府伸手与学生越线的门。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在利害里长出来的。评议会是在一次次辞职、欠薪、学潮之间一条一条改出来的；大学院死在利害里，中研院活在利害里。

第 13 章

编末：学校对学说——他教的是一样，靠的是另一样

> 这一章的问题
>
> 把他写下的学说和他办过的学校并排放，缝在哪里？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设想你翻出自己十年前写的一篇「工作心得」，是当年评先进时交上去的。上面写着：成功靠的是热爱，是对这一行发自内心的喜欢。

你再回头数这十年真正熬过来的那几个晚上：一次项目差点黄了，你连着三天没回家；一次领导要你在一份数字上改一改，你没改，后来被调了岗；一次同事在背后说你，你忍着，第二年照样和他搭档。

这几个晚上，哪一个是靠「热爱」熬过来的？好像都不是。一个是咬牙，一个是不肯，一个是容人。可你写心得的时候，写的是热爱。

这不是你撒谎。热爱是你能说出口、能教给新人的那一样；咬牙、不肯、容人，是你只能遇上、很难教的那几样。这一章要做的，就是把一位大师的「心得」和他的「那几个晚上」并排放。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三栏对账

前六章走了七处地方：绍兴中西学堂、南洋公学特班、爱国学社与爱国女学、1912 年的教育部、北大、大学院、中央研究院。把他在各处写下、说过的学说，和他在学校里实际靠的东西，并排放进一张表。这是本编唯一的一张表。

学说说了什么	学校里实际靠什么	缝在哪里
美感教育、以美育代宗教：美普遍、超脱利害，是通往实体世界的桥（第 10 章；第五编细拆）	教育部给了美术一张桌子；北大有书法、画法、音乐三个研究会，「自由选习」，他讲过十几次美学；大学院名下另开了国立音乐院、国立艺术院，交萧友梅、林风眠去办	学说有而（他亲手守的）学校无：他理论的中心，在他自己站门口的学校里一直是旁枝；有了自己学校的那一回，守门的是别人
世界观教育：从现象世界走向实体世界（第 10 章）	1912 年宗旨里没有它；此后各校课表里也找不到它的位置	学说有而学校无：最高的一格，没有落地的形状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第 7、11 章；第六编细拆）	绍兴饭桌上的两派、教育部里的异党次长、北大的新旧各派，都是他一个一个请进来的	学说与学校对得上；但「请进来」靠的是他的名望（势能），这一层学说里没写
大学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第 11 章）	进德会、他自己不做官之约、辞退不称职教员、顶住公使压力（第 11 章；第八编细拆）	学校有而学说无：把「升官发财」挡在门外，靠的是一个人先在这件事上一步不让；学说只说了「不当」，没说谁来挡、拿什么挡
教育独立、大学超然（第七编细拆）	一次次辞职：绍兴、南洋、教育部、北大多次（第 7、8、10、12 章）	学校有而学说无：独立不是超然得来的，是一次次在利害正中间说「不」换来的；辞职这件事，从没进过他的教育学说（1923 年讲「不合作」的文字，把「退」当作读书人的进退之道公开说过，见第 34 章）
教授治校、健全的教授会（第 12 章）	北大评议会、教授互选、系主任由教授会选、行政与教务会议	学说与学校对得上，而且落进了制度文本——这是本编最硬的一条反证
学者管教育（大学院、大学区）	一年多即撤；阻力来自党派、地方与经费	学说有而学校短命：墙外的几样，写进章程也挡不住

学说说了什么	学校里实际靠什么	缝在哪里
（学说里几乎没有的一项）学生自己说话、自己管事	特班的札记与演说、爱国学社的学生评议会、北大的学生社团与刊物	学校有而学说无：他实际一直在给学生开口的门，却没有把它写成一条主张

两种句型都查过了。把表压成两句话：

第一句，学说有而学校无：美和世界观。他写得最深、看得最重的，是超脱利害的美，是通往实体世界的桥。可他亲手守过门的那几处，没有一处是靠美撑起来的。要公道地补一句：美育不是没有学校。大学院那一年，国立音乐院、国立艺术院开了张，美育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门。只是那两扇门，他开了，交给了萧友梅、林风眠去守；他自己站着的门口，站的一直是别的东西。

第二句，学校有而学说无：守门。挡「升官发财」，挡东家伸手，挡连坐，挡政府欠薪与干政，挡学生越线；请新旧各派，请女生，请校役和旁听者，请不同政见的人。这些事他一件一件做了，可他写下的学说里，没有一篇专门讲「谁来守门、拿什么守」。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保底

说他漏了什么之前，先说清他在哪里是对的。

1917 年的北大，近乎一所官僚养成所；那几年，孔教要不要定为国教，正争得很凶（第三编细写）。在这片土里，把升官发财赶出校门，把各派请进校门，用美育去对冲宗教之争，这一步是对的。

他请进门的人，后来几乎撑起了一个时代的学术；他挡在门外的那一套，从此在北大再也没有理直气壮过。这是他留给后来所有办学的人的一份底。

他也不是只靠一个人。评议会、教授会，他写进了制度，而且在他走后撑了好几年。这一点，要在判语之前先说。说得再准一点：门里的锁，他换成了制度；门

外的墙——经费、政府、继任的人——还是他的身子。判决三因此收窄（待王德生确认），判决二的「靠善」也只管门外那一段。

◆ 四、SDE 看这一处：缝隙定位卡（正式版）

把第一编的人生和本编的学校放在一起，缝隙定位卡可以填成正式版了。

【缝隙定位卡】（正式版） 大师：蔡元培（教育·大学，1868—1940） 理论站在：S3 价值维 · 美（以美育代宗教：美普遍、超脱利害， 能消人我之见，是通往「实体世界」的桥）——美中心 人生另活：善——人格与进退：进德会；不娶妾、不做官之约； 清贫到老；一次次辞职（证据：第 7、8、10、11、12 章；第八编） 真——「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就职演说）；废门改系、 研究所、中研院十二年（证据：第 11、12 章） 缝隙位置：S3 格内（真、善、美三个视角：理论站美，人生靠善与真） 第二道缝：E1 三界。他教「教育独立」「大学超然于政党」，站理念界； 自己一辈子在现实界的门口：东家、督办、政局、欠薪、学潮， 以辞职相抗（证据：本编七处，处处都有一张辞呈或一次离开） 第三道缝：九宫之外的三号位。「兼容并包」写下来的是二号位的 碰撞（互动、过程、事中）；让碰撞聚成一片场的，是三号位的 人——一个在「升官发财」上一步不让的人（主体、场、自己心里） 保底：1917 年的北大近乎官僚养成所，孔教国教之争正烈。在这片土里， 把升官发财赶出校门、把各派请进校门、用美育去对冲宗教之争——这一步是对的。 本编读数（交第六编第 31 章、第十一编复核）： 推翻条件乙——半触发：北大改革确有实在的制度设计（评议会、 教授会、互选），不全靠他个人德望与进退； 推翻条件丙——触发：他说过北大要有健全的教授会，并落进了 1919 年的组织章程。 → 判决三收窄（2026-09-27，待王德生确认）：校内的议事条件 （评议会「凡大学立法均须由评议会通过」、教授会、系主任 由教授选举），他写进了制度，他离京后北大靠这一套运转了几年；写不进校内章程的是校门外的几样——经费、政府、 继任者——仍靠他一人的进退去顶。所以不是「人一走门就松」， 而是「门里的锁换成了制度，门外的墙还是他的身子」。 → 判决二保留「靠的是善」，但写明：善管的是门外那一段。 九宫的格子要说成大白话。S3（价值维）是一个人朝什么价值亮起来：真、善、美三样。他的学说亮在美上，所以叫「美中心」。他的日子亮在善上——不做官、不纳妾、清贫、辞职，是一个人在利害面前一

> 步不让的那种善；也亮在真上——一辈子请做学问的人，最后十二年守一座研究院。三样都在同一格里，所以是「格内」的缝：同一张桌子的三条腿，他在学说里只写了一条。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压成一句

现在可以压判语了。判语的句式是固定的：他教的是 A，他靠的是 B。

> **他教的是超脱，他靠的是守门。**

展开说：他教人用美超脱利害，他靠的是站在利害正中间说「不」。

这句话不是说他言行不一。他从没隐瞒自己辞过多少次职，也没有把辞职当成一门学问来教。他只是把能教的写成了学说，把只能遇上的留在了日子里。美是能教的：一轮月亮大家都能看，一幅画可以让人暂时忘掉得失。守门是很难教的：什么时候该挡，挡谁，挡到什么地步宁可自己走，这些要在一次一次的利害里练出来。

这就有了一道悖论。他劝学生从利害里超脱出来，他自己的那份定力，恰恰是在利害里一次次炼出来的。 给学生的，和留给自己的，不是同一样东西。

放回你的日子里。你给孩子讲过的「道理」里，大概也有一句「别太计较」。可你自己在单位守住的那几条线，没有一条是靠「不计较」守住的。孩子学到了你的「别计较」，却没看见你在那几个晚上是怎样计较过的。等他碰到需要站出来说「不」的那一天，手里只有一句「别计较」。

这就是只学他学说的人会碰到的天花板。后来的学校学去了他的美育，把它排进课表的边上；学去了「兼容并包」，把它刻在墙上。守门那一样，没有写进学说，也就很难被学去。第十二编会细看这件事。

带走的话

他教的是超脱，他靠的是守门。学说里写着美，学校里站着一个一步不让的人；北大那扇门，他还砌了一半进墙里。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本编七处合计：开的是各派、女生、学生开口、教授共议的门；关的是升官发财、东家与政府伸手、连坐、一人独断的门。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七处全部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唯一「超脱」的两样（美育主干、世界观教育），恰恰都没有在他亲手守的学校里落地。

第 三 编

他接手的题

◆ ◆ ◆

编 序

前两编讲了他这个人，和他办过的学校。这一编往后退一步，看他走进来之前，屋子里已经摆着什么。一个人接手一所学校、一个部、一个国家的教育，接手的从来不是一张白纸，是一道前人没做完的题。这道题有三层。第一层是一条一千三百年的路忽然封了：1905 年，科举停了。第二层是新路上跑的还是旧车：京师大学堂的学生被叫作「老爷」，读书为的是毕业以后的出路。第三层最深：孔教要不要定为国教，吵了好几年，吵架的两边看上去势不两立，底下却共用着一个没说出口的前提。三章各讲一层。编末不另设解构章，第 16 章的「SDE 看这一处」把三层收成一句。读这一编，请你一直带着一个问题：旧门拆了，门后面那间屋子换了没有？如果没换，那么他后来做的许多事，就不是在建一座新屋，而是在一间旧屋里挪家具、开窗户、守着门，不让旧东西从后门溜回来。

第 14 章

钟换了墙，时辰没换：废科举之后的空

这一章的问题

一条走了一千三百年的路封了以后，读书人要去的那个地方，跟着封了没有？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前年覃家从老街搬进县城东边的新小区。搬家那天，别的东西爷爷覃守业都由着儿子处置，唯独一样不许动：堂屋里那只老座钟。那是他父亲留下的，上一次发条，走八天。

新房子是白墙、吊顶、筒灯，装修师傅说这钟挂上去不搭。爷爷不听，拿卷尺在老屋量了钟离地的高度，一米七二，到了新屋也量一米七二，钉子钉下去，钟挂上去，一分不差。每个星期六晚上，他照旧搬凳子上发条。

覃露放暑假回来，拿这事笑爷爷：房子都换了，钟还挂在老地方。爷爷说，房子是换了，日子还是那个日子，几点吃饭、几点睡觉，钟不换，心里不乱。

你家里多半也有这样一样东西。搬了家，碗柜还是那个碗柜，摆在进门左手边还是左手边。墙换了，时辰没换。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1905 年 9 月 2 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清廷发下谕令，准了袁世凯等人「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的奏请：从丙午科（1906）起，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各省的岁考、科考也停。从隋朝算起，一条一千三百多年的路，到这里封了。

奇怪的是，这么大的事，当时读书人的反应相当平静。研究者赵利栋梳理过这一段，指出原因之一就写在谕令本身里。谕令说：「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又与科举无异。」（《停罢科举诏》，据维基文库所收本；赵利栋《一九〇五年前后的科举废止、学堂与士绅阶层》亦引，见《二十一世纪》2005 年 6 月号，总第 89 期）大白话说：学堂本来就是古代学校的样子，而且学堂毕业给的「出身」，跟科举一样。

谕令紧接着还有一句，更值得多看一眼：「历次定章，原以修身读经为本」——历次定下的学堂章程，本来就以修身、读经为根本。一道废科举的谕令，自己先把话说在前头：路换了，根本不换。

这也不是一句客气话。早在 1901 年，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上奏，就设计了一套对应办法，让小学、中学、高等学堂、大学的毕业生，从附生、廪生一路对到贡生、举人、进士；同年 12 月，朝廷批准学堂毕业生经考试合格，给贡生、举人、进士的出身；1904 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又专门定了《各学堂奖励章程》〔据二手：均据赵利栋同文梳理〕。1905 年 9 月 6 日，上海《时报》的一则时评说得最透：科举废了，出身都在学堂里，进学堂的人有前途可望、没有别的岔路，所以不愁人不多〔据二手：原文见赵利栋同文所引〕。

路封了，可路要通到的地方没封。考场关了门，学堂接过了考场的那一样活：发出身。新学堂一下子多了起来，可是一个少年进学堂，家里人问的第一句话，多半还是那一句：念出来，能得个什么身份？

另一头也有空出来的东西。科举不只是一场考试，它是一把全国通用的尺子，一套从乡下私塾一直连到京城的读书次序，还是一个「读书为什么」的现成答案。

尺子收走了，新的尺子一时没立稳；学堂花钱多，据法国学者巴斯蒂的研究，新式教育的费用大约是旧式的一倍〔据二手：同上文注引 Bastid, Educational Refor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乡下的孩子，路一封，有的就再没有路。

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1901 年 9 月，朝廷已经下诏让各地书院改成学堂〔据二手：同上文〕。书院原本是官学之外讲学、论辩、会友的地方，好一点的书院，师生住在一处，读书、问答、争论都在里面。书院一改学堂，讲学的那一点余地，跟着被装进了「几年毕业、给什么出身」的格子里。考场关了，书院也没了，读书人手里剩下的，只有学堂这一扇门。

蔡元培自己，恰好是这条旧路上走到顶的人：举人、进士、翰林院编修。第一编讲过，1898 年他自己推门出来了，比朝廷封路早了七年。1905 年路封的时候，他人还在上海一带：爱国学社早在 1903 年就散了，那几年他一面管爱国女学，一面在光复会、同盟会里奔走〔据二手；细节见第一编第 4 章、第二编第 9 章〕。第二年，他到北京，在京师译学馆教国文和西洋史——这是他晚年自己写的，他把这算作「在北大服务之第一次」（《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东方杂志》第 31 卷第 1 号，1934 年 1 月 1 日）。再往后，他去了德国。所以这道题交到他手里，他是从门里面走出来、又从门外面看回去的人。

站上第 47 号《SDE 教育发生学导论》第九章「科举与书院：制度化学习的双面发生」判过科举，大意是：科举一面把出身贵贱换成了考卷文字，让更多人能靠读书进入国家这张大网；另一面把修身的路压成了功名的路，把学习压成了备考。那一章里有一句话：「制度 E 既能打开教育，也能吞噬教育」。本书接着判：1905 年封掉的是这台机器的外壳，里面那一句「读书换出身」，连同谕令里那句「以修身读经为本」，原样搬进了学堂。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清楚，废科举在当时是对的，而且早该废。考八股选不出办铁路、办海防、办学校的人，这是那一代人吃了几十年苦头才认下的事。蔡元培自己在翰林院里读西书、学日文，就是在给这个判断投票。

他后来做的，也正是在这片空地上补课。1912 年他当教育总长，没有急着再造一把全国通用的尺子，先写文章问「教育到底为了什么」（第四编）；1917 年到北大，第一句话就是把「出身」请出校门（下一章）。他看准了一件许多人没看准的事：路封了不等于题答了，还欠着一个「读书为什么」。

◆ 四、SDE 看这一处

用大白话说，一个读书人最后长成什么样（显露，S），看两样东西：他一步一步怎么走（差异，D），和他脚下那片地（特征纠缠，E）。方程写成 S = F(D, E)。

1905 年变的是 D：考场换成学堂，背八股换成学算学、格致、外文，一步一步的路径确实不一样了。可 E 没怎么动。在三界（E1：理念、现实、自我）里，现实界那一头，官场还是那个官场，家族盼的还是那个盼头；理念界那一头，「学而优则仕」那一套想法还站在原处。自我界那一头，一个少年想的，还是「我将来是个什么身份」。

D 换了，E 没换，长出来的 S 就差不多。这叫换路不换土。老座钟挂在新墙上，走的还是老时辰。

用 123 原理的三拍看更清楚：1901 到 1905 年，张力一点点攒起来（第一拍）；1905 年废科举，形状变了（第二拍）；可第三拍「回写」——把这次变化写回「读书为了什么」这个底子里——没有发生。奖励出身的章程，反倒把旧底子原样抄进了新形状；谕令那句「以修身读经为本」，连课表的根都替学堂先定好了。第三拍缺了，第二拍就只是换了个壳。

这里要防一个误会：说「回写没有发生」，不是说那几年的人糊涂。朝廷怕的是几十万读书人一夜之间没了出路，天下不稳；办学的士绅要的是生源和经费；家里要的是一个看得见的前程。每一方的算盘都打得通，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换路不换土」的局。这是一片地的样子，不是哪个人的过错。

旧新两方在这里共有一个没说出口的前提：学校是发出身的地方。主张保科举的人这么想，主张办学堂的人也这么想，只是一个认考场、一个认学堂。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只为说明一件事。爷爷覃守业有一回在饭后讲起他的爷爷。那位老人家考了半辈子秀才没考上，科举停了那年已经三十多岁。家里人说，老人家那一阵子好几天不吃饭，后来托人打听，听说县里新开的学堂毕了业也给功名，又高兴起来，把小儿子送了进去。爷爷讲这一段时说，你看，他老人家伤心的不是书读不成了，是那个门没了；门又有了，他就好了。

一个家伤心或高兴，看的常常是门，不是屋。

你也可以拿自己家试一试。孩子换了学校、换了专业、换了一个考法，家里第一句问的是什么？如果还是「将来能得个什么」，那就是钟换了墙，时辰没换。这不丢人，日子要过，出路要问。只是值得在那一句后面，再多问半句：换了这条路，他走在路上的那几年，自己长了什么？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爷爷自己也吃过这一句的亏。他在乡村小学教了三十多年书。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班上的孩子问他读书有什么用，他的回答几乎是现成的：读出去，就不用种田了。那几年真有几个学生读出去了，他逢人就说。可他后来也记得另一个孩子，画画画得全校最好，初中没考上，回家种田，从此再没拿过笔。爷爷说，那时候我只会跟他们讲「出去」，没跟他们讲过书里头本身有什么好。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怪谁，那几十年的日子，本来就是那样摆着的。

带走的话

封掉一条路，不等于答了「读书为了什么」。新路若还通到老地方，那只是钟换了一面墙。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这一处还不是他开的门。朝廷关了考场的门，又从学堂开了一扇通往同一间屋的门；他接到手的，是一个「门换了、屋没换」的空。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他看清这道空，不是超脱出来的，是在这条路上走到顶、又亲手推门出来，在利害里看出来的。

第 15 章

「老爷」与「阔老师」：京师大学堂的风气

这一章的问题

一所新式大学，为什么会长成一个做官的预备班？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开学第三周，覃屿回家说，班上要选班委了。吃晚饭的时候他掰着指头算：竞选班长的有四个，竞选纪律委员的有三个，没人报生活委员。

甘秋芬问，为什么都抢班长？覃屿说，有同学说当了班长，期末评优有优势；还有同学说，班长可以记别人名字。只有一个女生说，她想当班长，是因为上学期班里的图书角没人管，她想把它管起来。

覃屿说到这里停下来，问妈妈：那我选谁？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在一件很小的事上碰到了一个很老的问题：同一个位置，有人看它是一份活，有人看它是一层台阶。一所学校里，看成台阶的人一多，那个位置就会慢慢变成台阶的形状。

第 11 章覃露站在新生周的两张桌子之间，问的是自己：表上填的理由，是不是我自己的。这一章换一头看：不问哪一个人怎么想，问一个位置被许多人当成什么，当久了，它自己会长成什么样子。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京师大学堂办于 1898 年，戊戌那一年，是新政里少数没被废掉的东西之一。1912 年改名北京大学。蔡元培 1917 年初到任时，它已经走过了近二十年。

他晚年写过一篇《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刊于《东方杂志》第 31 卷第 1 号，1934 年 1 月 1 日），把刚到任时看到的风气讲得很具体。下面转述他的大意，引号里的几个词是他的原字（据维基文库所收本对过；原刊影印本未见）。

他说他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平日对学问没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了能拿一张毕业文凭。有的教员自己不用功，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发给学生，在讲台上念一遍；学生觉得没趣味，或者打瞌睡，或者看闲书，下课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到了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连夜读讲义，考过就再不翻；教员通融的，学生就先去要题目。

他接着写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一路传下来的。他自己在括号里解释：初办时收的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被称为老爷，监督和教员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说，这些学生的目的，不但在毕业，尤其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心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点名认真一点、考试严格一点，就找个由头反对，罢课也不惜。倒是在政府里有地位的人来兼课，哪怕常常请假，他们还是很欢迎，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

他给这种风气下了一个判断：这是「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对求学很有妨碍。

这些话，他不是站在门外听来的。文章开头他自己交代，1906 年他在译学馆当过教员，那时就知道北京学生的这些习惯。十一年后他再进这所学校，是当校长。一个人先在讲台上见过「讲义照念、考前要题」，后来又坐到能改这件事的位子上，这中间隔着他去德国读书的那几年。

坊间还流传一个说法：民初北京八大胡同一带的常客里，有「两院一堂」——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和京师大学堂（北大）的学生〔据二手：多见于回忆与掌故

类文字，未见可靠原始出处〕。这句话带着玩笑，不能当证据用。本书只取它说明的那一点：在当时人眼里，大学生和议员是同一类人，都是「在官场门口的人」。至于课后冶游的风气有多普遍，拿不准的，本书不往下说。

后面的事，第二编第 11 章讲过：1917 年 1 月，他在就职演说里对学生说，大学学生应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应当把大学当作升官发财的阶梯。他晚年回看，也说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他看得准的地方。他没有把这件事写成「学生品行坏」。他写得很清楚：讲义照念、考前给题、欢迎阔老师——这是学生、教员、衙门三方一起维持着的一个样子，每一方都有自己的道理。学生要出路，教员要体面，兼课的官员要门生。他把病根落在「科举时代遗留下来」，落在一片地上，而不是落在某几个人的心上。

他还看得准一点：这个风气不是京师大学堂独有，它有一个来路。学生来源是京官，教员里有在任的官，毕业对照功名，每一样都是上一章谕令里那句「其奖励出身，又与科举无异」落到一所学校里的样子。他说「科举时代遗留下来」，说的就是这个来路。看见来路，才知道光骂没有用，得换掉维持它的那几样东西。

这一步很要紧。判结构，不判人。他后来做的第一件事也不是训学生，而是换教员，换这片地里最能改样子的那一块。

◆ 四、SDE 看这一处

九宫里有一格叫能量三状态（E3）：内能是藏在里面的底气和定力，动能是往前冲的干劲，势能是积累下来的位置、名望和信用，像水库里蓄的水。

京师大学堂的毛病，用这一格一看就明白：学校被当成了蓄势能的水库。进来是为了攒一个位置——「老爷」这个称呼，本身就是势能；「阔老师」是借来的势能；毕业文凭是一张存单。至于内能——一个人自己对学问的兴会和定力——没人往里存。

再看价值维（S3：真、善、美）。一所大学本该朝「真」亮起来。可在这里亮起来的，是另一样东西：位置。真退到了讲义里，讲义退到了书架上。

上一章说，1905 年以后，旧新两方共有一个前提：学校是发出身的地方。这一章看到的，是这个前提落到一所具体学校里长出来的样子。它不是某个校长管得松，是整片地都这样摆着：京官来当学生，大官来当老师，学堂毕业对照功名。一个人在这片地上走，哪怕本心想读书，脚底下的路也会不知不觉往衙门那边斜。

这里还有一道九宫外的缝，落在三号位这组三视角上。一号位是事外的条文，二号位是事中的互动，三号位是主体自己心里。「老爷」这个称呼，把学生从三号位——一个来求学问的人——推回一号位：一个带着官衔的身份。他后来说「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就是想把学生拉回三号位。

再看路怎么走（D2 路径组织：猜想、动手、评估、反馈、修正、迭代）。一门课本该是这样一圈一圈转的：先有一个问题，试着答，答了有人看，看出错来再改。可在他描述的那种课堂里，这一圈被剪成了两头：开头是念讲义，结尾是考前要题。中间的猜想、动手、反馈、修正全没了。评估只剩最后一下，而且连那一下都被提前泄了底。一个学生在这样的课堂里坐四年，走过的路其实只有一步：从进门走到拿文凭。路剪短了，长出来的人自然只剩一个样子：一个有文凭的候补官。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覃屿那天晚上。甘秋芬没替他选。她只问了一句：你想想，这四个人当了班长以后，第一个月会先去做什么？

覃屿想了一会儿说，那个女生会先去整理图书角。别的人……他想不出来。

这一问，问的不是谁好谁坏，是这个位置在他们眼里是活还是台阶。你也可以把这句话带到自己的日子里去：单位里一个新设的岗位，家族群里一个牵头的差事，小区业委会的一个席位——先问一问，想坐上去的人，坐上去以后第一个月打算干什么。说不出要干什么、只说得出坐上去以后能得什么的，那个位置在他那里就是台阶。

这一问不给人定性。一个孩子想评优，不奇怪；一个学生想要出路，更不奇怪。只是一所学校、一个班、一个单位里，如果所有位置都只剩台阶的样子，那里就不会再长出别的东西来。

带走的话

一个位置，有人看它是一份活，有人看它是一层台阶。看成台阶的人一多，位置就长成了台阶的形状。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他要关的是「大学通衙门」的那扇后门；要开的是「研究学问」的那扇正门。这一章只看到门，还没看到他怎么守。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他看得准，是因为他自己在译学馆、在官场门口站过，是在利害里看出来的；他开的药方「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却已经带着一点超脱的口气。

第 16 章

孔教要不要做国教：两派共有而没说出口的前提

这一章的问题

吵得最凶的两派，底下是不是共用着同一个前提？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家新小区的中心广场，每天晚上七点以后有两拨人跳舞。一拨是爷爷那个年纪的，爱放花鼓戏，《刘海砍樵》一放，爷爷就搬个小凳子坐在边上听。另一拨年轻些，放的是流行歌，节奏快，音箱开得大。

两拨人为地盘、为音量吵了一个多月。后来业主群里有人提议：干脆统一，每天只放一套曲子，大家一起跳。提议一出，群里吵得更凶了——吵的是放哪一套。花鼓戏这边说，老祖宗的东西，放这个大家都有根；流行歌那边说，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一位退休的音乐老师说，两边都别争了，统一放古典音乐，陶冶情操。

吵了三天，没有一个人问：能不能不统一？比如分个时段，或者分个角落，各跳各的。

爷爷在边上看了三天手机，最后说了一句：他们吵的是哪首歌，其实都认一个理——这个广场得有一首歌。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民国刚立，读书人心里空得厉害。上一章说过，科举没了，出身搬进了学堂；可还有一样更大的东西也没了：皇帝没了，「忠君」这根梁抽掉了，千百年来收拢人心的那一套，一下子没了着落。

1912 年 1 月 19 日，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小学读经科一律废除〔据二手：据张翔《共和与国教——政制巨变之际的「立孔教为国教」问题》，《开放时代》2018 年第 6 期〕；同年 2 月，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里写下：「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原文据维基文库本；刊出日期，第四编据维基文库作《民立报》2 月 8—10 日，张翔文作 2 月 13 日。）

另一边很快起来了。1912 年 10 月 7 日，孔子诞辰那天，陈焕章、沈曾植、梁鼎芬等人在上海成立孔教会〔据二手：张颂之《孔教会始末汇考》〕；据研究者的说法，背后出主意的是康有为。康有为在 1912 年五六月间写《中华救国论》，回应的正是教育部废读经和蔡元培的看法。据张翔的梳理，康有为在文中把「政」和「教」分开：政治是争势利的，教化是养人心的，二者可以两不相碍〔据二手：张翔同文〕。1913 年 8 月，孔教会的代表上书参众两院，请定孔教为国教〔据二手：同上〕。同年起草的宪法草案（天坛宪草）第十九条写着：「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据维基文库所收《天坛宪草》）

袁世凯在位的那几年，读经也回来了。1915 年，政府颁布的教育纲要里要各校「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这年 7 月公布的《国民学校令》《高等小学校令》，把读经又列成了小学的必修课〔据二手：据维基百科「1915 年中国」条〕。1912 年从课表上拿掉的东西，三年后又放了回去。

1916 年袁世凯死后，国会重开，孔教入宪又被提了出来。反对的声音也最响：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连发文章，其中《宪法与孔教》一篇最有名（第 2 卷第 3 号，1916 年 11 月 1 日；据维基文库所收《新青年》目录）。蔡元培这一年年底在信教自由会上演讲，讲词由记者记下，登在《新青年》第 2 卷第 5 号（1917 年 1

月 1 日）；研究者转述他的意思是：宗教是宗教，孔子是孔子，国家是国家，三者不能混为一谈〔据二手：转引自陈雨泓《「国教」重建：论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审美国家设想》，《文艺研究》2024 年第 7 期；讲词原文未逐字对过〕。1917 年 5 月，宪法审议会否决了定孔教为国教的提议〔据二手：据张翔文〕。

就在这一年 4 月，他在北京神州学会做了那次讲演：以美育代宗教（第五编第 22 章细讲）。大意是，宗教过去管人的知识、意志、情感三样，前两样已经被科学和伦理接过去了，只剩情感；而宗教管情感，容易刺激、排他；美育普遍、超脱，能陶养感情，所以用美育来代替宗教。

时间摆在一起看：一边要把孔教立成国教，一边说宗教是宗教、孔子是孔子；同一年，反对立国教的这位，提出了一样东西来「代」宗教。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他对的地方，而且对得很大。

在那样一个年头，孔教一旦写进宪法，学校里的修身课就有了唯一的标准答案，别的信仰、别的学说就成了「非国教」。他站出来说宗教、孔子、国家要分开，守住的是一片场：让孔子回到学问里，可以讲、可以研究、也可以批评，而不是放进宪法里供起来。后来北大文科能同时留用辜鸿铭、请来陈独秀（第六编），前提就是这一刀先切下去了。

他选的替代品也选得有分寸。他不拿「科学」去代宗教，也不拿某一派主义去代，而是拿美。美不要人背诵，不要人入会，不必分出信和不信。在当时所有的方案里，这是最不排他的一个。他对了。

连当时反对立国教的人里，也有不少是这个前提的主人。据张翔的梳理，袁世凯就不赞成立孔教为国教，1913 年说过孔子本来不是宗教家；可他同时主张尊孔、祀孔，1914 年 9 月还下令举行祀孔典礼〔据二手：同上文〕。立不立国教，吵的是名分；要不要一样东西从上面收拢人心，几方其实并没有分歧。蔡元培的不同，在于他连「尊孔」这一层也不要国家来包办。

◆ 四、SDE 看这一处

现在把本编的三章合起来看，也把本书的一个关键读法摆出来。以下是本书自己的读法，「待验」。

先看孔教派。他们的理由是：皇帝没了，人心散了，得有一样统一的东西来收；孔子之道现成，就用它。再看蔡元培。他的理由是：宗教管情感容易排他，得有一样更好的东西来陶养人心；美普遍、超脱，就用它。

两边争的是用哪一样。可两边都没问：人心一定要有一样东西从上面来收吗？这就是爷爷在广场边上说的那句话——吵的是哪首歌，其实都认一个理：这个广场得有一首歌。

再往下一层，两边连结构都很像。康有为把政和教分成两条轨：政治在下面争势利，教化在上面养人心。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里，把教育分成隶属于政治的和超轶乎政治的两类（第四编第 18 章），后面站着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的二分；美育就是那一头的桥。一个说「政在下、教在上」，一个说「现象在下、实体在上」。孔教派要孔教来收人心，他要美育来收人心——要的东西不同，要的那个位置是同一个。

用九宫外的显露光谱说：一样东西长出来的样子，有混沌态（一锅粥）、介生态（正在成形）、秩序态（定型）三种。民初人心正处在一锅粥里。两派都急着让它一步跳到秩序态——一个用孔教定型，一个用美育定型。都没有把「正在成形」本身当成可以待住、可以护着的状态。

这里有反证，必须照实摆出来。第一，他反对的是强制：他主张信教自由，美育本身不强迫任何人信什么；「普遍」在他那里是人人都能，不是人人都得。第二，他在北大做的恰恰是另一件事——兼容并包，场先于派，不给任何一派定型。所以说他跟孔教派「同形」，只在一个地方同形：人心那一层，他也认为要有一样东西来「代」。在大学那一层，他开的是场；在人心那一层，他找的是收。这两件

事装在同一个人身上，本书认为，这正是他理论里的那道缝在这一编露的头（第十一编再算总账）。

还要交代近邻。这个读法不是本书首创。陈雨泓 2024 年的文章（《文艺研究》2024 年第 7 期）已经把「以美育代宗教」读作一种国家教化的重建，题目里就用了「『国教』重建」四个字〔据二手：本书只见网络转载本〕。本书没有比她多说什么史实；多出的只有一步：把两派放进同一个 SDE 格子里，指出两边共有的是「人心要一样东西来收」这个前提，而这个前提，和他在北大开出来的那片场，方向相反。

推翻条件：如果能找到他明确写过的文字，说人心不必有一样统一的东西来陶养、各人可以在相撞里自己长，而且这层意思落在他谈美育的文字里，那么「同形」这个读法就要收窄，改成「只在用语上相似」。

最后，把三章收成一句：**旧门拆了，屋子没换——学校还是发出身的地方，人心还要一样东西来收；他在学校那一头把屋子换了，在人心那一头，只换了收人心的那样东西**。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广场的事后来是这么了的。这是我构想的场景。甘秋芬在业主群里发了一张手画的图：广场东半边七点到八点花鼓戏，西半边同一个钟点放流行歌，八点以后两边换位置，音箱朝外。没人说好，也没人再吵。过了两个星期，有几个年轻人跟着爷爷那拨人学了几步《刘海砍樵》的步子。

她没有替广场选一首歌。她做的是另一件事：把场子分好，把规矩立住，然后守着。

你家里、单位里、微信群里，大概也有这样的时候：一群人为「统一用哪一个」吵翻了天——统一用哪个软件、统一去哪家吃年饭、统一让孩子学哪一样。吵之前，先问一句：这件事，真的非得统一吗？有些事确实要统一，比如一栋楼的消

防通道。有些事不必，统一了反倒把本来能长出来的东西压没了。分清这两种，比选对哪一个更要紧。

> **带走的话**
>
> 吵「用哪一个」之前，先问「非得有一个吗」。人心不一定要一样东西来收，有时候要的是一片场，和一个守场的人。

> **小账**
>
>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他关上了「孔教入宪」那扇门，替学问守住了一片场；可在人心那一层，他又开了一扇「以美育代」的门，那扇门后面还是要有一样东西来收。
>
>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反对立国教，是他在国会、报刊、演讲台的利害里一次次说「不」说出来的；以美育代宗教，却是从「超脱」那一头伸过来的桥。两样在同一年，出自同一个人。

第 四 编

为了什么：五种教育与两个世界

◆ ◆ ◆

编 序

前三编讲了他这个人、他办过的学校、他接手的那道题。这一编回到教育六问里的第一问：为了什么。1912 年 2 月，四十四岁的蔡元培刚当上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没等学制定下来，先写了一篇长文，题目叫《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这篇文章不长，却把他一辈子的教育想法几乎全摆了出来：五种教育，两个世界，一座桥。前三种教育为了眼前的日子，后两种教育为了日子外面的东西；美，站在两者中间，当桥。这一编的五章，前四章把这篇文章一层一层拆开，用大白话讲清他说了什么、从哪里来、为什么在那一年是对的；第五章做 SDE 解构，判词三句在这里第一次正式出场。读这一编，请你一直带着一个问题：一座桥，桥这头和桥那头，是不是本来就都在那里？如果那头本来就在，人要做的只是走过去；如果那头要一步一步长出来，人要做的就不只是过桥了。

本编引《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据维基文库所收本（题作《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注先后刊于《民立报》1912 年 2 月 8 日至 10 日、《教育杂志》第 3 卷第 11 号、《东方杂志》第 8 卷第 10 号），原文繁体、以句号断句，引时改为简体，字句不动。

第 17 章

1912 年那篇文章：五种教育各是什么

这一章的问题

他说的五种教育，各是什么，放到今天一个初一孩子的一周里，各落在哪里？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九月开学第一个周末，甘秋芬从阅览室带回一张旧挂历，裁下背面的白纸，让覃屿把新课程表抄上去，贴在书桌上方。覃屿上初一，爱画画，抄完表格还不过瘾，拿出一盒彩笔，要给每门课涂颜色。

数学涂蓝，语文涂绿，体育涂橙，都涂得很快。美术那一格他涂了三遍，红里掺黄，涂得最满。到了「道德与法治」，他拿着笔停了好一会儿，问妈妈：这门课是什么颜色的？甘秋芬想了想，说你就涂个浅灰吧。覃屿不肯，说灰色像没上过。

还有一格他更犯难。周五下午最后一节是「班会」，有时讲安全，有时讲理想，有时班主任就让大家自习。覃屿说，这一格不知道到底在上什么，干脆空着不涂。

一张课程表涂下来，其实已经在问一个很老的问题：一个孩子在学校里待一周，这些时间是为了什么？有的为了身体，有的为了将来吃饭，有的为了做个讲规矩的人，有的为了好看，还有一格空着，说不清为了什么。一百多年前，蔡元培也给中国的学校涂过一次颜色，他涂了五种。

第 10 章覃屿班上那张班规红纸，问的是写下的十条里哪几条活得下来；这张课程表问的是另一件事：还没说活不活，先问每一格时间到底是为了什么。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1912 年 1 月，民国刚成立，蔡元培当上教育总长。他在文章开头交代，教育部正在和同事们起草学校法令，大家给他提了不少意见，可是谈到「教育方针」的很少，所以他先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这就是《对于新教育之意见》。

文章一上来就把教育分成两大类：「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前一类为国家眼前的日子服务，后一类超出这个。下一章专讲这一刀。这一章先把五种教育一种一种拿出来看。

第一种，军国民教育。大白话说，就是让全国的人都有当兵的身体和本事。他并不喜欢这个，文中承认这种教育和社会主义的方向背道而驰，在别的国家已经有衰退的样子；可是中国「强邻逼处」，丢掉的国权不靠武力很难拿回来；他还担心革命是军人打下来的，将来可能有一段军人执政的时期，只有全国人人都受过兵的训练，军人才不会变成一个特殊的阶层。所以他说，这是「诚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也」——今天不能不用。

第二种，实利主义教育。大白话说，就是让人学会谋生，让国家能富起来。他写道要「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把老百姓的生计放在普通教育的中心。他提到有一派主张把各门学问都放进种地、做饭、裁缝、木工泥工里去教，说这种说法起于美洲，近来在欧洲也流行。他的理由很实在：中国地里的宝贝没开发，实业还幼稚，失业的人很多，国家很穷。

这两种合起来，他自己的话是：「是二者。所谓强兵富国之主义也。」

第三种，公民道德教育。兵强了，可能去打私仗、去侵略别人；国富了，可能聪明的欺负老实的、强的抢弱的，贫富悬殊，闹到资本家和劳工拼命。怎么办？他说要教公民道德。公民道德是什么？他借法国大革命的三个词：「自由。平等。亲爱。」然后一个一个用中国老话去对：自由，古人叫「义」，他引孟子「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平等，古人叫「恕」，他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亲爱，古人叫「仁」，他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一段写得很有意思：他没有拿西洋的词去压中国的词，也没有拿中国的词去拒西洋的词，而是让两边在一张桌上对上号。

到这里，三种教育都是为了让一个国家里的人活得安稳、公平、体面。他接着说：教育到了公民道德，好像可以算最终目标了吧？「曰。未也。」还没有。

第四种，世界观教育。这是整篇文章最难懂的一种，第 19、20 章专门讲。先说个大意：他认为人不能只为眼前的幸福活着，因为眼前的幸福到死就没了；教育要让人对眼前的世界既不讨厌、也不死抓着不放，同时对一个更大、没有边、没有头尾的世界心生向往，慢慢有所领悟。他特别说明，这种教育不能拿任何一个哲学流派、任何一门宗教的教义去框住孩子的心。

第五种，美感教育。世界观这东西，不能天天对着孩子念叨，也不能靠几句干巴巴的话讲明白。那靠什么？靠美。他说美感「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津梁」——站在两个世界中间，当渡口，当桥。

五种讲完，他还怕人记不住，打了一个身体的比方：军国民主义是筋骨，用来保护自己；实利主义是肠胃，用来吃饭长身体；公民道德是呼吸和血液循环，走遍全身；美育是神经，负责传导；世界观是心里的作用，「附丽于神经系而无迹象之可求」，挂在神经上，却找不到形迹。所以他说：「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一样都不能丢。

他还做了一件很像课程表的事：拿国文课举例，说这门课的内容里，军国民主义应当占百分之十，实利主义占四十，德育占二十，美育占二十五，世界观占五。又一门一门课去说：算学是实利的，可数本身很抽象，也能通到世界观，几何的线条还能养美感；图画是美育，画实物的可以通实利，画历史的可以通德育；唱歌是美育；手工是实利，也能兴起美感；游戏是美育；兵式体操是军国民主义。他最后说这些「仅具辜较」，只是个大概，要用的人心里明白意思就行。

下面这张表，是把五种教育放在一起看一眼。

五种教育	他打的身体比方	大白话	他归到哪一边
军国民教育	筋骨	身体和保卫的本事	隶属政治
实利主义教育	肠胃	谋生和富国的本事	隶属政治
公民道德教育	呼吸与循环	自由、平等、亲爱	隶属政治（他注：古代的道德教育有时兼涉世界观，要分开看）
世界观教育	心理作用	对一个没边没头尾的世界的向往与领悟	超轶政治
美感教育	神经	通过美，从眼前的世界走向那个更大的世界	超轶政治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第一个对，是他没有挑一种、扔四种。那一年，最响的声音是「强兵」和「富国」，谁都明白中国弱、中国穷。他照样把这两样放进来，而且放在前面，说今天不能不用。可他不让这两样独占。一个刚刚推翻帝制的国家，教育部长在最急的时候，还肯留两格给「没用」的东西，这是很难的。

第二个对，是他给每一样都找了限度。军国民教育，他写明它和世界的大方向是反着的，只是眼下不得不用；实利教育，他写明富了以后可能贫富悬绝；公民道德，他写明它还不是终点。每一种教育都带着自己的「刹车」。这在一份政府官员写的方针里很少见。

第三个对，是他用身体做比方。筋骨、肠胃、呼吸、神经、心，少了哪一样人都不完整；五样之间又不是排队，而是长在同一个身体里。今天很多人谈「全面发展」，常常是把几样东西排成一行，缺了哪样补哪样；他的比方至少提醒我们，这几样是互相通着的。

第四个对，是他把一门课拆成几种颜色。国文课里有兵、有饭、有德、有美、有世界观，这个想法今天看也不旧：一门课不只是一门课，里面搅着好几样东西。

◆ 四、SDE 看这一处

用 SDE 的眼光看，这五种教育可以先放到「为了什么」这一格（D1 意义目标：创造、自由、幸福）里去对账。前三种，说的都是一个国家里的人怎样在现实里活下去、活得公平，大体都落在三界里的现实界（E1 三界：理念、现实、自我）。后两种，世界观和美，他是想把人往理念那一边引。

有意思的是，他自己用的词是「幸福」。他说政治的目标不外乎「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而这种幸福是「现世之幸福」，吃饱穿暖，不遭灾。SDE 说的幸福律，和他这个「现世幸福」不是一个意思：幸福律说的是张力积累、转换、释放那一整轮走完的感觉，它不站在现实界或理念界哪一边，它是走出来的。这一点先记着，第 21 章再算。

再看他那张国文课的百分比。它有一个好处：承认一门课是一锅搅着的东西，不是一个干净的抽屉。它也有一个隐患：一旦写成百分比，就像药方，好像按比例抓齐了，孩子身上就会长出相应的东西。可一个孩子会了什么、长成什么样（S，显露），不是按比例配出来的，是在一条路（D）上、在一片土（E）里一轮一轮长出来的。他自己也知道，所以最后补了一句「神而明之，在心知其意者」。这句话等于说：百分比只是个架子，真正的事，在用的人手上。

还要看一眼：五种教育里，前三种和美育，他都说得出落在哪门课上——兵式体操是军国民，手工是实利，修身是德育，图画、唱歌、游戏是美育；只有世界观那一格，他在每门课后面都只能写「皆可以为世界观之导线」「可以导世界观」，是引线，不是课。这一格为什么这么难落地，第 20 章专讲。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覃屿的课程表。按蔡元培的分法，体育那格的橙色，是筋骨；数学、生物，有很大一块是肠胃；「道德与法治」是呼吸；美术和音乐是神经；至于那一格说不清在上什么的班会，倒有点像他说的「心理作用」，找不到形迹。

甘秋芬后来想了个办法。她没让覃屿给每门课只涂一种颜色，而是让他在每一格的角上，用小点加上别的颜色：数学那格角上点一个红点，因为覃屿说几何的图形画起来好看；美术那格角上点一个蓝点，因为覃屿说画透视要量尺寸；道德与法治那格，覃屿自己想了半天，点了一个红点，说上周课上讲到「帮助别人」，他想起了班上一个同学帮他捡过颜料。

那张表贴了一学期，彩点越点越多。这就是蔡元培那句「神而明之」的一个家常版本：颜色不是配好的，是孩子自己一格一格发现、一格一格点上去的。

带走的话

五种教育，他一样都没扔，还给每一样都装了刹车；只有他最看重的世界观，他在哪门课里都只写得出一根引线。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强兵富国之外还有别的」这扇门；「世界观」那扇门开着，却没修门槛。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前三种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他照实写了利害；后两种他想让它们超脱出来。

第 18 章

隶属政治与超轶政治：一刀切在哪里

这一章的问题

他把五种教育切成「隶属政治」和「超轶政治」两块，这一刀到底切在哪里？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每年十一月，甘秋芬都要填一张表，向街道申请阅览室下一年的经费：订报纸杂志，换两盏灯，补几把椅子。表不难填，难在中间那一栏，叫「预期效益」。

头一年她老老实实写：老人来下棋、看报，孩子放学来写作业。街道的小干部看了说，甘姐，这样写不行，要写能数得出来的，比如「全年服务居民多少人次」「开展青少年阅读活动多少场」。第二年她就照着写了，数字写得整整齐齐，钱也批下来了。

可她心里有一块总是写不进去。靠窗那个位子，有个退休的老人每天下午来，不看书，也不下棋，就坐着看窗外那棵樟树，看一个多钟头走人。还有个上高中的女孩，周末来，从不借书，只翻书架最底层那几本旧画报，翻完放回原处。这些人来阅览室是为了什么？甘秋芬说不上来。她知道这些人是来了的，也知道「预期效益」那一栏装不下他们。

第三年填表的时候，她在「备注」里加了一行小字：本室另有部分读者，来此不为具体用途。写完她自己都笑了，觉得这话放在申请表上有点傻。

甘秋芬那张表，一栏是「为了什么用」，一栏是「备注」。一百多年前，蔡元培在一份国家的教育方针里，也划了这么一道线。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开头第二段就是这一刀：「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隶属，就是跟着走、为它服务；超轶，就是超出去、跑到它前面去。

他先说这一刀跟时代有关。专制时代，教育家跟着政府的方针定标准，教育只能是「纯粹之隶属政治者」；他还特意加了个括号，说那种名为立宪、实带专制性质的也算在内。到了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意思是，教育家可以站在老百姓的位置上自己定标准了，所以才可能有超出政治的教育。

然后他说政治到底是为了什么。世上公认最好的政治，目标不外乎「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最大多数，是一个一个人加起来的；一个人的幸福，无非吃饱穿暖、不遭灾祸，都是「现世之幸福」。立法、行政、司法做的，也就是这个。他又往前推了一步：就算到了《礼运》说的「大道为公」，到了社会主义者说的未来黄金时代，人人尽其所能、各取所需，也还是现世的幸福。「盖政治之鹄的。如是而已矣。」所以一切隶属政治的教育，做到头也就是这样。

接下来是整篇文章最有劲的一段。他说：人有生就有死，现世的幸福到死就没了；如果人只把会消失的幸福当目标，人生有什么价值？国家有存就有亡，世界有成就有毁，全国全人类一代一代都只为这个会消失的幸福活着，又有什么价值？这样一来，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舍己为群，这些事还有什么意义？他又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点「死生」「利害」都放得下的念头，就不会有冒险的精神、长远的打算，只看小利、急着求近功，这样的人，难保不走到失节败名的地步。

说到这里，他引了一句俗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紧跟着一句，是这一章最该记住的：「非有出世间之思想者。不能善处世间事。」没有一点跳出世间来看的心思，世间的事也办不好。

所以这一刀切下去，前三种（军国民、实利、公民道德）在隶属政治那边，后两种（世界观、美育）在超轶政治那边。他在文末又拿清末的「钦定教育宗旨」对了一遍账：那五条是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他说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这两条可以不论；尚武就是军国民主义，尚实就是实利主义，尚公和他说的公民道德范围或有宽窄，大意相同。然后一句：「惟世界观及美育。则为彼所不道。而鄙人尤所注重。」旧宗旨里没有这两样，而他最看重的，恰恰是这两样。

写下这一刀的人，那时正坐在政府的部长位子上。这件事第二编第 10 章讲过，第七编还要细讲；这里只记一笔：这一年夏天，唐绍仪内阁垮台，他随同盟会籍的几位总长两次请辞——鲁迅当时在教育部，日记里记着「蔡总长元培于昨日辞职」（6 月 22 日条）、「蔡总长第二次辞职」（7 月 2 日条）（据维基文库所收《壬子日记》）；7 月 14 日卸任，由次长范源濂代理（卸任日期据维基百科「蔡元培」条；缘由一般说是不愿在袁世凯手下做下去，见第 10 章）。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第一个对，这一刀没有切在「有用」和「没用」之间。很多人读到「超轶政治」，第一反应是：这不就是说美术、音乐没用、不实际吗？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切的线是：这件事，是不是以「现世幸福」为终点。军国民、实利、公民道德都很有用，他一样没少给；他只是说，它们的终点都在眼前的日子里，而教育不能只有这一个终点。

第二个对，他把公民道德也放在了隶属政治那边。这一点很多人会吃惊：道德不是最高的吗？他的意思是，自由、平等、亲爱，是让一群人在一起活得公平的规矩，它们的目标还是现世里大家都好。道德很要紧，但它还不是「为什么活」的答

案。他没有让道德替代那个更大的问题，也没有把道德说成可以装下一切。这一步把教育的目的和国家的目的分开了。

第三个对，是那一句「非有出世间之思想者。不能善处世间事。」这不是劝人出家。它说的是：一个人得有一个地方，是眼前利害够不着的，他才能把眼前的利害办好。放在 1912 年，一个国家刚开张，人人都在抢位置、抢地盘，教育部长在方针里写下这句话，是给后面的人留了一个退一步看的地方。

第四个对，是那张对账单。他没有把清末的宗旨一笔推倒，而是逐条对：留下三条，去掉两条，添上两条。这是守门人的办法：不是拆了门重盖，而是看清哪扇门该关、哪扇该开。

◆ 四、SDE 看这一处

用三界（E1：理念、现实、自我）来看，他这一刀像是切在现实界和理念界之间：隶属政治的三种，管的是现实里的吃穿、安危和彼此相待；超轶政治的两种，要把人往理念那一边引。可细看不完全是这样。他说「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这是在问一个更要紧的问题：谁来定标准？

这个问题在 SDE 里叫三号位的问题：谁在决定把什么算进来、按什么次序、在哪里收拢。专制时代，这个位子被政府占着；共和时代，他想让教育家站到这个位子上。所以他这一刀，表面是切课程，底下是在切「定标准的人站在哪里」。这是他后来《教育独立议》的种子，也是北大「兼容并包」那片场的种子。

可这一刀也有一个代价。一旦说「超轶政治」，就好像世界观和美那两格，可以不沾现实界的土。甘秋芬申请表上的「备注」，也是这样被放到了一边：它写得出来，却不参与算账。一样东西被放到「超出去」的那一边，它是被保护了，还是被放到了边上？这个问题他在 1912 年没问，第十二编会看到后来的答案：美后来就是被放到了课表的边上。

再看写这一刀的人自己。他在文中说教育家要站在人民的地位上定标准，他自己却是以政府部长的身份在定。这不是虚伪，而是他那一代人的实情：没有人能先

站到政治外面，再来谈超出政治。他真正能做的，是站在政治正中间，对某些东西说「不」。本书那句判语，在这篇文章里就是这个样子：他教的是超脱，他靠的是守门。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甘秋芬那行备注，后来有了个结果。这是我构想的场景。第四年街道换了个副主任，是个爱看书的中年人，审表时看到那行小字，专门来阅览室坐了一个下午。他没问效益，只问那个看樟树的老人坐在哪。甘秋芬指给他看。他在那个位子上坐了一会儿，走的时候说：灯换亮一点，那个窗户边上加一盏。

那一年的钱批得跟往年差不多。但那一行备注，从此没人让她删。

这件事告诉你两件事。第一，「预期效益」那一栏是要填的，不填，阅览室连灯都换不了；蔡元培也没有不要强兵富国。第二，那一行「不为具体用途」，要有人肯写，还要有人肯留。写的人是甘秋芬，留的人是那个副主任。备注能不能留下来，不靠备注本身写得多好，靠两个人在一张表上，对一件说不清的事，都没有放手。

> 带走的话
>
> 他没把教育切成有用和没用，他切的是：终点在不在眼前的日子里。只是被放到「超出去」那边的东西，要有人守着，才不会被放到边上。

> **小账**
>
>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教育家自己定标准」的门，关了「忠君」「尊孔」两扇旧门。
>
>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话是超脱的话，刀是在利害正中间切下去的：一个部长，在政府的方针里给政府够不着的东西留位子。

第 19 章

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从康德、叔本华来的那台机器

这一章的问题

他说的「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是什么？这台两个世界的机器，从哪里来？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屿画画费纸，家里的白纸总不够。覃长庚就把铺子里用完的旧进货单攒起来，一摞一摞拿回家，让儿子在背面画。

进货单的正面印着格子：日期、货名、数量、单价、合计，是覃长庚歪歪扭扭的字，一张单子上最大的数也就几百块。背面是白的。覃屿就在背面画：画爷爷搁在茶几上的老花镜，画楼下那只总在垃圾桶边转的黄猫，画妈妈阅览室门口那排自行车。

有一回甘秋芬收拾书桌，拿起一张对着灯看，正面的数字透过来，和背面的猫叠在一起：一只黄猫身上，隐隐约约压着「单价 3.50」。她笑了半天，拍了张照片发给覃长庚。覃长庚回了一句：一张纸，两样用。

一张纸，正面是账，背面是画。蔡元培讲他的两个世界，恰好也用了这张纸。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上一章说过，他认为政治的目标是「现世之幸福」，而教育不能只停在这里。那么教育的目标还在哪里？他写道：「盖世界有二方面。如一纸之有表里。一为现象。一为实体。」世界有两面，像一张纸的正反面：一面叫现象，一面叫实体。

他接着分工：现象世界的事归政治，所以政治以造成现世幸福为目标；实体世界的事归宗教，所以宗教以摆脱现世幸福为作用。教育呢？「而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脚站在现象世界里，手要伸到实体世界去。所以教育以实体世界的观念为最终的大目的，以现象世界的幸福为到达那里的手段。

两个世界有什么不同？他列了四条：现象是相对的，实体是绝对的；现象在因果之内，实体超出因果；现象离不开空间和时间，实体说不上空间时间；现象可以经验，实体「全恃直观」，只能靠直接领会。所以实体世界是说不出来的；可人总得给它起个名字，于是「或谓之道。或谓之太极。或谓之神。或谓之黑暗之意识。或谓之无识之意志。」名字千差万别，他认为各派哲学、各家宗教最后到的那个最高的念头，是同一个。他还加了个括号，把最浅薄的唯物论和最幼稚的求长生、求福利的宗教排除在外。

既然实体世界跟宗教有关，教育为什么不干脆和宗教合在一起？他说不行。有一种厌世的宗教和哲学，为了追求实体，把现象世界说成罪恶的源头，一概排斥。他不同意：「现象实体。仅一世界之两方面。非截然为互相冲突之两世界。」人的感觉就在现象世界里，实体就在现象之中，不是非得把这一个灭了，那一个才能出来。

那现象世界里挡住人走向实体的，是什么？他说是两种念头：一是「人我之差别」，二是「幸福之营求」。人因为自卫的力量不一样，分出强弱；因为谋生的力量不一样，分出贫富；有了强弱贫富，就有了你我之分；弱的、穷的，苦于幸福不够，就有了追求。追求没到手的时候，苦得没完；到手了，又要得更多。人就在这

里头转圈。如果能把这些「剂其平」，调平了，人我之见就化开，追求的念头就平息，人就能和实体接上。

读到这里，前面的五种教育就串起来了：军国民和实利两种，补人自卫、自存力量的不足；道德教育，让人能互相保护、互相生存；三样都是为了平息追求、忘掉人我。在这之上，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提起人对实体的念想。

这台机器，他自己说了出处的一半。讲到美感的时候，他说美感介乎两个世界之间当桥，这是康德开的头，此后的哲学家没有反对的。另一半，要从名单里去认：「无识之意志」，读过叔本华的人会认出来，那是叔本华说的世界底下那股盲目的意志「待验」。第一编第 5 章讲过，他在莱比锡三年，听的课里有哲学、美学、心理学〔据二手〕。这台机器的零件从哪里来，他在文中明说的只有康德一个名字，叔本华那一半是本书从字面上认出来的。

这台机器，只讲够你用的那一点

康德和叔本华，第九编第 42 章还要专门讲，站上第 150 号、第 152 号也各有整卷。这里只讲够你看懂蔡元培的那一点。

康德有一个很有名的想法。你看到的世界，是经过你自己的眼睛「整理」过的样子：东西总在某个地方、某个时候，一件事总有个原因。空间、时间、因果，不是世界本来带着的，是人看世界时戴着的一副眼镜。那么摘下眼镜，世界本来是什么样？康德说，我们不知道，也没法知道，他管那个叫「物自体」。你把蔡元培那四条区别再读一遍：现象在时空之内、在因果之内，实体不在，可以经验的是现象，实体只能直观——这几乎就是把康德的眼镜搬了过来。

康德还说过一件和美有关的事：你觉得一朵花好看，这份喜欢，跟你想不想摘它、卖它、吃它都不相干。这叫「无利害」的愉快。美，是一种不带算计的喜欢。

叔本华接着往下走。他说那副眼镜后面的世界，其实是一股没有眼睛的意志，不停地要、要、要。人被它推着，要不到就苦，要到了又腻，又去要别的。只有在

少数时候，比如你全心看一幅画、听一段音乐，你会暂时忘了自己要什么，那股意志停了一会儿，你变成一双纯粹在看的眼睛。

现在把三样东西拼起来：康德的两层世界（看得见的现象，看不见的本体）；康德的美不带利害；叔本华的意志让人苦，美让人暂时歇下来。蔡元培的机器就齐了：现象世界里人被「人我」和「营求」拴着，美能让人暂时放下利害，于是美成了从现象通向实体的桥。

他自己的例子讲得最好：「采莲煮豆。饮食之事也。而一入诗歌。则别成兴趣。火山赤舌。大风破舟。可骇可怖之景也。而一入图画。则转堪展玩。」煮豆子是吃饭的事，写进诗就有了趣味；火山喷火、大风翻船，是吓人的事，画成画就能拿来玩赏。美没有换掉那些事，只是让你对着它们，不再只想着吃、只想着怕。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第一个对，他没有让人逃出现象世界。这一点要多说一句。那台从康德、叔本华传来的机器，本来很容易把人往厌世那边推：既然这个世界是表面的、让人受苦的，那就离开它吧。叔本华自己的结论就相当灰暗。蔡元培接了机器，却把这条路堵上了：两个世界只是一张纸的两面，实体就在现象里，不用灭掉一个去求另一个。一个要给刚成立的国家定教育方针的人，拿了一套可能教人厌世的哲学，硬是把它扳成了「对现象世界无厌弃」，这是他的本事。

第二个对，他看清了挡路的是什么：人我之分和无休止的追求。这不是空话，放到 1912 年的中国，放到后来北大那些把大学当升官发财阶梯的学生身上，一眼就能对上。

第三个对，他给美找了一个正经的位置。在旧宗旨里，美没有位子；在很多人眼里，美是闲事。他借康德说，美恰恰是让人从利害里松一松的那一样。这一步把美从「玩物」抬到了教育的正门口。

◆ 四、SDE 看这一处

SDE 不用两个世界。在 SDE 里，你看到的每一样东西，一朵花、一幅画、一个人的品格，都是显露（S）：它是在一条差异的路（D）上、在一片纠缠的土（E）里，一轮一轮长出来、亮起来的样子。显露背后，没有一个「本来就在、等着被看见」的实体。

所以蔡元培那张纸，SDE 会这样问：背面那一面，是本来就写好了字、只是被正面挡住了的？还是一面空白，要有人在上面画？在他的机器里，实体是绝对的、在时空因果之外的、各家最后都到达的同一个，那它就是本来就在的，人要做的只是把挡着的东西去掉，领悟它。这就是这台机器最底下的那一点：去掉遮挡，本来的东西就露出来。

他自己有一句话，其实已经站到了门口：实体「即在现象之中」，两个世界是一张纸的两面。只要再往前走半步，就是 SDE 的说法：没有另一面，只有这一面上不停长出来的东西。他没走这半步，因为机器里的「实体」是绝对的，一走，机器就散了。

还有一处值得记一笔。他说美感能让人「一无杂念」，是把利害先放下。可他自己举的例子里，诗里的莲子和豆子、画里的火山和破船，全是利害里的东西。美的材料，就是那些利害。美没有把它们隔开，而是把它们重新摆了一遍。这一点第 21 章会算账。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覃屿那张压着「单价 3.50」的黄猫，甘秋芬后来夹进了一本旧相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过了一阵，覃屿自己发现了一件事：画在进货单背面的画，有几张比画在白纸上的还好。他说不清为什么，只说那几张画的时候，正面透过来的格子线，正好帮他把猫的腿画直了。

你看，背面不是一个跟正面无关的地方。正面的格子、数字、他爸的字，都透过纸，进到了背面的画里。画不是在正面够不着的另一个世界里长的，它就长在这张纸上，连正面的账都成了它的一部分。蔡元培说一张纸有表里，这是对的；只是那背面，不是本来写好的，是覃屿一笔一笔画出来的，还借了正面的光。

带走的话

他从康德、叔本华那里接来一台两个世界的机器，却没让它把人推去厌世；只是机器最底下那一层没动：那头的世界，是本来就在的。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美是正经事」的门，关了「厌弃现象世界」那扇门；「实体本来就在」这扇门没动。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他说要超脱出来；他自己举的每一个例子，都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

第 20 章

世界观教育：一种没人会教的课

这一章的问题

五种教育里，为什么偏偏是他最看重的那一种，一百多年来几乎没人会教？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七月底，县城老街一带停电，说是线路检修，要到半夜才来。屋里闷得待不住，覃长庚把竹床、凉席搬上楼顶，一家人摇着蒲扇乘凉。停了电，整条街黑下来，天上的星星一下子多得吓人。

覃屿躺在竹床上看了很久，忽然问：宇宙到底有没有边？要是有边，边外面是什么？要是没边，那怎么会没边？

覃长庚正在拍蚊子，说：你操这个心做什么，明天还要上考级班，早点睡。甘秋芬说：这个我也不晓得，回头去阅览室给你找本书。覃露刚好放暑假在家，说大学里好像有门课讲这个，她没选。

只有爷爷覃守业没吭声。过了好一阵，老人说：我教了三十多年书，这个问题学生问过我好几回。我一回也没答上来。

覃屿又问：那学校里哪门课管这个？

这一次，楼顶上没有人答得出来。

回头看第 17 章，覃屿课程表上那一格空着没涂的班会，要是真有一门课管这个问题，大概就该排在那里。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对于新教育之意见》里，世界观教育是这样立起来的。他先问：怎样提起人对实体世界的念想？分两面答。消极的一面，让人对现象世界「无厌弃。而亦无执著」，不讨厌它，也不死抓着它；积极的一面，让人对实体世界「非常渴慕。而渐进于领悟」，心里向往，慢慢领会。

怎么做到？他写了一句很长的话，这一编最该逐字读的就是它：「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而惟时时悬一无方体无终始之世界观以为鹄。」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公理，不拿任何一个哲学流派、任何一门宗教的教义把孩子的心锁住，只是时时挂着一个没有方位形体、没有开头结尾的世界观，当作靶子。

然后是一句带点无奈的话：「如是之教育。吾无以名之。名之曰世界观教育。」这样的教育，我叫不出名字，姑且叫它世界观教育。

紧接着他自己先泼了冷水：「世界观教育。非可以旦旦而聒之也。」不能天天在孩子耳边念；它和现象世界的联系，也不能靠几句干巴巴的话一把抓过来。那走哪条路？走美感教育。这就是第五种教育出场的理由。

那世界观在课堂上落在哪里？他在后面一门课一门课地找「导线」。历史课，「因历史之有时期而推之于无终始」，从有年代的历史推想到没有开头结尾；地理课，「因地理之有涯涘而推之于无方体」，从有边界的地理推想到没有方位形体；再加上烈士、哲人、宗教家的故事和遗迹，都可以做世界观的导线。算学里，他提到毕达哥拉斯把数当万物的本原，说这也是世界观的一面。物理化学里，原子电子小到打不破，能量贯通万物，却没人知道它从哪来、到哪去，也是世界观的导线。博物学里，体验造物的万能，可以通到世界观。图画里，最美丽、最庄严的对象，可以让人得到世界观。国文课那张百分比，他给世界观留了百分之五。

用心理学的说法，他说军国民主义偏于意志，实利主义偏于知识，德育兼着意志和情感，美育偏于情感，而世界观「统三者而一之」，是把知、情、意三样合起来的那一个。

写得这样周到，后来怎样了？结果第二编第 10 章已经交代过：9 月公布的宗旨里，世界观教育没有进去。这里补上中间那一段，因为它正好说明这门课难在哪里。

1912 年 7 月 10 日，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在北京开幕，他的辞呈那时已经递上去了。会上讨论宗旨，据研究者引述的会议记录，与会者的意见是：美育一层，加进中小学、师范学校的教则里，让大家注意就行；世界观「为宗教的、哲学的」，不应加入普通教则〔据二手：转引自杨旭、李剑萍《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现代教育的意义》，《中国教育报》2011 年 10 月 19 日〕。美育在会上一度也从宗旨里被删了，鲁迅在日记里为这件事骂过一句（第 10 章引过）。

9 月 2 日，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令》〔据二手：日期同据杨旭、李剑萍文〕。美感教育回来了，挂在「完成道德」的名下；世界观教育没有回来。美育是怎样从会上的删除里回到宗旨里的，本书没查到可靠的经过〔待核〕。两样东西，一样被删了又补回来，一样删了就没再回来，分别就在会上那句理由里。那时他已经离任。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第一个对，他问对了一个问题。覃屿在楼顶问的，是每个孩子迟早都会问的：世界有没有边，人从哪里来，死了以后呢，活着到底为了什么。这些问题，学校的课表上没有格子，家里大人多半答一句「操这个心做什么」。蔡元培是少有的在国家教育方针里正面写下「教育要管这个」的人。他没有说这是闲事，也没有说这交给宗教就行。

第二个对，是那半句「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这半句比整篇文章里其他的话都走得远。一个国家的教育部长，在方针里明文写：大问题要

教，但任何一家都不许独占答案，不管是哪派哲学，还是哪门宗教。这是后来北大「兼容并包」最早的样子。五年后他在北大请进各派的人，这里已经写下了根。

第三个对，是他知道这门课不能靠讲。「非可以旦旦而聒之也」，这句话今天的每个老师、每个家长都该贴在墙上。对大问题，越是天天念叨标准答案，孩子越是不再问。

第四个对，是他没有把世界观单独开成一门课，而是在每门课里找导线。历史的年代、地理的边界、物理的原子、算学的数，每一样都可能在某个下午，把一个孩子的心往那个大问题上一引。这个办法很聪明：大问题不在一门课里，而在所有课的缝里。

◆ 四、SDE 看这一处

为什么这门课一百年没人会教？用 SDE 的眼光看，原因在他这句话自己身上，而且有两层。

第一层，他把老师的位子故意空着了。「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这是说：谁都不能坐到这门课的讲台上，替孩子把答案定下来。用三号位的话说，决定「把什么算进来、按什么次序、在哪里收拢」的那个位子，他不给任何一家。这是对的，也是这门课没人教的第一个原因：一门不许任何人定答案的课，在一个要编教材、要排课时、要考试的学校里，找不到它的位子。第 10 章从「没人查」那一头看过这件事；这里从课本身看。临时教育会议给的理由恰好说穿了：世界观「为宗教的、哲学的」，不应加入普通教则。在与会的人眼里，一个大问题要么归宗教，要么归哲学，总得有一家来管；他偏偏说谁都不许管。一张课表装不下一个没有主人的问题。

第二层，他又在那个空位上挂了一个靶子：「无方体无终始之世界观」。这靶子不是哪一家的，它是他那台机器里的「实体世界」，绝对的、在时空因果之外的、各家最后都会到的同一个。于是这门课变成了一种很奇怪的样子：起点有了，就是各门课里的导线；终点也有了，就是那个本来就在的实体；中间，没有路。

在 SDE 里，一个孩子的世界观，是一样显露（S）。它不是挂在远处等人走过去的靶子，而是这个孩子在一次次碰到问题、卡住、换一个角度、跟别人争、跟自己争的那条路（D）上，在他家的话、他读过的书、他那天晚上头顶的星星那片土（E）里，慢慢亮起来的样子。每个孩子亮起来的样子都不一样，而且会一轮一轮地改。你没法替他挂好一个靶子，你能做的，是守住让这条路走得下去的那片地。

所以，他那句话前半截是在守一片场，后半截是在挂一个终点。前半截很接近发生学，后半截把它收了回去。这一处接缝，第 21 章会写进接缝卡。

还有一点也要说公道。他说「渐进于领悟」，渐进两个字是有路的意思的。他不是不知道要走，只是那条路怎么走，在他的文章里只写了一个词：美。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那天晚上之后的事，是这样的。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甘秋芬真的从阅览室找来两本书，一本讲宇宙的科普书，一本是给中学生看的哲学故事。覃屿翻了翻科普书，看到宇宙膨胀那一节，又来问：膨胀，是往哪里胀？甘秋芬答不上来，就说：你把这个问题写下来。

覃屿找了一张包书剩下的大白纸，用胶带贴在自己房门的背面，头一行写：宇宙有没有边。第二行写：往哪里胀。后来门背后的问题越来越杂：人为什么会做梦，猫知不知道自己是猫，爷爷说的「一辈子」到底有多长。有的问题过几天他自己划掉了，旁边写一句「好像想通了」；有的问题划掉又重写，旁边写「还是不懂」。

爷爷覃守业进屋看过一次这张纸，看完没说什么，第二天拿毛笔在最底下添了一行小楷，也是一个问题：你画画的时候，在想什么？

这张纸上没有答案，也没有哪个大人替他定下答案。可你能看出来，一个十三岁孩子的世界观，正在这扇门背后一行一行地长。它不是挂在远处的靶子，它就在这些划掉又重写的问题里。

带走的话

他替孩子守住了「谁都不许独占答案」这片地，却又在地的尽头挂好了一个答案。世界观不是挂着等人走过去的，是孩子自己在问题里一轮一轮长出来的。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大问题也要教、谁都不许独占」的门，关了「交给宗教就行」的门；终点那扇门，他替孩子先开好了。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他要孩子超脱出来去领悟；孩子真正的世界观，是在一个停电的夏夜、一个问不出答案的楼顶长出来的。

第 21 章

编末　SDE 解构｜两个世界之间，他架了一座桥，没有铺一条路

> 这一章的问题
>
> 把这一编拆开的东西合起来，他的「为了什么」，在 SDE 里读成什么？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县城南边那条河上，前年新修了一座人行桥，钢架子刷成白色，晚上亮一排灯，好看得很，周末有不少人去桥上拍照。

覃长庚每天早上要骑电动车去河对岸的批发市场进货。桥修好那天，他高高兴兴推车去试。桥是好桥，可桥这头下来是一段台阶，接着是一片菜地；桥那头下去是防洪堤，堤下是没修的泥坡。他推着车在台阶上折腾了半天，最后还是掉头，照老样子绕到下游，走那座窄窄的旧水泥桥。

后来他跟街坊说起这事，说：桥是架了，路没修，那座桥是给人看的，不是给人走的。

过了大半年，事情起了变化。菜地边上，不知道谁先踩，踩出了一条小路；堤坡上，有人垫了几块砖；再后来，社区出钱把那段泥坡铺上了碎石。现在早上从新桥过河的人，比走旧桥的还多。覃长庚也改走新桥了。

他说：路是人走出来的，桥只管最中间那一截。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这一编拆开了他 1912 年的一篇文章。合起来，他的「为了什么」可以这样说：教育的脚站在眼前这个世界里，吃饭、保卫、公平，一样不能少；可教育最终的目标，在眼前这个世界的另一面，那个绝对的、说不出名字的实体世界；从这边到那边，靠美当桥；那个世界本身，靠世界观教育去向往、去领悟，而且任何一家都不许独占答案。

先把证据摆在台上。

> 证据台（均出《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维基文库本，已核）
>
> 一刀：「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
>
> 两个世界：「盖世界有二方面。如一纸之有表里。一为现象。一为实体。」
>
> 教育的位置：「而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
>
> 场：「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
>
> 靶：「而惟时时悬一无方体无终始之世界观以为鹄。」
>
> 桥：美感「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津梁。」
>
> 他自己的公道话：「现象实体。仅一世界之两方面。非截然为互相冲突之两世界。」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解构之前，先写保底。这一条要写在最前面，也要写得最重。

1912 年的土是什么样的？一个帝制刚倒的国家，上一套教育宗旨的头两条是忠君、尊孔；孔教要不要定为国教，几年后还要争得很凶；人人都知道国家又弱又穷，最响的声音是强兵富国。在这片土里，一个新上任的教育部长做了三件事。第

一，把「忠君」「尊孔」从教育宗旨里拿掉，说一条与共和不合、一条与信教自由相违。第二，强兵富国照样要，但给它们都写明了限度，不让它们独占教育。第三，在一份政府方针里，给当时谁都觉得没用的两样东西——美和世界观——留了位子，还说这两样恰恰是他最看重的。

把教育从「忠君尊孔」里拔出来，给美和世界观留位子，这在那一年的土里是对的，而且是很少有人敢做、能做的。后面的一切解构，都站在这一条保底上。

◆ 四、SDE 看这一处

判词三句，在正文里这是第一次正式出场。前言、导读已经把它摆在书前；第十一编总解构和结语还会再出现，各处一字不改。

看见：人要在一片各派相撞、谁也不垄断的场里，才长得出自己。——这一编里的证据，是「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这半句。五年后，这半句变成了北大。

收回：在「超脱」「纯粹」「实体世界」几个词上，他把美写成了通往一个本来就在的世界的桥。——这一编里的证据，是「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津梁」。

底下那台机器：从康德、叔本华一路传来的「现象世界／实体世界」二分。——第 19 章拆过：两层世界、美不带利害、美让人从意志里歇一歇，三样拼起来，就是他的桥。

合成一句：他为学生打开了一片自己长的场，却把美写成了通向一个本来就在的世界的桥。

判词里说的「收回」，落在哪几个字上？用接缝卡看得最清楚。接缝卡是把同一支笔写下的两句话并排放：一句是发生的，一句是发现的，中间那个词，就是缝（以下三组是本书的读法，「待验」）。

第一组。发生的一句：「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场是开着的，谁也不许定答案。接缝词：「惟……以为鹄」。发现的一句：「时时悬一无方体无终始之世界观」——答案其实已经挂好了。

第二组。发生的一句：美术「即以此等现象为资料」——美的材料就是利害里的那些事。接缝词：「一无杂念」。发现的一句：让对着它的人「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材料进来了，利害却要先隔出去。

第三组。发生的一句：「吾人之感觉。既托于现象世界。则所谓实体者。即在现象之中」——实体就在这一面。接缝词：「吻合」。发现的一句：人我之见化开以后，「而得与实体吻合焉」——还是有一个本来就在的东西，等人去对上。

三组读下来，缝的样子是一致的：他每一次都走到了发生那一边的门口，然后用一个词，把门口接回到一个先在的终点上。

再做方程体检。SDE 的三个方程是：显露由路和土长出来，S＝F（D，E）；路由显露和土牵着走，D＝G（S，E）；土又被显露和路回头改写，E＝H（S，D）。三个式子缺一不可。把他 1912 年这篇文章放进去，逐式看他写了多少。

式子	他写了多少	本书读数
S＝F（D，E）：美、世界观这些显露，由路和土长出来	写了材料：美的材料是「采莲煮豆」「火山赤舌」，全是利害里的事；可要求对着它的人「一无杂念」，脱离一切相对的感情	土只当原料，不当土壤：利害被隔在外面，美要不经利害而通向实体
D＝G（S，E）：路由终点和土牵着走	写了「渐进于领悟」，写了各门课的「导线」；中间怎么走，只写了一个「美」字	起点有、终点有，中间没有路：路被那个先挂好的「鹄」牵着
E＝H（S，D）：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土	写了先用三种教育把强弱贫富「剂其平」，再谈实体	土只被调平、被放下，不被美回头改写；回写是单向的

合起来，这一型本书叫它隔土型（本书初判，尚待作者确认）：S 想不经 E 的利害而通向「实体」。写成式子，就是显露由路和「隔掉了利害的土」长出来，而

终点已经先放好。前面几卷判过别的型：第 162 号皮亚杰是「钉常数型」，把土和终点钉死；第 221 号陶行知是「消路型」，一个「即」字把路消掉。蔡元培都不是：他的路没有被消掉，他的土也没有被钉死，他的土是被隔开的。美这座桥，架在隔开的土上面。

写完体检，要补一句公道话，而且这句公道话很重。这三个式子，他在自己的学校里是不是都画过？画过，一个不少。北大那几年，经费、政府、党派、学潮，全是利害；他没有隔开任何一样，他就站在这些利害正中间，一次次说「不」，一次次辞职，才守住了那片场。第七编、第八编会一件一件看。他在学校里画了三个式子；在那句最响的话里，土被隔了出去。

这就是本书那道缝在这一编的落点：**他教的是超脱，他靠的是守门**。1912 年这篇文章里，写「超轶乎政治」的人，正坐在政府里；到了夏天，他两次请辞，七月中就离任了（第 18 章）。他给学生的是「超脱利害」，他给自己的，是在利害里说「不」。用缝隙读法的说法，这是大师悖论的第四种样子：给别人的和给自己的，不是一样东西；也兼着第一种：他劝人超脱的那份利害，正是炼出他自己的那份利害。

最后说桥和路。桥这个比方是他自己的，津梁，就是渡口和桥。桥有一个前提：两岸都在，桥只管中间那一截。那一岸是「实体」，本来就在；这一岸是现象，人本来就站着。于是教育要做的，好像只是把人从这岸送到那岸。可 SDE 看到的是另一件事：那一岸不是本来就在的，它是人在路上一轮一轮长出来的；而路，要从人脚下这片满是利害的土里走出来。美不是只管最中间那一截的桥。美是什么，第五编专门讲，这一编只把问题留下：如果美不隔开利害，而是在利害里长，它会是什么样子？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那座白色的桥。覃长庚一开始不走它，不是因为桥不好，是因为两头没有路。后来人们肯走，也不是因为桥变好了，是因为菜地边踩出了小路，堤坡上垫了砖，

社区铺了碎石。这些路，没有一条是桥带来的，全是从桥两头的泥地里一步一步走出来、垫出来的。

放到一个孩子身上也一样。覃屿爱画画，美术这座桥学校给他架好了，课表上有，考级班也有。可他从画画里长出来的东西——看人的眼光、对一件事多问一句的习惯、那一扇门背后越写越多的问题——走的不是桥，是他自己在家里、在街上、在进货单背面踩出来的小路。那些小路两边，全是他的日子，有他爸的账，有他妈的阅览室，有停电那晚的星星。没有一样是隔开的。

蔡元培把桥架好了，这很了不起，那一年只有他肯架。今天读他的人要补的，是两头的路：别让孩子只在桥上拍照。

> **带走的话**
>
> 他在两个世界之间架了一座桥，桥是对的；可那一岸不是本来就在的，路要从这一岸满是利害的泥地里走出来。

> **小账**
>
>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教育不止为现世」的门，也开了「谁都不许独占答案」的门；关上的那扇，是利害进到美里来的门。
>
>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他写下的，是超脱出来的；他守住的，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

第　五　编

美：以美育代宗教

◆　◆　◆

编　序

第四编看的是 1912 年的一篇文章，美在那里是一座桥，架在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之间。五年以后，1917 年春天，已经当了三个月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北京神州学会讲了一次话，题目只有五个字的主张：以美育代宗教。这一编的六章，全围着这次讲话转。前三章照他的思路走：宗教为什么只剩下情感这一样，美凭什么接得住，美的「普遍」和「超脱」各是什么意思，先把他对的地方讲足。第四章开始换方向，拿一件县城人家的家常事去试他那两个词：美真的人人都能有吗？被写成「普遍」的美，落到一个初一孩子的考级班里，是什么样子？第五章把他写下的美和他活过的善并排放，做一张接缝卡，本书那句判语在这里正式亮一次。第六章做 SDE 解构，结论先写在章题里：美不是桥，是一片要一起长的地。这一编是本书那道主缝的主场。读的时候请记着一个问题：一个劝人超脱利害的人，自己是靠什么站稳的？

本编所引《以美育代宗教说》，据维基文库所收本（题下注「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讲」，出《新青年》第 3 卷，1917 年 8 月 1 日），原文繁体，引时改简体，字句不动；维基文库本有几处明显讹字（如「人我之见」误作「入我之见」、「齐宣王」误作「齐宜王」），凡涉讹字的句子，或只转述，或直引时注明改字并标〔待核〕。所引《北大进德会旨趣书》，据维基文库所收本（注据《北京大学日刊》第 49 号，1918 年 1 月 19 日）。以上两种，正文写「已核：维基文库」。

第 22 章

1917 年那次演讲：宗教剩下的只有情感

这一章的问题

他凭什么说宗教管的三样事，已经被拿走了两样，剩下的一样可以交给美?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家老街的街口，有一座小小的土地庙，一间屋子大，门口一棵老樟树。爷爷覃守业说，他小时候，这座庙管的事可多了。

头一样，管「问」。哪天下种、今年雨水多不多、孩子发烧是撞了什么，老辈人都到庙里去问，抽一支签，请庙祝解一解。第二样，管「断」。邻里为一道田埂、一只鸡扯皮，扯不清了，就拉到庙门口，当着菩萨赌咒发誓，谁理亏谁心虚。第三样，管「热闹」。每年正月的庙会，街口搭台唱三天花鼓戏，扎龙灯，蒸发糕，全街的人都挤在樟树底下。

现在呢？问天气，覃长庚看手机上的天气预报，比签准。扯皮，找社区的调解委员会，有人登记、有人签字。只有第三样还在：正月的庙会照样搭台，照样唱戏，连在省城读书的覃露放寒假回来，都要拉着弟弟去挤一挤。

爷爷还讲了一件旧事。他小时候，庙会抬菩萨游街，只许本街的人抬，外街的人伸手，要挨骂，有一年还为这个打过一架。现在台底下看戏的，本街的、外街的、下乡来卖菜的、举着手机拍视频的年轻人，谁也不问谁是哪条街的。

爷爷说：问的事交给了天气预报，断的事交给了调解委员会，庙里只剩下一台戏。可这台戏，倒是比从前更多人看了。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1917 年 4 月 8 日，他在北京神州学会做了这次讲演；同年 8 月 1 日刊于《新青年》第 3 卷第 6 号（日期、期号与第二编第 11 章一致，据中国作家网「经典重读」所附出处与卢春红文；陈雨泓文另引《新闻报》4 月 12 日的报道〔据二手〕）。那一年，他 1 月刚到北大，孔教要不要写进宪法正争到最后关头（第三编第 16 章），5 月宪法审议会才把定孔教为国教的提议否决掉。神州学会是一个关心国运的团体，据陈雨泓的梳理，同一系列讲演还有陈独秀、章士钊等人，听众上千，半数是各校师生。

讲演一开头，他很客气：「兄弟于学问界未曾为系统的研究」，只是承蒙大家要他讲，就挑一个「于我国有研究价值」的问题说说。然后直奔主题：「夫宗教之为物，在彼欧西各国已为过去问题。」他说欧洲人现在还进教堂，是一种历史上留下来的习惯，就像前清的袍褂，民国本来用不着了，存得太多，扔了可惜，就定成乙种礼服接着穿。怪的是中国本来没有这种习惯，却有人拿人家过去的事当新知：留学生看到外国进步，误听教士的话，一切归功于宗教，想用基督教劝导国人；守旧的人稍稍一变，「以孔子为我国之基督，遂欲组织孔教」。两拨人的矛头，他一句话都点到了。（已核：维基文库）

他的论证分三步，很整齐。

第一步，拆开宗教。他说：「吾人精神上之作用，普通分为三种：一曰智识，二曰意志，三曰感情。」上古的人脑子里什么都搅在一起，生从哪里来、死往哪里去、世界是谁造的，都要一个答案，宗教家就「勉强解答之」，这是知识作用靠在宗教上；人有求生的欲望，起初损人利己，后来知道利人不可少，宗教家就出来提倡利他，这是意志作用靠在宗教上；唱歌跳舞、盖房子、雕刻画画，本是人情之

常，宗教家拿来吸引人入信，这是情感作用靠在宗教上。三样搅在一起，就成了宗教。

第二步，拿走两样。科学发达以后，天上的星、地球的来历、动植物的分布、人种的差别，都能用理化、博物等科学讲清楚；进化论一出来，人是上帝造的这一说也站不住了。他的结论是：「此知识作用离宗教而独立之证也。」道德这一头，希腊的诡辩家走过的地方多了，已经发现各民族的道德互相抵触；近代的学者用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去看伦理，知道具体的道德随时随地在变，宗教家那种从上往下推的办法全不适用。结论是：「此意志作用离宗教而独立之证也。」两样都走了，剩下的呢？「于是宗教所最有密切关系者，惟有情感作用，即所谓美感。」他举了一句俗语：「天下名山僧占多」。庙和教堂总挑山水最好的地方，古木名花，高塔深殿，壁画造像，光线幽暗，再配上音乐、歌词、雄辩，所以能引人入胜。把这些都拿掉，宗教也就没什么可做的了。（以上已核：维基文库）

第三步，连剩下的这一样也要换人来管。他先说美术自己早就在往外走：中国南北朝的建筑多是佛寺，雕刻多是造像，唐以后的诗文就多写风景人情世事，宋元以后的画多是山水花鸟；周以前的鼎彝用于祭祀，汉唐的吉金、宋元的名瓷就专供把玩；上古的舞蹈是娱神的，今天是自娱。欧洲也一样，文艺复兴以后，美术渐离宗教而重人文，今天最宏丽的建筑，多是学校、剧院、博物院。然后是最要紧的一句：「美育之附丽于宗教者，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而转以激刺感情。」为什么？「盖无论何等宗教，无不有扩张己教攻击异教者之条件」。他举了十字军、新旧教之战，连他自己称为「圆通」、说别的教比不上的佛教，也说学佛的人若拘泥教义，会去做崇拜舍利一类的事，甚至「为护法起见」，在共和时代附和帝制。于是收成一句：「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已核：维基文库）

这里要交代一句。他举的几个宗教排他的例子，有的是当时流行的简化说法，今天看并不公允；本书只照录他的论证，不替这些例子背书。他要说的其实只有一

层意思：一样东西一旦要人「信」，就会分出信的和不信的；分出来，情感就会被挑动起来，去对付另一边。

至于「纯粹之美育」好在哪里，他给了两个词：普遍、超脱。这是后面两章的事。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第一个对，是他把「宗教」拆开来看。那几年，吵孔教的人、劝基督教的人、骂宗教的人，大多把宗教当成一整块，要么全要，要么全不要。他先问：宗教到底在人身上管哪几样事？一拆开，吵架的题目就变了：不再是「要不要宗教」，而是「这三样事，今天各由谁来管更好」。这是一个很会想问题的人的做法。就像爷爷说土地庙，不是笼统地说「庙好」或「庙不好」，而是分开说：问的事、断的事、热闹的事，各去了哪里。

第二个对，是他看准了排他。他不说宗教坏，他说宗教一旦和「扩张己教、攻击异教」绑在一起，美就从陶养人变成了挑动人。放回那一年，这句话是有所指的：孔教入宪一旦成了，学校里信和不信就分了等。他挑美来接情感这一样，正是因为美不必分信和不信，不必入会，不必背诵。

第三个对，是他把美的历史讲成了一条往外走的路：从娱神到自娱，从祭器到把玩，从佛像到山水。这不是一个哲学家关在书房里推出来的，是他从中国自己的器物和诗画里看出来的。这条路，今天去县城博物馆看一圈青铜器和瓷器的展柜，还看得见。

第四个对，是时机。本书第三编判过，他在那一年守住了一片场：让孔子回到学问里，而不是写进宪法里供起来。「以美育代宗教」是这一仗的另一只手：一只手挡，一只手递。他挡住的是一样要人人都信的东西，递过去的是一样人人都能有、却不必人人都信的东西。

◆ 四、SDE 看这一处

他的论证，用 SDE 的话说，是在做一件分家的事：宗教原来是一锅粥（混沌态，什么都搅在一起、还分不开的那一段），后来知识分给了科学，意志分给了伦理，剩下情感。他自己也用了一个很像的说法：「天演之例，由浑而画。」从浑然一团，到一条一条分开。

这一步 SDE 是认的。一样东西从一锅粥里慢慢分化，各走各的路，这正是显露（S，一样东西长出来、亮出来的样子）的常见走法。可 SDE 会多看一眼：分完家以后，剩下的那一份，是不是就干净了？

他说剩下的是「情感作用」，并把它换成「纯粹之美育」。「纯粹」这两个字，是整篇讲演最承重的地方。它的意思是：从宗教里把美拿出来的时候，要把「信」一起剥掉，把「攻击异教」一起剥掉，把求福报、讲因果那些利害一起剥掉，剩下一样干干净净的美。

问题就出在这里。在 SDE 里，任何一样显露都不是单独长的，它长在一片纠缠的土（E）里。宗教里的美之所以动人，恰恰不是因为它纯粹，而是因为它和人的生死、祈求、害怕、盼头缠在一起。爷爷那座土地庙的戏台，过年那三天为什么热闹？因为台底下的人，刚熬完一年，盼着来年；戏里唱的，是他们的日子。把盼头、熬过的一年、街坊的交情都剥干净，台上的戏还剩多少？

他的「分家」，分的是职能；他的「纯粹」，剥的却是土。前一步是对的，后一步多走了。这一编后面几章，就是一点一点把这多走的一步看清楚。

还有一处值得记。他在这篇讲演里，没有用 1912 年那对词：现象世界、实体世界。整篇讲的是普遍、超脱，讲的是陶养感情、破人我之见。桥还在不在？在。只是桥那一头的名字换了，第 27 章再算。

关于这个题的近邻，也要交代。陈雨泓 2024 年的文章说，这个倡导来自社会政治的诉求，却以「纯粹之美育」的面貌出现，是「一种去政治的文化政治」（已核：中国作家网转载的该文摘要）。本书第 16 章已经接过她的「国教重建」一

说。这里只多一步：「纯粹」这两个字，在 SDE 里读作把土剥掉；剥掉的那一层土，正是他自己一辈子站着的地方。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土地庙。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今年正月，庙会的戏唱到第二天，下起了冷雨。台上的演员照唱，台底下的人撑伞的撑伞、挤屋檐的挤屋檐，没有一个走。覃屿问爷爷：这出戏您都看了几十遍了，下雨还不走？

爷爷没回答，指着台下一个举着手机的年轻人说：你看他，拍了一上午，他晓得这出戏讲什么吗？不晓得。可他站在这里淋雨，跟我们一样。

这个场景里，有两样东西都是真的。一样是蔡元培看到的：戏台上的美，不分本街外街，不问信不信，谁站在底下都能看，谁也挡不住谁。另一样是他没写进去的：让这台戏在冷雨里还有人看的，是一条街几十年的正月，是爷爷看了几十遍的那些年，是年轻人想拍下来发给谁看的那点心思。美从庙里走出来了，可它没有从日子里走出来。

你自己也可以试一下：想一样你真心觉得美的东西，一首歌、一处地方、一道菜的样子。然后问自己，它美，跟你是在哪一年、和谁、为了什么事遇上它的，有没有关系？

带走的话

他把宗教拆成三样，拿走两样，留下情感交给美，这一步拆得漂亮；只是「纯粹」二字，把美连根带土一起拔了出来。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美不分信不信」的门，关了「宗教排他」的门；「纯粹」二字，顺手把美身上的土也关在了门外。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这次讲演本身，是在孔教入宪最吃紧的那几个月、在利害正中间讲出来的；讲出来的主张，却是要美超脱出来。

第 23 章

美的普遍：一轮月亮大家都能看

这一章的问题

他说美是「普遍」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普遍」，在一户人家里落成什么样子？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今年中秋，覃露没能回家。省城的学校国庆前后调课，她留在宿舍。

晚上九点，覃家的家庭群里，一张接一张地冒出月亮。

覃露先发：宿舍阳台上拍的，月亮挂在对面教学楼的楼角，旁边一架塔吊，红灯一闪一闪。配了一句：这边的月亮好小。

覃长庚第二个发：他在铺子门口拍的，老街的电线把月亮切成了三块，画面糊得很。甘秋芬回了一个笑脸，说你那手机该换了。

甘秋芬发的是阅览室窗户里的月亮，窗玻璃上还贴着「请保持安静」的纸条，月亮正好在「安」字旁边。

覃屿没拍照。他画了一张，拍给群里：一个大大的黄圆，底下是四个小小的人，分站在四个地方，一个在楼角，一个在电线底下，一个在窗户里，一个在他自己家阳台。

最后是爷爷。爷爷不会发照片，按住说了一段语音，二十几秒：今天这个月亮，跟我在村小那年看的一样圆，那年学校操场上没有灯，四十几个伢子坐在地上，一个都不肯回去。

一轮月亮，五个人都看了。可群里其实有五个月亮。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普遍」是他给美的第一个理由。讲演里他先从反面说：吃的东西进了我的嘴，就不能同时填饱别人的肚子；衣服穿在我身上，就不能同时给别人保暖。这些东西不是普遍的：我得了，你就少了。美不一样。他举的第一个例子就在北京城边：「即如北京左近之西山，我游之，人亦游之；我无损于人，人亦无损于我也。」第二个例子，就是这一章的题目：「隔千里兮共明月，我与人均不得而私之。」然后是城里的去处：「中央公园之花石，农事试验场之水木，人人得而赏之。」再远一点，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神祠、罗马的剧场，多少人看了多少年，「价值如故」。各国的博物院都公开，私人收藏的珍品也时常拿出来给同好看；音乐会、戏院，都以能容纳多数人为快。他还引了孟子里齐宣王那段对话的意思：一个人独自快乐，不如和别人一起快乐；和少数人一起，不如和多数人一起。（已核：维基文库，孟子一句因维基文库本「宣」误作「宜」，只转述）

最后他加了一条很妙的证据：「且美之批评，虽间亦因人而异，然不曰是于我为美，而曰是为美」。评美的时候，虽然各人看法偶尔不同，可人不说「这个对我来说美」，而说「这个美」。说话的口气，本身就在要求别人同意。他说，这也是美以普遍性为标准的一个证据。（已核：维基文库）

十四年后，他在《美育与人生》里把这层意思又说了一遍，说得更家常：「一瓢之水，一人饮了，他人就没得分润；容足之地，一人占了，他人就没得并立」，而名山大川人人得而游览，夕阳明月人人得而赏玩〔据二手：网络转录本两种对读，一般记为 1931 年，据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蔡元培美学文选》；原刊待核〕。这篇的一句话，后面第 26 章还要用。

再往前一年，1930 年的《以美育代宗教》，他把美育和宗教比了三条，第三条就落在这个词上：「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据二手：陆晓芳《中国现代期刊与美育思潮的流变》所引，原载《现代学生》1930 年第 1 卷第 3 期〕宗教有界，是因为它分教内教外；美育普及，是因为它不设门槛、不查身份。从 1917 到 1930，「普遍」这个词他一直没有松手，前后说了十几年，意思没变过。

「普遍」为什么要紧？因为它直接接着「破人我之见」。前一章说，宗教的毛病是分出信的和不信的，分出己教和异教。美要是普遍的，就没有「我的」和「你的」，人和人之间那道墙就立不起来。他说得很干脆：美因为是普遍的，「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此句维基文库本「入」字作「人」，据文意改〔待核：原刊字形〕）。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第一个对，他挑中了一样真正「不减少」的东西。今天的人管这个叫「不排他」：一样东西，多一个人用，别人并不因此少一分。月亮、山、一首歌、一座公开的博物馆，都是这样。一个刚从「谁的教才是国教」里吵出来的社会，最缺的就是这种东西：大家都能有，有了也不用去抢。

第二个对，他看见了「一起」本身的分量。他说音乐会、戏院以容纳多数人为快，他引孟子说与众乐乐。美不只是一个人关起门来欣赏，它有一种把人聚到一处的力气。覃家群里那一晚，五个人分在三个地方，却因为同一轮月亮，都往群里发了点什么。这种「一起」，是他说的普遍里最暖的那一层。

第三个对，是那条语气的证据。「不说对我美，而说这个美」，这是一个很细的观察。人评美的时候，确实在邀请别人：你也看看，你也会觉得好。这份邀请，是美和口味不一样的地方。你说「我爱吃辣」，不指望别人也爱吃；你说「这幅画好」，心里是盼着别人点头的。

◆ 四、SDE 看这一处

他说的普遍，其实有两层，要分开看。

第一层，是「都能看」：月亮挂在那里，谁抬头都看得见，谁看了都不减少。这一层 SDE 完全认。

第二层，是「看到的是同一个」：你看到的美和我看到的美，是一样的；所以人不说「对我美」，而说「这个美」。到这一层，SDE 要停一下。

回到那一晚的家庭群。五个人抬头看的，是同一个月亮，这是第一层；可群里出来的，是五个月亮，这是第二层出了岔子的地方。覃露的月亮挂在塔吊旁边，是一个离家的新生看见的小月亮；覃长庚的月亮被电线切成三块，是一个守了二十年铺子的人每天在门口看惯的；爷爷的月亮，是四十多年前村小操场上那四十几个伢子一起看的那一个。

用 SDE 的话说：美是一种显露（S），是一样东西朝「美」这个方向亮起来的样子（S3 价值维：真、善、美里的那一格）。可显露不是挂在天上等人来取的，它是在一条路（D）上、在一片土（E）里长出来的。同一轮月亮，落在五片不同的土里：一个人的年纪、他待的地方、他熬过的事、他身边坐着谁。月亮是公共的，美却是各自长出来的。

这不是说美就没有公共的一面了。恰恰相反，五个人之所以愿意把各自的月亮发到同一个群里，就因为他们相信，别人会懂一点。这就是他那条语气证据里真的那部分：美带着邀请。只是 SDE 要把这份邀请读准：它不是「我们本来看到的就是同一个」，而是「我这一个，你能不能也长出来一点」。普遍不是起点上本来一样，是一群人各自长出来以后，愿意凑到一处。

拿他 1930 年那条「普及」对「有界」再看一眼。宗教的界，是画在门口的：进门先问你信不信。美没有这样一道门，这是真的，覃家五个人谁也没被挡在月亮外面。可美也有它的「界」，只是不画在门口，而是长在各人身上：爷爷那段语音里的留声机、四十几个伢子，覃露听得懂，是因为她是爷爷的孙女；换一个陌生人

来听，只听得见一个老人在说月亮圆。美的界不是不许谁进来，是各人从各自的路上走来，走到的地方不一样。这种界拆不掉，也用不着拆，要做的是让各人愿意把自己那一段说出来。

他为什么会把第二层也写成本来就有的？因为他后面要用「普遍」去推「超脱」：大家看到的是同一个美，所以没有人我之分；没有人我之分，所以没有利害。这条推理要成立，第二层必须是本来就在的。第四编拆过他底下那台机器：美通向的，是一个本来就在的实体世界。1917 年这篇虽然不提那对词，「普遍」这个词接下去的，还是那个本来就在的终点。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那天晚上，群里还有后半截。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覃露听完爷爷的语音，隔了好一阵，发了一句：爷爷，你们那年为什么不肯回去？

爷爷又按了一段语音，这回说了一分多钟。那一年村里刚通了广播，学校借了一个手摇的留声机，本来是要放一段戏给孩子们听的，放到一半坏了。孩子们就坐着不走，看月亮，等他修，他修到十点也没修好。后来他就给孩子们讲嫦娥，讲吴刚，讲到有个孩子睡着了。

覃露说：怪不得你的月亮比我的大。

你家里大概也有这样的时候：同一样东西，年夜饭上的一道菜，老房子门口的一棵树，一首大家都会唱的歌，每个人都说好，可每个人说好的理由都不一样。下一次，别急着说「对，这个就是好」，多问一句：你说它好，是好在哪一年、哪一个人身上？问出来的，往往比那样东西本身还好。

带走的话

月亮是大家的，美是各自长的。美的普遍，不是本来看到的就一样，是各人长出来以后，愿意凑到一个群里去。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美不减少、人人能有」的门；关了「各人的美从各人的日子里长」那扇门。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他说普遍是本来就有的；那一晚群里的五个月亮，每一个都是从各自的日子里长出来的。

第 24 章

美的超脱：看画的人不想把画搬回家

这一章的问题

他说美能让人「超脱」利害，这是真的吗？真的话，那一刻人站在哪里？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国庆假期，县文化馆办了一个本地业余画展，不要门票。甘秋芬拉着覃长庚去，说是陪覃屿，其实是想让他歇一歇：那一个月铺子里有一笔赊账要不回来，他晚上老睡不着。

覃长庚有个毛病，看什么都先问价。进了超市看标签，路过楼盘看广告牌，连覃屿画一张画，他都要说一句：这张纸几毛钱。甘秋芬跟他过了二十多年，早就习惯了。

展厅里挂了四十几张画。他一张一张走过去，走得很快，偶尔停下来说：这个框子不便宜。走到靠里的一面墙，他停住了。那是一张不大的油画：傍晚的涟水，河面上一条旧运沙船，船头挂着一盏没点的马灯，船尾一个人蹲着，看不清脸。

他在那张画前站了十来分钟。甘秋芬领着覃屿看完一圈回来，他还站着。

回家的路上，甘秋芬说：你今天怪，一张都没问价。

覃长庚想了想，说：那张船，我没想过要它，就是想多看一会。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普遍」之后，是「超脱」。讲演里他从普遍一步推过来：「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没有了你我之分，也就没有了利害之分。（已核：维基文库）

他的例子一个接一个，全是家常的。牛马是人拿来用的，可对着戴嵩画的牛、韩干画的马，「决无对之而作服乘之想者」，没有人想着去骑它、让它拉车。狮子老虎是人怕的，可卢沟桥的石狮子、神虎桥的石虎，没有人对着它们害怕被扑咬。植物开花是为了结果，可「吾人赏花，决非作果实可食之想」。会唱的鸟多半不是拿来吃的；色彩灿烂的蛇多半有毒，可用审美的眼光去看，它的价值照样在那里。他收成一句：「盖美之超绝实际也如是。」（已核：维基文库）

接着他讲两种更强的美。一种叫「崇闳之美」，分至大、至刚两样。至大的，像人在大海里，只见天水相连，茫茫无边；像夜里抬头数星星，知道一颗星就是一个世界，数不到头，顿时觉得自己小得连微尘都比不上，也就不知道还有什么是「我的」。至刚的，像狂风惊雷、翻船倒屋、洪水横流、火山喷发，再大的力气也使不上，也就不知道还争什么强。大和刚本来都是比较出来的，现在人自己觉得既没有大可言、也没有刚可恃，于是「忽然超出乎对待之境，而与前所谓至大至刚者胥合而为一体，其愉快遂无限量」。他问：「当斯时也，又岂尚有利害得丧之见能参入其间耶！」（已核：维基文库）

另一种，是悲剧和滑稽。悲剧之美，能破除人贪恋幸福的念头。《西厢记》要是以崔张团圆收场，就平淡无奇，要像原本那样以草桥一梦收尾，才发人深省；《石头记》要是像续书那样让宝黛成婚，这部书就可以不写了，原本动人，正因为宝黛一死一亡，与人所谓的幸福全然相反。滑稽之美，靠的是和事实不相应：画里的人故意一处特别长、一处特别短；东方朔割了肉带回家，不自责反而自夸；优旃劝谏给城墙上漆，不说没用，反说漆了城墙滑溜溜的，敌人来了爬不上去。最后总

结：悲剧和滑稽，「皆足以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之计较」，用来陶养性灵，已经足够了，何必去借宗教的因果报应、攻击异派来刺激人心。（已核：维基文库）

「超脱」这个词，他在 1917 年这篇里其实没有直接用，用的是「超绝实际」「超出乎对待之境」；到 1931 年前后的《美育与人生》，才明确把美的两种特性写成「一是普遍；二是超脱」，并说美的作用「是超越乎利用的范围的」〔据二手：网络转录本，原刊待核〕。意思是一贯的。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最要紧的一个对：那一刻是真的。

覃长庚在画前站的那十来分钟，是真的。一个满脑子赊账、看什么都先问价的人，在一张画前面，忘了问价，也没想过要把它弄回家。他说不清为什么，可他知道那一刻跟平常不一样。蔡元培说的，就是这一刻：人对着一样东西，心里那杆一直在称的秤，忽然停了。这一刻不是哲学家编出来的，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有过几回：看海的时候，半夜醒来听见雨的时候，一首老歌从别人家窗户里飘出来的时候。

第二个对，是他把这一刻当成正经事。在一个人人都在算「有什么用」的年头，他说：人身上有一样东西，恰恰是不算账的；这一样东西，要教，要养。他没有把它说成闲情，说成少爷小姐的玩意儿，而是写进了教育的主干里。

第三个对，是他挑的例子比他的理论还好。牛马、石狮、花和果、会唱的鸟、有毒的蛇，全是离利害最近的东西，被使唤的、让人怕的、能吃的、会伤人的。他没有挑一些本来就跟利害无关的东西来证明美，而是专挑利害最重的东西，说：看，连这些，一进了画、一刻进石头，人对着它们，心就松了。这是一个很老实的举证。

◆ 四、SDE 看这一处

那一刻是真的，SDE 认。要问的是：那一刻，人站在哪里？

他的回答是：站到了利害外面，「超出乎对待之境」，和至大至刚「肫合而为一体」。也就是说，人暂时离开了这个满是算计的世界，到了另一个地方。

SDE 的回答不一样：人没有离开，人还站在原地，只是他和脚下那片利害之间，隔了一层可以端详的距离。利害没有被拿走，是被放远了一点、翻了一个面，摆到了眼前，让人第一次能看着它，而不是被它推着走。

证据，就在他自己的例子里。悲剧为什么动人？他说得清清楚楚：宝黛「一死一亡，与吾人之所谓幸福全然相反」。可反过来想，一个对幸福毫不在乎的人，读到宝黛一死一亡，会动心吗？不会。悲剧之所以打得动人，正因为它打在人最在乎的那一块上。它不是让人离开利害，而是让人在利害最痛的地方，停下来看一眼。崇闳之美也一样：人在大海里觉得自己渺小，是因为他刚才还觉得自己挺大；觉得「不知何者为所有」，是因为他刚才还在数自己有什么。没有前面那一层，后面这一松，就松不出来。

用 SDE 的词说：超脱是真的，但它是路上的一个相位，不是路外面的一个地方。一条路（D，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那一串不同）上，有往前冲的时候，有卡住的时候，也有停下来、回头端详的时候。这一停，恰恰是人把自己的利害重新看一遍、可能换个走法的时候。它是回写（成事以后回头改自己的土）的前一步。停下来的人，是带着他的利害停下来的，也是带着他的利害再上路的。

他把这一停写成了「超出」，把相位写成了去处。一字之差，后面差得很远：如果美是一个去处，教育要做的，就是尽量多地把人送过去；如果美是路上的一个相位，教育要做的，是让人在自己的路上，学会在对的地方停一停，看一看，然后带着看见的东西回来。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那张运沙船，是覃屿的美术老师游思远画的。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过了几天，覃屿在课上跟游老师说：我爸在您那张画前面站了好久。

游思远愣了一下，说：那条船是我爸的。他在涟水上运了二十几年沙，后来河里不让采沙了，船就一直泊在那里，前年卖掉拆了。我画的是它最后泊着的那个样子。船尾蹲着的那个人，就是我爸，他那段时间天天去船上坐着。

覃屿回家把这话学给覃长庚听。覃长庚半天没吭声，后来说了一句：怪不得。

他没说怪不得什么。甘秋芬大概猜得到：二十多年前，他自己从粮站辞职出来，那几年也有过天天去一个地方坐着的时候。

所以那十来分钟里，覃长庚并没有站到利害外面去。那张画里全是利害：一条船的生计，一道禁令，一个人没了饭碗以后的傍晚。他站得住，恰恰因为他认得这些利害。只是这一回，这些利害隔着一层画布，安安静静地摆在他面前，不催他，不逼他，让他第一次能看着它，而不是被它推着走。他那晚睡着了。

你也可以留意一下：下一次你被一样东西打动、心里那杆秤停下来的时候，别急着说「我忘了一切」。问一问：我停下来看的，是不是正是我平常最放不下的那一样？

> 带走的话
>
> 超脱那一刻是真的，可人没有走到利害外面去；是利害隔了一层，摆到眼前，人第一次能看着它，而不是被它推着走。

> **小账**
>
>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不算账的那一刻是正经事」的门；关了「那一刻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那扇门。
>
>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看起来是超脱出来的；细看他自己的悲剧例子，是在利害最痛的地方长出来的。

第 25 章

普遍性自伤检查：谁的美?

> 这一章的问题
>
> 一种被写成「人人都一样」的美，落到县城的孩子、考级的教室里，会变成什么?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屿的考级班，开在少年宫后面一栋居民楼的二楼，三间屋打通，墙上钉满了学生的画。他报的是素描四级。

考前一个月，班上只画一样东西：一只陶罐、两个苹果、一块白衬布。老师说，考场上多半就是这一组，最多把苹果换成梨。光一律从左上方四十五度打过来；陶罐的高光点在罐肩偏左；苹果的明暗交界线画成一道弧；衬布的褶子三道，一道长、两道短。画完一张，老师拿红笔在旁边改，改完再画。

一个月里，覃屿画了三十一张陶罐。

考试那天，考场上果然是陶罐和苹果。他闭着眼都画得出来，一个半小时画完，比别人早交了二十分钟。一个多月后，证书寄到了：红皮，烫金字，里面盖着章。覃长庚高兴，买了个框子，挂在客厅电视机旁边。

开学后第一节美术课，游思远老师布置的作业是：画你家门口，什么都可以。全班大半的孩子，对着白纸发呆。覃屿发了十分钟呆，最后在纸上画了一只陶罐，两个苹果。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他说美是普遍的，人人得而赏之。这一章把这句话拿到县城里来试，先把他自己的几句话摆全。

第一句，1917 年讲演里的：「中央公园之花石，农事试验场之水木，人人得而赏之。」（已核：维基文库）中央公园就是社稷坛改的，1914 年 10 月 10 日开放（据维基百科「北京中山公园」条）；开放时大门内建了三间售票所，要买票才能进（据北京日报客户端《皇家社稷坛变身中山公园的背后》；票价〔待核〕）。这不是要揭他的短。1917 年北京城里能去中央公园赏花石的，是住在城里、有闲、买得起票的人；「人人」这两个字，说的是一个方向，不是那一年的实情。

第二句，同一篇里他自己留了一条缝：「且美之批评，虽间亦因人而异」。他承认有时候因人而异，只是用「间亦」两个字，把它说成了少数。

第三句，1930 年的《以美育代宗教》，他说得更实在：「凡年龄的长幼，习惯的差别，受教育程度的深浅，都令人审美观念互不相同」〔据二手：网络转录本，上下文有缺，待与原刊核；原载《现代学生》1930 年第 1 卷第 3 期，已核：陆晓芳文参考文献〕。十三年后，他亲口承认，审美跟年纪、习惯、受过多少教育有关。

第四句，1931 年前后的《美育与人生》，为了让美普遍，他划了一条线：「凡味觉、臭觉、肤觉之含有质的关系者，均不以美论；而美感的发动，乃以摄影及音波辗转传达之视觉与听觉为限。」〔据二手：网络转录本两种对读，原刊待核〕吃的香、闻的香、手摸的质地，都因为要沾身、要占有，被划出了美的门外；美只剩眼睛看的和耳朵听的，因为光和声音能传给很多人。

把四句放在一起，就看得见一条很清楚的线：他要美普遍，就把美说成人人同一；可他自己一次一次看见，美跟人的年纪、习惯、教育、身体缠在一起；看见了，他的办法不是改说法，而是把缠在一起的那些，要么说成「间亦」，要么划到门外。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把保底写足。

他说「人人得而赏之」，是一句主张，一个方向：美不该只是少数人的。这个方向是对的，而且他一辈子都在往这个方向推。他当教育总长时，教育部在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之外，另设了社会教育司（据维基百科「中华民国教育部」条），管博物馆、图书馆、美术展览这一摊（第二编第 10 章）；据陈雨泓的梳理，1914 年教育部办过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那时他已离任，在部里的鲁迅为之出了大力〔据二手〕；1930 年那篇里，他列的美育范围包括美术馆的设置、剧场与影戏院的管理、园林的点缀、市乡的布置，几乎每一样，都是要把美从少数人的书房里搬到大家走得到的地方去。一个翰林出身的人，一辈子在争让更多人进门，这是他的善。

他也不只是推给别人去做。1921 年，北大「没有人肯讲美学」，他自己上台讲了十几次，因为脚病住院才停下（第二编第 11 章，据《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1927 年到 1928 年他主持大学院，名下办起了上海的国立音乐院（萧友梅张罗）和杭州的国立艺术院（林风眠任院长），美育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学校（第二编第 12 章）。公道地说：在他亲手守的北大，美育一直是一间偏房；可他为美，另开过门。

他划掉味觉、嗅觉、触觉，也有他的道理：他怕的是美沾上占有，一沾上，就又分出你的我的。这个怕，放在排他的宗教刚刚被赶出门的那几年，是有根据的。

◆ 四、SDE 看这一处

这里要用一件工具，叫普遍性自伤检查（第 122 号立的，本系列拆教育家时常用）。原话是：「一个造成论，若把它的构成装置或构成路径设定为普遍的、唯一的、必然收敛的，它就与先在论给出相同的经验预测，因而自我取消了被判决的可能。」

大白话说：你说一样东西是一步一步养出来的，这很好；可你要是又说，人人养出来的都一样、只有这一条养法、养到最后必然到同一个地方，那你的说法，和「这东西本来就在、人只要去看见它」的说法，就分不出来了。分不出来，就没法检验；没法检验，你那个「养」字就空了。

拿他的美育来试。他说美要陶养，这是一个「养」字，好。可他又说：美是普遍的，人人看到的是同一个（不说对我美，而说这个美）；陶养的路只有一条（普遍、超脱，破人我之见、去利害之计较）；终点只有一个（超出对待之境，胚合为一体）。三条都占了。于是他的「陶养」和「美本来就在那里，人只要把遮挡去掉」，给出的预测一模一样。

这有什么害处？害处在于：当一个人看不出美，这套说法只剩一种解释——他还没被陶养好，他的「人我之见」还太重，他的审美程度还太低。美那一头永远不会错，错的只能是人。「普遍」本来是要拆掉人和人之间的墙，走到这里，却在人和人之间排出了高低。这就是「自伤」：一个为了平等说出来的词，自己长出了等级。

考级证书，就是这道自伤最家常的样子。它没有说美只属于少数人，它恰恰是向所有孩子敞开的，谁报名都能考，这是「普遍」；它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同一组陶罐苹果，同一个光线角度，这是「同一」；它有一条路，一级一级往上考，这是「唯一」；它有一个终点，十级。四样齐了，美就变成了一张可以按级数排队的证书。考得出级的孩子，画的是那一组陶罐；考不出、或者不去考的孩子，家门口的那一片日子，在这张证书上没有位置。

也要照实说一句，考级不是蔡元培发明的，本书第十二编会专门看美育怎样在他身后被读成了考级；这里也不对考级这件事本身表态，家长送孩子去考，自有一户人家的道理。本章要看的只是：他那套「普遍」的说法里，已经埋着一个可以长出证书的口子。

再看他划掉的那三种感觉。在一个县城里，美有很多是长在舌头、鼻子和手上的：甘秋芬腌的剁辣椒开坛那一下的香，爷爷写字时墨在纸上洇开的手感，覃长庚铺子里一块铜在手里磨亮的分量。这些都要沾身，都「含有质的关系」，按他那条线，都不算美。线是为了让美普遍才划的，划出去的，却多半是没有进过美术馆的人家里最常有的那几样美。

SDE 的读法是把「普遍」拆成两件事。一件是普遍可及：让每个孩子都够得着，门票、路程、时间、家里有没有人带着去看，这是土（E）那一头的事，要一样一样去修，他一辈子修的就是这个。另一件是普遍同一：认定每个人够着以后看到的都是同一个美，这是显露（S）那一头的事，它不成立。前一件要做到底，后一件要放掉。他把两件写成了一件。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游思远没有批评覃屿那张陶罐。他把画拿起来看了一会，说：这张陶罐画得好，四级的水平，我不说它不好。然后问：你家门口有什么？

覃屿说：楼道，有爷爷晒的腊肉，我妈的自行车，还有一个坏了的鞋柜。

游思远说：那你画那个鞋柜。

覃屿画了一晚上，画得很不像样，鞋柜的门歪了，腊肉画得像几根柴。可他画到鞋柜门上那块掉了漆的地方，停下来，去楼道里摸了摸，回来改了三遍。第二天交上去，游思远在背后写了一行字：这块漆，是你自己摸出来的。

同一个学期，在省城读书的覃露，也碰到了一回门槛。她的室友是省城人，从小逛省博物馆，讲起马王堆那些漆器来头头是道。覃露头一回跟着去，站在展柜前面，只觉得自己什么都看不懂，脸上发烫。转到一只朴素的陶罐前，她忽然停住

了：那罐子肩上的一圈纹，和爷爷家那口装剁辣椒的老坛子，几乎一个样。她拍下来发到家庭群里，说：爷爷，你那口坛子，可能是个文物的远房亲戚。

门槛是真的，不能假装没有；可跨过门槛的那一步，往往是从自己家里那口坛子开始的。

带走的话

「人人都能够着」要做到底；「人人看到的都一样」要放掉。前一句修的是路和门票，后一句一写死，就长出了证书上的级数。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美不只是少数人的」这扇门，一辈子都在推；关了「各家的美各有各的长法」那扇门，还把舌头、鼻子和手关在了门外。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他说普遍是本来就有的；县城孩子够得着的每一点美，都是在门票、路程和家里那口坛子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第 26 章

接缝卡：他写下的美，和他活过的善

> 这一章的问题
>
> 他在纸上教人用美化开人我、超出利害；他自己在北大门口，靠的是什么？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长庚的一个老同学嫁女儿，在县城最大的酒楼摆了三十桌。覃长庚坐的那一桌，全是当年粮站的老同事。

酒过三巡，有人端着杯子过来：长庚，当年你一声不响就走了，今天不喝三杯说不过去。一桌人跟着起哄。覃长庚不怎么喝酒，喝了第二天头疼，铺子开不了门。可这种场面，硬说「我不喝」，人家脸上挂不住，往后见面都别扭。

他把杯子往外一推，笑着说：我骑电动车来的，喝了骑车，出了事谁负责？

一桌人哈哈一笑，那人也就把杯子放下了，拿了瓶饮料给他满上。一场酒吃完，谁也没觉得他不给面子。

回家的路上，覃屿坐在后座问：爸，你不是本来就不爱喝吗，干嘛不直说？

覃长庚说：直说是得罪人。说「我骑车来的」，就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是那条规矩不让。有了这句话，我才好推。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把这一编前四章讲的美，再浓缩一遍：美是普遍的，「不复有人我之关系」；美是超脱的，「盖美之超绝实际也如是」；美能「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之计较」。这是 1917 年 4 月他在神州学会说的。（已核：维基文库）

九个月以后，1918 年 1 月 19 日，《北京大学日刊》第 49 号登出了他写的《北大进德会旨趣书》：会员分甲、乙、丙三种，从「不嫖，不赌，不娶妾」起步，一档比一档多几条戒，乙种加的是「不作官吏、不作议员」；入会自愿，「本会不咎既往」。这个会的来龙去脉、他自己签在哪一档，第八编第 37 章细讲；这里只借两句话，做下面那张接缝卡。

一句讲大学里为什么要「不做官」：「教育者，专门之业；学问者，终身之事。委身学校而萦情部院，用志不纷之谓何！」人在学校里，心却挂在衙门里，还说什么专心？

一句讲入会有什么用。他说，狎妓征优在我们这里被文人当作韵事、被官商拿来联络感情，不划一个范围，「每苦无以谢人」；「今以本会为范围，则人有以是等相嬲者，径行拒绝，亦不致有伤感情。」有了这个会，有人拉你去做这些事，你可以直接拒绝，也不至于伤了感情。（以上已核：维基文库）

这就是覃长庚那句「我骑车来的」。一个会，一条戒，一句能说出口的话，让人在利害场里说「不」，还不撕破脸。

他自己入的是哪一种？据研究者整理的会员名单，他登记的是乙种，守前五戒，连「不作官吏」也在里头〔据二手，见第八编第 37 章〕。写这张戒单的人，把自己放在了比甲种更难的那一档。

再把他人生里的几次「不」连起来（详见第一、二、四编）：1898 年秋，离开翰林院回乡办学堂；1912 年夏，两次请辞，7 月 14 日卸下教育总长（缘由一般说是不愿在袁世凯手下做下去，见第 10、18 章）；1919 年 5 月 9 日，五四之后辞职离京，启事里有「杀君马者道旁儿」一句（第 12 章，据《我在北京大学的经

历》）；1923 年 1 月，为罗文干案与教育总长彭允彝的事递辞呈离京，公开说了「不合作」（第 12 章）。每一次，都不是超出了利害，而是在利害最重的时候，站定了，说一个「不」字。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清楚：这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进德会的旨趣书也是他写下的，辞职的声明也是他写下的。他没有藏起他的善，他只是没有把善放进他那套教育学说的最高处。在他的学说里，美站在最高处，是通往实体、化开人我的那一样；善，是五种教育里的公民道德一项，是进德会里的一张戒单。一个放在理论的顶上，一个放在日子的门口。

他在门口那一套，做得非常好。他知道善不是一个人硬扛的，要有一个会、一张名册、一个纠察的办法，要把「不」变成大家可以一起说的话；他也知道善要分层、要能从今天开始（这两层第 37 章细看）。这些，比他那套美学里的「普遍」「超脱」，离发生学近得多。

◆ 四、SDE 看这一处

下面做接缝卡。本系列拆教育家时用的接缝卡，原是把同一支笔写下的一句发生的话、一句发现的话并排放，中间那个词就是缝。这一章把它换一个用法：左边放他写下的美，右边放他写下或活过的善，中间放把两边接起来（或者隔开）的那个词。四组都是本书的读法，「待验」。

他写下的美	接缝	他活过的善
1917：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	人我：一边要化开，一边要划清	1918：「人有以是等相翽者，径行拒绝」——在人和我之间划一道线，线这边是我不做的事

他写下的美	接缝	他活过的善
1917：「盖美之超绝实际也如是」	实际：一边一步超出，一边一条一条拒	1918：「委身学校而萦情部院，用志不纷之谓何！」——没有超出衙门，是把衙门挡在校门外
1917：美普遍，「人人得而赏之」	人人：一边人人同一，一边分等自选	1918：甲种、乙种、丙种三等，自己注明；「本会不咎既往」
1931 前后：「又有超脱性以透出利害的关系；所以当着重要关头，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据二手〕	所以	1898 辞官、1912 辞总长、1919 辞职、1923 不合作：气概，是在一个个关头上站出来的

前三组的缝，样子是一样的：他写美的时候，用的是「化开」「超出」「人人同一」；他活善的时候，做的是「划清」「挡住」「分等自选」。一边往上走，走向一个没有你我、没有利害的地方；一边往下扎，扎在你我之间、利害中间，一条一条地立规矩。

第四组要多说几句，因为它正是本书导读立的推翻条件甲要查的地方：他晚年有没有把美育写成要「进入」利害？

查到的是这样。1931 年前后的《美育与人生》，他写美能陶养感情，因为美有两种特性，普遍和超脱；「既有普遍性以打破人我的成见，又有超脱性以透出利害的关系」，所以到了重要关头，人才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甚至有杀身成仁的勇敢；这些「完全不由于知识的计较，而由于感情的陶养，就是不源于智育，而源于美育」〔据二手：网络转录本两种对读一致，原刊待核〕。

这句话分量很重。他自己写出了一个「所以」：从超脱，通到关头上的气概。也就是说，他知道他教的超脱，最后要落到守门上；他没有让美停在画框里。这是对他的公道，必须写足。

可「所以」这个词，也正是缝。机制那一半，他没有变：美还是靠「透出」利害起作用，气概是从利害外面陶养好了、再带回利害里来用的。他活过的那一半，次序却不是这样。他第一次在关头上说「不」，是 1898 年三十岁辞官，那时他还

没有去莱比锡系统地学美学，后来讲的那套美育，他四十岁以后才去学。他的气概，至少不是从他后来讲的那套超脱里陶养出来的；它是在翰林院、在教育部、在北大校长室，一次一次在关头上站出来的。「所以」前后两截，在他的理论里是先美后善；在他的人生里，善在关头上先长出来，美的理论是后来才写成的。

把四组收成一句，本书的判语在这里正式亮一次：

> 他教的是超脱，他靠的是守门。
>
> 他教人用美超脱利害，他靠的是站在利害正中间说「不」。

用缝隙读法的格子说：这道缝在 S3 价值维（真、善、美）一格之内。理论站在美上，人生靠的是善，还有第二编写过的真。悖论的样子，是第四种「给别人的和给自己的，不是一样东西」：给学生的是超脱，给自己的是守门；兼第一种：他劝人超脱的那份利害，正是炼出他那份气概的地方。

这句判语，第八编第 40 章还要正式出现一次，在那里把善这一头的证据摆全。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覃长庚的酒桌。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那天晚上到家，覃屿又追着问：那要是没有骑车这回事呢？比如人家请你去家里喝，走两步路就到，你怎么推？

覃长庚想了一会，说：那就难了。所以我这些年，能骑车去的地方都骑车去。

甘秋芬在旁边笑出了声。覃屿没笑，他听出了一点门道：他爸那句「我骑车来的」，不是临场想出来的聪明话，是好多年一次一次去骑车、一次一次推酒，攒出来的一个规矩。规矩攒出来了，「不」才好说。

你也可以想一想自己：你身上有没有一两件事，是你从来不做、也不会被人劝动的？它是怎么来的？多半不是哪一天读了一本书、看了一幅画，忽然超脱了；多半是在某个具体的场合，被人劝、被人逼、被人笑，你硬着头皮说了第一个「不」，后来又说了第二个、第三个，慢慢就成了你的规矩。你要是想教孩子这一件，光给他讲道理、带他去看画，可能不够；还得陪他在一个具体的场合里，把第一个「不」说出口。

带走的话

他在纸上写美，让人化开你我、超出利害；在门口活善，靠的是划清你我、在利害中间立规矩。「所以」二字，接得上，也露着缝。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在学说里开的是「美通到气概」的门；在北大门口，关的是升官发财、嫖赌应酬那几扇门，而且给大家配了一句关门的话。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他写下的气概，说是从超脱里来；他活出来的气概，是在利害里一个关头一个关头长出来的。

第 27 章

编末　SDE 解构｜美不是桥，是一片要一起长的地

这一章的问题

把这一编拆开的东西合起来，他的美，在 SDE 里读成什么？美要是不隔开利害，会长成什么样？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家那栋楼后面，原来有一块空地，二十来个平方，堆着前几年装修剩下的碎砖和水泥袋，夏天长半人高的草，蚊子多得很。

去年开春，爷爷覃守业闲不住，拿一把小锄头，在最靠墙的角上清出一小块，种了一垄葱。一楼的婆婆看见了，第二天也清出一块，种了几棵白菜。三楼一家跟着来，种了豆角，还搭了竹架子。到五月，这块地上有了七八家的菜，东一块西一块，没有一条直的垄。

有人在菜地边上插了几棵月季，说是看的；又有人在墙根撒了一把油菜籽，说是明年春天开花好看，结了籽还能榨一点油。

中间吵过一次。二楼有家用鸡粪沤肥，那一个星期整栋楼都是味道，有人在楼道里贴了张条子。吵了两天，最后定了规矩：沤肥只能在最里面那个角，要盖上盖子；浇水排了班，一家一天，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墙上，爷爷那一栏的字最工整。

今年春天，油菜花开了一墙根，黄澄澄的，月季也开了，葱和豆角架子在中间。楼里的人下楼倒垃圾，总要在那里站一会；有人拍了照发到小区群里，底下一串人问这是哪里。覃屿搬个小凳子坐在边上画，一画一下午。

没有人设计过这块地。它是一家一家、一垄一垄、一次一次吵完又浇完水，长成这样的。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这一编拆开了他的一篇讲演，又拉进了他后来的两篇文字和一份会章。合起来，他的美可以这样说：宗教原来管知识、意志、情感三样，前两样已被科学和伦理接走，剩下的情感交给美；美普遍，所以化开人我；美超脱，所以去掉利害；到了最强的那一刻，人超出比较的境地，和至大至刚合为一体；这样陶养出来的人，到了重要关头，就有不为富贵贫贱威武所动的气概。

证据摆在台上。

证据台

纯粹：「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1917，已核：维基文库）

超脱：「盖美之超绝实际也如是。」（1917，已核：维基文库）

终点：「忽然超出乎对待之境，而与前所谓至大至刚者胖合而为一体，其愉快遂无限量。」（1917，已核：维基文库）

往日子里走的半步：美育所包，有「个人的谈话与容止，社会的组织与演进，凡有美化的程度者」。（1930，据二手）

通到关头的半步：「又有超脱性以透出利害的关系；所以当着重要关头，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1931 前后，据二手）

退回余暇的半步：「而于工作的余暇，又不可不读文学，听音乐，参观美术馆」。（1931 前后，据二手）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解构之前，保底写在最前面，写得最重。第一编、第二编已经摆过的一条反证，这里要先说在前头：美育并不是只停在纸上。1921 年他在北大亲自讲了十几次美学；大学院那一年多，他名下办起了国立音乐院（1927）、国立艺术院（1928）。在他亲手守的北大，美育是旁枝；可他为美另开过门，交给萧友梅、林风眠去守。

1917 年的土是什么样的？孔教要不要写进宪法，正吵到最后关头；另一头，有人想用基督教来劝导国人；军阀一个接一个，国会开了又散，前两年还有人要恢复帝制。在这片土里，「谁的信仰是正的」随时可能变成「谁可以被排除」。他站出来说：人心里那份要被安顿的情感，不必交给一样要人信、要人入会、要分出异

教的东西；可以交给美。美不问你信什么，不要你入什么，谁都能站在戏台底下，谁都能抬头看月亮。

用美去对冲宗教的排他，在那一年的土里是对的。它守住的，和他在北大守住的，是同一片场：不让任何一家独占人心的答案。这一条保底，后面所有的解构都站在它上面。

还有一条保底要补：他不只是说。他一辈子在推美术馆、博物馆、音乐会、公园，在推让更多人够得着美；他晚年自己写出了「所以」，要美落到关头上的气概；他 1930 年把美育的范围扩到「谈话与容止」「社会的组织与演进」。他的美，一直在往日子里走。

◆ 四、SDE 看这一处

先把他的美放进三个方程里，逐式看。SDE 的三个方程是：显露由路和土长出来，S＝F（D，E）；路由显露和土牵着走，D＝G（S，E）；土又被显露和路回头改写，E＝H（S，D）。这里的显露，专指美（S3 价值维里的那一格）。

第一式，美由路和土长出来。他写的土，是被「透出」的那一层：利害、人我、身体的感觉，都是美要超出去的东西。材料他是认的，戴嵩的牛、卢沟桥的石狮子、宝黛的一死一亡，全是利害里来的；可这些材料一进了美，人就要「决无」服乘之想、搏噬之恐。土只当原料，不当土壤。第四编判过的「隔土型」，在这一编里看得更清楚：美要不经利害而亮起来。

第二式，路由显露和土牵着走。他写的路只有一条：陶养。怎么陶养？看、听、游、赏。他没有写画画的人怎么一张一张改，唱戏的人怎么一句一句练，看画的人第一次看不懂、第二次看出一点、第十次看出自己，这些一步一步的不同，在他的美育里几乎没有位置。路有起点（人人都能看）和终点（胚合为一体），中间是一个「陶养」。

第三式，土被显露和路回头改写。这一式他写了一半。1931 年那个「所以」，是美回头改人：陶养出来的人，到了关头有气概。这是回写，写到了人身

上。1930 年把美育扩到「社会的组织与演进」，是想让美回头改社会，只是一句话带过。可美回头改的，始终是「从利害外面养好了，再带回来」的那样东西；利害本身、身体本身、一群人一起过的日子本身，没有被写成美长出来的地方。

合起来，这一编的读数是：他的美，是一座从隔开的土上架过去的桥；桥那一头，1912 年叫实体世界，1917 年叫「超出乎对待之境」「脞合而为一体」，名字换了，还是一个本来就在、等人过去的终点。

现在回到楼后面那块地，看美要是不隔开利害，是怎么长的。

那块地上的美，是在三样东西里长出来的。一是利害：那一墙根的油菜花，开花是看的，结籽是要榨油的；葱和豆角是要吃的；月季是插在别人菜地边上的，插之前问过那家人。没有一样是从利害里「透出」来的，每一样都长在利害中间，而且是被利害一次一次调过位置的。二是身体：弯腰、拔草、手上的泥、鸡粪的味道，被他划在美的门外的那几种感觉，恰恰是这块地最先让人记住的东西。三是一起的日子：浇水的排班表，那次吵架和吵出来的规矩，一家一天，一年四季。

还有路：一垄一垄地种，种坏了换，吵完了改规矩，第二年再种。美不是某一天忽然亮出来的，是一次一次做、一次一次改，改到今年春天，才亮成那一墙根的黄。

所以本书说，**美不是桥，是一片要一起长的地**。桥的前提是两岸都在，桥只管中间那一截；地的前提是什么都还没有，得一群人一起在上面干，美是干出来的那片地自己亮起来的样子。桥可以一个人设计好、别人来走；地只能一起长。桥要人超出脚下的泥；地，美就长在泥里。

这里正好接上第二编讲过、第六编要细讲的那片「场」。他在北大开出的那片场，各派相撞、谁也不垄断，本书判决三说那是他离发生学最近的一步。那片场，本身就是一块要一起长的地：辜鸿铭和陈独秀、索隐派和考证派，一家一垄，吵过，立了规矩，接着种。他在大学里种了一块地，在美学里架了一座桥。他在北大校门口守着的，是地；他在讲台上教的，是桥。

最后，报推翻条件甲的读数。

条件甲：他晚年文字若把美育写成要「进入」利害，而不是「超脱」利害，判决一（美中心）、判决四（身后超脱被读成不相干）收窄。本编查了两篇：1930 年 12 月《以美育代宗教》（原载《现代学生》第 1 卷第 3 期）、1931 年前后《美育与人生》（一般据《蔡元培美学文选》所收），都只见网络转录本，未与原刊逐字核〔据二手〕；其余晚年谈美育的文字，本编没有查。

读数：甲未触发，但有两处半步，另有一处反向的半步。两篇都仍以「超脱」「透出利害」「纯粹的美感」为机制，没有一句写美育要进入利害去长，严格说条件不成立。半步一，1931 年的「所以」：他自己写出了一条从超脱通到关头气概的路，美的去向是落回利害里的，只是机制仍是先透出、再带回。半步二，1930 年把美育扩到谈话容止与社会的组织演进：美往日子里走了一步，但只列了范围，没有写它怎样在里面长。反向的半步，1931 年结尾「于工作的余暇」：他自己把读文学、听音乐、看美术馆放在了工作之外的余暇里。

据此，这里按收窄后的说法落账（待王德生博士确认，第十二编与结语报账时照此写）：

判决一保留，加一句：晚年（1931《美育与人生》）写出了从「超脱」到「富贵不能淫」气概的一个「所以」，但机制仍是先透出利害、再带回来；他 1898 年辞官在学美学之前，次序与他的人生相反（第 26 章）。另带上反证：他 1921 年在北大亲讲美学十余次，大学院名下办起国立音乐院（1927）与国立艺术院（1928）；所以判决一、二都收窄为：在他亲手守的学校（北大）里，美育是旁枝；他为美另开过门。

判决四改说法：「超脱被读成不相干」主要是身后读歪的；但「工作的余暇」读文学、听音乐（1931）这两个字，是他自己留的口子。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屿那张菜地的画，画了三个下午。第一个下午，他照考级班的习惯，先找光，想把月季画成画面的中心；画到一半，他发现不对，那块地没有

中心。第二个下午，他重新起了一张，把浇水的排班表也画了进去，贴在墙上的那张纸，爷爷那一栏的字，他用最细的笔一笔一笔描。第三个下午，一楼的婆婆过来看，指着一个角说：我那几棵白菜你没画。他就添了上去。

画完，游思远看了，说：这张不能拿去考级，没有级。然后建议他：拿去给画上的人看看。

覃屿把画拿下楼，用两个夹子夹在那张排班表旁边。第二天，画底下多了一行铅笔字，不知道是谁写的：三楼的豆角架子歪了，画得很像。

一张画，从那块地里长出来，又回到那块地上去，被画里的人添了一句。这就是美长在地里的样子：不隔开谁，也不超出什么，它让一群在同一块地上过日子的人，多看了一眼他们一起干出来的东西。

你身边大概也有这样一块地：一个一起收拾出来的院子，一个大家轮流做饭的周末，一支一起排了半年的合唱队。下一次觉得它好看，别只说「真美」，想一想：这份美里，有谁的活，谁的吵，谁的那一栏字。

带走的话

他在两个世界之间架了桥，又在利害上面架了桥；美却多半不在桥上，在一群人一起干活、一起吵、一起改的那片地里。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美不排他」「美落到关头」两扇门；关了利害、身体、一起的日子进到美里来的那扇门。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他写下的美，是超脱出来的；他守住的那片场、那块地，是在利害里一起长出来的。

第 六 编

兼容并包：大学是一片场

编 序

「兼容并包」四个字，今天刻在很多学校的墙上。刻上墙以后，它很容易被读成一种好脾气：谁来都欢迎，谁说都对，大家和和气气。

这一编要把这四个字从墙上取下来，放回 1917 到 1922 年的北大去看。那里一点也不和气。拖辫子的和剪辫子的在同一条走廊里走，办白话刊物的学生和办文言刊物的学生各印各的，报纸上有人点名要校长赶人，校长自己写的一本书，也被自己请来的教授驳得体无完肤。

「兼容并包」在那几年，不是一种脾气，是一门手艺：让互相看不上的人在同一片地上碰，碰出东西来，又不让任何一方把别人赶出去。这一编用五章看这门手艺。前四章各看一处：两种人同校，一封回信，一场红楼梦官司，一套写进章程的议事规矩。第五章做解构，要把本书第三条判决收窄后的版本正式落下来：场先于派，但场要有人守、有人续；门里的锁，他换成了制度；门外的墙，还是他自己的身子。

本编的日常主例，是甘秋芬管的那间社区阅览室里的一场吵。导论里它只露了个头，这一编把它从头吵到尾。细心的读者会认出这个路数：两拨人同用一块地，先吵，再立规矩——第 16 章小区广场上两拨跳舞的人、第 27 章楼后那块菜地，已经见过两回，第 16 章出面画图的就是甘秋芬。这是她同一门手艺第三次上场。前两回只看了个结果；这一回在她自己管的屋子里，从起因、立规矩、规矩险些被推翻，一直看到她自己退到最后一排。

第 28 章

辜鸿铭的辫子和陈独秀的《新青年》在同一所学校

> 这一章的问题
>
> 两种互相看不上的人住进同一所学校，那所学校靠什么没有散？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下午四点半，甘秋芬管的社区阅览室，一天里最挤的时候到了。

屋子不大，四十来个平方。靠窗那两张方桌，是几位退休老人的地盘，从下午两点就开始下象棋。棋子是老红木的，落子的时候喜欢「啪」地一拍，拍得越响，说明这步棋越得意。旁边还围着两三个看棋的，看到要紧处忍不住插嘴：「马！跳马呀！」

四点半一过，放学的孩子进来了。他们占的是屋子中间那张长条桌，书包往椅背上一挂，作业本一摊，有的还带着妈妈。一个初三的女孩坐在离棋桌最近的位置，写着写着，把两只手捂到了耳朵上。

她妈妈看了一眼棋桌，没说话，又看了一眼借书台后面的甘秋芬。

下棋的老人也看见了。其中一位把棋子轻轻放下，嘴里嘀咕了一句：我们在这里下了三年了。

这句话不大声，屋里的人都听见了。甘秋芬坐在借书台后面，手里正给一本新书贴标签。她知道，这间屋子从这一刻起，有了两拨人。

你大概也见过这样的屋子：一个单位的两个科室，一个家里的两代人，一个群里的两派。住在一起，谁也看不上谁，又谁也走不了。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1917 年以后的北大，就是这样一间屋子，只是大得多，吵得也凶得多。

一拨人以陈独秀为首。1917 年初，蔡元培请他来当文科学长，他办的《新青年》1 月就把编辑部搬到了北京，印刷仍在上海。这份杂志主张白话文，批评旧礼教；1918 年 1 月复刊后改为同人编辑，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沈尹默、鲁迅等人轮流编，5 月 15 日第 4 卷第 5 号登出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上据维基百科「新青年」「狂人日记」条）。这些人，和他站在一边。

另一拨人里，最显眼的是辜鸿铭。他在南洋槟榔屿出生，在英国、德国读过书，能用好几种西方语言写文章，把《论语》译成过英文，1915 年出过一本英文书向西方人讲中国人的精神，中文名叫《春秋大义》，今天多译作《中国人的精神》。可他拖着一条辫子，民国好几年了也不剪，在北大讲的是英国文学。他哪一年到北大，说法不一：维基百科记作 1915 年，比蔡元培来得还早；也常见 1917 年由蔡元培聘请一说〔待核〕（以上据维基百科「辜鸿铭」条）。本书照前一说：辜鸿铭不是他请来的，是他留用的。旧派里还有刘师培、黄侃这些讲音韵、训诂的大家，学问深，脾气也硬。

关于辜鸿铭在课堂上说过什么怪话、怎么顶撞学生，流传的轶事很多，大多出自学生晚年的回忆，真假掺杂。本书一条也不引。可以确定的只有一件：一个留辫子、主张君主制的人，和一个要打倒旧礼教的人，同时在这所学校领薪水、上讲台。

学生也分成了两拨。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 1918 年 11 月成立新潮社，1919 年 1 月 1 日出版《新潮》，胡适是他们的帮手（据维基百科「新潮社」条）；不久，另一批学生在刘师培、黄侃的支持下办起《国故》〔待核：创刊月份与学校资助〕。

当时北京有一家叫《公言报》的报纸，对新派很不客气。1919 年 3 月 18 日，它登了一篇长文，专讲北大「新旧学派」之争，把新派、旧派、还有一位两头调和的朱希祖，挨个写了一遍。就是这样一张不友好的报纸，写到两派刊物对垒时，也说了一句：「二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争辩，当然有裨于文化。」〔已核：维基文库所附《公言报》原文〕

连对手都承认，这两拨人在一个屋里吵，吵出了东西。

蔡元培在这两拨人中间做了什么？这一章只说他做的一件事，下一章再说他写的一封信。他做的这件事很简单：两拨人他都请，两拨人他都留。陈独秀是他亲自请来的；辜鸿铭（他来之前就在，是留用）、刘师培，新风气来了，他一个也没有送走。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对的地方。

一所学校要换风气，最省事的办法是换人：旧的请走，新的请来，一年就焕然一新。很多改革者都是这样做的。蔡元培没有这样做。他请新派，是为了让北大有新东西；他留旧派，是因为旧派手里也有真学问。

这一步的好处，要从学生那边看。设想一个 1918 年进北大文科的学生，上午听的是胡适讲中国哲学史，用的是新方法；下午听的可能是黄侃讲《文心雕龙》，讲的是老规矩。晚上回宿舍，同屋的人在看《新潮》，隔壁的在编《国故》。

这个学生没有人替他选。他得自己听、自己比、自己站队，站错了还可以换。北大那几年出来的人，新派旧派都有，吵了一辈子的也有，可有一样是相同的：他们都是在一个有对手的地方长大的。

一个学生能不能长出自己，要看他身边有没有一个说法不一样、又同样认真的人。蔡元培给北大做的，就是让每一种认真的说法，身边都站着另一种。

还要说一句公道话。他留用辜鸿铭、刘师培，不是因为他喜欢复辟、赞成旧礼教。他自己早年加入过同盟会（第一编第 4 章），当教育总长时教育部停了小学读经（1912 年 1 月 19 日《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第二编第 10 章已核）。他留他们，留的是他们讲台上的那一份学问，不是讲台下的那一份主张。这条线怎么划，下一章细看。

◆ 四、SDE 看这一处

用 SDE 的话说，一所学校是一片地（特征纠缠 E）。地里有什么样的纠缠，就长出什么样的人。

1917 年以前的北大，地里只有一种纠缠：读书为了做官（第二编第 11 章）。蔡元培关掉这扇门以后，没有往地里只撒一种新种子，而是让好几种纠缠同时进来：新文学与旧文学，白话与文言，西学与国学，革命与保皇。这些纠缠互相顶着，谁也吃不掉谁。

九宫之外有一组三视角，叫三号位：一号位是客体、条文、事外；二号位是互动、过程、事中；三号位是主体、场、自己心里。一所只有一种说法的学校，是一号位的学校：答案写好了，放在那里，学生去取。北大那几年，热闹在二号位：答案不在任何一方手里，在两拨人的互相顶撞里，在学生来回走动的那条路（差异 D）上。「兼容并包」四个字，写下来的就是这一层：各派之间的碰撞，事中的来往。

这里要看清一件容易看错的事。场不是把两拨人搅成一锅，也不是逼他们各让一步，变成中间派。《公言报》倒是更欣赏那位调和两头的朱希祖，说他的主张「较为适当」〔已核：同上〕。可蔡元培没有让北大变成一所调和派的学校。新派还是新派，旧派还是旧派，中间派也有一席。场的意思，是三种都在，各自站稳，互相碰。

再用显露光谱看一眼。一样东西从一锅粥（混沌态），到正在成形（介生态），再到定型（秩序态）。1917 年前的北大早早就定了型，定的是官场的型。蔡元培做的事，是把它拉回到「正在成形」：什么学问算好学问，白话能不能做学问，孔子该怎么读，这几件事在那几年的北大都没有定论，都在成形。一个学生在一所正在成形的学校里读四年，他自己也就一直在成形。

最后看一样东西：这片场是谁撑开的。两拨人肯在同一屋檐下，不是因为他们互相欣赏，是因为他们都认这位校长。他是翰林，旧派认他的出身；他留过洋，新派认他的见识；他自己不做官、不纳妾，两派都挑不出他的毛病（势能，积累下来的位置与信用）。碰撞在二号位；可让这些碰撞不散、聚成一片场的，在三号位：场本来就是三号位上的东西，这时候，它是靠一个在「升官发财」上一步不让的人撑起来的。这一点，第 32 章要算账。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那间阅览室。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甘秋芬那天没有马上说话。她等初三女孩的妈妈先开口，等下棋的老人把那句嘀咕说完，然后她做了一件小事：从借书台后面走出来，在棋桌边站了一会儿，看完了那一盘棋。

第二天下午，覃屿放学后也来了阅览室，他是来等妈妈下班的。长条桌坐满了，他只好坐到靠窗的小凳上，就在棋桌旁边。他写完数学作业，掏出速写本，开始画下棋的老人：一个捏着棋子悬在半空，一个皱着眉。

画到一半，那位说「我们在这里下了三年了」的老人凑过来看，看了半天，指着画里自己的手说：棋子不是这么捏的，是用中指和食指夹着。他把一颗「炮」塞到覃屿手里，让他捏给自己看。

覃屿那天没画完，学会了怎么捏棋子。老人那天下棋，落子轻了一点，因为旁边有个孩子在画他。

两拨人没有和好，也没有打起来。可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他们碰了一下，各自带走了一点对方的东西。一间屋子能不能成为一片场，就看这样的角落有没有。

你家里、你单位里那两拨互相看不上的人，也许不需要谁劝和。他们需要的是一张桌子、一个下午，以及一个站在旁边，不急着赶任何一方走的人。

带走的话

一所学校能不能长出人，要看屋里是不是住着说法不同、又同样认真的两拨人。把他们都留下，让他们碰，这就是场。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新派、旧派、调和派同在一屋的门；关的是「风气一换，旧人全走」那扇门。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在利害里长出来的。留辫子的和打倒礼教的同校，两边都有人骂，他两边都得顶。

第 29 章

答林琴南书：一封信，替两边守门

这一章的问题

外面有人要你把一派赶出去，守门的人怎样回话，才既不关门，也不失守？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阅览室那盘棋之后过了两个星期，事情闹到了屋子外面。

一天早上，社区服务中心门口的意见箱里，多了一封打印的信。写信的是几位家长，信里没点名，可谁都看得出说的是哪里：社区阅览室成了棋牌室，从下午吵到傍晚，孩子没法写作业；听说下棋的还有人赌钱；阅览室是公家的地方，是给读书的人用的，建议街道把棋桌撤掉。

信末签了七八个名字，有的字写得工工整整，有的只画了个圈。当天下午，社区网格员给甘秋芬打电话，口气很客气：意见箱里有反映，您看怎么处理一下。

甘秋芬去上班，发现阅览室门口的公告板也动过了。原来贴在中间的那张「老年棋友月赛对阵表」被人撕掉一半，上面压了一张打印的 A4 纸：「阅览室，请保持安静」。

她站在公告板前看了一会儿。压在最底下的，还有一张补习班的招生广告，是谁趁她不注意贴的；旁边是社区书法班的开班通知，那是她自己贴的，占了公告板最好的位置。

撤不撤棋桌，这张板上该贴什么，都得有个说法了。而且这个说法，要能对写信的家长说，对网格员说，也要能对下棋的老人说。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1919 年 3 月，蔡元培碰到的是同一种事，只是大得多。

写信的人是林纾，字琴南。他比蔡元培大十几岁，不懂外文，却和别人合作，用文言译了一百多种西洋小说，《茶花女》就是他译的。他们是旧相识。林纾在信里自己说，与蔡元培「别十余年」，自己「年垂七十」，到那时已经「成译著一百二十三种」〔已核：维基文库所附林纾原函〕。

林纾那一年对北大的新派非常不满。据记载，他 1919 年 2 月在上海《新申报》登出文言小说《荆生》，影射、丑化陈独秀、胡适、钱玄同；3 月又写《妖梦》，矛头连蔡元培也带上了〔据二手：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2 年《旧派的沉默及林纾的境遇》〕。3 月 18 日，《公言报》把他写给蔡元培的一封长信登了出来，同一版还有一篇文章，说新派「绝对的菲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又说外面传闻教育部要让北大辞退陈独秀、钱玄同、胡适，报纸调查后「知尚无其事」〔已核：维基文库所附《公言报》原文〕。

林纾的信写得很动感情。他指责北大有两件罪：一是「覆孔孟，铲伦常」，二是「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他劝蔡元培做读书人的表率，要「圆通广大，据中而立」；又说「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信末还说：「此书上后，可以不必示复。」〔已核：同上〕

不必回。可蔡元培当天就回了，而且回得很长，先寄给《公言报》，3 月 21 日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已核：维基文库题注〕。

这封回信的写法，值得一步一步看。

第一步，他先办旧交情里的事。信一开头，接着谈此前请林纾为一位明遗民的遗著题词的事，把原函再抄一份奉上。然后才进入正题，而且先给对方一个台阶：

谣言不一定是真的，「公爱大学，为之辨正可也」，您爱护北大，替它辟谣就是了〔已核：维基文库〕。

第二步，他摆事实，而且把「校内」和「校外」分开。对第一条罪，他分两问：北大教员有没有在课堂上教学生「覆孔孟，铲伦常」？有没有在校外发表这样的言论？他列出讲孔孟的课和讲义，又说进德会的戒约里有「不嫖、不娶妾」两条，「不娶妾」一条比孔孟还严。对第二条罪，他分三问，列出预科国文课用的范文、每月练习的作文、各门文学史的讲义，「皆文言也」。

第三步，他用对方自己的话回对方。林纾说白话是「引车卖浆之徒」的话，他就问：您译的那些外国小说，原文都是白话，您译成文言，能说您的译本高过原本吗？〔已核：维基文库〕

第四步，他立了两条规矩。这两条后来被引得最多，这里照原信短引〔已核：维基文库，转为简体〕：

对学说，「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哪一派，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还没到被自然淘汰的地步，「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他还特意说，这与林纾提的「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

对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

第五步最有意思。他举例说明这两条规矩，举的全是旧派。教员里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因为他教的是英国文学，与政治无关，「则听之」；有当年筹安会的发起人，因为他教的是古代文学，与政治无关，「则听之」。一般认为，前一位指辜鸿铭，后一位指刘师培〔据二手〕。连喜欢写艳诗、纳妾、打牌的教员，只要功课不荒、不引学生堕落，「则姑听之」。他说：「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又说：「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已核：维基文库〕

这封信的故事没有到此为止。1919 年 3 月 26 日晚，也就是回信后的第八天，蔡元培和几位相关的人到汤尔和家里会商北大的事。汤尔和第二天的日记只记了一

句：「昨以大学事，蔡鹤公及关系诸君来会商，十二时客始散，今日甚倦。」十六年后胡适借读这本日记，在抄件后注明，这次会商「即是会议辞去陈独秀问题」，信里还点到沈尹默、马叙伦在其中出过力（已核：维基文库《胡适致汤尔和函（1935 年 12 月 23 日）》及所附胡适手抄汤尔和日记，转为简体）。会商的起因，是社会上对陈独秀私人行为的传言与攻击。几天后，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决定提前实行文理科教务处的组织办法，由教授会领导教务；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从此没有了，仍是教授，学校给他放了一年的长假〔据二手：张小英《启明晨星》，北京日报 2024 年 1 月 23 日〕。胡适 1935 年那封信说，这一夜的会「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已核：同上维基文库本）；他后来还为这件事不平，认为当年没有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据二手：张小英文〕。一个多月后，五四运动爆发（第二编第 12 章）。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对的地方。

这封信是替两边守门的。表面上，它在替新派挡林纾：陈独秀、胡适没有在课堂上教学生铲伦常，北大也没有废古文。可它最有分量的那一段，是替旧派挡新派，替辜鸿铭、刘师培挡住「民国所排斥」「清议所指为罪人」这股更大的风。1919 年的北京，两边都有人想赶人：旧派的报纸盯着陈独秀、胡适，新风气里也容不下一个留辫子、主张复辟的人，复辟两年前才刚闹过一场。蔡元培在一封回旧派的信里，替旧派把门也守住了。

他立的标准，是对事不对人。「以学诣为主」，看的是一个人在讲台上的学问够不够，不看他是哪一派、留不留辫子、私生活怎样。这条尺子，两边都能用，也两边都得认。

还要看他没做的事。他没有骂林纾，没有反过来指责旧派，也没有说新派一句话都没错。信里有一处，他替新派说得比新派自己还温和：说《新青年》对孔子学说的批评，是冲着借孔子攻击新学说的孔教会一类人去的，「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

也」〔已核：维基文库〕。熟悉那几年《新青年》的人会觉得这话说得宽了一点。这是守门人对门外说话的口气：他在门外替屋里的人把话说圆，屋里的吵，留到屋里去吵。

也要照实说他没守住的那一处。信里刚写下「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八天以后，门外那股冲着陈独秀私人行为来的风，就让陈独秀丢了学长一职。胡适后来不平的，正是公私没有分开这一点。那一次，风没有从正门撞进来，是换了一种样子，从改制度的路上进来的（第 31 章再看）。这不是说他说一套做一套：一封信能在报纸上把门守住，可要在一个满城流言的春天里，把一个人的学长位子守住，要的不只是一封信。门守住了，墙挪了一块。

◆ 四、SDE 看这一处

用 SDE 的话说，这封信做了两件事，一件对外，一件对内。

对外，是守门人站在现实界的门口（E1 三界：理念、现实、自我）。报纸、流言、教育部的传闻、「全国父老」，这些都是门外的利害。他用摆事实、分校内校外、借对方的话，一层一层把压力挡回去。这一件是他本人的身子在挡，靠的是翰林的出身、校长的位置、旧交的情面（势能），也靠他自己在做官、纳妾这些事上挑不出毛病（内能）。

对内，是他把各派碰撞的规矩，第一次白纸黑字写了出来。这两条规矩有一个很要紧的特点：他管的是路，不管结论。　「以学诣为主」管的是一个人走学问这条路（差异 D）走得扎不扎实，不管他走到哪个结论（显露 S）上去。结论是新是旧，由场里的碰撞去定。

「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这一句，更要细看。它的意思是：在这所学校里，你讲什么都可以，只有一件事不行，就是用你的讲台去取消别人的讲台。一片场什么都能容，唯独不能容那个要把场关掉的人。这是兼容并包的底线，也是它的门槛。

这里有一处要照 SDE 多问一句。他说哪一派不行，交给「自然淘汰」；他说公私之分，是「天然界限」。可是在北大，淘汰一种学说的，从来不是天然：是学生选不选这门课，是日刊上有没有人驳倒它，是评议会议不议决。那条公私界限，也不是天然就在那里的，是他在这封信里亲手划出来，又亲身站在线上守着的。

这正是本书判语的一个小样本。他把场的规矩说成「天然」，说成「自然」，像是它本来就在，只要不去碰它就行（超脱的口气）；可真正让这条线立住的，是一个在利害正中间写了几千字回信的人（守门）。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甘秋芬那天没有去找写信的人理论。她花了一个晚上，写了一张纸，第二天贴在阅览室门口，同时发给了网格员。

纸上先说事实：棋桌两张，每天下午两点到五点半；她问过常来的几位老人，从来没见过谁赌钱，要是谁看见了，请直接告诉她。然后她写了两条规矩。

第一条：这间屋子，读书的、写作业的、下棋的、看报的都可以来；只要不妨碍别人借书看书，就不赶谁走。下午四点半以后孩子多，棋照下，落子不拍。

第二条：门口这块板子，只贴跟这间屋子、跟这个社区的日子有关的事。卖东西、招生的广告不贴。

她把补习班的广告揭下来，把棋友对阵表补好，重新贴回中间。那张「请保持安静」，她没有扔，而是挪到了长条桌那一头的墙上。

最后，她把自己贴的书法班通知，从最好的位置挪到了角落，和寻猫启事并排。

后来有人问她为什么连自己的通知都挪。她说：规矩是我定的，我要是先占了好位置，下棋的老人凭什么信这张纸？

你也许管着一个群、一个小组、一个班。有人要你把谁请出去的时候，可以先试试这封信的三步：把「在这里做的」和「在外面说的」分开；定一条对事不对人的尺子；然后，先把这条尺子用在你自己喜欢的那一边。

带走的话

守门人对外挡压力，对内立规矩。规矩只管路，不管结论；场什么都能容，唯独不容那个要关掉场的人。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新派、旧派、私德有亏而学问尚在的人的门；关的是「按派别赶人」和「用讲台取消别人讲台」的门。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在利害里长出来的。信里说的是「天然界限」「自然淘汰」，写信的那个人，却是在报纸、流言和部令的传闻中间亲手划线。

第 30 章

红楼梦：他输给了自己请来的人

这一章的问题

守门的人自己也是一派，他请进门的人把他驳倒了，他怎么办?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守业老家的屋场叫「枫木冲」。他教了三十多年村小，年年跟学生讲这个名字的来历：早年冲里有一棵大枫树，几个人都合抱不过来，后来遭雷劈了，名字留了下来。他讲得有声有色，连那棵树倒下的方向都讲得出来。

覃露上大学的第一个寒假，爷爷让她干一件事：你是大学生了，把咱们屋场的来历写一写，写清楚点，以后留给覃屿。

覃露认了真。她去县图书馆翻了地名志，又在网上找了几份旧地图。翻到的东西，和爷爷讲的不一样：地名志上记，这个地方早年写作「冯木冲」，因为最早在冲里落脚的是一户姓冯的人家，后来冯家搬走，「冯」字慢慢被念成、写成了「枫」。

她把这件事告诉爷爷。电话那头半天没有声音，后来爷爷说：地名志是后人编的，编的人又没去过冲里。

两个人在电话里争了一晚上，谁也没说服谁。

过了一个星期，覃露收到爷爷发来的一张照片。拍的是一张发黄的旧地契，是覃守业从老樟木箱底翻出来的，民国年间的，上面写着他祖上买地的地界：「东抵冯家冲」。

照片下面，爷爷只打了一行字：你写吧，照你查到的写。我讲的那个大枫树，你也写上，就写是老人们讲的。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1917 年，蔡元培出版了一本书，叫《石头记索隐》；在出单行本之前，1916 年它已经在刊物上登出〔据二手：张昊苏《〈红楼梦考证〉百年：重审胡适与蔡元培的论辩》，澎湃新闻 2021 年 3 月；连载刊名与单行本出版社待核〕。「索隐」，就是去找书背后藏着的真事。他的看法是：《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作者心怀民族大义，书里的故事是在悼念明朝的灭亡，揭露清朝的过失，对那些在清朝做官的汉人名士，尤其寄托了痛惜。书里的人物，一个一个都对着清初真实的人：比如书里的「红」字多隐一个「朱」字，朱就是明朝〔据胡适《红楼梦考证》所引蔡书原文转述，已核：维基文库〕。

这本书很用功，引了大量清初的史料。书后还附了一篇孟莼荪的《董小宛考》，用年表证明另一派索隐说法（贾宝玉是顺治皇帝、林黛玉是董小宛）站不住〔已核：维基文库胡适文〕。

1917 年秋天，蔡元培请来的胡适到了北大。

1921 年，胡适写出《红楼梦考证》，初稿成于这年 3 月 27 日，5 月随亚东图书馆新标点本《红楼梦》出版，后来又大加增补，出了改定稿〔初稿日期据二手：张昊苏文；初版时间已核：维基文库题注〕。这篇文章把以往研究《红楼梦》的人分成几派，一派一派驳。驳到蔡元培，他点名道姓，说蔡先生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还说这种一个字拆开来对一个人的索隐法，是在猜「笨谜」〔已核：维基文库，《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他主张不去猜书背后的故事，

而去查作者是谁、什么时代、有哪些版本，结论是：作者是曹雪芹，书里写的多半是曹家自己的事。

被自己请来的教授在书里点名说「牵强」「笨谜」，这时候蔡元培还是北大校长。

他的反应是写文章。1922 年 1 月 30 日，他给《石头记索隐》第六版写了一篇自序，副题就是「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据二手：张昊苏文〕。他不认输，说书里也许插进了曹家的故事，「要未可以全书属之曹家也」。据研究者的转述，自序里他重申了自己索隐所用的几条方法，就事论事，没有一句拿校长的身份说话。几个月后，1922 年 5 月，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跋〈红楼梦考证〉》，其中一节专门「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据二手：同上〕。一来一回，两个人都是在报刊上、当着读者的面争的。

还有一件事，比这两篇文章更要紧。据研究者引胡适日记，1922 年 4 月 21 日，蔡元培帮胡适从徐世昌的晚晴簃借来了曹雪芹的朋友敦诚的诗文集《四松堂集》刻本〔据二手：张昊苏文引胡适日记，日记原文待核〕。这正是两人笔战的那几个月：一边写商榷，一边替对手借书。这部书，是胡适用来证明曹雪芹身世的关键材料之一。

后来的红学，一般认为是胡适这一路占了上风，叫「新红学」。胡适直到晚年仍认为，他和蔡元培的这场争论，是「方法不同，训练不同，讨论是无益的」〔据二手：张昊苏文引胡适 1951 年致臧启芳信〕。两人争了一场，没有翻脸，蔡元培也没有因为这件事，让胡适在北大的路走得难一点。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对的地方。

一个校长，被本校教授在出版物里点名批评，手里有的是办法：不续聘，调课，在评议会上给他穿小鞋，或者只是在饭局上说一句「这个人不懂事」。蔡元培

一样都没用。他用的是一个学者能用的办法：写文章回应，登出来，让读者自己判。

这就是「兼容并包」对他自己也兼容。前两章说，他替陈独秀挡林纾，替辜鸿铭挡新风气；那时他站在两派之外，当裁判。红楼梦这件事不一样，他自己就是一派，而且是输的那一派。一个人当裁判时公平，不算太难；自己下场、自己输了还守规矩，才看得出规矩在他心里站得有多稳。

最难得的，是那部《四松堂集》。　他不但没有挡住对手，还替对手找来了能驳倒自己的材料。争论可以继续争，证据他照样递过去。

还有一处小小的公道：他的书里就夹着一篇《董小宛考》，是用证据去驳一种更离谱的索隐。胡适在批评他的同一篇文章里，专门称赞了这篇考据的方法「精密」〔已核：维基文库〕。他的书，自己就给反驳它的方法留了一个座位。

◆ 四、SDE 看这一处

用 SDE 的话说，这场官司可以放在两层上看。

第一层是学问本身。索隐派相信，《红楼梦》背后藏着一个本来就在那里的真故事，读书的人要做的，是把它找出来。这是一种「发现」的读法：答案早就在，等你去揭开。放回本书第四、五编看，这种读法和他的美学是一个路子：他说美是通往一个本来就在的「实体世界」的桥，他读《红楼梦》，也是要穿过书的表面，走到一个本来就在的「本事」里去。

要照实说一句：胡适的考证，也是在找一个本来就在的东西，只是找的是作者和版本，用的是证据。SDE 不替哪一派判胜负。

第二层是那片场。真正让事情往前走的，不在蔡元培的书里，也不全在胡适的文章里，而在两个人一来一回的碰撞里。胡适的文章逼着索隐派拿出更硬的东西；蔡元培的商榷，逼着胡适把「全书都是曹家事」这类话说得更小心。那部借来的《四松堂集》，就是这片场里流动的一块砖。新红学是在这片场里一步一步显露出来的（显露 S），不是在任何一个人的书房里被「发现」的。

所以这一章有一个小小的悖论：**他写的书，走的是发现的路子；他守的场，让发生真的发生了。**　　这就是本书第三条判决说「兼容并包是他离发生学最近的一步」的意思。他的学说站在「本来就在」那一边，他的办学却让答案从碰撞里长出来，连他自己的答案也不例外。

再用三号位看一眼。一个守场的人（三号位），最难的一关，是自己也下到碰撞里去（二号位）的时候，不把守场的位子拿来压碰撞。蔡元培这一次把两个位子分开了：作为学者，他下场争；作为校长，他不拿校长的身份替学者撑腰。碰撞里的输赢，他交给碰撞。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覃守业那张地契。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他本来可以不翻箱子。地名志是后人编的，孙女又没去过冲里，他在电话里已经占住了理。他翻出来的那张纸，偏偏对孙女有利。

覃露最后交给爷爷的，是两页纸。第一页写地名志和地契，写「冯家冲」怎样变成了「枫木冲」；第二页，她用爷爷的口气写了那棵大枫树，题目叫「老人们讲的」。爷爷把两页纸用毛笔抄了一遍，夹进了家里那本旧相册。

你大概也当过讲故事的那个人：在家里，在班上，在一个带新人的岗位上。总有一天，你教过的人会带回一个和你讲的不一样的说法。那时候可以问自己两件事：我手里有没有一样东西，对他有利，我还没拿出来？我能不能让我的说法和他的说法，并排放在那本相册里？

带走的话

兼容并包最硬的一次检验，是守门人自己输的那一次。他争，照样争；证据，照样递给对手。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本校教授驳倒校长的门，还亲手递过去一块砖；关的是「校长输不起」那扇门。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在利害里长出来的。被自己请来的人点名说「笨谜」，他照样当校长、照样借书，这份定力不是从美里来的，是从一次次守规矩里来的。

第 31 章

评议会与教授治校：门里的锁，换成了制度

这一章的问题

守门人把一部分锁交给了制度，这把锁锁住了什么，又有什么是它锁不住的？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门口那张纸贴出去以后，阅览室安静了一阵。可甘秋芬心里一直不踏实：纸是她一个人写的，规矩是她一个人定的。哪天她不在，这张纸还算不算数？

她想了一个办法。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六下午，阅览室开一次「读者会」，常来的人谁都可以来。门口那张纸上的几条，改成由读者会一条一条通过。以后要改，也得读者会过半数同意。

第一次读者会来了十几个人，吵了两个钟头，通过了四条。甘秋芬在第一条「这间屋子，读书的、写作业的、下棋的、看报的都可以来」后面，用红笔加了一句：这一条，读者会也不改。

有人问为什么。她说：别的都可以商量，这一条一改，这屋子就不是这屋子了。

没过多久，她被派去区图书馆跟班学习一个月。社区临时派来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小伙子替她看门。第二个星期，意见箱里又来了一张纸条，说棋声吵。小伙子想省事，在门口贴了一张：即日起，阅览室内禁止下棋。

下棋的老人拿着门口那张公约去找他：这上面写着，改规矩要读者会过半数。小伙子愣了一下，说：那就开读者会。

那次读者会，写作业的孩子家长来了十来个，下棋的只有四个。有人提议：干脆表决，禁不禁棋，举手。按人头算，下棋的输定了。

这时候，有人念了第一条，连同那行红字。

会场静了一会儿。后来有个人开口，是那个曾经捂着耳朵写作业的初三女孩。她说的大意是：她捂耳朵，是因为棋子拍得太响，不是因为有人在下棋。

那天的表决改了题目。不表决禁不禁棋，表决怎么下：棋桌挪到靠门的那一角，四点半到六点落子不拍。全票通过。

一个月后甘秋芬回来，翻那天的会议记录，翻了很久。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北大的评议会、教授会，第二编第 12 章已经把史实摆出来了：1919 年的组织章程定下「凡大学立法，均须由评议会通过」，评议员由教授互选，各系主任由教授会选举，教务长、总务长以教授为限；1920 年，评议会的权限扩到学校的预算；他 1923 年离京以后，北大靠这一套又运转了几年；1932 年，北大依南京政府 1929 年的《大学组织法》订了新的组织大纲，改评议会为校务会议〔均见第 12 章所列出处〕。这里不再重复，只补三样第 12 章没有细看的东西。

第一样，是这套制度锁住的是什么。看那几条就知道：立规矩要过评议会，选系主任要过教授会，管教务、管总务的得是教授，花钱要过评议会。锁住的，是「一个人说了算」。这个「一个人」，包括将来任何一位校长，也包括蔡元培自己。

第二样，是这把锁也能从里面打开别的门。第 29 章说过，1919 年 3 月 26 日晚在汤尔和家里那次商量，起因是外界对陈独秀私人行为的攻击；几天后的决定，是经文理科教授会议提前实行教务处组织办法，由教授会领导教务，学长一职随之没有了〔会商已核，见第 29 章；教授会议与去职经过据二手〕。由教授会管教务，本身是一项正当的改革，正是「教授治校」的方向；它走的也是正当的程序，开了会，议了事。可它正好让一个外面有人要赶的人，不用被赶，就没有了位置。外面的压力没有从正门撞进来，是借着改制度的路走进来的。

第三样，是兼容并包这条总原则写在哪里。「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写在答林纾的公开信里（第 29 章）。再早几个月，1918 年 11 月，他在《北京大学月刊》的发刊词里也说过同样的意思：各国大学里，唯心论和唯物论、理想派和写实派，常常并立，「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他希望校外的人明白北大「兼容并收之主义」，不要再拿「一道同风之旧见」来衡量它〔已核：维基文库〕。这两处，一处是公开信，一处是刊物的发刊词，都是校长的主张。本书没有核到 1919 年的组织章程里有一条把它写成条文〔待核：章程全文〕。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对的地方，而且要正面地说。本书导读立过两个推翻条件，这一章是它们的主场。下面这张表是本章唯一的一张表。

推翻条件	查到的材料	读数	本书怎样改
乙：北大改革主要靠制度设计，而不是他个人的德望与进退	1919 年组织章程、评议会与教授会；他离京后北大照常运转（第 12 章）	半触发：校内的议事、选人、定学科、管钱，确实靠制度，而且在他走后还在走	判决二保留「靠善」，但写明善管的是门外那一段；判决三改写
丙：他讨论过场怎样维持，并落进了制度文本	他说北大要有健全的教授会，并落进章程（第 12 章）；答林纾信的两条规矩（第 29 章）	触发：议事条件写进了章程。兼容并包总原则本身入没入章程，本书未核到（待验）	判决三收窄

推翻条件	查到的材料	读数	本书怎样改
本编新增：制度能不能被借用	教授会领导教务、学长一职取消与陈独秀去职（第 29 章与本章，据二手）	锁住了「一人说了算」，也可能被当作外力进门的一条正当的路	判决三补一句：门里的锁，也要有人认

照这张表，要老老实实承认：他不是一个只靠自己站在门口的人。他在北大做的最费力、也最不显眼的一件事，就是把本来长在自己身上的那一部分守门，交给了一张议事桌。一个有名望的校长，最容易做的是事事自己拍板；他偏偏给自己套上了一把锁。

这一点，比他写下的任何一篇美学文章，都更像一个办学的人。

◆ 四、SDE 看这一处

用三号位来读这一章，最清楚。一号位是客体、条文、事外；二号位是互动、过程、事中；三号位是主体、场、自己心里。

1917 年刚到北大的时候，各派的碰撞（二号位）能聚成一片场，是他一个人撑开的（场属三号位）：请谁、留谁、挡谁，都出自他一个人的判断。1919 年的章程，是把这些判断里能写下来的那一部分，变成了条文（一号位）。这就是「门里的锁换成了制度」：原来要靠一个人每天站在门口判断的事，现在变成了一套谁坐在那个位子上都得照办的程序。

条文有一个人比不上的长处：它不走，不病，不辞职，也不会一时糊涂。1923 年以后北大还能运转，靠的就是这个长处。

可条文也有两处是它自己管不了的。

第一处，多数可以用程序关掉碰撞。阅览室那次读者会，如果照人头举手，棋桌当天就没了，程序一点毛病都没有。北大的评议会也一样：一张议事桌只保证「大家商量」，不保证「各派都在」。一个全是一派的评议会，照样可以合法地把另一派议出门去。能挡住这一步的，是一条比议事程序更高的原则，就是「这间屋

子谁都能来」那一条，就是答林纾信里「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那一条。本书查到的是，这条原则在北大，写在校长的公开信里，没有查到写在章程里（待验）。所以要说得准确些：门里的锁换成了制度，可管锁的那条总规矩，还在他的话里、他的人身上。

第二处，条文要有人认。条文本身住在理念界（E1 三界：理念、现实、自我），要落到现实里，得有人在自己心里认它（三号位）。阅览室那天救下棋桌的，是有人肯站起来念那行红字，是一个捂过耳朵的孩子肯说句公道话。北大的评议会，1919 年到 1920 年代中期有人认，它就转；1932 年，墙外来了一部新法，墙里的继任者照着改了章程，评议会就成了校务会议，校长的分量重了（第 12 章）。1919 年春天那一次，程序本身没有错，只是坐在议事桌边的人，心里还装着门外的流言。

所以推翻条件乙、丙的读数，要这样落账：他确实把场的一部分维持条件写进了制度，这一部分，不再靠他一个人；可制度只是一号位，它把三号位的活接过去一部分，却接不走「认」这件事。场要活下去，一号位的条文和三号位的人，缺一不可。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甘秋芬翻完那天的会议记录，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她把那行红字，从自己的笔迹誊成了打印的字，贴在公约最上面。她说，红笔是她的，打印的是大家的。

第二件，她请那位下棋的老人当读者会的召集人，请那个初三女孩的妈妈当记录人。一个是当初要被赶的一边，一个是当初要赶人的一边。她跟两个人都说了同一句话：以后我不在，第一条就靠你们俩。

这个场景的道理，你大概用得上。你在一个家长委员会、一个业主群、一个小团队里立过规矩吗？立规矩的时候可以多做两件事：一件，在所有可以商量的规矩

上面，留一条不商量的，写明白是哪一条、为什么；另一件，别只让同一边的人来守这些规矩，把守规矩的位子，交给原本对立的两边各一个人。

> **带走的话**
>
> 门里的锁，他换成了制度，这是他最像办学人的地方。可锁只管程序，管不了多数关门，也管不了没人认；场要活，条文和认条文的人都得在。

> **小账**
>
>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教授共议、人走事续的门；关的是「一人说了算」的门，包括他自己。
>
>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在利害里长出来的。章程是在欠薪、学潮、流言和一次改制的是非中间立起来的；它能锁住的，是在利害里吵出来的程序。

第 32 章

编末　SDE 解构｜场先于派，但场要有人守、有人续

> 这一章的问题
>
> 把前四章合起来看，「兼容并包」在 SDE 里到底是什么，本书第三条判决该怎样落账？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又过了大半年，阅览室下午四点半的样子，和当初已经不太一样了。

棋桌挪到了靠门那一角，棋照样下，只是四点半以后，落子的手在最后一寸停一下，轻轻放。长条桌那边，孩子们写作业，偶尔有人写不下去了，起身走到棋桌边看两步，再回去。门口的公告板分成了三块：社区的事，读者会的事，失物招领。书法班的通知在角落，棋友对阵表在中间，旁边多了一张读者会上个月的记录，是那位初三女孩的妈妈手写的。

覃屿还在画下棋的老人。老人现在带着上小学的孙子一起来，孙子不下棋，趴在长条桌上看覃屿画画。

甘秋芬坐在借书台后面，心里在算另一笔账：她还有几年就退休了。读者会、公约、那行打印的第一条，都在；可她走了以后，街道会派谁来？那个人认不认这张纸？这间屋子明年的电费、后年的装修，谁去跟街道说？

这些，门口的公约一条也管不着。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证据台）

证据台

一、同屋两种人（第 28 章）：1917 年起，陈独秀一派与辜鸿铭、刘师培一派同在北大；学生分办《新潮》《国故》。连对新派不友好的《公言报》也承认两派刊物「旗鼓相当，互相争辩，当然有裨于文化」〔已核：维基文库〕。

二、一封信的两条规矩（第 29 章）：对学说「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对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校外言动「悉听自由」〔已核：维基文库，1919 年 3 月 18 日〕。举的例子全是旧派。

三、守门人自己输（第 30 章）：胡适点名说他的《石头记索隐》是「很牵强的附会」〔已核：维基文库〕；他写文章商榷，又据记载帮胡适借到《四松堂集》〔据二手〕。

四、写进墙里的门（第 12、31 章）：1919 年组织章程，立法须经评议会，系主任由教授会选；他离京后北大照常运转。

五、反面的材料：回信八天后，门外冲着陈独秀私人行为的压力，经教授会议改制的正当程序，使陈独秀去了学长职〔据二手〕；1932 年北大依南京政府 1929 年《大学组织法》改评议会为校务会议（第 12 章）；兼容并包总原则见于公开信与月刊发刊词，本书未核到入章程（待验）。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场先于派

先把最要紧的对处说清楚。

一个人办学，可以先定派，再招人：我信新文学，就请新文学的人；我信国学，就请国学的人。这叫「派先于场」，学校是一个派别的据点，学生进来，是来接受一套现成的答案。

蔡元培反过来。他先把场开出来，再让各派进场，哪一派站得住、站多久，交给场里的碰撞去定。这叫「场先于派」。他在答林纾的信里说得明白：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虽彼此相反，也「悉听其自由发展」。

这一步，本书第三条判决说是「他离发生学最近的一步」。原因很简单：在他这所学校里，答案不是先放好的。新文学是不是文学，白话能不能讲学问，《红楼梦》写的是谁家的事，这些答案都是在那几年的北大里，一来一回碰出来的（显露 S 从差异 D 里长出来）。连他自己的答案，也在场里被碰输了一回，他认了。

拿这一点和第四、五编比，就看得出一个人身上的两种姿势。

在书房里，他写美学，走的是「隔土」的路：美要先把利害这一层隔出去，才能超脱，才能通向一个本来就在的实体世界（第 21 章方程体检）。用三方程说，他想让 S 不经过 E 里的利害，直接通到那边去。

在校门口，他办北大，走的是「入土」的路：利害、派别、流言、报纸、部令，统统在这片地里（E），各派在这片地里互相顶撞（D），学生和学问是从这片地里长出来的（S = F(D, E)）。他没有把利害隔出去，他是站在利害中间，让一片场在里面活着。

同一个人，书房里隔土，校门口入土。本书说他「教的是超脱，靠的是守门」，在这一编里有了最清楚的样子。

◆ 四、SDE 看这一处：三号位读法与判决三的落账

这一编的结论，用九宫之外的三号位来读，最干净。再说一遍这三个位：一号位是客体、条文、事外；二号位是互动、过程、事中；三号位是主体、场、自己心里。

兼容并包写下来的是二号位的碰撞；让碰撞聚成一片场的，是三号位的人。这是本编的总判断。展开有三层。

第一层，碰撞在二号位。兼容并包不是一条条文，也不是一种心情，它写下来的是一种「事中」的状态：各派都在，都在说，都在被别人驳。它只在碰撞正在发生的时候存在。碰撞一停，比如只剩一派，或者各派互不往来，墙上的四个字还在，碰撞没有了。

可光有碰撞，还不是场。两拨人互相顶撞，也可能顶散、顶翻，一方把另一方赶出门去。让碰撞不散、聚成一片大家都肯待下去的地方，这是场；场在三号位，在主体那里，在一个人心里认定「这里谁都能来」的那一处。

第二层，场不会自己在。1917 年，这片场是一个人撑开的：请谁、留谁、挡谁，靠的是他的名望（势能）与他在升官发财上一步不让的定力（内能）。1919 年，他把其中能写下来的一部分，交给了章程与评议会（一号位）。这是第 31 章说的「门里的锁换成了制度」。

第三层，一号位接不走三号位的全部。条文管得了程序，管不了「认」；管得了校门里的议事，管不了校门外的经费、政府、继任的人。1919 年春天，门外的流言借着正当的程序进了门；1932 年，墙外的一部新法加上墙里的继任者，评议会改成了校务会议。守住这些的，还是要有人。

据此，本书第三条判决按第一波查核收窄后的版本，在这里正式落账（收窄待王德生确认）：

> 兼容并包是他离发生学最近的一步：场先于派。校内的议事条件（评议会「凡大学立法均须由评议会通过」、教授会、系主任由教授选举），他写进了制度，他离京后北大靠这一套运转了几年；写不进校内章程的是校门外的几样——经费、政府、继任者——仍靠他一人的进退去顶。所以不是「人一走门就松」，而是「门里的锁换成了制度，门外的墙还是他的身子」。

本编据第 29 至 31 章，再补两句读数，都标「待验」，交第十一编复核：

其一，管锁的那条总规矩，也就是「兼容并包」这条原则本身，本书所核材料只见于他的公开信与月刊发刊词，没有核到写进章程。门里的锁换成了制度，锁上面那条「谁都能来」，还在他的话里。

其二，门里的锁也要有人认。程序可以被多数用来关掉碰撞，也可以被门外的压力借道。锁换成了制度，并不等于守门的活可以全部交给制度。

原先那句「场的条件留在他一人身上，没写进制度」，第一波查核已判作废，标 ⚠ 留在附录「过头的判断」里，这里不再用。

再用显露光谱和 123 原理的三拍各看一眼。显露光谱上，这片场让北大停在介生态（正在成形），不急着定型，这正是一所大学最能长人的状态。123 三拍上，新旧相撞是张力的积累，白话文和新红学是形状的改变；而答林纾的那封信、1919 年的章程，是把场里吵出来的规矩，回写到纸上、写进地里。回写这一拍，他做了一半：校门里的回写进了章程，校门外的那一半，回写不进任何一张纸，只能写在他自己的一次次进退上。

最后，把这一编放回本书的缝隙定位卡。第三道缝落在九宫之外的三号位：他给学生的，是二号位上自由的碰撞；让这些碰撞聚成场的，是三号位上的他自己，一个在「升官发财」上一步不让的人。给别人的和给自己的，不是一样东西，这是悖论的第四种样子。他让学生在各派之间自由地走，他自己却一步也不能随便走，走一步，就是一张辞呈（第七编细看）。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甘秋芬那笔账。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她后来做了一件小事：读者会她还去，只是不再坐在前面，改坐在最后一排，让召集人主持，让记录人记。有两次会上吵起来，她忍住了没开口，会照样开完了。她跟覃长庚说，她是在练一件事，就是自己不在的时候，这间屋子什么样。

可电费、装修、明年街道还给不给这间屋子，她知道读者会管不了。这几样，她开始一样一样写下来：每年找谁，怎么说，哪一年说成过，哪一年没说成。写好了，放在借书台最下面的抽屉里，留给下一个坐这个位子的人。

你手边大概也有这样一片场：一个读书会，一个家族群，一个班，一个小团队。可以拿这一编问自己三个问题。这片场，当初是谁撑开的？它的哪些规矩，已经从一个人身上写到了纸上？还有哪几样，写不到纸上，只能靠人去顶，而那个人走了以后，谁来顶？

前两个问题，蔡元培都答得很好。第三个问题，他用一生去顶，却没有写进他的教育学说。

带走的话

场先于派，是他离发生学最近的一步。碰撞在二号位，聚起场的是三号位的人；门里的锁换成了制度，门外的墙还是他的身子。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本编合计：开了新旧各派同屋、以学诣论人、校长输给教授、教授共议的门；关的是按派别赶人、用讲台取消讲台、一人说了算的门。门外那扇，1919 年春天被流言推开过一道缝。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本编五章，全部在利害里长出来。「兼容并包」这四个字，是在报纸、流言、部令传闻和一次输掉的学术官司中间守出来的，不是从超脱里来的。

第 七 编

独立：教育独立议与一次次辞职

◆ ◆ ◆

编 序

前几编拆的是他的主缝：学说站在美上，日子靠善与真。这一编拆第二道缝，落在九宫的 E1 三界上：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1922 年春天，他写了一篇不长的文章，叫《教育独立议》，主张教育要「超然」于政党和教会之外，还画了一张图纸：钱从哪里来，校长谁来选，教育总长要经谁承认。图纸画的是理念界里的一所大学。可是在这篇文章之前和之后，他本人一直站在现实界的门口：政府欠薪，军阀进京，学生上街，内阁一换再换。他守门的办法，说出来很简单，就是一次又一次地递辞呈。这一编四章。第 33 章读那张图纸，看它把大学放进了哪里。第 34 章数他的辞呈，借覃长庚的锁铺，讲辞职为什么是一种守门。第 35 章看 1927 年，他自己也身在政治之中，照实写，写得克制。第 36 章结账：独立不是站到三界外面去，是在三界的拉扯里一直守着。导读里立的判决五，在这一编落地。

第 33 章

《教育独立议》：一张把大学放进理念界的图纸

这一章的问题

一所大学要不受人摆布，1922 年的他开出了什么方子，方子里又少了哪一味？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家住的是县城一个老小区，八栋楼，住了二十多年。去年夏天，楼顶漏水漏得厉害，顶楼几户的天花板都发了霉。小区有一笔公共维修的钱，是当年每户买房时交的，一直存在账上。

物业公司的人来说，这笔钱他们来用，先修大门的门禁，再看楼顶。业主群里一下子吵开了。有人说门禁不急，楼顶才急；有人说钱给物业，就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也有人说吵什么，谁管不是管。

覃长庚那天晚上去开了业主会。轮到他说话，他说了三条：这笔钱是大家的，就该由大家选出来的几个人来管；管钱的人干得不好，大家投票换掉；物业可以提建议，花不花、先花在哪里，不能它自己拿主意。

会场里很多人点头。这时后排有个人问：你这三条都好，可物业不同意怎么办？它说账户在它手上，你们选出来的人去了，它不认，怎么办？

会场静了一下。覃长庚没答上来。

回家路上，甘秋芬跟他说：你那三条都对，就是少了一条。少的那一条是：谁去让人家答应。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1922 年 3 月，《新教育》第 4 卷第 3 期刊出蔡元培的《教育独立议》（据维基文库本，本章引文均出此本，已对）。那几年，北京政府长期拖欠教育经费。据记载，1919 年底，北京各校教职员为要求政府以现金发薪而罢课，他和各校校长一起请过辞；1921 年春夏，国立各校教职员又为欠薪停课、请愿〔据二手：各次经过与日期待核〕。这篇文章不长，一千多字，可是把他对「独立」的想法说得很整齐。

第一段先说教育是什么。他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在人类文化上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然后分两头说理由。

一头是政党。他说，教育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政党却要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把个性抹掉。他又说：「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他引了古书里「百年之计树人」那几句，说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时能达到的；政党掌权，往往不出几年就要换，要是教育跟着政党走，两党一换，方针也跟着换，教育就没有成效了。结论是：「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

另一头是教会。他说，教育是进步的，后人总比前人多走一步；教会是保守的，一到经典的原话，就不许批评。教育是公同的，英国学生可以读阿拉伯人的文学，印度学生可以用德国人造的仪器；教会是分彼此的，教派之下还有教派，谁真谁假永远没有定论，只好让成年人自己选。所以教育也要超然于各派教会以外。

说完理由，他问了一句：怎样才能实行「超然的教育」呢？接着开出一张图纸。

全国分成若干大学区，每区立一所大学。区里的中小学，连同学校以外的社会教育，像图书馆、博物院、音乐、演剧、影戏，都由这所大学来办。大学的事，由大学教授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长也由这个委员会举出来。各大学的校长组成高等教育会议，办各区之间的事。教育部只办这个会议议决、又跟中央政府有关的事，再管管全国的统计和报告，「不得干涉各大学区事务」。还有一条很要紧：「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承认，不受政党内阁更迭的影响。」钱呢？「各区教育经费，都从本区中抽税充用」；穷的区，经高等教育会议议决，由中央拨国家税补助。关于教会，学校里不设宣传教义的课，不举行祈祷，以传教为业的人不参与教育。

文章末尾还有一段注，一条一条写明各项办法从哪一国借来：大学区用法国制，大学兼办社会教育用美国制，校长由教授公举用德国制，抽教育税用美国制。这是一张拼起来的图纸，他自己也不讳言。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对的地方，有三处，一处比一处实。

第一处是起点。整篇文章的第一句，落在「人」上，不落在「国」上，也不落在「党」上：教育是帮一个人长成他自己，不是把他做成别人手里的一件工具。这句话放在今天读，一点也不旧。

第二处是那对词：远效与近功。这不是书房里想出来的，是他在北大那几年一天一天看出来的。内阁一年换好几次，每换一次，教育部的人和话都跟着换。一棵树要十年，一个人要更久，可管树的人几个月一换。他把这个错位说破了。

第三处最硬：他没有停在口号上，他画了图纸。钱从哪里来，校长谁来选，教育部管到哪里为止，总长要经谁承认，一条一条写下来。第二编第 12 章说过，北大的评议会、教授会，是他把校门里面的事写进了章程；可校门外面的几样，经费、政府、继任的人，校内章程管不着。这篇文章，正是他想把校门外面的那几样也写进一张全国的章程里。校内的纸写不下，他就去起草一张更大的纸。这一条要

记在他的账上：他不只是靠自己站在门口，他一直在找办法，把门口的事交给制度。

◆ 四、SDE 看这一处

先把 E1 三界说成大白话。理念界，是道理、学问、规矩所在的那一层，一件事该怎样，按道理说。现实界，是钱、权、人事、党派、军队所在的那一层，一件事能怎样，看谁手里有什么。自我界，是一个人自己心里那一份定，他肯做什么、不肯做什么。三界不是三块地，是同一片地（E，脚下那片地）的三层，缠在一起。

用这三层去看这张图纸，就看得很清楚了：它想把大学整个放进理念界。 在图纸上的大学里，管事的是教授的委员会，选校长的是教授，钱是本区自己抽的，上面的总长要经这边承认。凡是现实界伸进来的手，钱、人、上级，都画了一道墙挡住。政党一换，墙里不换。

他用的词是「超然」。这个词值得停一下。第四编看过，1912 年他把教育分成「隶属于政治」和「超轶乎政治」两类；第五编看过，他说美的好处是「超脱」利害。现在，他要大学「超然」于政党。三个词，一个方向：把一样东西从利害里隔出去，让它站在利害上头。第四编第 21 章给他的美育做过方程体检，判作「隔土型」（本书初判）：想让长出来的样子（S，显露）不经过脚下那片地的利害那一层（E），直接通向那个本来就在的世界。这张图纸，是隔土型在大学上的一个版本：想让大学不经过现实界，直接由学问的道理来管。

可是图纸里有一处，隔不开。

就是那一条：「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承认。」这句话要成立，得有一个前提——政府答应被大学这样管着。可政府正是墙要挡的那一方。让墙外的人亲手签字认下这道墙，图纸没有说怎么办。这就是覃家那次业主会上，后排那个人的问题：物业不认，怎么办？这也是甘秋芬说的那第四条：谁去让人家答应。

这第四条，在他的图纸上是空的。在他的日子里，是满的。在这篇文章之前，他已经辞过好几次职；在这之后，他还要再辞。政府伸手，他就走；走了，全国的

报纸都在问为什么，政府就得出面挽留，挽留就得先把手缩回去。图纸上没有写「谁去让人家答应」，因为那个人就是他自己。这是第 34 章要细看的。

还有一个小地方，「待验」，记下来留给第五编对账：美在这张图纸上有位置了。音乐、演剧、影戏、博物院，都写进了大学要办的社会教育里。在北大校内，美育一直是旁枝。他自己晚年回忆，北大有美学课，却「没有人肯讲美学」，1921 年他亲自讲了十几次，因为脚病住院才停下；书法、画法、音乐几个研究会，都「听学生自由选习」（《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1934，维基文库本，已对）。在这张全国图纸上，他给美排了一个正座。这个座后来坐上了一部分人：第 35 章会看到，1927、1928 年他在大学院任上，另开了一所国立音乐院、一所国立艺术院。图纸整张没有落地，美那一格，他是另开门去填的。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那个老小区。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业主会以后，覃长庚和另外几户，照着那三条，写了一份维修钱的使用办法：大家选五个人管账，每半年在群里贴一次明细，先修楼顶。业主投票通过了。

办法写好了，可物业头两个月一直不认，说账户变动要走手续，一拖再拖。后来事情动起来，靠的不是那张纸。是那五个人里有两个退休的，隔三天就去物业办公室坐一坐；是覃长庚在物业要他签一张「同意先修门禁」的单子时，说了一句：这张我不签，你们要先修门禁，就换一个业主代表来签。

那年秋天，楼顶修好了。门禁到第二年才换。

你在单位、在家里、在一个群里，大概也写过这样的纸：一份分工，一套规矩，一张家务表。写的时候，你想的是道理，谁该做什么，怎样才公平。纸写得越周到，你越容易以为事情已经办成了一半。可你回头想想，那张纸后来有没有被人认，靠的常常不是纸上的哪一条，是某一个人在某一天说了一句「这个我不签」。

纸要写。他写了，写得很周到。只是写完以后，还要问一句：这张纸上，谁去让墙外的人答应？如果答案是「我」，那你就要想清楚，你有没有那个分量，能扛多少回。

带走的话

「独立」写成图纸，是他的长处：钱、人、上面，三处都画了墙。图纸上空着的那一格，是谁去让墙外的人答应；那一格，他用自己去填。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教授共议、本区自筹、大学办社会教育（美育有了座位）的门；关的是政党、教会与内阁更迭伸进学校的门。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图纸是想超脱出来的（「超然」）；可画图纸的眼光，是在北大几年欠薪、换阁、学潮的利害里长出来的。

第 34 章

一次又一次辞职：他把自己横成一根门闩

> 这一章的问题
>
> 一个校长为什么要一次次辞职？辞职怎么会是一种守门的办法？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长庚的锁铺在老街拐角，门面一米多宽，墙上一排排挂的全是钥匙坯，玻璃柜里摆着各种锁芯。他在这条街上配了二十多年钥匙，嘴上常挂一句话：门要常开，锁要结实。

那年秋天，来了一位中年人，刚盘下老街上一间旧铺面，准备开茶叶店。他一进门就说：师傅，给我来一把最牛的锁，最贵的那种，防撬的，我那店里要放好茶。

覃长庚没急着拿锁，先跟他去看了门。那是一扇老木门，门是好木头，可门框受过潮，靠地那一截被虫蛀过，门框上的螺丝用手一拧就打转。

看完回来，覃长庚说：锁我可以卖你，可我不给你装在这个门框上。锁再结实，门框松了也白搭。真要进来的人，不去撬你的锁，一脚踹在门框上，整把锁连着木头一起掉下来。你先找个木匠把门框换了，再来装锁。

那人有点不高兴：我是来买锁的，不是来听你讲门框的。转身走了。

甘秋芬在里屋听见，出来说：你这一单又不做了。覃长庚说：装上去，出了事，人家只会说是我的锁不行。

过了一个多星期，那人又来了，说门框换了，新的，水泥里打了膨胀螺丝。覃长庚去看了，点点头，给他装了锁。装完，又从柜子底下拿出一样东西：一根铁插销，粗粗的，一头能横着插进门框另一边墙里打的铁环。说白了，就是老式的门闩。

那人笑了：师傅，都什么年代了，还上门闩？

覃长庚说：锁是给你不在店里的时候用的，闩是给你在店里的时候用的。晚上你要是在里面盘货，把它横上。锁防的是没有钥匙的人；闩防的是锁挡不住的时候。

放学回来的覃屿在旁边听了半天，等人走了问他爸：门闩那么土，你为什么还卖？覃长庚说：因为门闩得有个人在里面，才闩得上。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第二编第 12 章说过，1923 年以后他又辞过好几次职，留到这一章细数。现在把他在北大校长任上的几次辞职排一排。一般的说法是「七辞北大校长」，下表的日期与缘由，据傅国涌《蔡元培为何七辞北大校长职务》一文所列（《同舟共进》2007 年第 6 期，爱思想网转载）〔据二手〕。其中第二、三、六次，他本人 1934 年写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里也讲过（维基文库本，已对），可以互证。

次	时间	门外来的是什么	后来
一	1917 年 7 月	张勋拥废帝复辟，他离京赴天津请辞	复辟十二天即败，当月回校
二	1918 年 5 月	学生要去总统府请愿，反对中日军事协定，他「曾力阻」不成，「引咎辞职」	「经慰留而罢」
三	1919 年 5 月	五四，学生被捕；他与各校校长力保释放后，5 月 9 日辞职，秘密出京	政府与各方挽留，9 月回校

次	时间	门外来的是什么	后来
四	1919 年 12 月底	北京各校教职员与教育部相持、停止职务，他与各校校长一同请辞	次年 1 月事情平息，未辞成
五	1922 年 10 月	学生为讲义收费闹事	风潮平息，收回辞呈
六	1923 年 1 月	罗文干案与教育总长彭允彝；发表不合作的声明	离京赴欧，名义仍是校长，由人代理
七	1926 年 7 月	从欧洲回国后再次请辞	挽留，未辞成；未再回北大长任

这张表之外，还有北大以前的几次：1898 年辞翰林院回乡（第 3 章），1900 年离开绍兴中西学堂（第 7 章），1912 年 7 月辞教育总长（第 10 章；维基百科记为不满袁世凯专制而辞；与内阁中同盟会籍几位一同去职，各人先后）。北大以后也还有：据记载，1928、1929 那两年他几乎月月在写辞呈，大学院院长、监察院院长一类的位子一个个辞。所以说他「一生多次辞职」，是不会错的；具体几次，看从哪里数起。

表里有三次，值得单独多看一眼。

第三次，1919 年 5 月。据维基百科所录当年《晨报》（5 月 12 日）登出的《蔡子民告学生书》，他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在 5 月 5 日就辞：有学生被拘在警署，他得站在校长的位子上为他们尽力；到被拘的学生都保释了，他说：「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更待何时」〔据二手〕。同一封信里还有一句：他一面递辞呈、一面出京、不告诉人去向，是为了「避挽留之虚套」。十五年后他自己回忆这一次，又补了一层理由：外面盛传政府要免他的职，他怕因此加重学生和政府的冲突，「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1934，已对）。

他离京时留下一则启事，里面有几句古话：「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这几句他 1934 年的回忆里自己引过（已对；启事全文待

核）。第一句一般的解释是：一个人骑着好马上路，路边的人一个劲地喝彩，他就越跑越快，最后把马跑死了；害死马的，是路边叫好的人〔典出汉代《风俗通》，据二手〕。第二句出自《诗经·大雅·民劳》，意思是百姓也累了，该让他们稍稍歇一歇。他自己回忆时的解释很朴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过的是「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

第五次，1922 年 10 月。这一次挡的不是政府，是学生。学生为讲义要收费的事闹到校长室，他也拿辞职相抗，几天后风潮平息才收回（第 12 章已述）。

第六次，1923 年 1 月。前财政总长罗文干被捕，释放后，教育总长彭允彝又在国务会议上提议重新收押。他晚年回忆说，这件事「在公议上，认为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而罗文干是他在北大的同事，操守是他信得过的；他和几位朋友商量，都认为要有表示，「我于是一面递辞呈，一面离京」（《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已对）。当时他还发表了一篇讲「不合作」的文字，一般记作《关于不合作宣言》，刊在上海《申报》〔据二手：篇名与刊发处待核〕。据转述，这篇文字开头引了《易》里的意思，说只知进不知退的是小人〔据二手，原文待核〕。他说在黑暗的时局面前，读书人要懂得退。据记载彭允彝后来去职。对他的「不合作」，身边的人看法也不一样：据记载，陈独秀认为这是消极的表示，胡适认为这是积极的。

傅国涌那篇文章里还有一组数字：从 1916 年底到 1927 年，北京政府的总统换了五次，内阁总理换了三十次上下，北大校长名义上一直是他。在任多久，他自己算过一笔账：「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同上，已对；傅国涌文作「不足五年」，以他本人所记为准）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对的地方。辞职这件事，在很多人手里是撂挑子；在他手里，是一门有分寸的手艺。

第一，分先后。1919 年那一次，他没有一出事就走。学生被抓着，他就留在位子上，奔走、担保；学生都出来了，他才走。先守，后走。走的时候，门里的人已经安全了。

第二，两边都挡。他挡政府，也挡学生。1918 年学生要去请愿，他劝；1922 年学生为讲义费闹事，他也辞。1919 年那一次，他走得这样急，一半也是为了挡住一种说法：别让人以为校长在拿学生保自己的位子。「杀君马者道旁儿」这句话，常被读成说给政府、也说给学生听：叫好的人群，不该把一匹马、一群年轻人往死里催。「待验」：这是后人和本书的一种读法；他自己晚年的解释只是「劳而无功」、不相干的缠绕太多。他守的这扇门，朝外挡伸进来的手，朝里也挡往外冲过了头的脚。

第三，有用，却不是拿来换挽留的。1919 年他特意不告诉人去向，说是要避开挽留的「虚套」。可挽留还是来了：学生、教员、各校、各界，连总统都出面。挽留，就得先把伸进来的手缩回去。一个人把辞呈放在桌上，等于告诉所有人：要推这扇门，先得把我推走；把我推走，你们得给全国一个交代。

第四，他后来把「退」说出了口。第 13 章那张表里原本写的是：辞职这件事，从没进过他的学说。这一章把这句话收窄了一点，第 13 章已照改。1923 年那篇讲「不合作」的文字，是他把「退」当成一种主张公开说出来了。只是它讲的是一个读书人在乱世怎样进退，不讲一所大学拿什么来守门、这个人走了以后谁来守。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辞职没有进过他的教育学说；它作为读书人的进退之道，他说过。

◆ 四、SDE 看这一处

回到覃长庚的铺子。那里有三样东西：锁，门框，门闩。

锁，是写进门里的那一部分。放在北大，就是第 12 章看过的评议会、教授会、系主任由教授选：校内的事按章程办，谁来都得照这个办。这是写进了墙里的门，在脚下那片地（E）里留得下来。

门框，是锁装在上面的那个东西。放在北大，就是校门外面的那几样：经费，政府，谁来当校长。北洋那十年，门框一直是松的：欠薪、换阁、军阀进京。锁再好，评议会再健全，门框一松，一脚就能连锁带木头踹下来。

门闩，是第三样。它不装在门框上，它横在门后面，两头插进墙里。它跟锁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门闩得有个人在里面，才闩得上。　蔡元培的辞职，就是这样一根门闩。门框松的时候，他把自己横在门后：要推这扇门，先得把他推走。

用九宫的话说，这根门闩是两样东西打成的。一样是内能，藏在里面的底气和定力：他肯走，他不贪那个位子，这一条第八编细看。另一样是势能，积累下来的位置、名望和信用，像水库里蓄着的水：翰林，前教育总长，北大校长，各派都认他。一根细竹竿当不了门闩，横上去一推就断；他这根门闩压得住，是因为他够重。

再用 123 原理的三拍（九宫之外的一组三视角）看一次辞职是怎样走完的。第一拍，张力积累：学生被抓，欠薪，总长伸手。第二拍，形状改变：辞呈递上去，人离开北京。第三拍，回写：他回来了，带着一些变了的东西回来。1919 年那一次最清楚：五月走，九月回；回来以后，10 月评议会改选法，12 月组织章程定下「凡大学立法，均须由评议会通过」（第 12 章）。「待验」：这两件事的先后是史实，其间是不是因果，本书只提出一种读法，待核史料。如果读法成立，那他的门闩不只是挡了一下，挡完还顺手把锁换结实了一点。

门闩也有门闩的毛病，三条，都要照实写。

一是费人。门闩要一个人在里面。十年校长，实际在校不到一半，每一次闩门，都是他本人离开北京、离开学校。每一次都有损耗（D3 损耗）：课停了，事搁了，人心散了又聚。

二是闩一回，轻一回。头一两次辞，全国震动；到后面几次，大家已经知道他会被挽留。门闩用得太勤，推门的人就摸出了规律。

三是人走了，闩就没了。这一条他自己看得很清楚。1919 年他五月出京、九月才回，中间这几个月，北大是靠借他的分量撑的：7 月，蒋梦麟以「蔡先生的代

表」这个名分到北大替他办事，那年蒋梦麟三十出头，名气远不如他〔据二手：浙江在线 2017 年《未名湖畔的擎烛人》；经过待核〕。门闩人不在，只能把分量借出去一回（第 64 章还要回到这件事）。秋天回校，他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讲德国大学的校长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从没出过乱子，说北大此后也要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1934 年回忆，已对）。这就是一边闩门，一边换锁：他不想让北大一辈子靠一根门闩。1923 年以后他真的不回来了，那几年北大靠的正是锁，是评议会和代理校务的人，撑了好几年（第 12 章）。可 1927 年 8 月来的不是一脚，是把整个门框拆了：北京政府把北大等九所国立学校合并成「京师大学校」，由教育总长兼任校长，北大的名字一度都没了〔据二手〕。锁在门框上，门框没了，锁也没处装；门闩在人身上，人不在了，闩也就不在了。

这就回到了这本书的判语。他教的是超脱，他靠的是守门。守门守到最后，靠的是一根用自己打成的门闩：它最有力，也最难传。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茶叶店那一单以后没多久，一天夜里十点多，锁铺已经拉了一半卷帘门，来了一个年轻人，说自己家的门打不开了，钥匙丢了，请覃长庚去开，出三倍的钱。

覃长庚问：是你自己住的？身份证带了吗？那人说身份证锁在屋里。覃长庚又问：房东电话有吗？邻居能不能出来说一声？那人支支吾吾。

覃长庚说：这样，你去叫楼下的邻居或者社区的人来，有一个人认你，我就跟你走。三倍的钱我不要，照常收。

那人走了，没再回来。那天晚上覃长庚少挣了一笔钱。他跟甘秋芬说：开锁的手艺，一半在手上，一半在「不开」上。

你手上大概也有一两件事，是你的门闩。在单位，是那一张你不肯签的单子；在家里，是那一句「这个我不同意，你们要这样，就别叫我」。它不是天天用的。天天用，它就不灵了。

可以问自己三句话。这件事，我横上去，推门的人会不会停？也就是说，我有没有那个分量。我横上去以后，门里面的人安全了没有？他那次是等学生都出来了才走。还有一句最难：要是我真的不在了，这扇门靠什么关？如果答案是「什么也没有」，那就趁现在还横着的时候，去把锁换结实一点，把门框修一修。

带走的话

锁是写进墙里的规矩，门框是校门外的钱与权，门闩是他自己。门框松的那十年，他一次次把自己横在门后；门闩最有力，也最难传。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关了政府伸手、复辟、抓人再抓的门，也关了学生冲过头的门；开的是回来以后教授会、评议会与章程的门（他本人说过要「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辞职与改制的因果仍「待验」）。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在利害里长出来的。每一张辞呈都递在利害正中间，每一次都有代价，每一次都要算清门里的人安全了没有。

第 35 章

1927 年：他自己也没能站在政治外面

> 这一章的问题
>
> 一个主张大学「超然」于政党的人，自己站在哪里？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守业在村小教了三十多年书。孩子们打架，他总是一句话：不许站边，先把事情说清楚。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邻里扯皮，也爱请他去坐一坐，因为他是老师，谁家的孩子都教过，不偏谁。

他退休那年冬天，隔壁屋场的老两口要给两个儿子分家，请他去当中人。家里只有一栋老屋，堂屋只有一间。老大一直在家种田，照看老娘；老二在广东打工，每月往家里寄钱。两兄弟都想要那间堂屋，一个说「娘是我在管」，一个说「屋是我寄的钱修的」。

覃守业坐在火塘边听了两个晚上，一句话没插。第三天晚上，分单摆到了桌上，要他拿主意。他想了很久，说：堂屋归老大，娘跟老大住；老二那一份折成钱，老大分三年给清。

分单最底下，有一栏写着「中人」。他拿着笔，停了好一会儿，才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去。

事情办成了。只是第二年春节，老二回村，在村口碰见他，头一扭就走了过去。

覃守业跟家里人说起这件事，没说后悔，也没说自己对。他只说了一句：我当了一辈子不站边的人，那天才晓得，要把一件事办成，笔就得落下去。落下去了，名字就在纸上，擦不掉了。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蔡元培这时已经六十岁，他五年前写的那张图纸（第 33 章），终于有了落地的机会。

第 12 章已经写过这件事的大概：1927 年 10 月大学院成立，他任院长；大学区制在江苏、浙江和北平试行；1928 年 10 月大学院裁撤，改回教育部，1929 年大学区制停止，前后不到两年（据南京大学档案馆「『大学区制』试办始末」；维基百科）。这里不再重复，只补几处与「独立」直接相关的细节。

第一处是美。那张图纸上给美排的座，这几年坐上了一部分人。1927 年 11 月，他和萧友梅在上海办起国立音乐院；1928 年春，又在杭州西湖边办起国立艺术院，林风眠任院长（据维基百科）。据记载，他在艺术院补行开学式时说，大学院在西湖设艺术院，是要创造美，让后来的人把迷信的心换成爱美的心〔据二手：讲话原文待核〕。在北大，美育是旁枝；到了大学院，他给美另开了两扇门。

第二处是北平。1928 年秋，北平大学区成立，北大和北平、天津一带的国立学校被编进一所「国立北平大学」，校长是李石曾。北大学生不答应，11 月底，几百人举着校旗去请愿；后来经吴稚晖和蔡元培出面调停，北大三院不拆散，改称「北平大学北大学院」，1929 年 3 月才重新开学；同年大学区制停办，8 月恢复「国立北京大学」的名字〔据二手：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的分合》〕。他晚年回忆这件事，只写了一句：「以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于是我的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始得取消。」（《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1934，维

基文库本，已对）图纸是他画的，把它按到北大身上的，是另一双手；取消的第一个名义，是他自己的。

第三处是反对的声音。据南京大学档案馆的整理，当时中等学校一方有团体批评大学区，说清高的学府反倒变成了政客角逐的场所；也有人批评这套办法行政权太集中，有「学阀」之嫌〔后一说据二手〕。北平那边，李石曾同时兼着一个政治机关的主席，被人批成想「包办」北平教育〔据二手〕。1922 年他要大学超然于政党；1928 年，他设计的大学区被人说成政治角逐的地方。

还有一件事，要照实写，写得克制。1927 年春，他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据记载，3、4 月间他主持过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清党」的会议〔据二手〕；4 月 9 日中央监察委员联名发出的「护党救国」通电，列名的八个人里有他（维基文库本，原载《民国日报》1927 年 4 月 14 日，已对）。据记载，他同时反对滥杀，提过三条原则：抓人要先调查清楚，定罪要审问清楚、证据明白，处死要交会议讨论决定。这件事本书不做评价，只记下它在这本书里的位置：一个教大学超然于政党的人，那几年自己身在一党的政治之中。

几年以后，他站到了另一个位置上。1932 年 12 月，他与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人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副主席（据维基百科）；1933 年 6 月，杨杏佛遇刺身亡〔据二手：杨在同盟的职务待核〕。杨杏佛同时也是中研院的总干事（第 12 章）。

1928 年起，他当中央研究院院长，一直当到 1940 年在香港去世。这是他一生在一个位子上待得最久的一次，十二年。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对的地方。

第一，他没有躲。一张图纸，要落地，总得有人去做。1927 年这个机会来了，他没有说「我是超然的，我不碰」，他去了，当了院长，一条一条地试。试的

结果不好，可「学者管教育」这个想法，是他亲手放到现实里去碰过的，不是只写在纸上。音乐院和艺术院，就是这次碰出来、留下来的两样。

第二，他没有只站一边。同样是他，1927 年在一个政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里；1928 年底，北大学生为校名闹起来，他去调停，保住了北大三院不拆散；1932 年，又站出来组织民权保障同盟，为被抓的人说话。一个人一辈子，前后站过的位置不一样，照实摆出来，比替他洗、替他骂都更有用。

第三，他最后退回了「真」。大学院撤了，他没有接着去争一个更大的教育位子，而是在中研院守了十二年。1917 年就职演说里他说过「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最后十二年，他守的是一座只管研究的院。

◆ 四、SDE 看这一处

还是用 E1 三界来看。

1922 年，他把大学放进理念界：学问的道理管学校，现实界的钱与权挡在墙外。这是图纸。

图纸要落地，要借一双手。能把全国的教育部撤掉、把一个大学区划出来的，只有政权。于是他走进了现实界最里面的那一层，当院长，当委员，坐进一个政党的中枢。这不是他忘了自己的主张，是那张图纸本身就要求这样：大学要超然于政治之外，得先靠政治的手把它放到外面去。

问题就出在这里。借了那双手，就站进了那双手所在的地方。大学院是在一个政党的政府里生出来的；它的存废，也就跟着那个政府里的人事与争论走（「待验」：这是本书对大学院撤销原因的一种读法，史家诸说不一）。1922 年他写「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承认，不受政党内阁更迭的影响」；1928 年，大学院一年就撤了。北平那一次更清楚：同一张图纸，换一双手去落，落下来先抹掉的是北大的名字。这不是说他的图纸错，是说图纸画在理念界，落地却只能落在现实界，中间没有一条不经过政治的路。

这就是第二道缝最清楚的一次露面。**他教大学超然于政党，他自己身在党内政治。**　这句话要这样读：不是说他言行不一，是说理念界那一层，从来不能自己站住；它要站住，就得有人下到现实界去托着它；托着它的人，自己就不再是超然的了。覃守业当了一辈子不站边的人，那天在分单上签下名字，家分成了，他也回不到火塘边那个谁都不偏的位子上了。

还要再看一眼自我界。第 34 章那根门闩，力气来自一个人站在一所学校的门后，对伸进来的手说「不」。1927 年那一段，他不在哪一所学校的门后，他在政权里面，他的内能、势能都还在，用在了让图纸落地，也用在了党内的事务上。本书把这一段写在这里，不是为了评它，是因为缺了这一段，「守门人」这三个字就会被读成一个不沾政治的圣人。他不是。

也有一处是反过来的，「待验」，记下来交第十一编：美的那两扇门，恰恰是他站进政权里面以后才开出来的。在他自己守门的北大，美只能「听学生自由选习」；借了政权的手，美才有了两所专门的学院。隔土型的学说，落地时靠的偏偏是土。

1932 年那一次，门闩又回来了，只是换了一扇门：不再是一所大学的门，是一些被抓、被关的人的门。他又站到了门后面。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露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班里要选一个团支书，两个同学都想当，私下里各拉了一拨人。覃露跟两个人都处得不错，谁来找她，她都笑笑说：我不站边。

选举前一天晚上，两个人里的一个来找她，说了一件事：另一个同学为了拉票，答应了几个人期末帮他们「划重点」，而那几个重点，是从辅导员那里先拿到的。覃露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

她给家里打电话。覃守业接的，听完了，跟她讲了当中人签分单的那件事。最后说：不站边，是让你先把事情听清楚，不是让你一辈子坐在火塘边上。听清楚了，该说的话要说；说了以后，就别再以为自己还是那个谁都不得罪的人。

覃露第二天去找辅导员，把听到的话原样说了，说自己不知道真假，请他去查。她没有说该选谁。

这一章给你的，不是一句「要站边」，也不是一句「别站边」。是一个提醒：一个主张「超然」的人，到了要把事情办成的那一刻，常常得走进去。走进去的时候，心里要知道自己已经不在外面了；以后再对别人讲「超然」，要把自己走进去的那一段也讲出来。

带走的话

图纸画在理念界，落地只能落在现实界。他 1927 年走了进去，没能站在政治外面；照实记下这一段，「守门人」才不会被读成圣人。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学者管教育」进入国家制度的门、音乐院与艺术院的门、中研院的门、1932 年为被抓者说话的门；1927 年那一段，他不在任何一所学校的门后，在政权里面。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在利害里长出来的，而且这一次他没有站在利害的门口，是站在利害的里面。

第 36 章

编末　SDE 解构｜独立不是超然，是持续的张力

> 这一章的问题
>
> 把图纸、辞呈和 1927 年放在一起，他的「独立」到底是靠什么立住的？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清明前后，覃屿跟爷爷去河堤上放风筝。风筝是覃屿自己糊的，竹篾扎的骨架，纸上画了一只鹰，翅膀是他照着美术课上学的样子一笔一笔描的。

风不小，风筝一下子就上去了。覃屿越放越高兴，线轴一圈一圈往外放，放到快见底了，他跟爷爷说：爷爷，要是把线剪了，它是不是就能自己飞走，想飞多高飞多高？

覃守业笑了，说：你剪剪看。

覃屿当然没剪。爷爷接过线轴，往回收了几圈，风筝反而往上一窜。爷爷说：风筝飞得高，不是因为它自由，是因为线一直在拉着它，风一直在推着它，你的手一直在那头使着劲。三样一样都不能少。线一断，它先是往上飘一下，接着就一头栽下来。

覃屿想了想，说：那它一直都是被拽着的。

爷爷说：被拽着，它才站得住。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这一编看了三样东西。先把证据摆在台上。

证据台

图纸：「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承认，不受政党内阁更迭的影响。」（《教育独立议》，1922，维基文库本，已对；第 33 章）

辞呈：北大校长任上，一般记为七次请辞（1917—1926；傅国涌文，据二手）；其中 1918、1919、1923 三次，他本人 1934 年《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有记（维基文库本，已对）。此前另有 1898、1900、1912 数次（第 34 章）。

1919 年：「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更待何时」（《蔡孑民告学生书》，《晨报》1919 年 5 月 12 日，据维基百科所录，二手）；回校后：北大「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1934 年回忆，已对；第 34 章）。

自算：「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同上，已对）。

1927—1929 年：大学院与大学区试行、撤销，北大校长名义随北平大学区取消（同上，已对）；同年他列名中央监察委员联名通电（维基文库，已对），并据记载反对滥杀（据二手；第 35 章）。

1932 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维基百科）。1928—1940 年：中央研究院院长。

合起来说：他在纸上要大学「超然」，把大学放进理念界；在日子里，他一次次站在现实界的门口，用自己的进退去顶；有一段时间，他自己走进了现实界的最里面。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解构之前，先写保底，而且放在最前面。

北洋那十年，北京政府的总统换了五次，内阁总理换了三十次上下〔据二手〕，欠薪是家常便饭，军阀随时可能进京。一所国立大学，钱从政府来，校长由政府派，照理说，政府换一次，学校就该抖一次。在这片土里，他把北大从官场和军阀的直接指挥里拉了出来：校长不跟着内阁走，教授自己议事，政府伸手就有人把辞呈放在桌上。这个方向是对的。　没有这一步，就不会有后来那几年各派在北大里吵、在北大里长的那一片场。

还要再加一句：他不是只靠嘴说「独立」，他动过三种手。写图纸，是想把独立交给制度；递辞呈，是用自己去顶制度顶不住的那一截；1927 年进大学院，是想借政权的手把图纸放到地上。三种手，两种没成，一种成了一半。可三种都是真动了手的。

◆ 四、SDE 看这一处

现在可以把第二道缝结一次账了。

先看他怎么说自己靠什么，站在哪一格。《教育独立议》里的大学，站在 E1 三界的理念界：学问的道理来管，钱与权挡在外面，政党更迭不进来。他用的词是「超然」。在他的图纸里，独立就是站到利害外面去。

再看他最难的那几年，真正靠什么熬过来。靠的是三界缠在一起。理念界那一层，是他心里那张图：大学为学术，不为升官发财，不为一党一派。现实界那一层，是欠薪、换阁、抓人、合并、复辟，一样一样压到校门口。自我界那一层，是他本人：他的定力，他的名望，他肯走、走得起、走了有人请他回来。三层里，理

念界提供方向，现实界提供压力，自我界提供那一根门闩。三层一起在，北大才站住。少了哪一层都不行：没有理念，他的辞职只是个人闹情绪；没有现实的压力，独立无从谈起，也无须去守；没有他本人，图纸就是一张纸。

这就是覃屿那只风筝。风是现实界，一直在推，推得乱，有时还往下压；线那头的手是自我界，一直在使劲；风筝要往上去的那个方向，是理念界。风筝能飞，靠的是三样一起拉扯着。把线剪了，以为这样就「超然」了，风筝先往上一飘，接着就栽下来。大学院就是这样：想一下子剪断所有的线，交给一张图纸，不到两年就落了地。

用 SDE 的三个式子说一遍，只说一句。长出来的样子（S，显露）＝ F（走出来的路 D，脚下那片地 E）：北大那几年显露出来的「独立」，是一次次辞职、回任、改章程这条路，在北洋那片乱地上走出来的，不是先有一个「超然」的独立摆在那里，再被人去发现。

于是判决五可以正式立下了。

判决五：**他把大学放在理念界，用辞职去维护；真实的独立不是超然于三界之外，而是在三界张力里持续守门。**

这一条和他的主缝是同一个形状。美育那一边，他教学生用美「超脱」利害；独立这一边，他教大学「超然」于政党。两边都是往外隔。可他自己，两边都是在里面守：守住北大那片场，靠的是在利害正中间说「不」；守住大学的独立，靠的是在三界的拉扯里一次次递辞呈、一次次回来。缝隙读法里悖论的第四种样子，在这里又对上一次：给大学的是「超然」，留给自己的是「缠在里面」。

也要把判决三在这一编的读数交出来。判决三说，校门外的几样，经费、政府、继任者，写不进校内章程，靠他一人的进退去顶。这一编补上一笔：这几样，他其实写过，写在 1922 年那张全国图纸上；1927 年还拿去试过，试了一年多就撤了。所以准确的说法是：门外那几样，他写进过国家的图纸，没立住；立不住的那一截，还是他的身子。判决三不改，加这一句「待验」的补语，交第十一编复核。

还有一条读数，对判决三、判决五都要紧。1919 年秋天回校，他当众说北大要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第 34 章）。这说明他不是没看见门闩的毛病：他一边拿自己当门闩，一边想把门闩换成锁。校内那一截，他换成了；校外那一截，换不了，只好继续拿自己去横。这条材料让判决五的前半句要说得更准：他用辞职去维护，不是因为他相信辞职是守门的正道，是因为门外那一段，一时没有别的东西可用。

判决五也要留推翻条件，写在这里，交结语报账。这两条是本编新补的，导读原来没有立，〔待王德生确认〕。其一，如果史料显示，他的历次辞职多半没有改变过任何事，挽留只是客套，那么「用辞职去维护」就要收窄。这里有一处要照实登记：1919 年他自己就把挽留叫作「虚套」，所以特意秘密出京；可那一次的挽留持续了几个月，学生、各校、政府都出了面，他 9 月才回校，不像是客套。本条暂未触发。其二，如果能找到大学院撤销后，他写过文字，承认独立要在政治里持续去争、而不是靠超然得来，那么这道缝就比本书说的窄，他自己已经补上了一部分。本书还没有找到。判决五本身，仍是「待验」。

最后，写追随者会碰到的天花板。只学他图纸的人，会以为独立是一套设计，设计好了就能一劳永逸；只学他辞职的人，会以为独立是一种姿态，拍桌子走人就是守门。前一种人碰到的是门框，后一种人碰到的是自己的分量。他本人身上这道缝最窄，因为他两样都做了，还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河堤。

那天风筝收回来，覃屿问爷爷：那怎样才算它真的独立？

覃守业想了一会儿，说：不是它不要线。是它自己知道，线在哪里要拉紧，在哪里要松一松。风大了，松一点，别让线断；风小了，收一点，别让它掉。放风筝的人也一样，一下午手都不能闲。

你想在哪件事上「独立」？可能是想不靠父母，可能是想在单位里不看谁的脸色做事，可能是想让你带的那个小组不被上面随便改方向。这时候，最容易冒出来的念头是：把线剪了。辞了，搬出去，一刀两断，从此谁也管不着我。

这一编给你的是另一个问法。先看清你的三根线：你要往上去的那个方向是什么；推你、压你的风是哪几股；你手里使得上的劲有多少。然后别想着剪，想着拉。什么时候该拉紧，递上你的那张「辞呈」；什么时候该松一松，回来，把门框修一修，把锁换结实一点。

这比剪断难得多，也累得多。可风筝就是这样飞起来的。

带走的话

独立不是站到利害外面去，是在理念、现实、自我三根线的拉扯里，一直守着。他的图纸写了「超然」，他的日子写的是「守门」。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本编合计：开的是大学由学问来管、教授共议、为被抓者说话的门；关的是政党、教会、内阁更迭与学生冲过头的门；1927 年那一段，他自己不在门后。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图纸是想超脱出来的；独立本身，四章全部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

第 八 编

德：他真正靠的那一样

◆ ◆ ◆

编 序

前面七编，一路在说一件事：他写下的是美，他熬过难关时靠的，却很少是美。第一编排他的一生，「靠什么」那一栏里，美几乎不出场；第二编走他办过的七处学校，没有一处是靠美撑起来的；第七编数他的辞职，辞职这件事没有进过他的教育学说。话说到这里，总要有一编正面回答：那他到底靠的是什么？

这一编的答案只有一个字：德。不是书上那个大而空的「道德」，是很具体的几件事。一张写着「不嫖、不赌、不娶妾」的入会单；一个丧妻的翰林对说媒的人开出的五个条件；1919 年 5 月一个晚上，他在一位老熟人家里坐到半夜不走；晚年一家人一直租房住，最后在香港连医药费都欠着。

这四件事，分成四章。前三章各看一件，只摆事实、不煽情；第 40 章把前七编和这一编的证据合在一起，做接缝卡的正式版，让本书的缝隙判语在这里正式落地。

读这一编要记着一句话：他的德，不是超脱出来的，是站在利害正中间说「不」说出来的。美教人把利害隔出去；德却不能隔，它只能在利害里面守。

第 37 章

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也不做官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讲「美能超脱利害」的人，为什么要在大学里立一个「德」的会？他自己站在哪一档？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露上大学的第一个月，寝室四个人坐下来定「寝室约定」。

一开始大家都很积极，你一条我一条，写了满满一张纸：晚上十二点以后不打游戏，不带外人留宿，轮流倒垃圾，打电话去阳台，借东西要打招呼，周末不睡到中午，每天背单词……写到第十几条，有人笑起来：这么多，谁守得住？

对床的女生出了个主意。她说，分三档吧。第一档三条，是人人必须守的，不守就影响别人：不带外人留宿，十二点后不开大灯，垃圾轮流倒。第二档是愿意的人再加：比如不点夜宵外卖，不在床上吃东西。第三档是给想「狠一点」的人的：每天早上七点起床，周末也不例外。签的时候，每个人在自己选的那一档后面写名字。

覃露在第二档后面签了名。她打电话回家说起这件事，覃长庚在电话那头问了一句：出主意的那个同学，她自己签的哪一档？

覃露想了想，说：她签的第二档，第三档她说自己做不到，就不签。

覃长庚说：那这张纸能管用。

一张约定管不管用，不看它写得多漂亮，看定规矩的人自己先站在哪一档，也看她破了规矩以后怎么对自己。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1918 年 1 月 19 日，《北京大学日刊》第 49 号登出一篇文字，题目是《北京大学之进德会旨趣书》，执笔的是校长蔡元培（据维基文库所录《北京大学日刊》本）。

第 26 章为了做接缝卡，借过这篇旨趣书的两句话（「委身学校而萦情部院」和「谢人」）。这一章从头细看。先把三档原文放在这里，因为这一章最后要看他自己签在哪一档：

> 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 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 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

三档一共八戒。愿意入会的人，在册子上写下名字，注明自己愿做哪一种会员；「本会不咎既往」，入会以前的事一概不问，入会以后犯了戒，要罚。头三戒，他说「无中外，无新旧，莫不认为不德」。中间两戒是专门给大学定的，后面加了一个括号：「法科毕业生例外」。最后三戒，他承认害处不如前面几样大，只是让人「纷心」，所以留给愿意的人。

再往下看三处。

第一处是来历。这个会不是他一时兴起。旨趣书里自己交代：民国元年，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等人在上海发起过进德会，也分三等；后来他坐船北上，同船三十多人大半是官吏、议员，嫌「不做官」「不做议员」两条不方便，于是去掉这两条，另组了一个「六不会」。他回国以后，又在南洋公学同学会、译学馆校友会上提过把嫖、赌、娶妾三戒写进会章，「闻者未之注意也」。几次没做成，到了北大，他才把这件事拿到「此二千人之社会」里再试一次。

第二处是「止谤」。入会的用处，他列了三样：一可以「绳己」，拿会约管住自己；二可以「谢人」，第 26 章讲过；三可以「止谤」，止住外面的非议。北大那些年名声不好，外面说它是冶游的策源地。他承认这些话「言之已甚」，可又问大家一句：这些话真的全是凭空来的吗？「不去其因而求弭谤，犹急行而避影也。」不把原因去掉，只想让人别说，就像一边快跑一边想甩掉自己的影子。

第三处是后来。据后来的研究者整理，到 1918 年 5 月底，报名入会的有四百六十多人；5 月 28 日开成立大会，他当选会长；在名单里，他自己登记的是乙种会员，守前五戒，不嫖、不赌、不娶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没有签丙种〔据二手：北京日报周惠斌文；会员名单原件待核〕。同年 6 月底，会里的评议员、纠察员开会，把三档改成：三条为入会必守，其余五条由会员自愿认守〔据二手〕。进德会成立以后，他以会长名义发过一则启事，大意是：守得住会规，不等于就有德；德是积极往前做的事，会里的条件都是消极的，不是说这些就是德，而是说想进入德的人，应当有这些戒律〔据二手：同上文所引《进德会启事（第四号）》，原文待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对的地方。第 26 章点过一句：善不是一个人硬扛的，要有一个会、一张名册，把「不」变成大家可以一起说的话。这里再补两层。一层是分档：甲种人人该守，乙种丙种自己选，不拿最高的一条去要求所有人。一层是「不咎既往」：这四个字给了多少人一个回头的门，善要能从今天开始。此外还有三处。

第一，他肯一试再试。上海一次，船上一次，南洋公学同学会一次，译学馆校友会一次，「闻者未之注意也」。换了别人，第三次就算了。他把几次没人理的事，带到自己能做主的那一所学校里，又试了一次。一件德行上的事，靠的往往不是想得多高，是被冷落几回以后还肯再提。

第二，他不躲名声的「因」。北大被人说成冶游之地，最省事的办法，是出一篇文章辩白，或者干脆不理。他两样都没做。他承认外面说得过头，也承认里面有

因，然后去动那个因。「急行而避影」这个比方很家常：你越想甩掉影子，跑得越累；不如站到太阳底下，把挡光的东西挪开。

第三，他自己签乙种，不签丙种。烟、酒、肉这三戒，他没有替自己揽下来。一个会长，若是给自己签最高的一档，最好看，也最容易；他签的是自己守得住、也一直守着的那一档。定规矩的人先站进门里，但只站进他真站得住的那一扇。这跟覃露寝室里那个出主意的女生，是同一种诚实。

◆ 四、SDE 看这一处

先用大白话摆一下这件事在九宫里的位置。

九宫第三行是 E，「脚下那片地」。E1 叫三界：理念界是想法和道理，现实界是钱、权、人情和环境，自我界是自己心里。1918 年北大那片地，现实界里最粗的一根纠缠是「读书为了做官」。第三编讲过，这不是哪个人坏，是那片土里长着的东西。

九宫第一行是 S，「长出来的样子」。S3 价值维说的是一个人朝什么价值亮起来：真、善、美。1917 年春天他讲以美育代宗教，站的是美；九个月以后立进德会，站的是善。同一个人，同一年里，换了一格。

为什么换？因为「读书为了做官」这根纠缠，美隔不开。美的办法，是让人面对一幅画、一轮月亮的时候，暂时忘掉利害；可一个法科学生心里挂着部院，一个教员一边上课一边等着进衙门，这不是看一幅画能忘掉的。他写旨趣书时用的词是「委身学校而萦情部院」：人在学校，心在衙门。对付这个，要的不是忘掉利害，是在利害里画一条线。进德会就是那条线。

再看他那则启事里的意思：会规是消极的，德是积极的。这句话用 SDE 的话说，正好把门和路分开了。戒约是门（D3 优化约束里压误差的那一种，先把不能犯的错拦住）；德是路（D2 路径组织，一步一步往前做）。他自己很清楚，一扇门不等于一条路。可他也清楚，在那片土里，没有这扇门，路走不出去。

「法科毕业生例外」这几个字，值得多看一眼。他立「不做官」这一戒的时候，就给法科学生留了一道缝，因为法科本来就是培养做官做事的。这说明他定的戒，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纯粹原则，而是看着北大那片地一条一条量过的。守门的人，要知道哪一扇门不该关。

半年以后改章，又是一次量。三档改成「三条必守、五条自愿」，看起来是往后退了一步；用门的话说，是把那扇门的尺寸又量了一遍，量到大家真能从这里过、又真能守住的宽窄。门不是一次装好就完的，门框要跟着那片地调。

最后照实写一句。「不作官吏」这一戒，他自己后来也没能一直守在门里：1927 年以后，他出任大学院院长，身在政府之中，第七编第 35 章写过。这不是说他当年言不由衷。它说明的是本书的第二道缝：在现实界里守门，守的是一年一年的日子，不是一纸戒约写好就算完。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覃露的寝室。

那张分了三档的约定，贴在门背后。第二个月，出主意的那个女生有一次半夜打游戏忘了时间，第二天早上自己把名字从第一档旁边划了一道，下面写了一行小字：「本周倒垃圾我包了。」

覃露后来说，那张纸真正管用的地方，不是那十几条规矩，是那一道自己划的线。大家看见了：定规矩的人，自己先在规矩里；破了，自己先认。

放到你自己身上。你家里、单位里，大概也有过几次「定规矩」：家里说好晚饭时不看手机，科室说好不收供应商的东西。问你自己三个问题：第一，这规矩提了几回没人理，你还肯不肯再提一回？第二，定规矩的人，自己签在哪一档，是签在最好看的那一档，还是签在真守得住的那一档？第三，第一个破规矩的如果是你自己，你打算怎么对自己？

蔡元培的进德会，前两个问题都答到了。第三个问题，他留了罚章、纠察员；他自己那一栏签的是乙种，此后多年，他在「不嫖、不赌、不娶妾」这几条上，一直是让人看得见的。

带走的话

美隔不开「读书为做官」这根纠缠，所以他立了一扇门。定规矩的人先站进门里，而且只签自己真守得住的那一档。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嫖、赌、娶妾和「借大学做官」的门；开的是「不咎既往」的门，也给法科留了一道缝，半年后又把门量宽了一点。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它是在官场的应酬里、在北大被人议论的名声里，几次没做成以后一条一条量出来的。

第 38 章

一则征婚启事：善先落在自己家门口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人讲的新道理，先落在谁身上？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屿有一回翻出家里一个旧铁皮饼干盒，里面装着爸妈年轻时的一些零碎：两张电影票根，一张县百货公司的发票，还有一个压扁了的烟盒。

烟盒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三行字，字歪歪扭扭：一，不打牌；二，每月工资交一半给你存；三，你想读夜校，我不拦。

覃屿拿着去问妈妈。甘秋芬笑了，说那是她跟覃长庚相亲的第三回，在河边。媒人事先跟她说过，这个小伙子老实，可家里穷。她那天憋了一肚子话，打算问他抽不抽烟、打不打牌、以后钱谁管。结果还没开口，覃长庚先把这个烟盒递过来了。

她说，那年头相亲，男方开条件的多，多半是开给女方的：要会做家务，要孝顺老人，要早点生孩子。他这三条，一条都没开给她，全是开给他自己的，第三条还是给她开的一扇门。

覃屿问：那后来呢？甘秋芬说：牌他是真没打过；夜校我读了两年，中专文凭就是那时候拿的，后来去阅览室上班，用得上。

一个人嘴上的新道理，最硬的检验，不是讲给多少人听，是先落在自己家门口。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1900 年，蔡元培的第一位夫人王昭病故（据维基百科「蔡元培」条）。那一年他三十出头，已经是辞了官、回到绍兴办学的翰林编修。上门说媒的人很多。

先说一句王昭。这是一桩父母之命的旧式婚姻，他在外奔走的日子多，在家的日子少。据记载，王昭死后，他写过一篇祭文，里面有「如宾十年」一类的话，大意是后悔自己没能多守在她身边〔据二手：人民网转述，原文待核〕。这一句放在这里，是为了说明：下面那张单子，不是一个对旧婚姻无动于衷的人写的，是一个在旧婚姻里欠了一份情、想把下一回过得不一样的人写的。

据多种记载，他对说媒的人提出了五个条件〔据二手：人民网、中华读书报等转述，原始出处待核〕。各本文字大同小异，常见的一种是：

> （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和，可离婚。

有的记载说，他把这几条写好，贴在书房的墙上〔据二手〕。说是「启事」，其实不是登在报上的广告，是他对说媒的人亮出来的一张单子。

这张单子，在 1900 年的绍兴，是惊人的。缠足还是体面人家女儿的常规；女子识字的不多；有身份的男人娶妾是寻常事；「好女不嫁二夫」写在牌坊上；离婚几乎说不出口。据记载，说媒的人很多就此退了。

后来他在朋友家见到一幅工笔画，打听到作者是江西黄家的女儿黄世振，字仲玉。她不缠足，识字，能写能画。经人介绍，两家订婚，婚礼在杭州办〔据二手；维基百科记为王昭死后「翌年」续娶，另一说婚礼在 1902 年元旦，待核〕。婚礼也没照旧规矩

来：据记载，他用红幛子缀上「孔子」两个字，代替旧式婚礼上挂的三星画轴；不闹洞房，改开一个演说会。

黄仲玉陪他走过了上海、德国、北京那二十年。1921 年 1 月，她病逝于北京（据维基百科），那时他正在欧洲考察途中。1923 年 7 月，他续娶周峻（据维基百科）。据记载，这一回他开的条件又不一样：原本相识，年龄略大，懂英文、能当研究助手。

这几件事，这一章只照实摆出来，不往家事里深挖。本书要看的只是一件事：1900 年那张单子上的五条，每一条落在谁身上。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对的地方。

他没有等到「社会进步了」再去改自己的家。1900 年，他还没有到上海，没有进光复会，没有去德国，没有写过一个字的美育。那时候他手里的新道理，只有读西书读来的几条：男女应当平等，女子应当读书，人不应当被捆住脚。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写文章，是拿这几条先来管自己的婚事。

五条里，第一、第二条是对女方的要求：不缠足，识字。可这两条要的不是「会伺候人」，要的是一个脚是自由的、眼睛能读书的人。放在那个年代，这是在替女子争，不是在挑女子。

第三、第四、第五条，全是对他自己、对这个家的约束：他不娶妾；他要是先死了，她可以再嫁；两个人过不下去，可以离。这三条，一条比一条难。第三条是给自己上锁，第四条是在自己死后给她开门，第五条是在两个人活着的时候，给双方都留一扇门。

还有一件事值得多说一句。他那时是翰林，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一个有头有脸的人，最容易的做法，是在外面讲新道理，回家照旧过日子。他恰恰反过来：外面还没开始讲，家里先改了。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却比很多惊天动地的事更难。

◆ 四、SDE 看这一处

九宫第一行 S，第三格价值维：真、善、美。这张单子站在哪一格？站在善上。它不讲一个家美不美，也不讲夫妻之道对不对，它讲的是：在这个家里，谁不被捆住，谁有退路。

再看九宫第三行 E1 三界。一个家的婚事，是现实界最实在的一块地：两家人的脸面，媒人的嘴，乡里的议论，祖宗的规矩，全都缠在里面（纠缠，E 里面的东西彼此牵扯）。他没有从这块地里超脱出去，他就站在这块地正中间，一条一条地改。

这里可以借缝隙那套方法里的一个说法：大师写下来的理论，往往站在一个视角上；他活过的日子，却在三个视角里。1900 年这张单子，是他后来理论里几乎没出现过的那一面。他后来写美育，写五种教育，写大学，很少写「家」；可他这一辈子最早的一次守门，就是守在自己家门口。

还可以再细看一层。五条单子，前两条是门槛（对进门的人有要求），后三条是门（给门里的人留出路）。这正好是他后来在北大做的两件事的雏形：一手关，一手开。关掉的是缠足、纳妾、从一而终那一套；开的是女子读书、再嫁、离婚的门。第二编讲过，1920 年北大开女禁。他晚年回忆，有人问他收女生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他答：「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女生来要求，程度又够，「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1934，维基文库本，已对）。二十年前，他在自己家里早就是这么办的：规矩没写不许的，就先开门。

把 1900 年和 1923 年的两张单子放在一起看，还能看出一点别的。第一张单子的五条，全落在「门」上：谁的脚被捆着，谁没有退路。第二张单子的三条，落在别处：原本相识，年龄略大，懂英文、能当研究助手。二十多年过去，他身边要的人，从「一个脚是自由的人」，变成了「一个能一起做学问的人」。前一张是善，

后一张有了真。这正合第一编第 6 章那张表的读数：他这一生靠的，是善与真两样；美在他的难关里很少出场，在他的家里也一样。

最后要说明：这张单子不是「美」。婚礼上用「孔子」二字代替三星、用演说代替闹洞房，那是一点移风易俗的趣味，可撑起这张单子的，不是趣味，是他愿意为了这五条被人议论、被媒人退掉、可能一直娶不上。这是善，而且是要付代价的善。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那个烟盒。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屿问完妈妈，又去问爸爸，那三条是谁教你写的？覃长庚想了半天，说没人教，是那年他在县里看了一场露天电影，电影里一个男的在婚礼上当着众人说了一大串誓言，后来全没做到。他就想，要说就少说几句，说了的就得做到。

那三条他写在烟盒上，没写在信纸上，他说是因为手边只有烟盒。可甘秋芬一直留着它，二十多年了。

放到你身上。你这些年相信了一些新的道理：比如孩子要尊重，家务要分担，老人要体面，夫妻要商量。问你自己一句：这些道理，你先落在谁身上了？是落在单位的会议上、朋友圈的转发里，还是先落在了自家饭桌上？

再问一句：你开出去的「条件」，是开给别人的，还是开给自己的？开给别人的条件，是门槛；开给自己的条件，才是门。

这也是只学他学说的人容易漏掉的地方。后来的人读蔡元培，读的是美育、是兼容并包，很少有人读到这张单子。可正是这种先落在自己家门口的善，让他后来在北大就职演说里对学生说「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的时候，说得出口，也有人肯信。一个人在外面立的规矩有没有分量，往往是在他自己的家里先称过的。

带走的话

新道理先落在自己家门口，才算落了地。开给别人的条件是门槛，开给自己的条件才是门。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关的是缠足、纳妾、从一而终的门；开的是女子读书、男死可再嫁、不和可离的门，而且先开在自己家里。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它就长在一个翰林的婚事里，长在媒人的议论和乡里的脸面中间。

第 39 章

营救学生与清贫到老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人把门守了一辈子，他自己手里留下了什么？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守业有一回在饭桌上讲起 1980 年代初的一件事。

那年秋天，他班上两个五年级的男孩，放学后翻进邻村的橘子园摘橘子，被看园子的人逮住，扣在园主家里，说要家长拿钱来赎，不然就送到乡里去。一个孩子的爹在外面做工，另一个孩子家里只有一个眼睛看不见的奶奶。天黑了，有人跑来学校报信。

覃守业说，他当时什么也没多想，摸黑走了七八里山路过去。园主是个倔人，开口要的钱，差不多是他半个月的工资。他身上没那么多，就把手上戴的那块上海牌手表摘下来，押在园主家的桌上，说：人我先领走，钱我下个月发了工资送来，表放你这里。

两个孩子跟着他走回来，一路上谁也不敢说话。第二天上课，他当着全班，让两个孩子站起来，把事情说清楚，然后罚他们每天放学后在学校菜地里挑一个月的水，挑水换来的菜，拿去送给园主家。

覃屿听完问：爷爷，那你的表后来拿回来了吗？覃守业说，拿回来了，第二个月送钱去，园主把表还给他，钱只收了一半。

他顿了一下，又说：领人是我的事，认错是他们的事，两样不能混。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先说 1919 年 5 月那几天。第二编第 12 章已经把五四前后的大事摆过，这里只看营救学生这一件，而且只照研究者引用的记载写〔以下据崔志海《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角色再探讨》所引回忆与报刊，属二手，细节待核〕。

5 月 4 日，游行的学生里有三十二人被军警抓走，其中北大学生二十人。当天，教育部发训令，要他「严尽管理之责」，对参加游行的学生「应即立予开除」。他没有照办。当晚，他到学生聚会的地方，表示一定负责把被捕的同学保释出来。会后，他去拜访孙宝琦——当年帮他去德国读书的那位老上司——据一位旁人回忆，他从晚上九点左右坐起，一直坐到十二点以后都不走，请对方出面营救。

5 月 5 日下午，他和北京其他十几所大专学校的校长在北大聚会，商量营救。据记载，会上的声明大意是：这次运动是市民的运动，不能让被抓的少数学生来负责；如果说是学校的运动，也应当由各校校长负责。5 月 6 日晚，他又带着校长们到警察厅去交涉，愿意以身家担保被捕学生。7 日早上，学生被保释出来，他在北大红楼前的操场上迎接。这一段，他自己十五年后只写了一句：「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1934，维基文库本，已对）一位当年被捕的学生后来回忆，他那时「含着眼泪强作笑容」，勉励他们、安慰他们。

两天以后，5 月 9 日，他辞职，秘密离京。辞职一事第七编第 34 章已经细数，这里只记一句：他在给北大学生的信里说，深信学生那一天的举动「纯出于爱国之热诚」〔据二手：维基百科所录《晨报》1919 年 5 月 12 日〕；又据当时一位友人记下他南下途中的话，大意是：他这一走，一面保全学生，一面不让政府为

难，这样才能保全大学〔据二手，原话待核〕。他自己晚年的说法是：怕因为自己的去留，加重学生和政府的冲突，也怕落下拿学生保位子的嫌疑（同上，已对）。

同一位研究者也提醒：蔡元培一向不赞成学生长期荒废学业去搞政治运动，五四以后他也多次劝学生回到课堂。营救和劝回，都是他〔据二手〕。

再说清贫。

他做过教育总长、北大校长、大学院院长，后来当了十二年中央研究院院长，按说薪水不低。可据多种记载，他一辈子名下没有自己的房产。1928 年以后一家人住在上海，先后租住过好几处房子（据维基百科「蔡元培」条所列地址）。据记载，他薪水多，花出去的也多：买书，接济穷学生和亲友，给公益捐钱。有一则记载说，中央研究院的部下见他入不敷出，悄悄在他月薪里多加了二百元，他发现后退了回去〔据二手：转述李济回忆，原文待核〕。

1935 年 9 月，蒋梦麟、胡适、王星拱、丁燮林、赵畸、罗家伦等人联名给他写信，说他为国家、为学术劳碌了一生，到现在还没有一所房子，全家租房住，书分散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几处；他们商定，这回给他祝寿的礼，就是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子〔据二手：天津日报周惠斌文所引信文，原件待核〕。据记载，1936 年元旦他回了信，答应收下，说自己愿意做商鞅变法时那个「徙木者」、燕昭王招贤时那副「骏骨」，意思是：收下这所房子，不是为自己，是让世人看见社会肯报答做学问的人〔据二手：钱耕森文，《中华读书报》2010 年 11 月 10 日引〕。后来因为战事日紧，房子没有建成。

1937 年 11 月，他从上海去了香港（据维基百科）。晚年眼疾重，身体一年不如一年。1940 年 3 月 5 日，他在香港养和医院病逝，终年七十二岁（据维基百科）。据维基百科所引张昌华《百年风度》的说法，他死后没有一间屋，欠着医院一千多元医药费，夫人典当衣物办丧事，衣衾棺木的费用由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代为筹措。

事情就是这些。本书不往上加一个形容词。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营救。那几天他做的事，用大白话说只有两样：坐着不走，担保领人。

坐着不走，是去求人。一个做过教育总长的翰林，晚上跑到老上司家里，坐三个多钟头不肯走，为的是二十个学生。这件事一点都不体面，甚至有点狼狈。可守门有时候就是这样：门外的风最大的时候，守门的人没法站在门里讲道理，只能走出去，拿自己的脸面去挡。

担保领人，是拿自己去押。「以身家担保」这几个字，意思是：学生要是再出事，算我的。一个校长把自己押在警察厅的桌上，跟覃守业把手表押在园主家的桌上，是同一个动作。

还要说对的第二处：他营救，但他不纵容。同一个人，一边担保领人，一边劝学生回课堂；一边说学生出于爱国，一边说大学不能一直停课。领人是他的事，读书是学生的事，两样他没有混在一起。

再说清贫。这一条不需要多说对在哪儿，只说两个细节，要放在一起看。那二百元，他退了。钱是部下好心加的，是为他好，不是贿赂，数目也不大。他退回去，不是因为这钱脏，是因为这是私下多给的，没有名目。可朋友和学生联名送房子，他收了，而且在回信里把收下的理由说得明明白白：为的是让社会看见学问有人报答。一退一收，分的不是钱多钱少，是这笔钱从哪扇门进来：私下塞的，不收；当众为一件公事送的，收。守门守到最细的地方，不是什么都挡，是认得每一样东西走的是哪扇门。

◆ 四、SDE 看这一处

先看营救。用九宫第三行 E1 三界来读，那几天他整个人都在现实界里：警察厅、总统府、教育部的训令、老上司的客厅。理念界里的东西，「大学超然于政党」「教育独立」，在这几天一样也用不上。他用上的，是九宫里 E3 能量那一格的两样：一样是势能（积累下来的位置、名望和信用，像水库里蓄着的水），孙宝琦肯

见他，十几位校长肯跟他一起去警察厅，靠的是他几十年攒下的信用；一样是内能（藏在里面的底气和定力），一个晚上坐到半夜不走，靠的是这个。

这里有一个很微妙的地方。他后来说过，他辞职是为了「保全学生」「保全大学」。用 SDE 的话说，他在这几天里做的，全是守门的活：往外挡，是挡政府的开除令、挡警察厅的扣押；往里挡，是挡学生的越线、挡大学停摆。守门的人两头受力，这就是第二编说的「站在利害正中间」。

再看清贫。清贫在九宫里落在哪？它不是 S3 的美，也说不上是 D1 的幸福。它是善，而且是一种很特别的善：在钱这件事上，一次一次地说「不」。

第 37 章讲过，进德会的戒约是门，德是路。清贫是这扇门守了几十年留下的样子。他没有写过一篇文章教人清贫，可他过了一辈子这样的日子。这正是本书那道缝的一个证据：他写下的学说里没有这一样，他活过的日子里处处是这一样。

还要照实说一句：清贫不是他的目的。他没有主张教授都该穷，也没有把穷当作美德去教。他主张的是教育经费要独立、要够用（第七编第 33 章）。他自己的清贫，是守门的代价，不是守门的道理。本书不歌颂穷，只记下这份代价是谁付的：是他自己，是他的家人，最后是朋友替他筹的衣衾棺木。

说到这里，有一件事要替第七编补一句。「门里的锁换成了制度，门外的墙还是他的身子」，这是判决三收窄以后的说法。1919 年 5 月那几天，就是「门外的墙」最清楚的一次：评议会可以议决校内的章程，可评议会没法替学生去警察厅担保，也没法替校长去老上司家坐到半夜。那几天站在墙上的，只有他这个人。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覃守业的那块表。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那天饭后，覃屿又问那块表还在不在。覃守业说：还在抽屉里，早不走了，我没扔。

覃屿后来在美术课上画了一幅画：一张木桌子，桌上放着一块旧手表，桌边站着两个低着头的小孩。游老师问他画的是什么，他说是「押」。游老师没听懂，他也没解释。

放到你身上。你这一辈子，大概也押过几回东西：替同事担一次责任，替孩子去学校跟老师赔一次不是，替一个亲戚担保一笔钱。这些事，你事后很少跟人讲，也很难写成一句「经验」。可你回头想想，别人真正信你，是因为你讲过的道理，还是因为你押过的那几回？

再想一句：你押完以后，有没有把「领人」和「认错」分开？只领人不让认错，是纵容；只让认错不领人，是撇清。两样一起做，才是守门。

带走的话

他没写过一篇教人清贫的文章，也没写过怎样营救学生；这两样，都是他押上自己的身家和日子去做的。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关的是政府开除学生、警察扣人的门，也关了自己在钱上占一点便宜的门；开的是学生回课堂、大学不停摆的门。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在利害里长出来的：警察厅、老上司的客厅、欠着的医药费，没有一处是超脱的地方。

第 40 章

编末　教美靠善：接缝卡正式版与悖论一句话

这一章的问题

把他写下的美和他活过的善逐条并排，缝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道缝？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期末前三周，覃屿班上的班主任来找美术老师游思远，客客气气地说：最后这几节美术课，能不能借给数学复习？孩子们反正也就是画画。

游思远说不行。他说得很和气，理由也很简单：课表上是美术，就上美术；数学要补，可以跟学校申请别的时间。班主任有点下不来台，后来这件事闹到了教务处。游思远在教务处坐了一下午，把课表、课时规定、上学期被借走的四节课的记录一样样摆出来，最后美术课保住了。

第二天，他照常走进覃屿的班上课。那节课他把全班带到走廊上，画后墙上那一片爬山虎。他跟孩子们说的第一句话是：这节课什么都别想，分数、作业、考试，都放一边，就看这片叶子，看它哪里亮、哪里暗。

覃屿回家跟妈妈说：游老师今天叫我们什么都别想。甘秋芬问：那他自己呢？覃屿想了想，说：他昨天在教务处坐了一下午。

一个教孩子「什么都别想」的老师，是在一个什么都要想、什么都要争的下午之后，才能站到孩子们面前的。

还有一笔，只带过不细说：同一个星期，有人拿着一张照片来覃长庚的铺子，想照着配一把别人家门的钥匙，覃长庚看了一眼，把照片推了回去，说这把不配。锁铺的事第七编讲过，这里只借这一个「不」字。

◆ 二、他怎么说：证据台

把前七编和这一编摆过的证据，合在一个台子上。左边是他写下的，右边是他活过的。

证据台

他写下的（美）——

「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以美育代宗教说》，1917；据维基文库《新青年》本，已核，下同）

「隔千里兮共明月，我与人均不得而私之。」（同上）

赏花之人，「决非作果实可食之想」。（同上）

面对大海与星空，人「忽然超出乎对待之境」，「又岂尚有利害得丧之见能参入其间耶」。（同上）

悲剧之美，「能破除吾人贪恋幸福之思想」。（同上）

纯粹之美育，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同上）

他活过的（善）——

进德会：甲乙丙三档八戒；「法科毕业生例外」；「不婚尚可，不宦何难」。（1918，《北京大学之进德会旨趣书》，据维基文库《北京大学日刊》第 49 号本，已核；他本人签乙种、半年后改章，据二手）

1900 年对说媒人开出的五条：男子不娶妾，男死女可再嫁，不和可离婚。（据二手）

1919 年 5 月：「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随即辞职，怕「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1934，维基文库本，已核；坐到半夜求人等细节据二手）

一生无自有房产；中研院多发的二百元退回；1935 年友人学生联名送屋，他 1936 年回信收下，屋未建成；香港病逝时欠医药费。（据二手）

一次次辞职：绍兴、南洋、教育部、北大多次。（第二、七编）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本书的读法

先回答一个读者一定会问的问题：既然他一辈子靠的是善，为什么他的理论里只写美？是他没看见自己靠的是什么，还是他故意不写？

本书的读法是：都不是。这里借「发现大师的缝隙和悖论」那套方法的第四节，那一节列了大师身上会有缝的五种原因。放在蔡元培身上，至少有四种对得上（以下是本书的读法，「待验」）。

第一，能教的写成理论，只能遇到的留在人生里。美是能教的：一轮月亮，一墙爬山虎，一出悲剧，可以摆在课堂上，可以写进课程，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守门是很难教的：什么时候该挡，挡谁，挡到什么地步宁可自己走人，这些要在一次一次具体的利害里才遇得上。他没法在课堂上安排一次「警察厅担保」让学生练习。

第二，人回头看自己，看得见路，看不见地。他一生站的那片地，就是利害本身：科举、官场、革命、北洋政府、党派、经费。对他来说，利害不是什么要研究的东西，而是每天都得踩着的泥。人很少把自己天天踩着的泥写进学问里。

第三，理论是某一阶段的总结。他写五种教育，是 1912 年坐在教育总长的位子上；讲以美育代宗教，是 1917 年刚当上北大校长。那几年，他要回答的是「一国的教育往哪里去」「孔教该不该定为国教」，他要找的是一样能替代宗教、能让人心安下来的东西。他找到的是美。这是那一段的题，不是他一生的题。

第四，也是本书最想说的一种：心疼。他自己是从最紧的那条路上走出来的：少年丧父，科举连捷，戊戌那年人在北京的翰林院，上海那几年据记载还卷进过最危险的事〔待核，见第一编第 4 章〕。他太知道利害里的日子是什么样的。一个吃过这份苦的人，最不想让下一代再吃同样的苦。所以他给学生的，是一条从利害里超脱出去的路；他没有写的，是自己在利害里熬过的那份定力。这不是隐瞒，是舍不得。

这就是保底。第二编第 13 章写过：1917 年的北大近乎官僚养成所，孔教国教之争正烈；在这片土里，把升官发财赶出校门、把各派请进校门、用美育去对冲宗教之争，这一步是对的。这里再加一句：给学生一样能让心静下来的东西，而不是把自己吃过的苦原样传下去，这份心思也是对的。

◆ 四、SDE 看这一处：接缝卡正式版

接缝卡的做法，第四编第 21 章用过一次：把同一支笔写下的两句话并排放，中间那个词就是缝。第 21 章的三组，是他文章里「发生的一句」对「发现的一句」。第五编第 26 章做过这张卡的初版，四组，右栏多是进德会旨趣书里的话；那四组仍然算数，这里不重排。正式版换一副材料：左边是《以美育代宗教说》里的六句，右边全用这一编新摆出来的证据，中间是那个让两边接不上的词。这张卡是全书缝隙判语的底账（本书读法，「待验」；左栏原文已据维基文库核，右栏证据的核验状态见本章证据台）。

他写下的美	接缝词	他活过的善
美「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	不能有	1919 年他急着离京，正因为太清楚人我之间有利害：留下来，会被看成拿学生保位子
月亮「我与人均不得而私之」	不得而私	钱可以私，他不私：多发的二百元退回，名下无屋
赏花「决非作果实可食之想」	决非	他知道大学里偏有人作「果实」之想，立了「不作官吏」一戒，又写上「法科毕业生例外」
人在大海星空前「超出乎对待之境」	超出	1919 年 5 月，他走进警察厅，站在对待之境的正中间，以身家担保
悲剧「破除吾人贪恋幸福之思想」	破除	1900 年的五条：他不破除别人的幸福，他给一个女子留下再嫁、离婚的幸福出路
美育使利己损人之念「以渐消沮」	以渐	进德会不等「以渐」：犯戒者罚，要公定罚章、推举纠察员；半年后又把门量了一遍，改成三条必守、五条自愿

六行读下来，缝的样子是一致的：左边每一句，都是「利害本来就进不来」；右边每一件，都是「利害就在这里，我来挡」。

第二行最能说明问题。月亮不能私，是月亮自己的性子，谁也不用守；钱能私，所以要有人守。他在美里找到了一种不用守的「不私」，在日子里过的却是一种要守一辈子的「不私」。前一种是超脱出来的，后一种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

第六行也要多看一眼。「以渐消沮」是美的办法：慢慢地、不知不觉地，人就不那么自私了。可他在北大真正动手的时候，没有等「以渐」，他立了戒、定了罚、设了纠察员。美管的是很长很长的一段；门管的是今天晚上这一顿饭局。

用九宫的话说，这道缝落在 S3 价值维的格内：同一格里真、善、美三个视角，理论站美，人生靠善（和真）。和第二编第 13 章的定位卡对得上。

◆ 五、SDE 看这一处：悖论一句话

> 他教的是超脱，他靠的是守门。

展开说一句：他教人用美超脱利害，他靠的是站在利害正中间说「不」。

这句话第二编第 13 章压成判语，第五编第 26 章作为金线亮过一次，到这一章正式落地，有了一整编的证据：一张入会单，一张给说媒人的单子，一个坐到半夜的晚上，一处一直租着的房子。

照缝隙那套方法第十一节的分法，这是大师悖论的第四种样子为主：给别人的，和给自己的，不是一样东西。他给学生的是超脱：月亮、名画、悲剧，让人从得失里歇一歇。他留给自己的是守门：戒约、担保、退回的钱、一次次的辞呈。

也兼着第一种：劝别人少吃的苦，正是炼出自己的那份苦。他劝学生从利害里超脱出来，而他那份一步不让的定力，恰恰是在利害里一次次炼出来的。没有科举和官场，他不会知道「升官发财」那股力有多大；1919 年那个晚上坐着不走的底气，本书读作也是从这些年的利害里一点点攒下的（「待验」）。

这里要把判决三对齐一下。导读里立的判决三，第一波查核后已经收窄：校内的议事条件，评议会、教授会、系主任选举，他写进了制度，他离京后北大靠这一套运转了几年；写不进校内章程的，是校门外的几样：经费、政府、继任者，仍靠他一人的进退去顶。一句话：门里的锁换成了制度，门外的墙还是他的身子。

所以本书说「他靠的是善」，要说清楚这个「善」管的是哪一段。它不是说北大全靠他一个人的德望在转；门里那一段，有评议会，有教授会，有一群人在议事。「善」管的是门外那一段：政府的训令来了，谁去挡；警察厅扣了人，谁去担保；经费断了，谁拿自己的去留去争。这一段写不进任何章程，只能靠一个人站在那里。这一编的四章，恰好全是门外那一段的事：官场的应酬、乡里的议论、警察厅、自家的钱。

判决二在这里正式立下，照导读的收窄版写：**他教美，靠善与真；北大那片场是一个在利害里说「不」的人守住的——善管的是门外那一段。**

这一条还要带上一条反证，免得说过头。说「他教美、靠的不是美」，不等于说他只把美挂在嘴上。1921 年，北大「没有人肯讲美学」，他自己去讲了十几次，因为脚病住院才停下；书法、画法、音乐几个研究会，是他请人来办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1934，已核）。1927 年 11 月，他在大学院任上与萧友梅在上海办起国立音乐院；1928 年春，又在杭州办起国立艺术院，请林风眠当院长（据维基百科；第 35 章）。所以判决二要收窄成这样：在他亲手守的那所学校里，美育是旁枝，「均听学生自由选习」；他为美另开过门，开在北大之外。缝仍在：他为美开门，靠的也是他的位置、名望和一次次的周旋，不是美自己走进来的。

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这道缝会伤到后来的人。第十二编会细看：后来的学校学去了他的美育，排进课表的边上；学去了「兼容并包」，刻在墙上。这两样都写进了他的学说，所以学得去。守门那一样，没写进他的教育学说，也就没人照着学。等到门外的风又起来，墙上的字不会自己站到门口去。

◆ 六、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游思远。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那个学期末，覃屿的美术作业交的是那片爬山虎。画得不算好，叶子挤成了一团。下学期的课表发下来，美术课还是一周两节，没有人再提借课的事。

覃屿没留意课表。他不知道的是，这一节能让他安安静静看一墙叶子的课，是他的老师在教务处坐了一下午换来的。

这就是只学理论的人会碰到的天花板。一个孩子如果只学到了「画画时什么都别想」，他会是一个安静的、会欣赏的人，这很好。可等他长大，碰到有人来借走他的课、他的时间、他心里那一块安静的地方时，他手里只有「什么都别想」这一句，没有「这节课不借」那一句。

所以学蔡元培，要做他的补丁，不做他的复制品。他的美，要学，要认真学，那是他用一辈子压出来的一半。学完了，要补上他没写的那一半：在你最看重的那样东西门口，练习说「不」。

怎么练？按剂量来，每次只比能扛的多一点点。在家里，先从孩子自己的东西练起：他的画，他决定挂不挂出去，大人不替他做主，也不替他挡掉所有的难。再往外一步：有同学来借他的颜料不还，让他自己去要，大人在后面托着。再往外一步：学校要占他的兴趣课，大人别急着去闹，也别急着说算了，陪他一起去问一句「为什么」。美让人看得见值得守的东西；守门，让那样东西还在。

这套练法有一个分寸：守门不等于处处设防。蔡元培自己也是一手关、一手开，他挡的是升官发财、是开除令、是不该拿的钱，他开的是各派、女生、旁听的人。一个只会说「不」的人，守住的是一座空房子。

带走的话

他教的是超脱，他靠的是守门。学他的美，也要补上他没写的那一半：在你最看重的东西门口，练习说「不」。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理论里，他给学生开了一扇从利害里出去的门；人生里，他关了一辈子「升官发财」「不该拿的钱」「政府伸手」的门。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他写下的美是超脱出来的；这一编四章里他活过的善，没有一件不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

第 九 编

相遇

编 序

前八编一直跟着蔡元培本人走：他的一生，他的学校，他写下的美，他活过的善。这一编换一个站法，请他和另外两种讲美、讲教育的传统见一面。一种从西边来：席勒写信讲「审美教育」，康德讲「无利害」的喜欢，叔本华讲人在美面前暂时歇一口气。他的「美育」一词、他的「超脱」，都和这条路连着。另一种在他自己脚下：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学记》讲「藏焉，修焉，息焉，游焉」，《乐记》讲一家人同听一支曲子。他自己也拿这条路讲过美育，只是讲法有他的剪裁。前三章各看一家，先把各家对的地方讲足；第四章用对话四段式，拿同一把尺去量两边：美，是靠超脱出来，还是靠一起长出来？这一编不判谁赢，也不拿中国去赢西方，不拿西方去救中国。陪读的还是覃家：一场午休的涂鸦游戏，一片看了两分钟的晚霞，爷爷腊月里写的一桌春联，除夕夜一扇开了一半的门。

本编所引《论语》《礼记·学记》《礼记·乐记》，据维基文库所收本，原文繁体，引时改简体，字句不动；所引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1912）、《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1919），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1903），亦据维基文库，正文写「已核：维基文库」。席勒、康德、叔本华三家，本编只转述大意，不作逐字引文，统一标〔待核〕，待与通行中译本对过。

第 41 章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

这一章的问题

「美育」这个词是从哪里来的？席勒说的「游戏」，和蔡元培说的「超脱」，是不是一回事？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屿初一下学期，午休的四十分钟，他和同桌迷上了一个自己编的游戏，叫「一笔画怪兽」。

规矩是两个人一起定的。先由一个人在草稿纸上随手点三个点；另一个人拿笔，从哪里起都行，但笔尖不能离开纸，一笔画出一只怪兽，三个点都得用上，要么是眼睛，要么是爪子，要么是尾巴尖。画完了，由点点的那个人给怪兽起名字。

头一个星期，他们为一件事吵了两回：线能不能自己交叉？同桌说不能，交叉了就不叫一笔。覃屿说不交叉，怪兽只能长成一根面条。吵到第三天，两人定了一条新规矩：每只怪兽只许交叉一次，交叉的那一处必须画成它的心。

改了这一条，游戏忽然好玩起来。一根面条一样的怪兽，从此都有了一颗心，心的位置每回不一样，长在肚子上的，长在脑门上的，长在尾巴根上的。一个星期下来，两个人攒了三十几只，一只一只都有名字。

有一天，数学老师从后门经过，站着看了一会，问：你们画这个，有什么用？

两个人都答不上来。覃屿晚上跟姐姐覃露视频，把这事讲了。覃露想了想，说：没用。可你讲起它来，比讲你们期中考试有劲多了。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先说那个词。「美育」这两个字，今天谁都用，可它是怎么来到中文里的，说法不止一个。

一个说法出自蔡元培自己。1931 年前后，他写《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回头说：「美育的名词，是民国元年我从德文的 Ästhetische Erziehung 译出，为从前所未有」〔据二手：柏奕旻《走向「世界美学空间」的「美育」》，《文学评论》2020 年，转引自《蔡元培全集》第 7 卷，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9 页；未与全集原书逐字对〕。德文这两个词，意思就是「审美的教育」。

可另一份材料摆在那里。1903 年，王国维写《论教育之宗旨》，已经把教育分成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讲美育的那一节，他说美能「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又说「近世希痕林、希尔列尔等之重美育学，实非偶然也」（已核：维基文库）。「希尔列尔」，就是席勒当年的一种译名。连「忘掉利害」这一层意思，王国维也比他早说了九年。据柏奕旻的梳理，这个词还有更早的来历：1885—1886 年间，日本的高岭秀夫翻译一本西方教育书，就用了「美育」〔据二手：柏奕旻 2020〕。

所以，说「美育」是 1912 年才有的，对不上。本书的读法是：蔡元培记得的，是他那一年把这个词写进了国家的教育方针，让它从学者的文章里走进了政府的文件；词本身，在他之前已经有人用过「待验」。一个词从明治日本、从王国维、从德文书名，几路汇到他手上，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像发生的事：没有哪一个人是它唯一的源头。

再说他到底读没读过席勒。这一条，本书拿不准〔待核〕。能看到的是：1912 年那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里，他讲美感是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的桥，说「此为康德所创道」；讲「纯持美育主义」的欧洲教育家，举的是「海尔巴脱

氏」，也就是赫尔巴特，没有提席勒（已核：维基文库）。1921 年他写《美学的进化》，据研究者转述，讲美学的演进时，席勒在一串美学家的名字里出现过〔据二手〕。柏奕旻的看法是：「蔡元培基本以康德为依据，相对较少涉及席勒。」（柏奕旻 2020，已读原文）他在莱比锡听美学课，读到席勒是很可能的；他的思路主要从康德那里来，这一点比较稳。

那么席勒说了什么？

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是德国诗人、剧作家。1793 年前后，他给一位丹麦宫廷里的公爵写了一组信，这位公爵在他手头最拮据、身体又不好的时候，给过他几年年金；原信据说毁于一场宫殿大火，他又重写，1795 年发表，就是后来中文译作《审美教育书简》或《美育书简》的那本书，一共二十七封信〔待核：年份、公爵与火灾细节〕。

写信那几年，法国大革命正走到最血腥的一段。席勒原本对革命抱着希望，眼看着自由的口号变成断头台，他问了一个很要紧的问题：一群人还没有准备好过自由的日子，你把自由硬塞给他们，会怎么样？他的回答大意是：要解决政治上的问题，得先走审美这条路，因为人是经由美走向自由的〔大意，待核〕。

他怎么说「经由美」？他说人身上有两股劲。一股他叫感性冲动：人要东西、要变化，被眼前的日子一刻一刻推着走。另一股他叫形式冲动：人要规矩、要不变，要自己前后一致，不被眼前的东西牵着鼻子。两股劲各走各的，人就被撕成两半：要么只剩欲望，要么只剩条条框框。第三股劲能把它们合在一起，他管它叫「游戏冲动」。在游戏里，规矩不是压着欲望的，欲望也不是冲破规矩的，两样东西在同一个动作里一起出现。他有一句后来被引得很多的话，大意是：人只有在完整意义上是人的时候，才游戏；也只有在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大意，待核〕。

这里的「游戏」，不是打发时间。席勒说的游戏，是最认真的时候：小孩子在河滩上垒沙堆时的那种全神贯注，艺术家改一笔时的那种较劲，都是游戏。

蔡元培 1912 年那篇文章，在一门一门排课的时候，写过一句很短的话：「游戏。美育也。」（已核：维基文库）这是他笔下「游戏」和「美育」挨得最近的一处。只是它排在图画、唱歌之后，是课表上的一行，没有再往下讲。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第一个对，是他和席勒站在了同一种年头里，给出了同一个方向的回答。

席勒眼看着一场革命把自由变成恐怖；蔡元培眼看着一个刚成立的民国，政局一年三变，有人要把孔教写进宪法。两个人都没有说：那就靠一个更强的政府吧，或者靠一套更严的说教吧。两个人都说：人心里要先有一块不靠强制、也不靠利害就能松开的地方，这块地方，美来养。他们一个在德意志，一个在北京，隔着一百多年，这一步走得很像。

第二个对，是他把这个词放进了国家的文件。王国维在文章里讲美育，是一个学者的主张；蔡元培当了教育总长，把美育写进了教育方针，排进了课表，后来又办音乐院、艺术院。一个词进了文件，就有了人、钱、课时去撑它。这一步，席勒没做过，王国维也没做过。

第三个对，是那句「游戏。美育也。」虽然只有五个字，他把游戏算进了美育，没有把它当成课间的闲事。放在一百年前的学堂里，这不是一句小话。

◆ 四、SDE 看这一处

先看同。席勒的游戏，蔡元培的超脱，都把美放在人最要紧的那个位置上：美是价值那一格里的一样（S3 价值维：真、善、美），它被他们两个都当成了人从被撕裂、被拴住的状态里走出来的那道门。两个人都相信，美能让人自由一点。

再看不同。这一处不同，比同更要紧。

席勒的游戏，是做。一笔画怪兽的那两个孩子，不是在看怪兽，是在画怪兽：点点、下笔、吵架、改规矩、再画。用 SDE 的话说，游戏是在一条路上（D，一步

一步试、错了改、改了再试）发生的：猜一笔怎么走，动手画，看像不像，不像就改，改出了新规矩再接着画。规矩是玩的人自己定的，又在玩的中间被改写，这就是回写（成事以后回头改自己的土）。

蔡元培的超脱，是看。看画的人不想把画搬回家，看牛的人不想骑牛。他要的，是人对着一样东西，把「要」放下来。

席勒的游戏，不要人放下「要」。感性冲动一直都在：那两个孩子想画得好玩，想让对方服气，想让自己的怪兽比上一只更怪。这些「要」没有被透出去，它们和规矩缠在一起，一笔一笔走到纸上。所以游戏里的人，不是站到了利害外面，而是在里面玩得最投入。

这就是这一章要记下的差别：同是把美当自由的门，席勒的门开在「动手做」上，蔡元培的门开在「放下来看」上。

也要替席勒记一笔账，免得把他说得太好。他在最后一封信里也承认，他说的那个「审美的国家」，作为一种需要，存在于每一颗敏感的心里；作为事实，大概只在少数精选的小圈子里找得到〔大意，待核〕。他写这些信的钱，是一位公爵给的年金。游戏的门开在做上，可谁有闲、谁有纸笔、谁的午休不被拿去补课，这一层土（E，一个人脚下的那片地），席勒自己也看见了，没有往下写。

所以这两位相遇，SDE 看到的是：蔡元培从这条西边来的路上，接走的多半是康德那一段「放下来看」，席勒那一段「动手做」，他只在课表上留了五个字。这五个字，本来可以长成另一种美育。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过了两个星期，数学老师在课上讲一道图形题，讲完了，忽然说：有同学午休在玩一笔画，你们知道吗，一笔能不能画完，是有规律的。她在黑板上画了几个图，讲哪样的能一笔画完，哪样的不能。

全班都回头看覃屿和他同桌。

那天午休，两个人照样玩，可玩了没一会儿，同桌说：没意思了，现在我一看三个点，就先想能不能一笔画完。

覃屿没接话。他翻出那三十几只怪兽，一只一只看过去。看到第二十几只，他发现一件事：好玩的那几只，都是两个人吵过架以后画的。吵完了，规矩改了，笔下就有了没见过的东西。

第二天，他提了一个新规矩：交叉的那一处，不一定画成心了，由点点的人说画成什么。同桌想了想，说：行。游戏又活了。

你家里要是有个孩子，在做一件你看不出「有什么用」的事，先别问用处。可以问另一个问题：这个游戏的规矩，是谁定的？最近改过没有？一个孩子要是还在改自己游戏的规矩，他就还在长。

带走的话

席勒的门开在动手做，蔡元培的门开在放下来看；「美育」这个词他接了过来，「游戏」那一半，只在课表上留下了五个字。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美育进国家文件」的门；席勒「在游戏里做」的那扇门，他只开了一条缝。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他从西边接走的，是超脱那一段；席勒的游戏，本来是在想赢、想好玩、想让对方服气的那些「要」里长出来的。

第 42 章

康德与叔本华：无利害的静观

这一章的问题

「不带利害地看」，放进一天的日子里，是什么样子？它能撑多久，要谁在后面撑着？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十二月底，甘秋芬在阅览室做了一整天的年终报表：借阅人次、新书登记、报刊订阅，一个数一个数对，对到下午五点，眼睛发涩。

回到家，她去阳台收衣服。刚把一件湿衬衫从洗衣机里拎出来，一抬头，西边的天烧起来了。不是一点红，是一整片：从楼顶的水箱后面，一直铺到老街那几根电线杆上头，橘的、粉的、紫的，一层压着一层，边上还镶着一道金。

她就那么站着，手里拎着那件湿衬衫，水顺着袖口往拖鞋上滴，她也没管。

也就两分钟。

洗衣机「滴滴」叫起来，第二桶洗完了。楼下爷爷覃守业喊：秋芬，汤要不要关火？她这才回过神，扭头朝屋里喊：屿屿，快来阳台看！

覃屿趿着拖鞋跑出来，天边只剩一抹灰红。他看了一眼，说：就是云嘛。

甘秋芬也说不出刚才那两分钟看见了什么。她只记得，那两分钟里，报表上的数一个都没想起来。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第四编第 19 章讲过，蔡元培那台「两个世界」的机器，零件来自康德和叔本华。那一章讲的是机器怎么搭起来。这一章不再拆机器，只看机器里最常用的那一样东西：不带利害地看。康德和叔本华各自是怎么说它的，他们自己又承认了它的哪些短处。

康德在 1790 年的《判断力批判》开头，讲「美」的第一个特点时，举了一个宫殿的例子，大意是这样〔大意，待核：据中译本逐字对〕：有人问你，眼前这座宫殿美不美？你可以回答：我不喜欢这种只让人瞪着眼看的东西；也可以像那位易洛魁人的酋长，说巴黎最让他喜欢的是街上的小饭馆；还可以像卢梭那样，骂那些贵人把百姓的血汗花在这种多余的东西上。康德说，这些话都可以承认，但都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只是：单单这个样子摆在眼前，在我心里是不是带着愉快，不管我对这座宫殿存不存在多么无所谓。第 19 章用一朵花讲过「无利害」；宫殿这个例子多出来的一层是：被放到一边的，不只是「我想不想要」，还有「它是谁的血汗盖的」。

叔本华比康德晚一辈，1819 年出了他的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三卷讲艺术，讲到人在美面前的那一刻，他借了一个希腊神话：伊克西翁犯了罪，被绑在一个永远转着的火轮上。人被「要」推着转，第 19 章讲过；叔本华的说法是，全心全意看一样东西、忘了自己要什么的那一刻，大意是：伊克西翁的轮子停住了〔大意，待核〕。

叔本华也老实。他说这一刻留不住：意志一回来，人一想起自己，这份宁静就破了〔大意，待核〕。他举过荷兰画家画静物的例子，说他们能把最平常的东西，一只杯子、几个果子，静静地看出一片天来〔据二手〕。

蔡元培接的就是这条线。1917 年他说对着画里的牛马，「决无对之而作服乘之想者」（已核：维基文库），和康德的宫殿站在同一个位置：不想骑、不想用，

只看。1931 年前后，他又叮嘱人「于工作的余暇，又不可不读文学，听音乐，参观美术馆」〔据二手〕，这就是叔本华那一刻，被放进了一个现代人的作息表。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静观本身。那两分钟是真的。

甘秋芬拎着湿衬衫站在阳台上，报表上的数一个都没想起来。这不是她编的，也不是哲学家编的。一个整天在对账的人，忽然有两分钟不对账了，心里那根一直绷着的弦松了一下。叔本华那个比喻很准：轮子停了。

再说康德那一步，他把宫殿的来历、宫殿的主人、宫殿花了谁的钱，都放到一边。这一步看上去有点冷，可它守住了一样东西：一个穷人也有资格说「这座宫殿好看」。他不必先把这座宫殿买下来，不必先认同宫殿的主人，也不必先把账算清。美这件事，不要门票，不看身份。蔡元培后来要把美术馆、博物院、公园向所有人敞开，站的就是康德这一步：你站在那里看，就有资格喜欢。

第三个对，是静观能练。这一点常被忽略。一个人能不能在一样东西面前停两分钟，不急着拍照、不急着估价、不急着评论，是可以慢慢学的。在一个人人都在问「这有什么用」的日子里，能停下来看，本身就是一种本事。蔡元培把它写进教育，是把这种本事当成一门要教的功课，而不是天生的闲情。

◆ 四、SDE 看这一处

第 24 章已经说过：那一刻人没有走到利害外面去，是带着利害停下来的。这一章换一个角度，看那一刻的另一面：它要什么条件才能发生？

回到阳台上。那两分钟，有三样东西在撑着。

第一样，是短。叔本华自己说了，轮子只停一会儿。洗衣机一叫，就结束了。静观不是一个可以住进去的地方，是一口气。

第二样，是有人在后面。那两分钟里，楼下的爷爷在看着汤，洗衣机在替她洗第二桶，年终报表已经对完了。甘秋芬之所以能拎着湿衬衫站两分钟，是因为这两分钟里，她该管的事，有人、有机器暂时替她管着。康德把宫殿是谁流汗盖的放到一边，这一步守住了穷人说「好看」的资格；可被放到一边的，恰恰是让一个人能停下来看的那些人和那些活。

第三样，是一个人。她喊儿子来看，儿子来了，只看到「就是云嘛」。那两分钟没法分给别人，它长在她自己心里，也就在她自己心里散了。

这一处要用九宫之外的三视角「三号位」来说，就更清楚：一号位是那样东西本身（晚霞，客体，事外），二号位是人和人、人和事之间的来往（事中），三号位是主体、场、一个人自己心里。无利害的静观，是一个三号位的姿势：一个人，对着一样东西，心里松下来。一号位只是被看；二号位，那些看汤的、洗衣服的、没赶上的，被关在了门外。

这就是静观的边界，也是蔡元培美育的边界。一个三号位的姿势，很真，很宝贵，可它短、要人撑着、传不出去。教育要的东西，偏偏得能续、能传、能一起。把美育押在「静观」上，就像把一家人的饭押在某一个人偶尔的好胃口上：那一口是真香，可一家人不能靠这一口过日子。

至于那片晚霞为什么偏偏在那一天打动她，第 24 章已经回答过：人停下来看的，往往正是平常最放不下的那一片土（E，一个人脚下的那片地）。这里只记一句：她那天对了八个小时的数。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那天晚饭，甘秋芬说起阳台上那两分钟，覃长庚没当回事，爷爷倒是接了一句：汤我关了火的，刚刚好。

甘秋芬这才想到：那两分钟，是爷爷替她守着的。

过了几天，她在家庭群里定了个小规矩：谁在阳台上看见天好看，就在群里发两个字，「阳台」。谁有空谁来，没空就算了。

第一次发，没人来。第二次，覃屿来了，站了一会，说：这回比上回那个「就是云」好看。第三次，是覃长庚发的。他站在铺子门口，拍了一张老街上空的火烧云，配了两个字：阳台。大家都笑，说你那是铺子门口，哪来的阳台。

那两个字，没有把静观变成别的东西。看的时候，还是各人一个人在看。可它让这一口气，有了一个可以约、可以等、可以错过也不要紧的地方。三号位那一刻没有被拿走，只是门开了一条缝，二号位的人，可以探个头进来。

你家里也可以有这样两个字。不必是「阳台」，一个大家都认得的暗号就行。暗号发出去，来不来随人；要紧的是，发暗号的人记得问一句：刚才那两分钟，是谁在替我看着锅？

> **带走的话**
>
> 不带利害地看，是真的，是一口气；这口气短，要人替你看着锅，还不容易分给别人。

> **小账**
>
>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人人都有资格说好看」的门；把「是谁撑着你停下来」的那扇门，关在了美的外面。
>
>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静观说自己是超脱出来的；那片晚霞，是从一整天的报表里长出来的，那两分钟，是楼下看汤的人撑出来的。

第 43 章

《学记》与孔子「成于乐」：中国自己的美育底账

这一章的问题

中国自己讲美育，底账在哪里？孔子的「成于乐」，是蔡元培说的那种超脱吗？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每年腊月二十四，覃守业就在老屋门口摆出一张旧方桌。桌上一方砚台，一碟清水，几支毛笔，一块压纸的青石条。老街上的街坊，从这一天起，陆续拿着自己买的红纸来。

爷爷写了四十多年春联，有个老规矩：不先动笔，先问一句，今年家里有什么事？

做豆腐的那家男人来了，说儿子今年进了技校，学数控车床。爷爷想了一会，写了上联「一磨清白传家久」，下联「两手功夫出路新」，横批「手艺人家」。那男人不识几个字，让覃屿一个字一个字念给他听，念到「两手功夫」，他笑了，说：他那两只手，从小推磨推出来的。

开早餐店的一对小夫妻，今年添了个女儿。爷爷写完，小媳妇抱着孩子站在桌边看，孩子伸手去抓还没干的墨，被覃屿一把拦住，墨点子还是溅到了红纸角上。爷爷看了看，说：不换了，这一点是她自己盖的章。

巷子尽头的龙奶奶，一个人住，儿女在外地打工，今年不回来过年。她拿来的红纸，还是和去年一样的尺寸。她说：就写去年那副吧，我记得是讲春天的。爷爷照写了。写完，他没让她拿走，说：除夕下午，我让屿屿他们给你送过去，帮你贴。

这几天覃露放寒假回家，在一边帮着裁纸、晾字。晚上她在手机上翻到一篇蔡元培的文章，念给爷爷听：「商铺门上贴着无聊的春联」。她笑着说：爷爷，蔡元培说春联无聊。

爷爷没生气，想了想说：他说的是铺子门上那些，年年一个样，「生意兴隆通四海」，印好了一块钱一副，我也嫌它无聊。

除夕下午，覃露和覃屿提着一桶面粉熬的浆糊，一家一家去贴。做豆腐那家，儿子站在梯子上，他爸在底下喊：歪了歪了，左边高了。早餐店那副，小夫妻抱着孩子在门口看，孩子指着纸角上那个墨点，咿咿呀呀。到了龙奶奶门口，覃露一句一句念给她听，念完了，老人家说：对，就是这一副。

那天晚上，老街从头到尾，一家一家门口都红了。有爷爷写的，也有铺子里买的。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先看底账本身。

孔子讲一个人怎样长成，用了九个字：「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已核：维基文库）从诗那里起兴，在礼那里站稳，在乐那里长成。三个字是三站：兴、立、成，是一条路。

他讲诗有什么用，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已核：维基文库）。四样里有一样是「群」：诗能让人合群，能让一群人凑到一处。

他问几个学生的志向，前三个讲治国、讲理财、讲主持礼仪；轮到曾点，曾点放下正在弹的瑟，说的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暮春三月，春天的衣服做好了，约上五六个大人、六七个孩子，到沂水里洗一洗，到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回来。孔子长叹一声：「吾与点也！」我赞成曾点。（《论语·先进》，已核：维基文库）

孔子也有一个人对着美的时候。「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已核：维基文库）：在齐国听了韶乐，三个月吃肉都不觉得香。这很像叔本华说的那一刻，轮子停了。所以孔子这里，一个人的沉醉和一群人的咏归，两样都有，不能只挑一样讲。

《礼记·学记》讲学校里的日子，有一段话：「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已核：维基文库）不先把手艺上的兴致带起来，就不能乐在学中；所以君子对待学问，要收在心里，要下功夫修习，要休息，也要游玩。它还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又说「相观而善之谓摩」，同学之间互相看着、互相长进，这叫切磋（均已核：维基文库）。

《礼记·乐记》讲乐的用处，说同一支乐，「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已核：维基文库）。在一家人的门里，父子兄弟一起听，就没有不亲的。

再看蔡元培怎样用这本账。

1912 年那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他讲完五种教育，就拿中国古代来作证：「虞之时，夔典乐而教胄子以九德，德育与美育之教育也。」舜的时候，让一个叫夔的人管乐，用乐去教贵族子弟九种德行，他说这是德育加美育。他又把六艺一样一样对进他的五格：射、御是军国民教育，书、数是实利教育，「礼为德育而乐为美育」。（已核：维基文库）1917 年那次讲演，他讲美术一步步离开宗教，用的也多是中国自己的器物和诗画，第 22 章讲过。

还有一件要记。第 41 章说过的王国维，1903 年讲美育时，先说「孔子言志，独与曾点；又谓『兴于诗』，『成于乐』」，紧接着才提西边的「希尔列尔」（已

核：维基文库）。中国人讲美育，从一开头，就是把孔子和席勒摆在同一张桌上讲的。

至于覃露念的那句，出自 1919 年 12 月他在《晨报》上发的《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他说那时的中国，「在市街上散步，止见飞扬尘土，横冲直撞的车马，商铺门上贴着无聊的春联，地摊上出售那恶俗的花纸」（已核：维基文库）。他在同一篇里还说，古人的书画被有钱人收藏了，当奢侈品，「不是给人人共见的」。他开的方子也在这一篇里：要有公开的美术馆、博物院、音乐会、剧院；大道两旁种树、间以花畦，路口设广场、喷泉、雕刻，小市镇也要有公园；连建筑、器具、印刷品、广告，都要出自「美术家的意匠」，让「不论那一种人，都时时刻刻有接触美术的机会」（已核：维基文库）。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第一个对，是他没有把美育当成一件纯粹的舶来品。他讲美育，第一次就回到了夔典乐、回到了礼乐六艺。一个刚从德国回来、满脑子康德的人，没有说「中国没有美育，要从西方学」，而是说：中国本来就有，乐就是美育。这一步，让美育在中国的教室里有了一个根。

第二个对，是他那句「无聊的春联」，骂得有道理。年年一个样、印好了卖的春联，确实无聊；有钱人把书画锁进柜子，确实「不是给人人共见的」。他要的，是让街上、门上、公园里的东西，都有一点活的、用了心的美。爷爷说「我也嫌它无聊」，两个人在这一处是站在一边的。

◆ 四、SDE 看这一处

这一章最要小心的，是不把孔子塞进别人的机器里。

有两台现成的机器，很容易把孔子装进去。一台是蔡元培 1917 年那台「替代」的机器：宗教管的三样事一样一样交出去，最后美来接班。孔子的「成于乐」不在这台机器里，乐在他那里不替代任何东西，它是一个人长成的最后一站。另一

台是康德那台「无利害」的机器：把孔子的「闻韶忘味」读成中国版的静观，读成美让人超出利害。可孔子同一部书里还有「与点」，有「可以群」，有「立于礼」，乐不是一个人从礼、从日子里跳出去，是走过了诗、走过了礼，在一群人里长成。

所以本书不说「孔子早就讲了超脱」，也不说「孔子比康德高明」。只照 SDE 的尺子看，这本底账有三样东西，和前两章那条西边的路不一样。

第一样，是路。兴、立、成，是一条要一步一步走的路（D）。《学记》的藏、修、息、游，也是一条路上的四种步子：有收，有练，有歇，有玩。美在这里不是某一刻忽然亮起来的，是走到最后才长成的样子。

第二样，是群。「可以群」「与点」「父子兄弟同听之」「相观而善」「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在这本账里，美和学，都是在人和人中间长出来的；用九宫之外的三视角「三号位」说，它们长在二号位：事中，来往中，一起做的那一段里。第 47 号判过孔子，大意是：孔子不是在造一个君子的模子，他把人和人之间的来往放进了教与学的方程。这一条，在「成于乐」上看得最清楚。

第三样，是缠。在孔子那里，礼和乐是一条路上挨着的两站，先立于礼，再成于乐，谁也离不开谁。蔡元培 1912 年把它们一刀切开：礼归德育，乐归美育，各进各的格子。这一刀，是他那张五格表的需要，并不算错；可切开以后，乐和礼、美和善之间那股缠着的劲，就没了。本书第二编以来一直在说的那道缝，他写下的美和他活过的善分在两边，在这一刀上又见了一次。

现在回到爷爷的方桌。

字的美，是真的。爷爷写了四十多年，一个「春」字的撇捺，是一辈子练出来的。这一层美，蔡元培认，康德认，谁都认。

可那一年老街上的春联，最让人记住的，不在纸上。在「今年家里有什么事」那一问里；在做豆腐那家男人听到「两手功夫」时笑的那一下里；在纸角上那个墨点里；在梯子底下那一声「歪了」里；在覃露给龙奶奶一句一句念的那一刻里。

问、写、送、贴、念，一家一家，一年一年。这一副春联的美，是一群人一起做出来、一起念出来的。

蔡元培嫌无聊的，是没有这一问、没有这一贴的春联。爷爷嫌无聊的，也是那一种。两个人都想让美回到街上，差别在美由谁来做：蔡元培的方子，是请「美术家的意匠」把街道、广场、门面都布置好，让路过的人随时能看到；爷爷的办法，是让一条街的人自己问、自己写、自己贴，美长在一家一家的门框里。一个是把美摆给人看，一个是让人一起把美做出来。

美在这本中国自己的底账里，不是一座桥，是一条一起走到「成」的路。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除夕下午贴完街坊的，回到自家门口，爷爷把最后一张红纸递给覃屿，说：今年自家的横批，你写。

覃屿从来没用毛笔写过四个字那么大的字。他写了「春满人间」，「满」字的三点水挤成了一团，「间」字的门框一边高一边低。他要撕了重写，爷爷不让，说：就贴这个。

覃长庚扶梯子，覃屿站上去贴，覃露在底下念，甘秋芬喊：再往左一点。贴好了，覃屿在梯子上回头，看见整条老街都红了，一家一家门口，有人在念，有人在喊歪了。

第二年腊月，他又被爷爷叫到方桌边。这回，他自己先问了一句：今年家里有什么事？

你家今年要是贴春联，不管是买的还是写的，可以试一件事：贴之前，一家人一起念一遍；念完了，问一句，这一副，说的是我们家今年的哪件事？

带走的话

字的美是一个人练出来的，春联的美是一条街一起贴出来的；孔子的「成于乐」，成在一群人里，不在谁一个人超出去的那一刻。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中国本来就有美育」的门；用一刀把礼和乐分进两格，关了美与善缠着一起走的那扇门。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他开的方子，是请美术家把街道布置好，让人超脱地看；老街上的春联，是在「今年家里有什么事」里，一家一家长出来的。

第 44 章

对话四段式：同一把尺量两边

这一章的问题

美，是靠超脱出来，还是靠一起长出来？拿同一把尺去量西边那条路和中国这条路，各量出什么？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除夕夜，贴完春联，吃完年夜饭，八点整，电视里的晚会开场了。

覃长庚早早把沙发收拾出来，茶几上摆好瓜子和橘子，喊了一声：都坐过来，一家人一起看。

覃屿没坐。他说他有一张画还差一点没画完，想回房间画一个钟头。

覃长庚脸色就不好看了：一年就这一个晚上，你一个人关在屋里画画？画画哪天不能画？

覃屿也犟：晚会哪年不是这样？你们看你们的，我又没说不出来。

两个人一来一去，声音越来越大。爷爷坐在沙发角上，剥着橘子，不吭声。覃露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也不好帮谁。

最后是甘秋芬开的口。她说：门别关，开一半。你画你的，我们看我们的。十一点半，我们喊你，你就出来，一起守岁。

覃屿进了房间，门开着一半。客厅里的笑声、电视里的歌声，从门缝里一阵一阵灌进去；房间里台灯的光，从门缝里斜斜地铺到客厅地板上。覃长庚看了那道光几眼，没再说什么。

一个要一家人都坐到一处，一个要一个人待一会。两个人，其实都没错。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这一编前三章，请来了两条讲美的路：西边那条，从康德、席勒、叔本华传到蔡元培手上（席勒的游戏那扇门，他只接了五个字）；中国这条，从孔子到《学记》《乐记》（他拿它讲过美育，只是把礼和乐切进了两个格子）。两条路各自说了什么，下面对话里各用一句收拢，这里不重复。

这一章要做的，是这套教育哲学卷相遇编的老规矩：用同一把尺，量两边。尺是 SDE 的，量的时候不判谁赢，只问三件事。

一问土：美长出来的时候，脚下那片日子，利害、身体、身边的人，在不在里面？

二问路：美是一个人某一刻忽然亮起来的，还是一群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三问回：美亮起来以后，回不回头，去改那片日子？

量的办法，照第 65 号立下的对话四段式：它说什么，本书同意什么，本书要多问一句，它反过来教了本书什么。第 65 号有一句话，是这一章的规矩：凡是只有前三段的对话，都不是对话，是宣讲。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这一章说「他」，说的是两条路各自的那个「他」。

超脱这条路，对在两处。一处是那一刻是真的，谁都有过：阳台上那两分钟，画展上那十来分钟。一处是它不排他：不问你信什么，不看你是谁家的，穷人也有

资格说宫殿好看。蔡元培在 1917 年那片土里用它去对冲孔教要不要定为国教的争吵，这一步本书反复保过底，这里不再重复。

礼乐这条路，也对在两处。一处是它把美放在路上，放在一群人中间：兴、立、成，与点咏归，父子兄弟同听。一处是它不让美和善分家：先立于礼，再成于乐，在一条路上挨着走。

两条路的好处，恰好是对方最缺的。这就是这一章值得写的原因。

◆ 四、SDE 看这一处

对话一：和超脱这条路

它说什么。美是一种不带利害的喜欢，那一刻人放下了「要」、放下了你我，所以美能把人从人我之见、从无尽的营求里松开。

本书同意什么。同意那一刻是真的，同意它是一个人心里最干净、最不被收买的那一小块地方，同意它不排他。一个人能在一样东西面前停下来，不急着占有，不急着估价，这是一种要学、也学得会的本事。

本书要多问一句。那一刻是从哪里来的，又到哪里去？量土：第 24 章看过，画前那十来分钟是从一个人的赊账里长出来的；第 42 章看过，阳台上那两分钟，是一天的报表撑出来的，是楼下看汤的人替她守出来的。土一直都在，只是这条路不认它。量路：它只有一刻，没有一步一步。量回：蔡元培晚年写出了一个「所以」，陶养好了，到关头就有气概，这是一种回；可它回的办法是先透出去、再带回来，不是在土里就地长。所以这一问是：一样只在一个人心里停两分钟的东西，拿什么去续，拿什么传给下一个人？

它反过来教了本书什么。这一段最要紧，不能省。SDE 说惯了「一起长」「在利害里长」，很容易把一切都读成二号位，读成一群人在一起。超脱这条路提醒本书：人需要一个人待着。一个人要能从一群人里退出来一步，隔开一点，才看得清自己脚下那片土；没有这一退，所谓回写（成事以后回头改自己的土），就没有地

方站。没有超脱那扇门，「一起」很容易变成「人人都得在场」，变成除夕夜那句「一家人一起看」。超脱，是「一起长」得留着的一扇门。

对话二：和礼乐这条路

它说什么。人从诗起兴，在礼里站稳，在乐里长成；美在一群人里，在一条路上，和善挨着走，走到最后才成。

本书同意什么。同意美在路上，同意美在群里，同意美和善本来缠着。第 43 章已经说过，这一条和 SDE 讲的「一起长」站得最近。

本书要多问一句。一起长，由谁来定调？《乐记》讲乐的道理，有一句「审一以定和」（已核：维基文库）：先审定一个主音，再把众声调和进去。和，是好的；可那个「一」，由谁来审？礼乐这条路走了两千年，也走出过另一个样子：礼变成了压人的礼教，乐变成了分尊卑的排场，师道变成了不许问的权威。第 47 号讲东方的负向发生，大意就是这几样：礼教固化、科举固化、师道权威固化。孔子自己也早看见了苗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已核：维基文库）礼难道只是玉和帛吗？乐难道只是钟和鼓吗？一起做的事，一旦只剩下玉帛钟鼓、只剩下人人都得到场，就不再是一起长，是一起被摆。除夕夜那句「一年就这一个晚上」，背后站着的，就是这种好意的「定调」。所以这一问是：一起长的地方，那个想一个人待一会儿的孩子，有没有位置？

它反过来教了本书什么。两样。一样是缠：SDE 讲九宫，把美放在价值那一格里（S3 价值维：真、善、美），讲着讲着，容易把美、善、真当成三个并排的格子。礼乐这条路提醒本书，在人长成的那条路上，它们不是并排的，是挨着走的，一站接一站。另一样是慢：「成于乐」的「成」，是一辈子的事。SDE 爱讲某一刻的发生，礼乐这条路提醒本书，有些显露（S，一样东西长出来、亮出来的样子），要走完兴、立两站，才轮得到它亮。

两边合起来

把两段对话的读数放在一处：

量的是什么	超脱这条路	礼乐这条路
一问土：日子在不在美里	不认。土被当作要透出去的东西	认。美长在家门口、长在一群人里
二问路：一刻，还是一步一步	一刻；席勒的游戏是例外，却没被接走	一步一步：兴、立、成；藏、修、息、游
三问回：亮了以后回不回日子	晚年写出「所以」，先透出、再带回	本来就在日子里，不用回
最容易坏成的样子	美退到余暇，退到课表边上	一起变成一起被摆，礼变礼教
反过来教了本书什么	一起长得留一扇能退出去的门	美与善挨着走；有些显露要慢

这张表不打分。两条路各有一样对方没有的东西：超脱这条路，有一扇一个人能退出去的门；礼乐这条路，有一块一群人一起长的地。本书的读法是：**美靠一起长；可一起长的地方，要留一扇能出去、也能回来的门**。

这句话，放回蔡元培身上，正好又量出了他那道缝。他写下的，是超脱那条路：门。他在北大守住的那片各派相撞的场，他和同人一起立约的进德会，更像一块一起长的地；只是那块地要撑住，靠的是一个在利害正中间说「不」的人守着门口。本书那句判语，这里只引一次：他教的是超脱，他靠的是守门。门和地，他两样都有；写进学说里的，只有门。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十一点半，甘秋芬朝门缝里喊了一声。覃屿出来了，手里拿着那张画。

画的是客厅。视角很怪，是从一道门缝里往外看的：画面两边是黑的，中间一条亮，亮里是沙发的靠背，四个后脑勺，一个是爸爸的平头，一个是妈妈的发夹，一个是姐姐的马尾，最边上一个是爷爷的白头发；四个后脑勺前面，是电视的一片蓝光。门缝的底边上，还画了一道斜斜的台灯光，铺在地板上。

覃长庚拿着看了半天，说：你在屋里，画的倒是我们。

覃屿说：门开着一半，我一抬头就看见你们了。

那天零点，一家五口站在阳台上，看老街上别人家放的烟花。覃屿站在最边上，靠着爷爷。

一个人待着的那三个半钟头，没有让他离开这一家人；恰恰是隔着那道门缝，他才第一次把这一家人，看成了一幅画。他需要那扇门；那扇门，也得开着一半。

你家里要是也有一个想一个人待一会的孩子，或者一个非要大家都坐到一处的大人，先别急着判谁对。可以试一件事：门别关死，也别硬拉；开一半，约一个时间，到了点，喊一声。

带走的话

超脱那条路给了一扇能退出去的门，礼乐那条路给了一块一起长的地；美要长好，地里得有门，门得开向地。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他开的是超脱那扇门，一个人能退出来看一眼；他切开礼和乐的那一刀，关了「一起走到成」的那条路。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门缝后面那张画，是超脱出来的那三个半钟头画的；画上的，是一家人在除夕夜的利害里一起长出来的样子。

第 十 编

近邻

编 序

前面九编，一直是蔡元培一个人站在台上。这一编请几位邻居进来，站在他旁边。邻居有三种。一种是和他同时、同城、真打过照面的人：杜威，1919 年到北京讲学，北大请他的电报是蔡元培发的，他六十岁的寿宴上，也是蔡元培致的辞。一种是隔着年代、隔着国界，却想着同一件事的人：柏林的洪堡，和一百年后写《大学的理念》的雅斯贝尔斯。还有一种，是同一片土上、走了另一条路的人：陶行知，一个在城里办最高学府，一个在城外荒山脚下办乡村师范。本系列站上已经有这几位的书，第 235、180、170 号讲杜威，第 249 号讲雅斯贝尔斯，第 221 号讲陶行知。本编只做一件事：把他们已经说过的话还给他们，看本书还剩下什么。前两章是对照，第 47 章是记账：逐家写四栏，最后收成一句辨别面，再做一次删除实验。先把丑话说在前头，本书能多说的，只有一步。

第 45 章

杜威与蔡元培：1919 年同一座城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教动手的人和一个教超脱的人，1919 年在北京碰了面，他们靠的是同一种东西吗？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今年五一，县城体育场门口的空坪上，同一个下午摆了两台戏。东头是一个亲子木工营，横幅上写着「动手才是真学习」，十几张小桌子，孩子们钉小板凳。西头是县老年大学合唱团的公益演唱会，爷爷覃守业一早就搬了凳子去占位。

甘秋芬带着覃屿两头跑。覃屿在东头钉了半个板凳，发现带营的年轻老师一直低头看手机，手机上是一张图纸，他自己也是边看边教。覃屿问他，老师你以前做过没有？老师笑，说做过两回，主要是照图纸想明白了。

西头那边，开唱前乱成一团。卖气球的喇叭声开得很大，有人把电动车停到了座位中间，两个老太太为一个位置争了几句。社区一位退休的老队长，一样一样去说：请卖气球的挪到街角，请车主把车推走，把争位子的两位安排到前排两个空座上。前奏一起，场子静了，爷爷眯着眼睛，跟着台上哼。

回家路上，覃屿说，东头教动手的老师，靠的是看图纸；西头让大家听歌听入迷的，靠的是那个老爷爷挡在门口。甘秋芬没接话，只说，你这句话记下来。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1919 年 4 月 30 日，杜威带着夫人和女儿到了上海，他的三个学生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在码头上接。5 月 30 日，他到了北京。杜威还在日本时，蔡元培就代表北大给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发了聘请的电报；北京政府拖欠教育经费，讲学的钱，他又托人请尚志学会、清华等处分担〔据二手：孙文晔《1919，杜威在中国》，《北京日报》2019 年 11 月 19 日，清华大学校史馆网站转载；文末列所据为顾红亮《杜威在华学谱》、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等〕。

可是杜威到北京的时候，蔡元培不在。五四之后，他 5 月 9 日辞职离京，到秋天才回任（见第七编第 34 章）。请人的人和被请的人，同一座城，头几个月是错开的。

他回来以后，两人真正碰面的一幕，是在一场寿宴上。1919 年 10 月 20 日，杜威在北京过六十岁生日，教育部、北大和几个学会在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给他办了寿宴，蔡元培致辞〔据二手：孙文晔 2019〕。站上第 235 号《教人动手的书生》第 17 章写过这一幕：致辞一开口，就说博士和孔子同一天生日。第 235 号也提醒了，这个「同一天」是照旧历孔子诞辰的传统说法凑上的，后人考证并不站得住。

这篇致辞接下去说的，比生日要紧。据转引，原话是：「我觉得孔子的理想与杜威的学说有很多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方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但媒合的方法，必先要领会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他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据二手：孙文晔 2019 转引；原文收《蔡元培全集》，未逐字对〕后来北大授杜威名誉博士学位，据记载，典礼上他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据二手：孙文晔 2019；典礼年份待核〕。

杜威在中国两年多，讲了两百来场（第 235 号的口径）。他讲得最多的是教育：学校要和生活连起来，孩子要从做中学。蔡元培这边，那几年讲得最有名的，是 1917 年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两人一个讲「做」，一个讲「美」，在同一座城里，各讲各的。

那么，两人都讲「从做中学」和「美育超脱」吗？答案是：都沾一点，都不在中心。

杜威那边，美几乎不在他前大半生的账上。第 235 号判过：他到七十多岁，和收藏家巴恩斯一起看了多年画，才写成《艺术即经验》（1934），自己把「美」这一格补上。那本书的大意，恰好是反着「超脱」说的：他不赞成把艺术供进博物馆、和过日子分开，认为审美的经验就是一段日常经验走圆满了的样子〔大意，待核〕。

蔡元培那边，「做」也不是没有。1915 年他和李石曾等人倡留法勤工俭学（第一编第 6 章表中已列）；1918 年 11 月 16 日，庆祝一战协约国胜利，他在天安门前的讲演大会上喊出了「劳工神圣」〔据二手：熊秋良《五四知识分子对「劳工神圣」的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 年第 4 期〕。可「做」在他的五种教育里，归在实利主义那一格，属于「隶属于政治」的一边；美育站在「超轶乎政治」的一边（第四编）。做在桥这头，美在桥那头。巧的是，1912 年那篇文章里，他举「纯持实利主义」的例子，写的正是「今日美洲之德弗伊派」（已核：维基文库）；「德弗伊」研究者多读作杜威〔待核〕。七年后请进门来的客人，当年在他的五格表里，就站在桥的这一头。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两人各自对在哪里。

杜威对在把学习放回了路上。一个孩子不是先把道理装满，再去用；是在做一件真事的时候，道理一步一步长出来。这一点，本系列三本杜威卷都认过。

蔡元培对在他那句「媒合」。一个大学校长，迎一位外国大哲学家，没有说「他来教我们」，也没有说「我们古已有之」，说的是：拿对方的精神，整理我们自己的旧东西，生出新的来。第 180 号讲杜威在华，判过一句大意：中国听众不是空白容器，杜威的影响要用「翻译」来理解，不是「输入」。这一句，蔡元培在寿宴上已经当着杜威的面做了一遍。这也是兼容并包，对一位客人兼容，同时不把自家的门交出去。

◆ 四、SDE 看这一处

第 235 号给杜威下的缝隙判语是：他教的是「从做中学」，他靠的是「从读中想、从写中成」。他在中国两年多，最主要的工作，是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地在打字机前写讲稿，一个下午一个下午地在台上讲。

本书给蔡元培的判语是：他教的是超脱，他靠的是守门。

两句放在一起，句型一样，都是缝隙读法说的「给别人的和给自己的不是一样东西」。可缝落的地方不一样。

杜威的缝，在路（差异，D）与地（特征纠缠，E）之间：他教的是一步一步动手的路（D2 路径组织），他自己长在书桌、讲台这片符号与逻辑的地上（E2 信息三模态）。他的书桌，是他一个人的事，不需要站到谁的对面去。

蔡元培的缝，在长出来的样子那一维里（显露，S），而且就在价值那一格（S3 价值维）里面：他教的是美，他靠的是善。再加上第二道缝，落在三界（E1）：他把大学写进理念界，自己一辈子站在现实界的门口。他的守门，一定要站到谁的对面去：政府、经费、升官发财的风气、来要人的人。

所以同样是「教 A 靠 B」，杜威的 B 是一张书桌，蔡元培的 B 是一扇门。书桌可以关起门来用；门，只能站在门口守。

再看美这一格。两人都碰到了美，方向相反。杜威晚年说，美是日子走圆了；蔡元培说，美是从日子的利害里透出去。一个往日子里收，一个往日子外面引。这一点第 47 章会用得上：两个近邻对同一样东西给出相反的读法，才是真分界线。

还要补一句公道话。两人碰面的那一年，北大那片场撑得最开，杜威能在北大一连讲十六个星期六，能被一个年轻翻译一段一段翻给几百人听，台下能坐着新派、旧派、外校的人。这片场，是守门的人撑起来的。杜威的讲台，站在蔡元培的门里面。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那天晚上，覃屿真把那句话写进了周记。游思远老师批了一行字：你看见了两件事，一件是教，一件是靠。能不能再想想，那位老队长自己爱不爱唱歌？

覃屿去问爷爷。爷爷说，老队长就是合唱团的，年轻时在厂里合唱队领过唱。可那天下午他没上台，几乎没坐下，一直在场边站着。

你的日子里多半也有这样的人：自己也爱那样东西，却把时间花在了让别人能安心享受它上。单位联欢会上张罗场地的人，家族聚会上一直在厨房的人，班级合唱比赛里站在台下打拍子的班主任。他们教给别人的是「放松、尽兴」，他们自己靠的是一整个下午的操心。别只记住台上的歌，也记住场边站着的那个人。

> 带走的话
>
> 教动手的人靠书桌，教超脱的人靠守门。书桌可以关起门用，门只能站着守。

> **小账**
>
>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他开了一扇迎客的门，把杜威请进北大、摆在孔子旁边；关上的是「照搬」那扇门，媒合要先拿对方的精神整理自家的旧学。
>
>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请人、筹钱、错开几个月又回来致辞，都在利害里；杜威那片讲台，是守门的人在利害里撑出来的。

第 46 章

洪堡式大学、雅斯贝尔斯与陶行知：一个办北大，一个办晓庄

这一章的问题

同样想让人在学校里长成自己，为什么有人要把大学的门守严，有人要把学校的墙拆掉？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开学第三周，覃露给家里打视频，镜头对着学校新图书馆：刷校园卡才能进的闸机，一排排通宵自习的座位，玻璃墙外面是湖。她说，这里安静得能听见翻书。

爷爷覃守业凑过来看了很久，说他教书的第一所村小，在一个祠堂里，没有门，门框上只剩两个铁环。桌子是学生从家里扛来的，高高低低。上着课，田里有人喊一声，一半的孩子就伸头往外看；农忙时，他干脆把课搬到晒谷坪上，边看谷子边念书。

覃露说，爷爷，你们那个学校连门都没有。爷爷说，没门也是学校，有门也是学校，看你想让孩子在里头学什么。

两所学校，一所要闸机把外面挡住，一所干脆没门。你小时候上的学，更像哪一所？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先说洪堡。站上第 249 号《普通人都能明白的雅斯贝尔斯》第 13 章讲过这段史实的大意：1806 年普鲁士被拿破仑打败，一个战败的国家决定从头办教育；1810 年柏林大学开办，主持的洪堡给它定了几条原则，研究和教学合在一处，大学要给人「孤独与自由」，不被国家的短期需要牵着走，要通过学问把年轻人教化成人。研究、教学、教化三样合一，后来被一代代德国人称作「大学的理念」。

蔡元培 1917 年 1 月到北大，就职演说里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四十岁去德国，在莱比锡读了三年（第一编第 5 章）。研究者常把他在北大的做法，和德国大学的这套传统连在一起讲，专书如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据二手：书目已核，具体论断未逐页对〕。

再说雅斯贝尔斯。第 249 号讲，他 1923 年写出第一版《大学的理念》，面对的是两副药：一副把大学办成职业学校，一副要教授在讲台上当先知、给学生一套世界观。他两副都不要，大意是：大学不能是工厂，也不能是教堂〔据第 249 号转述〕。

把这两句放到 1917 年的北大，几乎是一对现成的注脚。蔡元培到任，第一件事就是把「升官发财」请出校门，这是不让大学做工厂，而且是做官的工厂；同一年四月，他讲《以美育代宗教说》，这是不让学校做教堂。雅斯贝尔斯的两副药，他早六年就都推掉了。

第 249 号给雅斯贝尔斯的判词是：他看见人是在与另一个人的碰撞里、被逼到界限处才成为自己的，却把成为的那个自己，写成了本来就在、只等被照亮的那一个。它编末的解构章题目更直接：「他把大学写成了一个永远在那里的理念」。

最后说陶行知。他是杜威的学生，1919 年在上海码头接老师的三个人里就有他。1927 年春天，他在南京城外一座荒山脚下办起乡村师范，叫晓庄；师生一起种地、盖校舍，他说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三年后，1930 年学校被封（据第

221 号第二编）。第 221 号给他的判词是：他把关在笼里的鸟放回了天空，又在天空和课堂之间画了一个等号。

巧的是，1927 年秋天，蔡元培也在南京，当大学院院长，试行大学区制（第二编第 12 章）。又是同一座城：一个在城里想让学者来管全国的教育，一个在城外想让整个乡村变成学校。两人这一年有没有直接来往，本书没有查到可靠材料〔待核〕，不编。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三个人各有一样蔡元培没做到、或者做得比他好的地方，要先还给他们。

洪堡那一套，把研究和教学写成了原则，比蔡元培早了一百年，是北大那几年改革的一个老底子。

雅斯贝尔斯有一张长桌。第 249 号写，他在海德堡的讨论课，老师和学生一起被问题追着走。蔡元培几乎不上课，除了 1921 年讲过十几次美学。北大那片场，他撑得住，可场里那种一张桌子边的来回碰撞，他自己很少坐进去。

陶行知把门推向了一个蔡元培几乎没去过的地方：乡村。北大是全国最高的学府，门槛高，进得来的是少数；晓庄要的是一百万个乡村教师。蔡元培守的门，守住的是门里那一片场；门外那些一辈子进不了学校的人，他的学说和他的学校都照不到太远。

◆ 四、SDE 看这一处

四个人放在一起，是三种对待「门」的办法。

洪堡与雅斯贝尔斯是第一种：把门写进理念。大学的样子被命名成一个「理念」，好像它本来就在那里，每个时代只要重新认出它。第 249 号判的就是这一步：一个在战败的土里长出来的形状，被抬成了不随土变的东西。

蔡元培在写的那一面，和他们是一家。本书判决五说：他把大学放进理念界（E1 三界里的理念那一头），用辞职去维护。《教育独立议》里的大学，和雅斯贝尔斯的大学一样，是一个站在政党、宗教之外、只对学问负责的地方。

可在做的那一面，他和他们分开了。雅斯贝尔斯的大学在 1937 年被一纸退休令拿走，他写的理念一个字没改，门却不在他手上了；1945 年他才亲手去重开（据第 249 号第二编）。蔡元培的办法不一样：门没被拿走之前，他就一次次站到门口。他靠的不是理念本身，是一个活人在现实界门口的进退。

陶行知是第三种：拆墙。「社会即学校」，学校和社会之间不要墙；「生活即教育」，一个「即」字把两边画成等号。第 221 号判他的病，就在这个等号。本书第四编借过一句站上的判型：陶行知是「消路型」，一个「即」字把路消掉了；蔡元培是「隔土型」，美这座桥架在隔开的土上面。

这样看就很清楚了。一个把墙拆了，门也就没了，场和外面的风雨直接连在一起；一个把门守严了，门里一片场，门外的人和事进不来。两个人对着同一个毛病，走了相反的两个方向：陶行知怕学校被关成笼子，蔡元培怕学校被外面的利害吞掉。一个用等号，一个用隔断。

发生学要的是第三种：门要常开，锁要结实。门开着，外面的土和里面的场能来回换；锁结实，外面的利害进来，得先过一道守门的人。这一句是陪读人物覃长庚铺子里的口头禅，本书借来当画面，不当证据。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过了一个月，覃露又打视频，说图书馆闸机坏了两天，谁都能进。第一天，自习室里来了几个校外的中学生，还有附近小区的一位老人，坐在角落里看报。第二天，就有人在里面大声打电话、占座不来。第三天闸机修好了。

她说，坏的那两天，她反倒认识了那位老人，老人是退休的地质工程师，跟她讲了半天岩石为什么会裂。闸机修好以后，老人就进不来了。

爷爷听了，说祠堂那个学校也一样，没门的时候，赶集的人都能进来看一眼孩子写字，也有醉汉进来闹过。后来村里在祠堂口装了一扇木门，白天开着，晚上锁上，钥匙放在他那里。

一所学校的门，怎样开、谁拿钥匙、开到几点，这些小事背后，就是这一章的大问题。你家孩子的学校、你上班的单位、你们小区的活动室，门是怎么开的，钥匙在谁手里，不妨去看一眼。

带走的话

把门写成理念，门会被人拿走；把墙整个拆掉，场会被风吹散。门要常开，锁要结实，钥匙在一个人手里。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他关上了工厂和教堂两扇门，比雅斯贝尔斯早了六年；可他没往乡村那边开门，那扇门是陶行知推开的。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写下来的大学在理念界，是超脱出来的；守住北大的那几年，是在现实界的门口、在利害里长出来的。

第 47 章

四栏与辨别面：本书没有比他们多说的地方

这一章的问题

把近邻已经说过的话一条一条还回去以后，这本书还剩下什么？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学期中，覃屿负责班上的黑板报，画了半面黑板：一座古桥、一排吊脚楼、一只燕子。班主任在班会上表扬了，说画得像画册上的一样。

放学后，美术老师游思远路过教室，看了很久，递给覃屿一截红粉笔，说：你把照着网上图片画的地方圈出来。

覃屿有点不情愿，还是圈了。桥，是照着一张照片画的；吊脚楼，是照着课本插图画的；檐角的弧度，是照着一个视频教程画的。圈到最后，只剩屋檐下那只燕子没圈，那是他自己去年在爷爷家看到的，燕子衔着泥，尾巴一翘一翘的。

游老师说，好，这一面黑板里真正是你的，就这一只燕子。别的也画得好，可别人早画过了。下一回，你从这只燕子开始画。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这一章「他」换成本书自己。本系列拆教育家的写法，要求近邻这一编做三件事：先抄站上的划界表，再逐家写四栏（他已经占了什么｜分离线｜判决性反例｜撤名

条件），最后收成一句辨别面，并做删除实验，说不出最近邻说不出的，就并回去。

先抄第 47 号《SDE 教育发生学导论》的近邻划界。它的态度很老实：在「过程优先于实体」这一最底层的一维上，SDE 不主张独创；对杜威和比斯塔，它的大意是，他们指出了方向，SDE 补上的是机制与判据。本书照这个口径往下走，不越过它。

再说站外。本书在第四、五、六编里用到的几样判断，站外的蔡元培研究早就说过。「以美育代宗教」来自康德一路的美学，「美育」一词另有来历，柏奕旻 2020 年在《文学评论》上已把这条线梳理清楚（第九编第 41、42 章）；北大改革靠他个人的人格与德望，「教育独立」在当时的现实里难以落地，北大校史与各家传记里反复讲过。能查的书，至少有这些：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周天度《蔡元培传》；唐振常《蔡元培传》（上海人民出版社）；张晓唯《蔡元培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北大改革与德国大学传统的渊源，有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把这段校史当作「记忆」来重读、看后人怎样讲蔡元培的，有娄岙菲《重释蔡元培与北大：记忆史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本书没有逐页对过哪一本在哪一页说了哪一句，只说一件事：这几条判断，在站外是常识，不是本书的发现〔各书具体论断待逐页核〕。陈雨泓 2024 年在《文艺研究》上把「以美育代宗教」读作一种「国教」重建，本书第 16 章的「同形」读法（孔教派与美育派都认为人心要一样东西来收）已经写明，是站在她肩上只多了一步。

下面是四栏。一章只一张表，把最近的五家放在一起。

近邻	他已经占了什么	分离线	判决性反例	撤名条件
第 235 号杜威卷（及第 180、170 号）	「教 A 靠 B」的句型；教动手靠书桌；缝在传播中变宽	杜威的缝在路与地之间（D2 对 E2），一个人关门可补；蔡的缝在价值格内（美对善），加三界的门口，要站到别人对面去守	同一件事，「美」该往哪里去：杜威读法，美是日子走圆了，该回到日子里；蔡的学说，美是透出利害	若查出蔡的守门只是个人书桌式的自修，不必与谁相抗，本书「门」与杜威的「书桌」并为一格
第 249 号雅斯贝尔斯卷（连洪堡）	把大学写成永远在那里的理念；不做工厂，也不做教堂	雅斯贝尔斯的门被拿走后靠理念等待；蔡在门被拿走前一次次站到门口	同一件事，校长一走：若病在「理念化」，门里门外一起散；本书判决三预测，门里靠章程照转，门外经费与政府失守	若史料显示 1923 年后北大门里也一起散了，本书的区分撤回，判决五并入第 249 号的判法
第 221 号陶行知卷	学校与社会之间画等号；拆墙；「消路型」	陶用等号，蔡用隔断；病向相反	同一片时局：拆了墙的学校，外面一有风雨就直接淋进来；有人守门的学校，门里的场能多撑几年「待验」	若找到有人守门的学校在同样时局下并不比无门的学校撑得久，此条撤回
站外蔡元培研究与北大校史	靠人格与德望；美育源于康德、席勒；教育独立难落地	他们说「他人格好」；本书说「他的教育学说里，没有一格写他人格干的那件事」	同一件事，照他的学说办学而没有守门人：「人格论」无从预测；本书预测美育退成旁枝、兼容成了墙上的字	若找到他把「校长怎样守门」写进了教育学说本身（推翻条件丙那一类材料），本书这一步撤回
陈雨泓 2024	以美育代宗教是「国教」式的重建	她判美育的位置；本书判美育之外的那一格	（本书与她不相反，只是往外多挪一格）	若她或别人已写出「守门在学说之外」，本书第 16 章与本章一并注明出处，不再称多一步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这一节先说近邻们对在哪里，也就是本书欠他们的账。

第 235 号先给了句型。没有「他教的是从做中学，他靠的是从读中想」，本书的书名那一句不会这样造。第 166 号先给了方法，九宫、缝隙、天花板、补丁，都是那本书立的。第 249 号先判了「把大学写成理念」，本书判决五几乎是照它的尺子量出来的。第 221 号先判了「等号」，才让本书看清蔡元培是反方向的「隔断」。站外的研究者先把史料一条一条整理出来，本书里每一个〔据二手〕，都是欠他们的。

这些账，结语与附录「与本系列各卷对账」还会逐条再报一次。

◆ 四、SDE 看这一处

现在做删除实验，一格一格还回去。

「美中心」，还给康德、席勒与美学史研究。「靠人格」，还给北大校史与各家传记。「把大学写进理念界」，还给第 249 号。「教 A 靠 B」的句型，还给第 166 号与第 235 号。「人心要一样东西来收」的同形，还给陈雨泓。

还完以后，剩下的只有这一步：**守门，是他的教育学说之外的一格；它和学说的方向相反，而他的学校靠的正是这一格**。学说叫人从利害里透出去，守门是站在利害正中间说「不」。前者写满了文章，后者一个字没写进他的教育学说（1923 年他公开讲过「不合作」，那是时局文字，不是教育学说）。

这一步不是在夸他人格好。人格好，站外早说过了。这一步说的是一个结构：一套学说，把自己最要紧的那根梁，留在了学说外面。

把这一步放进几个不同的现场，照登读数。

第一个现场，1912 年的教育部。他在部里，美育写进了方针；那年夏天他辞职前后，临时教育会议一度删了美育，鲁迅在 7 月 12 日的日记里骂了一句（第二

编第 10 章，已核：维基文库《壬子日记》）；9 月公布的宗旨把「美感教育」补了回来，却挂在「完成其道德」的名分下，世界观教育没进去（第二编第 10 章）。读数：守门的人一离桌，写下来的美育先被挪了位置。

第二个现场，1917 到 1923 年的北大。他在，场撑得最开；他走，门里的评议会、教授会照转，门外的经费与政府顶不住（第二编第 12 章、第六编第 31 章）。读数：门里的锁换成了制度，门外的墙还是他的身子。

第三个现场，1927 到 1928 年的大学院。只活了一年多，身后留下国立音乐院和国立艺术院两所学校（第二编第 12 章）。读数：他为美另开过门，门开在他亲手守的地方。

第四个现场，本书里的一间教室。第 40 章，游思远老师在教务处坐了一下午，保住了美术课的课时。读数：今天学校里的美育，还是要一个人在利害里说「不」，才留得住。

四个现场，读数朝同一个方向。这一步暂时站得住。可四个现场里，有三个是他本人，一个是虚构，证据还很薄。它要到第十一编总解构和结语报账时，再过一遍推翻条件。

最后收成一句辨别面。五十字压缩：他教人用美超脱利害，他的学校靠一个站在利害中间说「不」的人撑着，这个人不在他的学说里。

对着五家近邻，先说共鸣处，再说分道处。和杜威，共鸣在「教 A 靠 B」，分道在书桌与门；和雅斯贝尔斯，共鸣在把大学写成理念，分道在门被拿走之前谁去站；和陶行知，共鸣在都想让人在学校里长成自己，分道在等号与隔断；和站外研究，共鸣在他的人格撑起了北大，分道在本书说这根梁不在学说里；和陈雨泓，共鸣在美育占了宗教的位置，分道在本书去看美育之外的那一格。

所以，本书的读法不是「美育论」，不是「人格论」，不是「大学理念论」，也不是「教 A 靠 B」的又一次套用；它是一份结构报告：这位教育家学说里最要紧的那根梁，长在学说外面。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那块黑板报，覃屿第二天擦掉了一半，只留下桥。他在桥头重新画了那只燕子，放大了三倍，衔着的那口泥，用了一点黄色粉笔。

班主任问他怎么把好好的吊脚楼擦了。他说，那是书上的，这只燕子是我的。班主任没再说什么，只说，那桥也是书上的。覃屿说，桥留着，我要让燕子有个地方飞过去。

你也可以拿这个办法，对自己做一回。一份年终总结、一份工作方案、一篇写给孩子老师的信，拿红笔把别人早说过的圈出来。圈完剩下的，哪怕只有一句，也是你的。要是一句都不剩，就老老实实写「照某某的做法」，把名字还给人家，这不丢人。

> 带走的话
>
> 把别人已经说过的，一格一格还回去。剩下的那一只燕子，才是你的；只剩一只，也要老实说只剩一只。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本书开了一扇门：把「守门」读成学说外的一格；关上的是五扇门，美育论、人格论、理念论、句型套用、同形读法，都还给了近邻。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本书多出的那一步，不是从美育文章里超脱出来的，是从他一次次在利害里说「不」的记录里长出来的。

第 十 一 编

SDE 总解构

◆ ◆ ◆

编 序

前面十编，一处一处拆。他的一生，他办过的七处学校，他接手的那道题，五种教育，美，兼容并包，独立，德，他遇见过的几种传统，他的几位近邻。每一编末尾都做过一次小结算，每一次都只结了一编的账。

这一编把账合起来算。

合账有合账的规矩。先不急着下判断，先请几位最硬的辩护人，替他把话说足；说足了，再一条一条回答哪里认、哪里收窄、哪里站得住。然后把判词三句完整摆出来，把三个方程再体检一遍；把散在各编的「看见」和「收回」合成一个根；找出他学说里的三根承重梁，看换成什么能撑住；把每一处「他漏了」和「他在哪里是对的」并排摆成一张表；再说病根、死法，说 SDE 要向他学什么。最后一章，把刀转过来，对准 SDE 自己，也对准本书用的那套缝隙读法。

这一编还要交两笔账。一笔是本书导读立下的五条判决和几条推翻条件，逐条报当前读数：收窄的照收窄版写，待王德生博士确认的写明待确认。另一笔是第 166 号留下的一条读数：二十位大师里，「美」这个视角在理论和人生两边都空着。蔡元培是本系列第一位理论站在美上的大师，这条读数到这里要更新。

这一编的日常例子都很小：一张旧沙发，一次验收，一棵桂花树，一面承重墙，一扇纱窗，一面返潮的墙，一本记了三十年的物候本。总解构不宜再讲长故事，道理要短，账要清。

第 48 章

请辩护人先说

这一章的问题

在下总判断之前，替他最硬的辩护是什么？哪里要认，哪里要收窄，哪里站得住？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家客厅那张旧布沙发，坐了十九年，弹簧塌了一边，扶手磨得发白。甘秋芬想扔，覃长庚不肯，两人为这事别扭了一个星期。

后来甘秋芬想了个办法：今晚不吵，换过来说。你替我说我为什么要扔，我替你说你为什么要留，谁说得不像，谁重说。

覃长庚憋了半天，替她说了三条：塌的那一边，覃屿写作业老是往下滑；客厅小，换个窄一点的，能放下一张书桌；还有，她腰不好，这沙发坐久了起不来。说到第三条，甘秋芬愣了一下，这一条她自己都没说出口过。

轮到甘秋芬替他说。她说：这是结婚那年两人一起去县城家具厂挑的，他骑三轮车拉回来，拉了一路。说完她自己先笑了。

那天晚上沙发没扔，也没留。两人定下：弹簧换掉，扶手包一层布，客厅另外腾出一个放书桌的地方。

替对方把话说足，常常会说出对方自己都没说出口的那一条。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这一章不添新史料。辩护人的话，全从前十编已经摆过的材料里来。下面请四位辩护人。他们是本书构想的声音，不是真实的哪一位学者，不承担证据；他们用的材料，都有章号可查。

第一位辩护人，替那片土说话。她会说：你们拿今天的眼光，嫌他把利害隔出去。可你们看看 1912 年和 1917 年他脚下是什么土。教育宗旨的头两条刚刚还是忠君、尊孔（第 10、17 章）；京师大学堂的学生被叫作「老爷」，读书是为了做官（第 15 章）；孔教要不要写进宪法，吵到了最后关头（第 16 章）；有人想用一种宗教压另一种宗教。在那片土里，「利害」两个字，几乎就等于升官发财和门户排他。你要一个校长怎么办？他只能先砌一道隔。隔，是那片土逼出来的选择，不是他书房里想出来的偏见。

第二位辩护人，替他的分工说话。他会说：你们说他学说里只写美，没写善。不对。1912 年那篇文章，五种教育里有一种叫公民道德教育，讲自由、平等、亲爱，他比作人身上的呼吸和血液（第 17 章）；1918 年的进德会旨趣书，是他亲手写的，一条一条讲为什么不嫖、不赌、不娶妾、不做官（第 37 章）。善，他写了，写在「隶属政治」那一边。他把美放在最高处，是因为善在当时人人都会讲，儒家讲了两千年，用不着他去争；美在当时没人当回事，1912 年夏天的临时教育会议上还把它删过一回，到 9 月部令公布的宗旨里才又留下一行（第 10、20 章）。他单写美，是替一样没人护着的东西护一把，是分工，不是偏废。

第三位辩护人，替美学传统说话。她会说：康德讲的「无利害」，不是「不相干」。看画的时候不想把画搬回家，不等于画和人的日子没关系（第 19、24 章）。他借来的是一种看的姿势，歇一歇，放下得失，再看一眼。你们把「超脱」读成「隔开一切利害」，是读重了。

第四位辩护人，是他自己晚年的文字。1930 年，他把美育的范围扩到「个人的谈话与容止，社会的组织与演进」；1931 年前后，他写美有超脱性，「所以」

到了重要关头，人才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第 27 章，据二手）。他自己知道美要落回利害里，要落到关头上。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四位说完，先认该认的。

第一位的话，本书全认。这就是本书的保底，第 13、21、27 章都写在最前面：在那片土里，把升官发财赶出校门、把各派请进校门、用美育去对冲宗教之争，这一步是对的。本编第 52 章还要把各处保底合成一张表。

第二位的话，本书认一大半。善确实在他的学说里，而且写得具体。本书原先的说法「他教美，靠善」，要补一句才准确：善在他的学说里，站的是「隶属政治」那一边，是五种之一；美站的是「超轶政治」那一边，是桥，是最高处。本书说的缝，不是「他没写善」，是「他把美放在了善够不着的高处，而他自己一辈子是靠善在守」。第 26 章的接缝卡，比的也正是这一点：同一样「不私」，美里的不用守，善里的要守一辈子。

第四位的话，本书也认，而且第 27 章已经据此收窄过判决一和判决四。

◆ 四、SDE 看这一处

认完了，再说哪里站得住。

第一位的话，说的是土（E，特征纠缠）。她说得对，隔是土逼出来的。可 SDE 要多问一步：一片土逼出来的办法，能不能写成一切土里的道理？他的美育，讲的是美普遍、超脱，没有写「在利害等于升官发财的时候」这个条件。条件被抹掉了，一片土里的对策，就成了所有土里的机制。这一处，本书收窄了措辞，没有收回判断。

第二位的话，说的是分工。分工本身没有错。可分工一旦写进学说的上下层，就有了高低。善放在「隶属政治」这一层，意思是它为现世服务，将来政治好了，

它的用处会减；美放在「超轶政治」这一层，意思是它通向一个本来就在的实体世界。他一生最硬的几次选择，靠的恰恰是被放在下层的那一样。这道缝，分工解释了它的来历，没有把它填上。

第三位的话，说的是读法。本书同意「无利害」不等于「不相干」，第 24 章就是这么读的：超脱是路上的一个相位，不是路外面的一个去处。可问题正在这里。他自己的文字，常常把相位写成了去处：「超出乎对待之境」，「与实体吻合」。本书拆的是他写下的那一步，不是康德。

第四位的话，是他本人最有力的辩护。可「所以」前后的机制没有变：美仍是先把利害「透出」，陶养好了，再带回关头上用（第 26 章）。他的人生次序正好相反：1898 年三十岁辞官，是在关头上先说「不」；系统地学美学，是四十岁以后在莱比锡。

四位辩护人合起来，本书的读数是：三处收窄措辞，无一推翻判断。拆得太顺，常常是对手挑得太弱；这一章请来的，已是本书能找到的最硬的四位。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那张沙发，后来一直用着。覃长庚说，那天晚上最有用的，不是谁赢了，是甘秋芬说出了他没说出口的那一条。

下一次你要评一个人，一个老师，一位领导，一个长辈，也可以先这样做一遍：替他把话说足。他为什么这样做，那片土逼着他什么，他其实写过、做过什么是你没看到的。说足以后，你原来的判断多半还在，只是说法会准一些，会少一分冤枉。

带走的话

先替他把话说足：那片土逼他砌隔，他单写美是替没人护的东西护一把。说足以后，缝还在，只是说法更准了。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替美护一把、替善写一张戒单的门；关的是让善站到最高处的那扇门。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辩护人说的每一条，都在利害里长出来：隔，是那片利害逼出来的；只把它写成美的本性，才像是超脱出来的。

第 49 章

判词完整版与三方程体检

这一章的问题

把全书的判词完整摆出来，再把三个方程体检一遍，他的学说到底塌在哪一型？五条判决现在读数如何？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邻居家新房交房，请覃长庚帮着去验收。他带了三样东西：一只水桶，一支试电笔，一把小锤子。

水，他把卫生间的地漏堵上，放水泡了一夜，第二天下楼去看楼下的天花板；电，每个插座挨个试；墙，拿小锤子沿墙根一路轻轻敲，听哪里空。

那家人说：开发商给了一张验收合格单，三栏全打了勾。覃长庚说：合格单上三栏是分开打勾的，可房子住起来，三样是一起用的。墙里走着水管，也走着电线，水管一漏，泡的是电线，墙皮也跟着起鼓。一栏一栏看，都合格；三样放在一起看，才看得出毛病。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全书的判词，在这里第三次完整列出（前言、导读之后；结语还会再列一次，四处一字不改）。第 21 章是它在正文里第一次正式出场。

判词三句——

看见：人要在一片各派相撞、谁也不垄断的场里，才长得出自己。

收回：在「超脱」「纯粹」「实体世界」几个词上，他把美写成了通往一个本来就在的世界的桥。

底下那台机器：从康德、叔本华一路传来的「现象世界／实体世界」二分。

合成一句：**他为学生打开了一片自己长的场，却把美写成了通向一个本来就在的世界的桥**。

缝隙判语只引一句，不另展开：他教的是超脱，他靠的是守门。

缝隙定位卡的正式版在第 13 章，这里只重说第三道缝，因为总解构要用到它。它落在九宫之外的三号位。「兼容并包」写下来的，是各派之间的碰撞，是事中的来往，那是二号位（互动、过程、事中）；让这些碰撞聚成一片场的，是三号位（主体、场、自己心里），是一个在升官发财上一步不让的人。说得家常一点：吵架是二号位的事，谁来决定请谁进屋、按什么次序说、吵到哪里收拢，是三号位的事。

三句判词各管一段。「看见」管的是他在校门口做成的事；「收回」管的是他在书房里写下的话；「底下那台机器」管的是这些话从哪里借来力气。三句放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把场守出来的人，又把美写成了一座通往彼岸的桥。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判词的前半句，是全书对他最重的一句肯定。一片各派相撞、谁也不垄断的场，在 1917 到 1922 年的北大真有过：拖辫子的和办《新青年》的在同一条走廊，他自己的书被自己请来的人驳倒（第 28、30 章）。答案不是先放好的，是一来一回碰出来的。这是他离发生学最近的地方，判词把它放在第一句，放在「却」字前面。

◆ 四、SDE 看这一处

先做方程体检。三个方程再说一遍：显露由路和土长出来，S＝F（D，E）；路由显露和土牵着走，D＝G（S，E）；土又被显露和路回头改写，E＝H（S，D）。第 21 章只体检了 1912 年那一篇，第 27 章体检了美。这里合起来，加一栏：他在学校里画了多少。本章唯一的一张表。

式子	他在书房里写了多少	他在校门口画了多少	本书读数
S＝F（D，E）	美的材料取自利害，对着美却要「一无杂念」；终点是先在的实体	北大的新学问，是在经费、派别、流言、部令这片土里碰出来的	书房里隔土，校门口入土
D＝G（S，E）	路只有一个词：陶养	请人、挡人、议事、辞职、回任，一步一步	书房里路短，校门口路长
E＝H（S，D）	回写半条：1931 年的「所以」，写到人身上；1930 年扩到社会，一句带过	评议会与教授会，把场里吵出的规矩写回章程	书房里回写只到人，校门口回写进了制度

一式一式说。

第一式，显露由路和土长出来。他在书房里给美写的来历，是反着的：材料可以取自日子，看的时候却要把日子里的得失「透出」去，终点是一个先在那里的实体世界。好比验房时只看墙面刷得平不平，不问墙里走没走水管。可在校门口，北大那几年长出来的新学问，恰恰是从经费、派别、流言、部令这片土里碰出来的，一样也没隔掉。

第二式，路由显露和土牵着走。书房里，从现象到实体的路只有一个词，「陶养」，走几步、在哪里拐、拐错了怎么办，没写。校门口的路却长得很：请谁、挡谁、开什么会、什么时候递辞呈、什么时候回来，每一步都看着土里的风向改。

第三式，土又被显露和路回头改写。书房里，他写到美陶养出来的人会有气概，回写到了人身上；写到美育要扩到社会的组织，一句带过，土本身被美改成了

什么样，没写。校门口却做足了：评议会、教授会把场里吵出来的规矩写回章程，连他自己也被锁在里面。

三式合起来看，塌缩型本书判作隔土型：显露想不经土里的利害而通向实体。这是本书初判，尚待作者确认。和前卷比：第 162 号皮亚杰是钉常数型，把土和终点钉死；第 221 号陶行知是消路型，一个「即」字把路消掉；卢梭卷是截拍型，杜威卷是路重型。蔡元培的土没有被钉死，路也没有被消掉，土是被隔开的，桥架在隔开的土上面。

公道话要写足：三个式子，他在学校里一个不少都画过。隔土型只是他书房里的型。

再报五条判决的当前读数。

判决一，美中心：保留，收窄两句。一句，晚年写出了从超脱到气概的「所以」，机制仍是先透出利害、再带回来；他 1898 年辞官在学美学之前，次序与人生相反。另一句，据新反证（1921 年亲讲美学十余次，1927、1928 年在大学院名下办起国立音乐院、国立艺术院），改为：在他亲手守的学校（北大）里，美育是旁枝；他为美另开过门。两句待王德生博士确认。

判决二，缝隙：保留「他教美，靠善与真」。收窄为：「善」管的是门外那一段，门里有评议会、教授会；美另开的那两扇门，交给萧友梅、林风眠去守（第 12 章）。依第 48 章，再补半句：善不是没写进学说，是写在了下层。待确认。

判决三，兼容并包：按第一波查核的收窄版落账，「门里的锁换成了制度，门外的墙还是他的身子」，待确认。补语三条，都标「待验」：「兼容并包」总原则本身，本书未核到写进章程（第 31、32 章）；门里的锁也要有人认（第 31 章）；门外那几样，他写进过 1922 年的国家图纸，1927 年试过，没立住（第 36 章）。原句「场的条件留在他一人身上，没写进制度」作废，标 ⚠ 留附录。

判决四，身后：保留，改说法。「超脱被读成不相干」主要是身后读歪的；「工作的余暇」这两个字，是他自己留的口子（第 27 章）。待确认。主场在第十

二编，第 56 章已照这个改法报过一次，并添了一句「待验」的读法（把美隔在利害外面，本身就给了往外推、往里收两条读歪的路）；结语再报一次。

判决五，独立：第 36 章正式立下，仍为「待验」。第七编补的两条推翻条件，本轮都没有找到触发的材料，读数见第 52 章；两条条件本身也待王德生博士确认。

五条合起来：没有一条被推翻，四条收窄或改了说法，一条待验；收窄的几处，都待确认。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覃长庚那天验出来的，是卫生间墙根一处渗水。三栏合格单都没有错，错在没人把三栏放在一起看。他在合格单背面写了一行，交给那家人：水、电、墙，下回请人来修哪一样，都让他把另外两样也看一眼。

读一个人的学说，也可以这样验：他写了什么形状，他说了走什么路，他脚下是什么土，三样放在一起。一样一样看都对，放在一起，才看得见哪里漏。

> 带走的话
>
> 判词三句，一句看见，一句收回，一句机器。三方程放在一起验：书房里隔土，校门口入土。

> **小账**
>
>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一片谁也不垄断的场；关的是利害进到美里来的那扇门。
>
>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判词后半句是超脱出来的；前半句那片场，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

第 50 章

看见与收回合成一个根：把门写成月亮

> 这一章的问题
>
> 他看见的那一面和他收回的那一面，是不是从同一个根上长出来的？这个根叫什么？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家那栋楼门口有一棵老桂花树，每年九月香半条街。覃屿初一的作文写它，题目叫《不用人管的香》，里面有一句：桂花树天生就香，谁路过都能闻到，谁也不会去伤害它。

甘秋芬看了作文，没改字，只带他下楼站了一会儿。她指给他看：树干齐腰高的地方，缠着一圈旧布，是怕电动车蹭掉树皮；树底下围了一圈砖，是怕有人在根上倒脏水。她又说，每年开花那几天，一楼的婆婆搬个小凳子坐在树下，有人拿竹竿来打花枝，她就站起来说一句：闻可以，别打。前年物业要砍掉挡窗户的两根大枝，也是她拦下来的。

覃屿说：那作文要不要改？

甘秋芬说：香是树的。香能年年都在，是有人守的。你写一句就够了。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七步定位法的第一步是列「看见」，第二步是给「收回」起名字。前十编里，看见和收回都零零散散出现过。这里把它们收拢。

他的看见，至少有这么几处。人要在谁也不垄断的场里才长得出自己（第 21、32 章）；各派要同处一校，答案要碰出来（第 28 章）；做学问的人不能拿大学当做官的台阶（第 11、37 章）；美要人人够得着，门票、路程、公园、美术馆都要修（第 25 章）；宗教的排他要有东西去对冲（第 22 章）；大学的事要有一张议事桌，不能一人说了算（第 12、31 章）；女生可以进大学（第 12 章）；自己错了要认，哪怕是输给自己请来的人（第 30 章）；戒约要分档，要不咎既往（第 37 章）；独立要拿东西去守（第 34 章）。

他的收回，也有几处。美「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看月亮，「我与人均不得而私之」；赏花，「决非作果实可食之想」；到了最强的时候，「超出乎对待之境」，「与前所谓至大至刚者肫合而为一体」（1917，已核）；教育「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1912，已核）；大学要「超然」于各派政党（1922，已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看见里还要补一处真：「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917，已核），他一辈子请做学问的人，最后十二年守一座研究院（第 12、35 章）。这一处也要一道隔：学问要挡住做官。

看见那一串，每一处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要有一样东西被挡在外面，才立得住。场要挡住独占，大学要挡住做官，美要挡住门户，议事桌要挡住一人说了算，戒约要挡住应酬。这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他比同时代很多人都更清楚：好东西不是自己会在的，它要一道隔。

这一点，SDE 平常讲得少。SDE 讲场、讲纠缠、讲一起长，很少讲「谁来挡」。第 53 章会把它记进「要向他学的」。

◆ 四、SDE 看这一处

把看见和收回放在一起看，它们是同一个动作：隔。

在校门口，隔是一扇门。门装在利害正中间，门后站着人。挡谁、放谁、什么时候宁可自己走，每一次都是这个人在利害里判断出来的（三号位，自己心里）。这扇门要天天守，守的人一走，门就可能开。

在书房里，隔被写成了美自己的性子。美「不能有」利害关系，「不得而私」，「决非」作果实之想。这些词说的是：利害本来就进不来，不用谁去挡。月亮谁也私不了，是月亮自己的样子，不用人守。

第 40 章的接缝卡第一行，已经把这一处点破：「不私」有两种。月亮的不私，是天生的；钱的不私，要有人守一辈子。他在日子里守的是后一种，在学说里写的是前一种。

所以本书给他的收回动作起一个名字：**把门写成月亮**。　意思是：一道要人在利害里天天守的隔，被写成了一样天生就隔开利害、不用人守的东西。

这个名字一立，判词三句就合成了一个根。

看见的那一句，场，是一道门守出来的。收回的那一句，桥，是这道门被写成月亮以后的样子：既然隔是美自己带的，那从美走过去，就能不经利害到达那一边。底下那台机器，现象和实体两个世界，正好给月亮配了一片天：实体世界本来就在，美本来就通向它。三句话，一个动作。

拿楼门口那棵桂花树再对一遍。树干上那圈布、树底下那圈砖、搬小凳子的婆婆，是门，是看见那一句：香能年年在，是有人在电动车、脏水、竹竿和物业的锯子中间守出来的。覃屿作文里那句「桂花树天生就香，谁也不会去伤害它」，是月亮，是收回那一句：守的人不见了，香成了树自己的本事。那台机器，是「天生」

两个字：只要香是天生的，布、砖、婆婆就都成了多余的，写不写都一样。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写作文，这样写不算错；一位教育家写进传了一百年的文章里，这样写，读的人就只学到了香，学不到那圈布。

甘秋芬那天没让覃屿改字，只带他去看，这也是一种回写：没有把「天生就香」划掉，是在旁边添上了守的人。本书对他的根，也想这样读，不划掉他写的月亮，只在旁边把那扇门添回去。

用三方程说一句。门是土（E）里的东西，是 D 一步一步在 E 里走出来的；月亮被放到了土外面。把门写成月亮，就是把 E 里长出来的一个显露（S），当成了不经 E 的显露。第 49 章的「隔土型」，说的就是这一步。

还要写清一件事：这个根，不是他的错念头，是他的真本事被写反了方向。他最会的就是隔。把门写成月亮，是一个最会守门的人，给学生描一道不用守的门。第 40 章说那是「心疼」。本书同意。

这个动作，也不是他一个人的。本系列前卷里有近亲：第 150 号康德卷判他把做现象的那台机器焊死了，叔本华那里，审美静观是从意志里暂时歇一歇（第 19 章）。蔡元培从他们那里借来了机器，自己多做了一步：他亲手守了一辈子门，又亲手把门写成了月亮。前一步是借来的，后一步是他自己的。本书说他的根，说的是后一步。这一处是本书的读法，「待验」。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覃屿后来没有重写那篇作文，只在结尾加了一句：香是树的，香年年在，是婆婆守的。

你家里大概也有一样「天生就好」的东西：一个从不吵架的家，一个大家都自觉的群，一个孩子天生爱读书。你跟人讲起它，常常说「它本来就这样」。下一次不妨下楼站一会儿，看看树干上那圈布，树底下那圈砖，还有那个搬小凳子的人。

你要是把它教给孩子，也别只教「它本来就这样」。教一句「它本来就好」，再教一句「好要有人守」。

带走的话

看见和收回是同一个动作：隔。在校门口，隔是一扇要人守的门；在书房里，隔被写成了不用人守的月亮。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好东西要一道隔」的门；关的是「隔要有人守」的门，在学说里没有写。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门，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月亮，是把门写成超脱以后的样子。

第 51 章

三根承重梁与替换

这一章的问题

他的学说靠哪三根梁撑着？每一根换成什么，房子不塌？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长庚一个老客户买了一套九十年代的老房子，想把客厅和饭厅之间那面墙打掉，请他去看。

覃长庚敲了几下墙，又上楼顶看了看，说：这面不能拆，是承重的，上面三层都压在它身上。

那家人很失望。后来请了懂行的师傅，办法是：先在墙上方架一根钢梁，两头落在柱子上，等钢梁吃上了力，再把墙一块一块拆下来。房子没塌，客厅敞亮了。

师傅说：承重墙不是不能动，是不能直接拆。先把它扛着的那份力，交给一根新梁；新梁扛住了，旧墙才能走。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他的学说，拆到底，靠三根梁撑着。三根都是他自己的词。

第一根：实体世界。教育「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1912）。这根梁撑着的是方向：教育最终要往哪里去。它让他的五种教育有了上下，前三种隶属政治，后两种超轶政治（第 17、18 章）。

第二根：超脱。美能「透出利害的关系」（1931 前后，据二手），「美之超绝实际也如是」（1917）。这根梁撑着的是机制：美怎么起作用。它也撑着他的「独立」，大学要「超然」于政党（1922）。

第三根：普遍。美「人人得而赏之」，「隔千里兮共明月」（1917）。这根梁撑着的是范围：美为什么能代替宗教，因为它不分门户，人人一样。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记闪光点，梁再有毛病，梁上挂着的这些光是真的。

一，他把美育写进了一国的教育方针：会上被删过一回，9 月公布的宗旨里仍留下了「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一行，那时他已辞职，这一行怎样回来的，本书还没核清〔待核〕（第 10、20 章）。二，他在北大开了一片谁也不垄断的场（第六编）。三，他把升官发财赶出了大学的正门（第 11、37 章）。四，他给美另开过两扇门，国立音乐院和国立艺术院（第 12 章）。五，他把戒约分了档，还写了「不咎既往」（第 37 章）。六，他输给自己请来的人，认了（第 30 章）。七，他把议事写进了章程，自己也被锁在里面（第 31 章）。八，他没有让美停在画框里，晚年写出了通到关头上的「所以」（第 27 章）。

还有他自己打的那个总比喻，津梁，就是桥（第 21 章）。桥是对的：1912 年，两边之间确实需要一座桥，那一年只有他肯架。可这座桥错在三处，每一处正好对上一根梁。

◆ 四、SDE 看这一处

第一根梁，实体世界。比喻错在第一处：桥的前提是两岸都在。那一岸是实体，本来就在，教育只管把人送过去。

裂在哪里：一个本来就在的终点，让路变短。既然终点先挂好了，中间怎么走就不要紧，他的美育只剩一个词「陶养」（第 49 章）。

SDE 的替换：那一岸不是本来就在的，是一轮一轮长出来的。显露（S）有一条光谱，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教育最该护着的，是正在成形那一段。换梁以后，方向还在，只是不再是一个终点，是下一轮的起点。

换梁的代价：他那份「最终目的」的安心没有了。换来的是：路要一步一步写。

第二根梁，超脱。比喻错在第二处：桥架在河上，不沾水。人从桥上过，脚不湿。

裂在哪里：利害被当成只会弄脏人的水。可他自己的善、他那份定力，全是在水里泡出来的。美一旦不沾利害，美育就容易被读成「不相干」，退到课表边上（判决四）。

SDE 的替换：超脱不是去处，是路上的一个相位（第 24 章）：走一段，停一下，放下得失看一眼，再回到路上去。换一个说法，不叫超出，叫穿过：人在利害里穿过一道美，出来以后，看利害的眼光变了，利害本身也被回头改了一点（E＝H（S，D））。

换梁的代价：美不再干净。它会沾上钱、沾上争、沾上一家人的日子。第 27 章楼后那块地，就是沾过以后的样子。

第三根梁，普遍。比喻错在第三处：一座桥，人人走同一条。

裂在哪里：普遍有两种。普遍可及，人人都够得着；普遍同一，人人看到的是同一个（第 25 章）。他一辈子修的是前一种，修公园、办美术馆，这很好；可他写进学说的，常常是后一种，「我与人均不得而私之」。后一种一落到学校里，最省事的做法就是一张统一的标准，考级就从这里来。

SDE 的替换：留下普遍可及，换掉普遍同一。换成：人人够得着，各自看出各自的。 同一轮月亮，覃家五个人拍出五个样子（第 23 章），这五个样子都算数。

换梁的代价：美育不好考了。可以考「够没够得着」，不能考「看到的对不对」。

三根梁换完，房子还在。场还在，门还在，美还在。换掉的只是三样东西：一个先挂好的终点，一条不沾水的桥，一把人人同一的尺。

三根梁和五条判决是对得上的。第一根撑着判决一：美之所以站到中心，是因为它通向那个本来就在的实体。第二根撑着判决四和判决五：超脱一被读成不相干，美育就退到课表边上；超脱一搬到大学身上，就成了「超然」，成了一张只画在理念界的图纸。第三根也撑着判决四：人人同一的尺，最后落成了一张考级表。

换梁以后，还有一件意外的事。第一根梁一换，他那门「没人会教的课」，世界观教育（第 20 章），忽然有了着落。那一岸既然不是本来就在的，世界观就不是去领悟一个现成的实体，而是每个人在各派相撞的场里，一轮一轮长出自己的看法，谁也不许替别人定答案。这句话他 1912 年已经写过一半：「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五年后，这半句变成了北大。换了梁再看，他写不出课的世界观教育，和他守了几年的那片场，原来是同一件事。这是本书的读法，「待验」。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老房子那面墙拆完，那家人在钢梁底下挂了一排灯。师傅说，灯可以挂，别在梁上打孔。

你要是在一个单位、一个家里接手了前人的一套规矩，想改，也可以这样：先认出哪几条是承重的，它们扛着什么；先架新梁，让新梁把那份力接过去；旧的再一块一块拆。直接拆，房子会塌；只挂灯不换梁，裂缝会越来越大。

带走的话

实体世界、超脱、普遍，是他学说的三根梁。换成：一轮一轮长出来的那一岸，穿过利害的美，人人够得着、各自看出各自的。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三根梁开的是方向、名分和门槛的门；关的是路、利害和各看各的那三扇门。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三根梁都是超脱的样子；替换上去的三根，都要在利害里才立得住。

第 52 章

保底合表：他在哪里是对的

这一章的问题

把散在各编的每一处「他漏了」和「他在哪里是对的」并排放，能不能压成一个条件？推翻条件现在读数如何？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五月底，覃家把纱窗装上了。覃屿嫌闷，要拆，说开着窗风大，凉快。

覃守业说：你拆拆看。

覃屿拆了一晚上，第二天胳膊上七八个包。

纱窗装回去，风照样进来，蚊子进不来。覃屿问：那冬天呢，冬天也装着？

覃守业说：冬天没蚊子，纱窗挡的就只剩阳光了。冬天该拆。

纱窗不是错的，它在有蚊子的季节完全对。它的毛病只有一个：要是有人以为它一年四季都该装着，那就连冬天的太阳也挡在外面了。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前十编每一处批评，前面都先写过一段保底。这里把它们合在一张表上。每一行先写他在哪里是对的，再写对的条件，最后才写他漏了什么。本章唯一的一张表。

他在哪里是对的	在什么条件下对	他漏了什么	章
把忠君、尊孔从教育宗旨里拿掉，给美和世界观留位子	帝制刚倒，教育被一家学说和一个君主占着	世界观教育写不出一节课，最高一格没有落地的形状	17、20、21
把升官发财赶出大学正门	大学近乎官僚养成所，学生被叫作「老爷」	学说只说「不当」，没说谁来挡、拿什么挡	11、13、15
用美去对冲宗教的排他	孔教入宪之争正烈，信仰随时可能变成赶人的理由	把一片土里的对策，写成了所有土里的机制	16、22、27
美要人人够得着，修公园、办美术馆	美只属于少数人家的客厅和戏院包厢	普遍可及被写成了普遍同一	23、25
美让人从得失里歇一歇	一个人被利害压得喘不过气的那一刻	相位被写成了去处，歇一歇被写成了超出去	24
场先于派，各派同处一校	各派都肯在同一张桌上吵，没有一派要赶走别的派	场要有人守；「兼容并包」总原则未见写进章程（待验）	28、29、32
议事写进章程，自己也被锁在里面	校门里的事：立法、选人、定学科、管钱	校门外的经费、政府、继任者，章程管不着	12、31
大学不跟着内阁走，政府伸手就有辞呈	北洋那十年，内阁走马灯，欠薪是家常便饭	「超然」只是图纸；落地要借政权的手，借了就不再超然	33、34、35、36
不把自己吃过的苦原样传下去	下一代不必再经历科举、官场、党争那份消耗	苦分两种，纯消耗的该挡，逼出定力的那份也一起挡了	40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九行读下来，「对」的那一栏分量很重。他在每一处都做了那个时代最需要、又最少有人做的一件事。本书前十编对他的每一句批评，都站在这九行上面。

还要把推翻条件报一次账。推翻条件是本书给自己设的：什么材料一出来，判决就要改。它们查到的，多半正好是他对的地方，所以放在这一章。

条件甲：他晚年文字若把美育写成要「进入」利害，判决一、四收窄。读数（第 27 章）：未触发，有两处半步、一处反向的半步。半步一，1931 年前后的「所以」，美通到关头上的气概；半步二，1930 年美育的范围扩到谈话容止与社会的组织演进；反向的半步，「工作的余暇」。据此判决一加一句，判决四改说法，待确认。两篇都只见转录本〔据二手〕，原刊待核。

条件乙：史料若显示北大改革主要靠制度设计，判决二改判、判决三改写。读数（第 12、13、31 章）：半触发。校内的议事、选人、定学科、管钱，确实靠制度，他离京后照常运转；校门外那一段，仍靠他的进退。判决二保留「靠善」，写明善管门外；判决三已改写。

条件丙：若能找到他讨论过场的维持条件并落进制度文本，判决三收窄。读数（第 12、31 章）：触发。他说过北大要有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并落进了 1919 年的组织章程。「兼容并包」这条总原则本身，本书只见于公开信和月刊发刊词，未核到入章程，记「本轮未发现」，不记「没有」。

第七编补的两条，本书记作丁、戊（第 36 章）。丁：若史料显示他的历次辞职多半没有改变过任何事，挽留只是客套，「用辞职去维护」收窄。读数：未触发。本书查到的材料指向另一边，1919 年辞职后回任，同年评议会改制（两者因果「待验」）；1923 年不合作声明之后彭允彝去职〔据二手〕。但历次辞职逐一的后果还没核齐，只记「本轮未发现支持丁的材料」。戊：若能找到大学院撤销后他写过文字，承认独立要在政治里持续去争，这道缝比本书说的窄。读数：未触

发，本书没有查到；1932 年 12 月他与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副主席（维基百科「蔡元培」条，与第 35 章同），是做了，没有见到他写成主张。也只记「本轮未发现」。

五条读数合起来：一条触发，一条半触发，三条未触发。判决一、二、三各收窄一处，判决四改了说法，判决五仍待验；没有一条被推翻。

◆ 四、SDE 看这一处

九行保底，能不能压成一个条件？可以。

看「在什么条件下对」那一栏，九行说的其实是同一种土：土里的利害，几乎全是消耗。升官发财、门户排他、君主独占、内阁更迭、欠薪、党争。这种利害，只会腐蚀人，不会逼出人的新本事。在这种土里，隔就是对的，隔得越干净越好。

再看「他漏了什么」那一栏，九行说的也是同一件事：他把这种土里的对策，写成了所有土里的机制。有些利害是养分：一次被人驳倒的争论，一场逼人拿主意的风潮，一段要自己挣钱养家的日子。他自己的善，就是这种利害养出来的。美要是把这些也隔出去，就把冬天的太阳一起挡了。

压成一句：**他的隔，在利害只剩消耗的土里完全成立；他的错，是把一切利害都当成了消耗**。

这是一种极限情形，不是作废。用三方程说：当土（E）里的利害对显露（S）只起腐蚀作用、不起生成作用时，S 不经这一层利害去长，就是最好的办法；隔土型就是 SDE 在这个条件下的特例。缝隙那套方法里有一句同样的话：苦分两种，纯消耗的该挡，逼出能力的张力要按剂量留下。他挡对了前一种，把后一种也挡了。

这张表也说明，判他不能判人。表里九行，没有一行是他看错了当时的土；他看得比谁都准。他漏的，都在「写成学说」那一步：一个人在一片土里做对了的事，写下来传给另一片土里的人，条件没有跟着写下来。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纱窗到了十月底，覃守业自己拆了，叠好，放到床底下。覃屿问明年还装不装。爷爷说：看蚊子。

你给孩子定的规矩里，可能也有几扇纱窗：初三不许玩手机，考试前不许看电视，放学不许在外面逗留。这些规矩在某个季节完全对。可以在每一条后面，用铅笔轻轻写一个季节：这条管到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该拆。写不出季节的规矩，最容易被一年四季地装着。

> 带走的话
>
> 他的隔，在利害只剩消耗的土里完全对；他的错，是把一切利害都当成了消耗。纱窗该装，也该拆。

> **小账**
>
>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九行保底，每一行都是在一片坏土里开的一扇对的门；他关上的，是写明「这扇门管到什么季节」的那扇门。
>
>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对的那一栏全在利害里长出来；漏的那一栏，是写成学说时超脱出来的。

第 53 章

病根与死法；SDE 要向他学的

这一章的问题

他为什么会把门写成月亮？他那句最响的话会怎样死？反过来，SDE 要向他学什么？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家楼下一楼那户，卫生间外面那面墙年年返潮，墙皮一到梅雨季就鼓包、掉渣。那家人刷了三回防水漆，一回比一回贵，第二年照样鼓。

后来请覃长庚来看。他没看墙，先上了二楼，看了人家阳台的排水管，又回到一楼，用手摸了摸墙根往上一米那一截。他说：水不是从你这面墙里出来的，是从上面那根管子的接口渗下来，顺着墙缝走到你这里。你刷墙，刷的是它出来的地方，不是它来的地方。

接口换了，墙晾了一个夏天，再刷一遍普通的漆，第二年没再鼓。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先找病根。病根不是他哪一句话错了，是这些话从哪里渗下来的。前十编已经摆过四根管子。

第一根，土。1912 年和 1917 年，他脚下的利害几乎全是消耗（第 52 章）。在这种土里，隔是唯一的对策。

第二根，机器。四十岁去莱比锡，他系统地听了哲学、美学（第 5、19 章）。康德的现象与物自体，叔本华的审美静观，都现成地给了他一片天：美可以不带利害，可以通向一个本来就在的世界。土里逼出来的对策，正好有一台机器可以装。

第三根，那一段的题。他写五种教育，是坐在教育总长的位子上；讲以美育代宗教，是刚当上北大校长（第 40 章）。他要答的是「一国的教育往哪里去」「孔教该不该定为国教」。这是那一段的题，要的是一样能替代宗教、人人可以共享的东西。美正好合题。

第四根，心疼。他自己从最紧的那条路上走过来，知道利害里的日子是什么滋味（第 40 章）。能教给学生的，是一条从利害里出去的路；自己在利害里熬出的那份定力，他没有写，也舍不得让学生再去熬。

四根管子汇到一处，就是第 50 章说的那个动作：把门写成月亮。一片坏土里的对策，借来一台两个世界的机器，答了那一段的题，又带着一个过来人的心疼，写成了一切土里的机制。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清楚：病根是用发生学解释的，不是定罪。四根管子，每一根在当时都是好管子。土逼他隔，是对的；借机器，是他那一代人能找到的最好的机器；答那一段的题，是他的职责；心疼，是他的善。病出在四根汇到一处以后，没有人在接口上写一句「这是哪一片土里的办法」。

还要记他另一句活的话。判一句话的死法，只判这句话，不判人；同一张判决书上，要记下他自己另一句活的（第 221 号的做法）。他另一句活的话，是答林纾信里那句：「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1919，已核）。这句话连着一条边界：教员「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它自己说出了自

己在哪里会失效：一派要用讲台取消别人的讲台时，兼容就停。说得出自己怎样会错，这句话判活。

◆ 四、SDE 看这一处

现在判他那句最响的话：以美育代宗教。用四道闸，只用这句话自己的材料。

第一道闸，三样互不互生。他的论证是：宗教原来管知识、意志、情感三样，知识交给了科学，意志交给了伦理，剩下情感交给美（第 22 章）。三样被切开，各找一个主人，彼此不再相生。美只管情感，不管知道，也不管做决定。这一道没过，是单维死的样子。

第二道闸，换起点走不走得到。美育的路只有一条：陶养，从感情进去。一个人要是从做事进去，从一次争吵进去，从一笔账进去，在他的美育里找不到入口。这一道只过了一半。

第三道闸，转不转。美陶养了人，人回头有没有改那片利害？1931 年的「所以」，写到了人在关头上的气概，转回来了一半；利害本身，被美回头改了什么，没写（第 27 章）。这一道只过了一半。

第四道闸，说不说得出自己怎样会错。他没有写「以美育代宗教」在什么情况下行不通。本书只见 1930 年一段讲各人审美观念互不相同〔据二手〕，算半句。

再加一道次生试验：撞三道不相干的题。一个在班上被人起外号的孩子，美能让他歇一歇，不能教他站起来说「不」；一家人为老房子怎么分争了三年，美能让饭桌上暂时安静，不能把账分清；一个车间里要不要多加一个夜班，美插不上话。三道题，都碰到了顶。

读数：主死法是回写死，美不回头改那片利害；次死法是单维死，情感被单独切出来交给美。它是一个会死的活体系：死法说得出，所以还活着。身后的事，第十二编细看。

然后，SDE 要向他学的。这几条是真心的，不是客气。

第一，守门的善。SDE 讲场、讲纠缠、讲一起长，很少讲谁来挡、挡什么、怎么挡而不撕破脸。他把这件事做成了一门手艺：进德会那句「径行拒绝，亦不致有伤感情」，是给人配了一句能说出口的「不」（第 26、37 章）。SDE 的场，也要有一道门，门口也要有人，有一句好说出口的话。

第二，兼容的场，带着边界。SDE 讲碰撞，讲差异越大越好。他多讲了一步：碰撞有边界，边界就是「不许用讲台取消讲台」（第 29 章）。一片场要是没有这一条，最强的那一派迟早会把碰撞本身关掉。SDE 讲碰撞的地方，要把这条边界补上。

第三，把评议会写进章程。SDE 讲回写，常常写成学习者回头改自己的旧知识。他做的是更难的一种回写：把场里吵出来的规矩写回制度，而且把自己也锁进去（第 31 章）。这是回写朝上，回写到了立规矩的那一方。一个团体、一个平台，要是规矩只长在创办人身上，它就还是一个人的场。

第四，分档和不咎既往。甲种人人守，乙种丙种自己选，入会以前的事一概不问（第 37 章）。SDE 的几样工具，三律、三态、六路径，常常被人当成全有全无的考核。他提醒 SDE：承诺可以分档，门要给回头的人留着。

第五，认输。他输给自己请来的胡适，认了，还帮对手借书（第 30 章，借书一事据二手）。SDE 说自己可推翻，他是做给人看的。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一楼那户后来跟二楼商量好，每年梅雨季前，两家一起检查一次那根管子的接口。覃长庚说：墙上的事，病根常常不在墙上。

你手边要是有一件年年犯的毛病，一个孩子年年期末前失眠，一个小组年年年底吵架，先别急着刷墙。上楼看一看，它是从哪根管子渗下来的：是土，是借来的一套说法，是那一段的题，还是一份心疼。找到管子，再说墙。

带走的话

病根有四根管子：坏土、借来的机器、那一段的题、一份心疼。他那句最响的话会死在回写上；他的门、他的边界、他的章程，SDE 要学。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守门、带边界的场、写进章程的规矩、分档与回头这几扇门；那句最响的话，关上了美回头改利害的门。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病根四根里，三根在利害里长出来，一根是借来的超脱；要向他学的五条，全在利害里长出来。

第 54 章

给 SDE 自己写死法：缝隙读数更新

这一章的问题

拿拆他的这把刀转过来，SDE 和本书用的缝隙读法，在什么情况下算错？第 166 号那条「美空着」的读数，读到他以后要怎样改？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守业有一个本子，记了三十年，家里叫它物候本。哪天第一声蝉叫，哪天河边柳树冒芽，哪天早上第一次打霜，他都记一行，写日期，写在哪里看见的。

覃屿翻这个本子，翻出一件怪事：三十年里，一场雨后蚯蚓爬满路面的事，一次也没记过。他问爷爷，是不是这里没有蚯蚓。

覃守业想了很久，说：有。是我下雨天不出门。

本子记的，全是他早上出门散步看得见的东西。下雨的早上他在家里写毛笔字，外面发生了什么，本子不知道。三十年，本子没有记错过一件事，可它有一整类事从来看不见。

那天晚上，覃守业在本子第一页的空白处，用小楷添了一行：此本只记晴日出门所见。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这一章先把刀转过来。

本系列的规矩是：拆完一个人，最后一章给 SDE 自己写死法。第 47 号给过一个三层的写法：局部失败，就缩小主张；系统失败，就把 SDE 降为一种局部设计语言；表征失败，就对自己用发生命名律，承认自己的词也只是对一类反复出现的发生的命名。

这本书还多用了一把刀：发现大师缝隙的那套读法。它的根，是王德生博士 2026 年 9 月 27 日的口述，照原话引：「大师的理论往往是强调 SDE 的单一维度……但是他自己活在三维度里面。」「只有一个维度的忍耐很快就会遇到天花板。」

蔡元培合这两句。他的学说强调的是一格里的一个视角，美；他自己活在三维里：善与真，理念、现实、自我三界，还有三号位上那个守门的人。天花板也来了：第十二编要看的考级和课表边上的美育，就是只学他写下的那一维，碰到的顶。

这把刀也要对准自己。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认一件事：给自己写死法，他做得比很多人早。答林纾信里那条「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就是兼容并包的死法：一派要用讲台取消讲台，兼容就停（第 53 章）。他给自己最看重的一句话写了边界。本书给 SDE 写死法，是跟他学的。

◆ 四、SDE 看这一处

先给 SDE 写五条死法，每一条都写明出现什么就算错，归到三层的哪一层。

第一条，SDE 版的「把门写成月亮」。SDE 常说场会自己长，纠缠会自己生发，一起干就会一起长。这正是把门写成月亮的另一种写法：把要人守的场，写成自己会在的场。算错的条件：一个照 SDE 办起来的读书会、课堂或平台，创办的人一走就散，而它的规矩从来没有从一个人身上写到纸上。出现这种情况，属局部失败，要缩小主张：场不会自己长，场要有人守、有人续，要写进章程。第 53 章向他学的第三条，就是给这条死法预备的药。

第二条，SDE 版的「实体世界」。发生学最怕的，是把「发生」本身写成一个本来就在的东西：三方程被当成公式背，三态被当成楼梯，三律被当成三项打分。算错的条件：SDE 的词进了考核表，打钩的人说不出一个被否决的候选。出现这种情况，属系统失败，SDE 在那片地方要降为一种局部的设计语言，不再自称看法。

第三条，反向的隔土。本书批评他把一切利害都当成消耗；反过来，也可能把一切利害都当成养分，歌颂苦难，劝人多吃苦。本书的补丁读法说「在你最看重的东西门口练习说不」，就有这个危险。算错的条件：照本书去练的家长，给孩子加的是纯消耗的苦，不是按剂量设计的张力。出现这种情况，属局部失败，本书第十四编的做法要收窄。

第四条，本书自己的型号。「隔土型」「把门写成月亮」都是本书起的名字。算错的条件：有人拿它们去套一切谈美的人，「凡讲审美无利害的都是隔土型」。出现这种情况，属表征失败，对本书用发生命名律：这两个名字，只是对他身上一类反复出现的发生的命名，不是美学的本体。「隔土型」本身还是本书初判，尚待作者确认。

第五条，本书的判语。「他教的是超脱，他靠的是守门」，押在一件事上：他最难的那几年，靠的不是美。算错的条件：若他的日记、书信里有材料显示，1919 年、1923 年那几个最难的关头，他是靠听曲、看画、写诗撑过来的，判决二要收窄，人生那一侧要添上美。本书没有查到这样的材料；没查到，只记「本轮未发现」，不记「没有」。

然后，更新缝隙的读数。第 166 号读了二十位大师，在第 29 章「二十道缝隙之后」和附录一的总表里留下一组读数：九个格子都有人了；理论站在「脚下那片地」（E）上的九位，站在「走出来的路」（D）上的六位，站在「长出来的样子」（S）上的五位；正编十道缝八道格内、两道跨格（南丁格尔、伍登），续编十道全在格内；三界最挤，六位；三十个视角里拿来立论的十六个，空着的十四个里，只有「美」在理论和人生两边都没人碰到。蔡元培是本系列第一位理论站在美上的大师。下表的「第 166 号」一栏，照第 166 号第 29 章与附录一逐项对过；是本章唯一的一张表。

读数	第 166 号二十位	加上蔡元培，二十一位
理论站在 S、D、E 各几人	5、6、9	6、6、9
主缝：格内、跨格	18、2	19、2
表里另记的一道缝	图灵另有一道在 E1；达尔文另有一层在九宫之外（停与跳的节奏）	加蔡元培：第二道在 E1，第三道在九宫之外（三号位）
S3 价值维	一位：罗杰斯，理论站善，人生靠真	两位：加蔡元培，理论站美，人生靠善与真
拿来立论的视角	三十个里十六个；「美」理论、人生两边都空	十七个；「美」理论一边有了人，人生一边仍空

新读数压成一句：**理论站美，人生靠善与真；门里写进制度，门外靠身子。**

还有一处小的更新。第 166 号结语说，九宫之外的那些样子，它「只碰到了一点边」，手里只有达尔文那一停一跳。蔡元培给这一边添了第二个例子，而且是另一种：达尔文落在节奏上，他落在三号位上。两例还太少，只记下来，不下判断。

再照缝隙那套方法第十四节，回答三条悬着的推论。

悬着的第一条：缝隙最常落在 E 上，是规律还是选人偏差？读数：理论站在 E 上的，二十一位里有九位，仍是最多，但不到一半；三界那一格仍是六位，最挤。第 166 号说过，这一格挤，也许只说明站在三界上说话的人嗓门比较大；蔡元培没

有进这一格，这句提醒还原样悬着。蔡元培的主缝在 S3，不在 E；可他学说里隔出去的，恰恰是 E 里的利害，第二道缝也落在 E1 三界。这说明这条推论要拆成两句。一句是计数：理论站位最常落在 E，暂时站得住。另一句是道理：人回头看自己，看得见路，看不见地，所以理论最常漏掉的是 E。后一句在他身上多了一个例子：缝落在别的格里，漏的仍可能是 E。这是本书的读法，「待验」。选人偏差这一问没有解开，二十一位不是随机挑的。

悬着的第二条：「美」空着，是大师很少把美当成功之道，还是读法本身看不见美？先登一条判负：「理论和人生两边都没人碰到的只剩美」，到蔡元培这里不成立了，理论一边有了人。照登，不删。剩下的问题收窄为：人生这一边，为什么二十一位里仍没有一个人靠美熬过最难的年份？第 166 号自己在第 29 章已经留了话：换一种读法，米开朗基罗的一生未必不能从美重新读一遍；袁隆平少年时因为一幅画去学农，晚年说梦见稻子长得像高粱，那里头也许有美，只是那一章读成了自我界里的盼头。它说美也许混在别的东西里，不单独站出来。本书接着这句话往下看到两种解释，现在分不开。一种是规律：美能教，能教的容易写进理论，只能遇上的才留在人生里，美于是总落在理论那一侧（第 40 章）；蔡元培正是一例。另一种是读法：随身三问的第二问，问的是「最难的那几年靠什么熬过来」，这一问天生偏向说「不」的善和较劲的真；美要是在人生里起作用，多半不在熬的时候，在长的时候。本书自己也可能中了这一条：他 1921 年亲讲美学，1927、1928 年为美另开两扇门，这些是他人生里做过的美，本书把它们记成了「另开的门」，没有记进「人生另活」一栏。所以本书提一个建议：读下一位大师时，在第二问后面加半句，「他最有兴致的那几年，又是靠什么长出来的」，看美会不会在人生那一侧出现。这一条本书把它记下，等作者定。

悬着的第三条：格内缝和跨格缝，哪一种对追随者伤害更大？蔡元培是格内缝。他身上看得到一个机制：格内的缝，理论会替隔壁那个视角说话。1931 年的「所以」，就是美替善说了话，说美陶养出来的人自然有气概。追随者读到这里，以为善也一并有了，就不去补。跨格的缝不一样：南丁格尔的追随者缺的是数学，一眼就知道那是另一门本事。所以本书的读法是：格内缝伤得更隐，跨格缝伤得更

显。至于哪一种更重，二十一位里跨格只有两位，也没有人量过追随者，只能记「本轮未发现」。能做的检验是：找两位大师的追随者，一位格内、一位跨格，问他们能不能说出自己缺的是哪一样，说得出的比例是否不同。范围、检出力、预注册三件写明以前，不下判断。

最后一句写给本书自己：这一章的读数，只是二十一位里多了一位。一位不够推翻什么，也不够坐实什么；它只让「美」这个视角第一次在理论一边有了人，让那三条推论各多了一个可以对照的例子。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覃守业添了那一行字以后，又做了一件事：本子后面另起了几页，标题写「雨天」。下雨的早上，他打着伞到楼下站十分钟，看见什么记什么。第一页记的，就是蚯蚓。

你心里也有一本这样的本子：我是靠什么走到今天的。它多半没有记错，只是有一类日子它从来不记。可以在第一页写一行，写明它只记哪一类日子；再另起几页，去记另一类。

蔡元培的本子只记守门的日子，美记在了书里。本书的本子只记熬的日子，美可能漏在长的日子里。两本都该添一行。

带走的话

给 SDE 写死法，给本书写死法，也给缝隙读法写死法。「美」这个视角第一次有了人：理论站美，人生靠善与真；门里写进制度，门外靠身子。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他为兼容并包写了边界，开了「给自己写死法」的门；他没给美育写死法，那扇门由本书替 SDE 一起补。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五条死法都要到利害里去验；那条新读数，是从他一生的利害里数出来的。

第 十 二 编

身后与制度化

◆ ◆ ◆

编 序

1940 年 3 月，他在香港去世。人走了，他留下的几样东西还在往前走：「兼容并包」四个字，美育这门课，「教育独立」这个说法，还有一大堆挂在他名下的好话。

这一编不写纪念，写账。一样东西离开了守它的人，进了课表、文件、校史和墙壁，会变成什么样？本系列教育哲学各卷用过几件现成的工具：身后三问（后来的人从哪一头下手，接住了哪一样，自己又加上了什么），部件的命运五档（好查的膨胀，难查的退化，完全查不了的静止，写进工具的冻结，改成道德要求的规范化），护路化五查，还有影响神话纪律。

四章各看一样。第 55 章看「兼容并包」怎样上了墙；第 56 章看美育怎样进了课表，又被读成才艺和评比；第 57 章看「教育独立」一百年里换了几张脸；第 58 章把常挂在他名下的话逐条拆开，哪些是他，哪些是后人放上去的。导读里立的判决四，在这一编报账。

照三条禁令：本编只写概念的流变和它落在一户人家里的样子，不对当下的教育政策表态。

第 55 章

「兼容并包」成了校训墙上的字

> 这一章的问题
>
> 一句话刻上了墙，它原来的那几样部件，还有几样活着？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国庆放假，覃露回县城，顺路回了一趟母校县一中。校门进去，新修了一栋图书楼，楼前立了一块大石头，一人多高，红漆描的八个字：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她在石头前站了一会儿，想起高二那年的文学社。

那时候文学社分两派。一派写网络小说，玄幻的、穿越的，一写就是几万字；一派写古诗词，平仄押得一丝不苟，看不起前一派，说那不叫文学。两派每周四下午在一间旧实验室里吵，吵得隔壁班来敲门。社刊一学期出两期，指导老师向老师定了一条规矩：两派各占一半版面，谁都不许删对方的稿子，要驳，就写一篇登在下一期。

有一回，一个家长看见社刊上一篇穿越小说，里面有句粗话，电话打到了教务处，要求把这一期收回。向老师没收。他给那位家长回了个电话，请他周四下午来旧实验室听一回。家长真来了，坐在最后一排，听两派吵了四十分钟，走的时候没

说话。那篇小说还在社刊上，粗话由作者自己改成了省略号，名字没动。第二期，古诗词那一派有人写了篇长文驳那篇小说，写得很凶，也照登了。

向老师前年退休了。覃露问了问在校的学妹：文学社还在，改叫「作文竞赛小组」，每周四下午练议论文，社刊只登获奖作文。旧实验室拆了，就是现在这栋图书楼的地基。

石头上的八个字，就立在那间旧实验室原来的位置上。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从他离开北大算起，到他去世以后，这四个字走了一条很长的路。这里用身后三问，只挑几个人看：后来的人从哪一头下手？接住了哪一样？自己又加上了什么？

第一个是蒋梦麟。1919 年他离京那几个月，是蒋梦麟替他代理校务；1930 年起蒋梦麟正式当北大校长，一当十几年。他接住了一样最要紧的东西：请人。三十年代北大请来的教授，派别照样杂。他加上的，是一套新的管法。1932 年，北大照南京政府 1929 年的《大学组织法》废了评议会，改设校务会议（第 12 章写过）；一般概括他的办法是「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据二手〕。门里那把锁，从一群教授手里，移到了校长手里。

第二个是西南联大（1938—1946）。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在昆明办学，今天讲「兼容并包」的人最爱举这个例子。三校各有各的校风，在一片铁皮屋顶下凑到了一起。这一回守门的，已经不是他，是另外几个人在战时一起撑。

第三个是后来的几十年。「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这句信里的话，被压成了八个字「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进了校史、纪念文章、新生手册，也进了很多学校的墙。八个字连用，是后人的概括（第 58 章细说）。

本系列还有一个现成的四格归类，叫四结局：跃迁、内卷、轮回、耗散。拿来粗看，蒋梦麟那一段偏「内卷」，门还开着，锁收进了一个人手里；联大那一段偏「跃迁」，三家合在一起，长出了三家单独都没有的东西；墙上那一段，多半是

「耗散」，名字越传越远，劲越传越散。这只是粗看，一个人、一所学校，不止一个结局。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保底。一句话能上墙，本身就是一种活法。

墙上的字至少给了后来的人一样东西：凭据。一个学生、一个老师，哪天想在学校里说一句不一样的话，可以指着墙说：你们自己写的。上墙的话，有时候就是这样被人从墙上请下来用一回的。

还有，他留下的这四个字，本来就不是一套可以照抄的方法，是一种做事的方向。方向能传一百年，传到一个县城中学的石头上，说明它说中了很多人心里的一件事：学校不该只有一种声音。这是他的话自己的力气，不是墙的功劳。

◆ 四、SDE 看这一处

这一章要用的工具，叫部件的命运五档。办法是把一套方案拆成部件，一件一件看它好不好查，再看它后来的命运。总读数是一句话：名字好查、部件难查，方案就会保留名字而丢失部件。

「兼容并包」拆开，至少有五件。

部件	好不好查	命运	今天常见的样子
把各派请进门（聘谁）	好查：一张教员名单	膨胀	宣传册上「多元」「包容」越写越大
以学诣论人，校外言动不问	中等	退化	「以学诣为主」被读成只看数得出来的成果
在压力面前站出来挡的那个人	完全查不了	静止	完整地写在校史里，同时完整地不发生
评议会、教授会一类程序	写进了工具	冻结	程序还在，该挡还是该放的那一下判断不在

部件	好不好查	命运	今天常见的样子
「要包容不同意见」	改成了道德要求	规范化	一句劝人好脾气的话

五件里，本书最在意第三件，因为它正是本书判语里的「守门」：他教的是超脱，他靠的是守门。

为什么守门那一件完全查不了？因为守门的成绩，是一件没有发生的事。1919 年春天报上要校长赶人，人没被赶走；向老师请那位家长来听了一回吵，那篇小说没被撤下。挡住了，就什么都没留下：档案里没有一页纸记「今天某篇稿子没被删」，校史里也没有一行记「今天某位教授没被辞退」。有人请进门，名单上看得见；有人被挡在门外，没人会去记那些没进来的东西。

照王德生博士立的判读纪律，这里要小心一句话：档案里没有，只能说明「没留下记录」，不能说明「没有发生」。守门人一走，接手的人翻遍档案，找不到守门这一项，就以为这所学校从来不需要守门。部件就是这样静静地丢的：不是被谁废掉，是根本没有进过账本。

所以「静止」这一档最难受。它不像退化，还能看见一点点变坏；它是完完整整地躺在那里，一个字都没改，一次都不发生。

再用缝隙读法里的「传播中变宽」看一眼（第 166 号读罗杰斯时看出来的）。大师本人身上的缝最窄，因为他还活着另外两维：他写「兼容并包」，自己一边请人进门、一边在门口挡。到学生一代，缝宽了一些：蒋梦麟接住了请人，把挡的活收进了校长一人的权限。到了墙上，只剩下一个口号：门开着，门口没人。

还可以借第 82 号的一句判据问一问，叫「被激活还是被供奉」。问法改一改就是：这八个字，上一次因为一个具体的人被放进来、或者一件具体的事被挡住而被用上，是什么时候？答得出，它还活着；答不出，它就是被供奉在那里。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露那天没走，进了图书楼。二楼最里面一个架子上，放着学校历年的内部刊物合订本，没人借，落了灰。她翻到她高二那一年，找到了那一期社刊。

穿越小说那一页，粗话的位置是一串省略号，页边上有一行钢笔小字，是向老师的笔迹：此稿照登，作者自改一处。下一页，就是古诗词那一派驳它的长文，页边也有一行：此文照登，火气大了点，不改。

她用手机拍了这两页，发给了现在的作文竞赛小组组长，一个高一的学妹，只附了一句话：我们以前是这样办社刊的，你们要不要试一期？

学妹过了一天才回：老师说要先问问。

你的单位、你家里，大概也有一两句挂在墙上、写在群公告里、说在饭桌上的话：「欢迎大家提意见」「有话好好说」「这个家谁都可以说话」。挑一句，问它一个问题：它上一次被用上，是哪一天，挡住了谁，放进来了谁？答不出，就去找找，是谁原来在守着它，后来又去哪儿了。

> 带走的话
>
> 一句话能上墙，守它的那个人却上不了墙。名字好查、部件难查；丢得最干净的，往往是那件什么都没留下的守门。

> **小账**
>
>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他开的「各派进门」那扇门，身后一直开着，还越开越大；他亲手关过的那几扇（赶人、删稿、一家独大），身后没人记得是关着的，也就没人再去关。
>
>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四个字是在利害里守出来的；上了墙以后，它倒真「超脱」了，和谁的利害都不再相干。

第 56 章

美育进课标，又被读成考级

这一章的问题

美育进了宗旨、进了课表，为什么又常常被读成才艺、评比和一张证书？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十一月，覃屿学校办艺术节，每个学生要交一件「亲子创意手工」，评一二三等奖，一等奖进学校橱窗展览。

覃屿自己先做了一个。他拿竹篾和旧挂历纸糊了一只纸灯笼，灯笼上画了楼下天天趴在电表箱上晒太阳的那只花猫，骨架扎歪了，放在桌上立不住，只能吊着。

覃长庚下班回来，看了看，说：这个拿不出手。那两个晚上，他在铺子里熬到十一点，拿边角料的铜片锯、磨、焊，做了一座巴掌大的小亭子，四个角翘起来，顶上还挂了一只能转的小铃铛。亭子送去，得了一等奖，摆进了学校门口的橱窗。奖状上写的是覃屿的名字。

班上得奖的几件，同学们私下都知道是谁做的：一个是爸爸做的木船，一个是妈妈织的挂毯，还有一个，据说是在网上买的套件。

覃屿去橱窗前看过一次亭子，回家以后，把那只歪灯笼塞进了床底下。甘秋芬晚上收衣服，看见了，问他怎么不挂起来。他说：那个又没有奖。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美育进制度，是从他手上开的头，而且头一回就走得不顺。

1912 年 7 月，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期间，他的辞呈已经递上去了。鲁迅 7 月 12 日在日记里记了一句：「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维基文库《壬子日记》）到 9 月 2 日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美感教育还是写进去了，原文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维基文库《教育部令公布教育宗旨》，据《政府公报》1912 年 9 月 4 日）会上删掉、部令又写回，中间是怎么回来的，本书还没核清〔待核〕。第 10 章说过，它进了宗旨，挂的是一个「完成道德」的名分，世界观教育则连宗旨都没进去。美育一进制度，就不是站着进去的，是被安在道德后面、当一件工具进去的。

这之后，他给美另开过几扇门：1927 年在大学院名下办起国立音乐院，1928 年办起国立艺术院；1921 年在北大亲自讲美学十余次。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门。

他身后的几十年，美育在各种文件和方针的表述里几进几出〔待核〕，今天的学校里，音乐课、美术课都有课程标准，课表上都有它的格子。另一头，课外的艺术考级、比赛、评奖越来越多。本书不对这些制度本身表态，只看它在一户人家里是什么样子：在覃家，美育有两张脸。一张是课表边上的美术课，一到期末就可能被借去复习（第 40 章游思远守过一回）；一张是能拿证书、能进橱窗、能写进简历的才艺。第 25 章那一个月的三十一张陶罐，是第二张脸最常见的样子；艺术节橱窗里的铜亭子，是它的另一副样子。

第 27 章报过判决四的读数：「超脱被读成不相干」，主要是身后读歪的；但他自己 1931 年写读文学、听音乐是在「工作的余暇」，这两个字，是他给身后留下的口子〔据二手〕。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保底要写足。今天一个县城初一的孩子，课表上每周有美术课，有一位专门教美术的老师，一年还有一次艺术节——这件事，放在 1912 年，是一位教育总长先写进文章、到了全国会议上还被删过一回的。美育进课表，这是他当年「普遍可及」那半句话（第 25 章）在制度里落了地。

橱窗、证书、艺术节，也不全是坏事。它们让美在学校里有了一个看得见的位置，有人管、有人花钱、有人记得。没有这些，美可能连课表边上都站不住。

◆ 四、SDE 看这一处

这一章用护路化五查（第 47 号立的检查）。它原是用来查一套经典理论进了实践以后，还是不是一条活路，有没有「坐上王座」。拿它来查超脱型的美育进了学校以后的样子，就用覃家这只铜亭子。

一查，能不能生出纠缠（和别的东西缠在一起）。那只歪灯笼画的是楼下那只花猫，糊的是家里的旧挂历，它和覃屿的日子缠在一起。铜亭子和他的日子没有关系，它和评比表缠在一起。美育被读成「超脱利害」，最容易的做法就是让它和孩子的日子也不相干。

二查，能不能走六路径（三维之间谁先起步，六种次序）。评比只走一条路：先定好一个样子（要精致、要拿得出手），再倒回去找人去做。显露先行，路和土都被倒推。孩子自己那一条，从土起步、在路上改来改去、最后显露成什么样都不知道的那一条，走不通。

三查，能不能经 123 原理形成共存。123 原理的三拍是：张力积累，形状改变，回写。这里的张力很清楚：美和利害（奖状、面子、升学）顶在一起。好的结果是两边都变一点，缠着往前走；铜亭子的结果是美整个让给了利害，张力没了，美也没了。超脱型美育把美说成站在利害外面的东西，一旦利害真的压过来，它没

有自己的地可以站，要么被推到课表边上，要么被利害收编成一张奖状。**被推开和被收编，是同一个根上长出来的两个样子。**

四查，能不能结三大果子：创造、自由、幸福。创造，是覃长庚的，不是覃屿的；自由，覃屿没选过；幸福的那三步（张力、转换、释放），是在铺子里熬夜的爸爸身上走完的。三个果子都结了，只是结在了另一个人身上。

五查，能不能接受 S3、D3、E3 三格的约束。S3 价值维，真善美要一起亮，奖状上写着覃屿的名字，「真」那一格先塌了。D3 优化约束，误差、冗余、损耗，评比把误差压到零，那只立不住的歪灯笼没有一点冗余可以容身。E3 能量三态，一张奖状是攒下来的名声（势能），覃屿那股想自己糊一只灯笼的劲（动能），被塞到了床底下。

五查下来，读数是：超脱型美育进了学校，没有坐上王座，是被别的东西坐上了它的位子。这一句标「待验」，交结语报账。

据此，判决四在本编的报账是：保留，照第 27 章的改法写——「超脱」被读成「不相干」，主要是身后读歪的；可是一种把美隔在利害外面的美育，本身就给了两种读歪的路：往外推，成了附加课；往里收，成了评比和证书。他留的「余暇」二字，是第一条路的起点；「隔土」这台机器，是两条路共同的根子。这后半句是本书的读法，「待验」；判决四的改说法本身，也仍待王德生博士确认。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艺术节过了两个星期，甘秋芬把那只歪灯笼从床底下拿出来，没说什么，挂在了阳台晾衣杆的一头。夜里风一吹，灯笼转半圈，花猫转到外面去，又转回来。

覃长庚那天回来得早，在阳台上站着看了一会儿。周末，覃屿说想再做一只，扎得正一点的。覃长庚把铺子里的小钳子、细铁丝拿回来，放在桌上，自己搬了张凳子坐在旁边，两只手背在身后。覃屿扎错了一个结，他张了张嘴，又闭上了；扎错第二个，他只说了一句：铁丝比竹篾好弯。

那只灯笼做了一个下午，还是有一点歪，可是立住了。

你家里要是也有这样的时候——一件手工作业，一次比赛，一张要交上去的画——可以先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件东西，和孩子的日子缠在一起吗？路是他走的，还是我们倒着推的？做完以后，是他身上多了点什么，还是墙上多了张纸？

也要说清一件事：这三个问题是给自己看的，不要拿去比谁家孩子「自己做的比例高」。一旦拿去比，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把大人的手藏得更好一点，那又成了一场新的评比。

带走的话

美被推到课表边上，和美被收编成一张奖状，是一个根上的两个样子：它先被说成和利害不相干，利害一来，它就没有自己的地。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他为美争来了宗旨里的一行、课表上的一格，另开了艺术院、音乐院的门；「超脱」「余暇」这几个词，没有替美在利害中间留一块自己的地。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美育进制度，是他在会议桌上争出来的；进去以后，它被读成了超脱，又在利害里被收编。

第 57 章

「教育独立」的几次换脸

这一章的问题

同一个「独立」，一百年里换了几张脸？每一张脸留下了哪一样，丢了哪两样？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暑假前，覃露在家庭群里说，今年不回家了，在省城一家奶茶店找了份活，包住，一个月能挣够下学期的生活费。她说：我想独立一回。

群里安静了几分钟，然后四个人回了四种话。

覃长庚先回：独立好。我二十四岁从粮站出来开铺子，就是不想再看站长的脸色。你记住，独立就是自己的事自己拍板，不用跟谁请示。

甘秋芬回：钱够不够是一回事。独立是遇到事自己拿得定主意，拿不定的时候也晓得跟家里商量。

爷爷覃守业发了一条语音，说他 1964 年挑着一担铺盖去县师范报到，一路走了四十里，家里没一个人送。末了一句：独立是心里不慌。

覃屿发了个表情，又补一句：那姐你暑假的作业谁检查？

覃露看着屏幕笑了。四个人都说的是「独立」，没有一个人说的是同一件事。爸爸说的是没人管，妈妈说的是会拿主意，爷爷说的是心里的定力，弟弟说的是没人检查。她自己说的，其实只是钱。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教育独立」这四个字，在他身后也是这样，一个词，换了好几张脸。这一章只写这个概念怎样流变，不对今天任何一项教育政策表态。

第一张脸，是他自己 1922 年画的（第 33 章）。《教育独立议》说，教育「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也要独立于教会；经费要独立，行政要由教育家来管。这张脸的独立，是一张图纸：把教育放到政党和宗教的外面去。

第二张脸，是 1927 年的大学院与大学区（第 35 章）。图纸被拿到地上去试：由学者主持的一个行政体系，来管全国的学术与教育。这张脸的独立，是一个机构。他 1927 年 10 月出任大学院院长；一年后，1928 年 10 月，大学院裁撤，改回教育部（维基百科「蔡元培」条）；试行的大学区不久也停了〔待核：停办年份〕。这张脸在地上只站了一年。

第三张脸，是 1929 年以后，独立往学校里面收。南京政府的《大学组织法》出来，校内的权力按法定的样子排好，1932 年北大照此废了评议会（第 12、55 章）。这张脸的独立，是学校自己的管理权，落点从一群教授移到了校长那里。

第四张脸，不是他画的，常被人跟他放在一起。1929 年，王国维去世两年后，清华研究院的学生为他在校园里立碑，陈寅恪撰《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里面有一句：「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年份据《文摘报》2016 年 4 月 23 日《王国维墓志铭的误传》，碑文据广东工业大学语言文字网录文）。这张脸的独立，落在一个读书人自己的心里，和经费、机构都不相干。

第五张脸，1947 年，胡适写了一篇《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1947 年 9 月 28 日《中央日报》，维基文库）。他说的「学术独立」有四个条件，头一条是

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本国的大学要担得起，「不必向国外去寻求」；他也写明，这不是要中国学术脱离世界、自己另走一条孤路。这张脸的独立，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

再往后，这个词还在各种文字里出现，常常换成了别的说法。本书写到这里为止。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五张脸，每一张都抓住了一样真东西，这是保底。

第一张抓住了方向：教育不能跟着一个党派转。第二张抓住了一件实事：光有方向不行，要有人、有机构去落地。第三张抓住了学校内部要有人管事。第四张抓住了最里面的那一层：机构都没了，人还可以不跟着人云亦云。第五张抓住了一个国家的学术总得在本国扎根。

而且头一张脸是他画的，后面几张脸，多少都是冲着他那张图纸来的：接它、改它、补它。一个词能被这么多人接着说一百年，说明它戳中的事是真的。

◆ 四、SDE 看这一处

把五张脸放进 E1 三界里，一张一张看它落在哪一界。

1922 年那张图纸，落在理念界：一套道理，钱与权挡在外面。1927 年的大学院和 1929 年以后的校内管理，落在现实界：机构、法令、职位、经费。陈寅恪那一句，落在自我界：一个人心里的那根骨头。胡适那一篇，也落在现实界，只是换了一个方向，从「对政党」转成了「对外国」。

排出来就看得出一件事：每换一次脸，都只留下一界，丢了另外两界。　图纸没有机构，机构没有那根骨头，那根骨头又管不到经费。

第 36 章结过账：他本人在北大那几年的独立，是三界缠在一起的。理念界给方向，现实界给压力，自我界给那一根门闩；三样一起在，北大才站住。那一章用的是覃屿那只风筝：风、线、手，少一样都飞不起来。

到了他身后，这只风筝被拆开了。有人拿走了风筝的图样，有人拿走了线轴，有人只记住了放风筝那个人的手劲。拆开的每一件都是真的，合在一起才是那只能飞的风筝。这又是缝隙读法说的「传播中变宽」：大师身上的缝最窄，因为他三界都活着；传下去，每个人只接住一界，缝就宽成了单维。

还有一样东西，五张脸里一张都没有：辞职。他守独立最常用的那个办法，一次次递辞呈、一次次回来，没有进任何一张脸。原因不难想。图纸可以抄，机构可以设，精神可以刻在碑上，一个人肯在什么时候拿自己的位子去顶，抄不下来，设不出来，也刻不上去。这一件和第 55 章那件「守门」一样，落在完全查不了的那一档，于是就静止了：人人都知道他辞过职，没有人把辞职当成独立的一部分来传。

「名是指针，不是仓库」，这是底本里的一句。「教育独立」这个名字，一百年里一直指着一样东西；可仓库里放的，每一回都只剩一格。

这一章的读数，标「待验」：他身后的「独立」，是三界拆开以后的单界之争；辞职这一件，没有进任何一次换脸。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暑假过去一半，覃露在奶茶店上夜班，一个晚上摇了两百多杯。那天收工以后，她给爷爷打了个电话，没提钱，问的是：爷爷，你说的心里不慌，是怎么不慌的？

覃守业想了想，说：四十里路走到一半，天黑了，我怕。后来想，反正家里也没人来接，就不怕了，往前走。

覃露挂了电话，在备忘录里写了四行，一行一张脸：钱，我自己挣到了；管事的人，店长管着我，我不算独立；拿主意，上个星期换班那件事，我拿定了；心里不慌，还差得远。

写完，她觉得自己比打电话之前清楚了一点。她说的「独立」，原来只是四张脸里的一张。

下一次有人跟你说「独立」，不管是孩子要独立、单位说要独立、还是你自己想独立，可以先拆一拆：说的是钱，是谁来管事，是自己拿主意，还是心里那根骨头？再问一句：另外几样，是谁在替你撑着？

> **带走的话**
>
> 「独立」这个名字一百年没换，仓库里放的东西一直在换；每一回只剩一界。他本人那种三界一起守、用辞职去顶的独立，没有一回被传下去。

> **小账**
>
>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他开了「教育不跟着政党转」那扇门，后来的人从这扇门出发，各开了一扇；他没把「怎样用自己去顶」写进门里，后来的人就不知道门后要站一个人。
>
>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每一张脸都想超脱出一界去；他自己的独立，是在三界的利害里一次次顶出来的。

第 58 章

影响神话纪律：哪些是他，哪些是后人归因

这一章的问题

常挂在他名下的那些话和那些功劳，哪些真是他的，哪些是后人放上去的？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露高考那年夏天，县城十字路口挂出一幅大红喜报，是一家补习机构的：「热烈祝贺我校学员覃露考入省城某大学」，名字排在第三行，加粗。

覃露在那家机构只上过一节课，是免费的试听课，讲的是一道解析几何的套路。那个套路，她后来一次都没用过。

覃长庚开车经过，特地停下来拍了一张，发到家庭群里，说：人家帮你出名了。

覃露却有点不舒服。她想了一晚上，把自己这一年到底靠了什么，列成了四样。第一样，是真正有人教给她的：高三那位数学老师，每天晚自习多留二十分钟讲错题。第二样，是身边那一群人：同寝室三个人约好了一起背单词，谁偷懒就罚谁带早餐。第三样，是整个县城那一年的空气：家家户户都在盯着高考，连楼下小卖部都在晚上十点以后关灯早。第四样，就是那张喜报：一个跟她只打过一次照面的名字，被写成了她的来处。

四样里，最响、最红、挂得最高的，偏偏是最轻的那一样。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杜威卷（第 180 号）立过一条影响神话纪律：把「影响」拆成四件分开核——直接建议、学生网络、公共气候、后人归因；还要找反例，看哪里明确拒绝过他，哪里看着相似、其实另有来源。

先看后人归因，这一件最多，也最要紧。

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八个字连在一起，是后人的概括。他 1919 年信里的原话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已核，第 29 章）。意思没走样，说法是后人压出来的。今天查百科，连「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十六个字都成了他的「方针」（维基百科「蔡元培」条的概括语），这正是压缩一路往下走的样子：本书在他本人已核的文字里，没见过这八个字连用；没见过，只记「本轮未见」。

二，「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常被安在他头上，其实是梅贻琦 1931 年 12 月 3 日在清华就职时说的，他自己点明是仿孟子「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21 年校史文章所录讲辞）。这一条张冠李戴，本书严禁照抄。

三，「科学救国，美育救国」，常被说成是他的临终遗言。本书查了他的维基百科条目与几种纪念文字，没有找到给出原始出处的记录，只能写「常被归到他名下」〔待核〕。

四，他去世后，后人常引一句评价「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它出自 1940 年 3 月 7 日毛泽东致他家属的唁电，全文是：「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据二手：维基百科「蔡元培」条所引〕这是别人给他的评价，不是他的话，本书只作「后人称他」，不拿来当证据。

五，「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时候和他的名字写在同一面墙上。那是陈寅恪 1929 年为王国维写的碑铭（第 57 章）。

再看另外三件。直接建议，是他亲手做下、有文书可查的：1912 年他提出、后来写进宗旨的美感教育，北大的聘人、章程、评议会，大学院名下的艺术院与音乐院，中央研究院。学生网络，是他请来的人与教出来的人：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些被他请进门的人，《新潮》那一班学生，南洋公学特班的黄炎培等人〔据二手，同第 8 章〕。公共气候，是新文化运动那几年的空气，他是其中一股风，不是那片天。

最后找反例。明确拒绝过他的：1912 年临时教育会议上删过美育（鲁迅日记），世界观教育没进宗旨；大学区试行以后招来很多反对，很快停了；1932 年北大废了他留下的评议会。看着像他、其实另有来源的：「兼容并包」这个词，早见于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维基文库）；「美育」这个说法，王国维 1903 年《论教育之宗旨》已经和智育、德育并提（维基文库），明治日本 1880 年代已用此词〔据二手：柏奕旻 2020〕，德国那边还有席勒一路（第 41 章）。他的功劳不是造了这个词，是把它写进了一国的教育方针；教授共同议事，也有德国大学的样子在前头（第 12 章）。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写保底。神话不是凭空长的。一个人被挂上这么多话，是因为后人真心敬重他，觉得这些好话配得上他。这份敬重本身是对的。

而且，拆出来以后，真正属于他的那一份，一点也不小。直接建议那一栏，随便拿出一样，都够一个人办一辈子。把别人的话从他身上拿下来，他并没有变轻；把他自己的话还给他，他反倒站得更清楚。

◆ 四、SDE 看这一处

把后人常说的几句，照四件分一分，就是下面这张账（「本书口径」一栏是本书的处理办法）：

常说的	属于哪一件	本书口径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后人归因（压缩原话）	引原信原句，注明八字是后人概括
「大楼」「大师」一句	后人归因（张冠李戴）	归还梅贻琦，不用在他身上
「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后人归因（待核）	只写「常被归到他名下」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后人归因（他人评价）	只作「后人称他」
五四运动是他领导的	公共气候被收到一个人身上	他是气候里的一股风；1919 年 5 月他辞职离京
北大一改就改好了	直接建议＋学生网络＋气候	分开写：他做了什么，谁接着做了什么，哪些是时势

为什么神话总是往一个名字上收？用三方程看就明白了。一件事长出来的样子（显露 S），是一条很长的路（D）在一大片地（E）上走出来的：请来的人，吵过的架，那几年的空气，一届一届的学生。神话的写法，是把路和地都收掉，只留下一个源头，好像是这一个人把这一切「放」在了那里。这正是「发现学」的写法：结果早在一个源头里，后人只是去发现它。

那张喜报，也是这个写法：把一年的路、一寝室的人、一整个县城的空气，收到一个名字上。

收掉的，还不只是别人的功劳。神话里的他总是赢：美育进了宗旨，北大改好了，五四成功了。可本书前面十一编一再看到，他输过好多回：美育在会上被删过，《红楼梦》的官司输给了自己请来的胡适，大学区停了，评议会被废了。输，本来是那片场里最要紧的一部分，场就是一个人会输、输了还在的地方。神话把输都拿掉了，他就从一个守门人，变回了一尊神像。

守门的那一面，也是在神话里最先丢的（第 55 章）。神话爱记他请进了谁，不记他挡住了什么，因为挡住的东西没有留下名字。

这一章的读数，标「待验」：影响神话把他从「在利害里守门的人」读回了「一个本来就在的源头」。这恰好是本书判词说他在美学上做过的那件事——把美写成通往一个本来就在的世界的桥——被后人原样用在了他自己身上。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露给那家机构打过一个电话，客客气气说：我只上过一节试听课，能不能把我的名字拿下来？那边说好好好，喜报一直挂到了九月底，风吹旧了才换。

她没再打第二个。寒假回家，她把那张四样东西的单子拿给覃屿看，说：以后你看到「某某培养出了某某」「某某一句话改变了某某」，先分四样问：是谁真的教了？身边是哪些人？那几年是什么空气？哪一句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

覃屿当时正在看一个短视频，标题是「这位画家一句话，让他的学生成了大师」。他按了暂停，问：那这个算第几样？

你家里大概也有这样的传说：「你爷爷一句话就把这事定了」「那年全靠某某」。下次听到，别急着拆穿，先把四样分一分。分完以后，那个人往往没有变小，只是变得像一个真的人了：做过什么，靠过谁，碰上了什么时候，输过哪几回。

带走的话

把后人放上去的话从他身上拿下来，他没有变轻。神话最先抹掉的，是他输的那几回，和他挡在门外、没留下名字的那些东西。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神话替他开了太多扇门，有几扇是别人开的；他自己关过的门、输过的官司，神话一扇也不记。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他的每一样功劳，都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神话把它们捧成了超脱的，放在一个本来就在的源头上。

第 十 三 编

AI

◆ ◆ ◆

编 序

他没见过电脑，更没见过会写文章、会画画的机器。可是他一辈子琢磨的两件事，今天都被机器接过去做了一大半：一件是把各家各派的东西摆到人面前，一件是把美送到人眼前。

这一编只有两章，各问一件。第 59 章问：推荐算法和大模型，能把「兼容」做到他想都想不到的地步，任何一派都一搜就有，为什么人反倒各自缩进了一只茧？第 60 章问：机器画得又快又好，一刷就是看不完的美，他那种教人「超脱」的美育，最先被做掉的是哪一块？腾出来的那块地，谁来占？

先立两条规矩。一，不把 AI 写成万能钥匙，也不写成洪水猛兽；它在覃家做成过事，也落过空，照实写。二，本编给的几个问题和读数，只给自己和家里用，不拿去考核任何人。

本编借用站上几件现成的工具：判错权的落点、流畅空转（只作清点项，不当骂人的话）、第 47 号的 AI 口径，以及第 122 号的腾空律（照现行版引，注明「同址」一条尚未判定）。

第 59 章

机器把「兼容」做到了尽头，人却各自成茧

这一章的问题

机器能把各派的说法都摆到每个人面前，为什么人反倒各自缩进了只有自己一派的茧里？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入秋以后，老街上传开一个消息：老街可能要改成步行街。消息真不真，谁也说不准，可覃家的饭桌上已经吵了三个晚上。

覃长庚的手机里，这几天刷到的全是一个调子：某地老街改成步行街，租金翻了几番，老铺子一家一家搬走，剩下的全是奶茶和烤肠。他把视频一条一条转到家庭群里，每条底下都是几千个赞。

覃露在省城，刷到的全是另一个调子：某地老街改造以后，游客多了三倍，一家修钟表的老铺子成了网红，排队的人拐了个弯。她也转了几条进群。

两个人在视频电话里各举各的例子，谁也说不动谁。末了两个人说的是同一句话：网上都这么说。

覃屿听烦了，拿过妈妈的手机，打开一个聊天机器人，打了一行字：老街改成步行街，好还是不好？三秒钟，屏幕上出来一大段：好处五条，坏处五条，最后一

段「综合来看，需要因地制宜，兼顾各方利益」。写得整整齐齐，哪一句都挑不出错。

一家人传着看了一遍，都点头。然后覃长庚接着刷他的，覃露接着刷她的。

甘秋芬收碗的时候说了一句：它说得都对。可是你们俩，谁也没被谁说动一个字。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第六编看过他那片场是怎么撑起来的。1917 年起，拖辫子的辜鸿铭和办《新青年》的陈独秀，在同一所学校里上课；学生办《新潮》，也办《国故》，各印各的，互相驳。连对新派没好脸色的《公言报》，也承认两派刊物「旗鼓相当，互相争辩，当然有裨于文化」（第 28 章，已核）。1918 年他给《北京大学月刊》写发刊词，用的词是「兼容并收之主义」，要破的是「一道同风之旧见」（第 32 章，已核）。

要紧的不是各派都有，是各派都在同一条走廊里。你不想听辜鸿铭，他的课就在隔壁；你办《国故》，下一期《新潮》就骂到你头上；他自己写的《石头记索隐》，被他请来的胡适点名驳了，他还得回应（第 30 章）。在那所学校里，躲不开。

躲不开，是有人守出来的。报纸要校长赶人，他写信挡回去；门外有人要一家独大，他递辞呈去顶。那片场能长出东西，是因为有一个人站在门口，既不让谁把谁赶出去，也不让谁关起门来只跟自己人说话。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机器对在哪儿，这也是在替他说。

他当年要让一派人进门，得托人、写信，还得顶住报纸；今天，任何一派的说法，一搜就有，一问就来。一个县城初一的孩子，三秒钟能看到一件事的正反十条

理由，这是他那个年代的大学生都够不着的。「谁都能说、说什么都能被听到」，机器把这一半做到了尽头。

那一大段整整齐齐的回答，也不是没用。刚碰到一件陌生的事，先有人把各方的说法摆一遍，省了很多力气。拿它当一张地图，是好用的。

◆ 四、SDE 看这一处

先把一片场拆成三件事，才看得清机器做了哪件、没做哪件。

一是摆：各派的东西都在，谁也没被挡在门外。这是一张清单，落在一号位（客体、条文、事外）。二是撞：各派真的碰到一起，你驳我，我改一点，你也改一点，这是二号位（互动、过程、事中）。三是守：有人决定请谁进来、按什么次序、在哪里收拢，还要替这片场挡住门外那只要它关门的手。把一次次碰撞聚成一片场的，是这一件，它在三号位（主体、场、自己心里）。

推荐算法做的，是摆，而且是按人来摆。它看你爱看什么，就给你摆什么；看你停在哪条视频上，下一条就更像那一条。每个人都得到了一间阅览室，书架上满满当当，可是只有自己那一派。覃长庚的阅览室里全是搬走的老铺子，覃露的阅览室里全是排队的老钟表铺。两间屋子都不缺书，缺的是隔壁那一桌吵架的人。

聊天机器人做的，也是摆，摆得更齐：正反各五条，放在一张纸上。可是这张纸上，各派没有撞。第 192 号立过一个说法，叫流畅空转：一次输出在形式上完备，连贯、有理由、有结论，可是没有留下新的东西，没有走进一个回不了头的岔口，也没有改变下一轮的起点。它只用来清点一次输出，不拿来骂人，也不拿来给机器定性。三十秒的粗筛是一句问话：我能不能说出一句这里面被否决的东西？那一大段回答，十条理由，一条也没有被否决，最后一句「兼顾各方」，谁也没输。在那所北大里，每一派都可能输；在这张纸上，谁都不会输，所以谁也不会改。

守，是机器最做不了的那一件。第 192 号讲过判错权该落在哪里：同时满足三条，一是不参与这一轮的生成，二是拿得到后果，三是留得下记录；一句话是「不

是人判比机器判可信，是判的那一方不能是产的那一方」。推荐系统既是摆的那一方，又是判你爱看什么的那一方；它摆错了，后果落在你身上，落不到它身上。

这里要多说一句，免得把机器说得太轻。推荐系统其实也坐在三号位上：给你看什么、先看哪条、看到哪里停，都是它在定。第 122 号的器具号位表说过，从前的器具，书、算盘、计算器，只改一号位、二号位，三号位空着留给人；大模型是第一次进到三号位里来的器具。把推荐系统也算进这一类，是本书的读法，「待验」。所以问题不是三号位上有没有人坐，是坐在那里的这一方拿什么当收拢的标准。他收拢的标准是学问，各派都得留在屋里；推荐流收拢的标准，常常是你在一条视频上停了几秒。

他守门，恰恰是拿后果往自己身上揽：挡不住，就走人。机器不会辞职。　这不是说机器坏，是说守门这件事，要一个输得起、走得了、走了会被人记住的人来做。

第 47 号给过一句 AI 口径，说智能体「不能用生成替代创造、用推荐替代自由」。放在这里，推荐替代的正是那一份躲不开：你本来会在走廊里撞见的人，被一条一条更合你胃口的视频挡在了外面。

再借显露光谱看一眼茧是什么。一个人对一件事的看法，有三种状态：一锅粥（混沌态），什么都搅在一起；正在成形（介生态），似懂非懂，一碰就动；定型（秩序态），想好了，稳了。一片好的场，让人在「正在成形」里多待一会儿，多撞几回再定。推荐流做的正相反：你刚露出一点倾向，它就送来十条更像的，帮你一路定型下去。覃长庚看第一条视频时，心里还是一锅粥；看到第三十条，已经是一块铁了。茧不是一下子织成的，是一条一条合胃口的视频，替人把正在成形的那一段跳过去了。

所以本章的读数是：机器把「兼容」的摆那一半做到了尽头，把撞和守那一半腾了出来。腾出来的这块地，要是没有人去占，结果就是人人一间阅览室，各自成茧。这一句标「待验」。

也要说公道话：这不是说有了机器就一定成茧。机器也可以被请来当撞的那一方，比如专门让它替你不同意的那一派说话，说得越狠越好。只是请它来、给它定规矩、替后果兜底的，还得是一个人。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第四个晚上，甘秋芬在饭桌上立了一条规矩。

她说：这个周末，长庚你去找一条说步行街好的视频，露露你去找一条说步行街不好的，要找最有道理的那条，不许找傻的。然后，你先把人家那条的意思讲一遍，讲到对面那个人点头说「对，就是这个意思」，才许你开口驳。

周六晚上，覃露在视频里先讲。她讲的是覃长庚转过的一条：一家开了三十年的裁缝铺，改造以后搬到了背街，老主顾找不到了。她讲了三遍，覃长庚才点头，说：还少一句，那家老板说，改裤脚的生意全靠路过。

轮到覃长庚。他找的是一条说一家老修鞋铺改造后留在了原地的，他讲得磕磕绊绊，讲到一半停下来，说：它留下来，是因为街道给它挪了个靠口子的位置。这个我原来没想到。

那天晚上谁也没被说服。可是散的时候，覃长庚说，他打算去街道问问，要是真改，铺子能不能往口子上挪一挪；覃露说，她想回来的时候去老街拍一拍每家铺子，看看哪些是靠路过吃饭的。

两个人都回头改了一点自己的旧想法。守着这一桌的，是甘秋芬。菜凉了，热了两回。

你家里的饭桌、你的群、你带的那个小组，要是也各看各的、各转各的，可以试一试这条规矩：先把对面最有道理的那一条讲到对方点头，再开口。这条规矩也只是给自己用的，别拿来给家里人打分。

带走的话

机器能把各派摆到你面前，不能让它们在你身上撞。撞要有人守，守门的人要担得起后果；机器不会辞职。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他开的「各派都能进门」，机器替他开到了尽头；他守着的那扇「谁也不许关起门来只听自己人」的门，机器没有守，推荐反倒把它悄悄关上了。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机器那一大段正反十条，是超脱的，和谁的利害都不沾；饭桌上那一点点改变，是在铺子的去留、菜凉了的利害里长出来的。

第 60 章

机器能不能替人「超脱」：美在推荐流里还剩什么

> 这一章的问题
>
> 机器画得又快又好、一刷就是看不完的美，他那种教人超脱的美育，最先被做掉的是哪一块？腾出来的地，谁来占？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甘秋芬过五十一岁生日前一个星期，覃屿想送她一张画。

他先用了手机上一个画画的软件，打了一行字：妈妈在社区阅览室看书，温暖，水彩风格。三秒钟，出来四张。每一张都好看：窗外有树，桌上有光，书页微微翘起来，比他在考级班画过的任何一张都好看。

可是画上的妈妈，他一个也不认识。年轻，长头发，瘦，坐得笔直。

他一句一句往里加：短头发，五十岁，戴老花镜，胖一点。改了二十来回，画上的女人越来越像一个五十岁的阿姨，可就是不像他妈。

那天晚上，他关了软件，拿出铅笔和水彩，自己画。画了一个晚上，人的比例不对，手画大了，书架歪向一边。可是他画了三样东西：一根红绳，一头拴着老花镜，挂在妈妈胸前；一只白搪瓷杯，杯沿上有个缺口；一支铅笔，别在她右边耳朵上。这三样，是甘秋芬在阅览室里天天带着的。

那个星期还有一件事。用过那个软件以后，他手机里刷到的视频全变了：AI 画的城堡，AI 画的星空，「三分钟画出大师级作品」。他躺在床上刷了一个多钟头，放下手机的时候，一张也想不起来。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把第五编拆过的他的美，摆回台面上。

他说美有两样特性。一是普遍：花石水木，「人人得而赏之」（1917，已核，第 25 章）。二是超脱：看画的人不会想把画里的东西搬回家，美「超绝实际」（第 24 章，已核）。为了让美普遍、让美超脱，他还划过一条线：味觉、嗅觉、触觉这些「含有质的关系」的，不算美；美感「以视觉与听觉为限」〔据二手，第 25 章〕。他的美育，路是看、听、游、赏，一个「陶养」（第 27 章）。

照他这几句话去想，今天的推荐流几乎是他的理想长了腿：人人都能看，一个县城的孩子也能看到全世界的画；看的人什么也不用占有，一张划走，下一张就来；只有眼睛和耳朵的事，不沾身。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这件事的好处要先说足。

「人人得而赏之」，在他那年，隔着门票、路程、家里有没有人带。今天，覃屿躺在县城的床上，能看到他当年要远渡欧洲才看得到的画。美的普遍可及，机器替他往前推了一大截。

画画软件也不是只有坏处。不会画画的人，能借它把心里想的样子摆出来看一看；覃屿后来画阅览室的书架，透视老是画不对，还去翻了一张软件出的图，照着改了书架的角度。拿它当参考、当对照，是好用的。

◆ 四、SDE 看这一处

先引一条站上的定律。第 122 号有一条腾空律，现行版的原话是：「代走腾出的那一处，是唯一一块『腾出即失地』的地——因为它与考试所测的那一段同址。」大白话说：机器替人走掉的那一段，腾出一块地来；这块地要是没人马上占住，就丢了；而且它往往正好是考试在量的那一段。要照实注明：「同址」这一条，站上现在还没有判定，不能当成已经证明的定理来用。本章只借它的问法。

照这个问法看，超脱型美育里，最先被机器做掉的有两块。

头一块，是「画得像」。第 25 章那三十一张陶罐，光从左上方四十五度打过来，高光点在罐肩偏左，机器一秒钟能画一百张，张张比考场上的好。考级在量的那一段，恰好是机器最先做掉的那一段。这是腾空律「同址」那一半的一个家常样子；它是不是处处都这样，本书不下判断。

第二块，是「看」。他教人用眼睛静静地看，不起占有的心，这叫超脱。推荐流也不让人起占有的心，可它的办法是：你还没来得及想要，下一张已经来了。超脱，在这里变成了不留。覃屿刷了一个钟头，一张也想不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第 47 号的 AI 口径里有一句，说智能体不能「用效率吞噬美」。推荐流吞掉的，不是美的数量，是一张画在一个人心里停下来的那一会儿。

这一处要和陶行知卷分开。第 221 号写过一个一晚刷四小时短视频的孩子，那里问的是：知识被机器即知即传做到了尽头，谁来陪人卡住。这里问的是另一件事。覃屿刷的时间不长，刷的也都是好看的画；毛病不在时间，也不在内容，在于一张都没留下。他当年讲超脱，是要人放下占有的心，好让美在心里多待一会儿；推荐流也让人放下了占有，却连那一会儿一起放下了。

也可以借流畅空转的粗筛问一句，只清点，不定性：今晚刷过的那几十张里，我能不能说出一张我否决了什么、为什么？说不出，这一个钟头就是空转过去的。

那么，腾出来的是哪块地？

回到那张生日画。软件改了二十来回，画不出的是那根红绳、那只缺口的杯子、那支别在耳朵上的铅笔。这三样有个共同点：它们都要沾身，都「含有质的关系」。杯沿的缺口是手摸出来的，红绳是天天挂在脖子上的，铅笔是一个管阅览室的人几十年的习惯。它们不在任何一句提示词里，只在一家人一起过的日子里。

这里有一个本书自己的读法，标「待验」：**他当年划出美的门外的那几样——沾身的、有质的、在利害里的——恰好是机器最难做掉的那几样**。机器能无穷无尽地供应超脱的美，他那一半学说，机器替他做到了尽头；他没写进学说、自己却一辈子在做的那一半——在一群人的日子和利害中间守出一片美来——腾了出来。

腾出来的地，谁来占？没有人占，推荐流就占了，一刷一个钟头。能占住它的，是第 27 章那块菜地的做法：一群在同一块地上过日子的人，一起干，一起看，一起改。那张画是覃屿画的，可是能判它像不像的，只有甘秋芬；能说出那根红绳的，只有天天看着她的人。借第 192 号判错权那三条说：判的那一方不能是产的那一方，要拿得到后果，要留得下记录。那张画的判错权，落在妈妈身上。

还要说一句公道话。二十来回的改提示词，也不是白改：每改一回，覃屿就更清楚一点，机器缺的是什么。机器的失败，替他照出了只有他知道的东西。这一回，它是一个好的对照，不是一个替身。

用三方程再对一遍，看得更清楚。长出来的样子，由路和土长出来，S＝F（D，E）。软件那四张画，样子是有的，可它的路是机器的路，土是千千万万张别人的画；覃屿家里的路和土，一样也没进去，所以样子再好，也不是他妈。那张手画的，样子差得多，可它的路是覃屿自己一个晚上改出来的，它的土是这一家人十几年的日子。前一张是一个很好的显露，后一张才是这一家的显露。

第 47 号那句 AI 口径里，还有一条是「不能用画像固化暂时 S」。覃屿只用了一回软件，推荐流就给他画了一张像：爱看 AI 城堡的孩子。这张像一定下来，喂给他的就全是城堡。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对美的口味本来正在成形，今天喜欢城堡，明天可能喜欢楼道里那只坏鞋柜；被画像定住的，恰恰是这一段最该松着的时候。

据此，本书的判决一与判决四在 AI 这一头的读数是：超脱这台机器，今天被真的机器接过去了；留给人的，是他在北大门口做过、在美学里没写的那件事。这一句也标「待验」，交结语报账。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生日那天，甘秋芬看见那根红绳，先笑出了声，说：你连我这根绳子都画上了，这是你外婆给我编的。

第二天，她把画用两个图钉按在了阅览室借书台后面的墙上。一个来借书的小男孩踮着脚看了一会儿，问：阿姨，这是 AI 画的吗？甘秋芬指了指画上的红绳，说：AI 画不出这根绳子。

覃屿没有删那个软件。他给自己定了个次序：先自己画一张，画完了，再让软件画一张，两张摆在一起，看软件少了什么，也看自己少了什么。少的东西，记在速写本最后一页。

你家里要是也有一个用 AI 画画、写作文、做手工的孩子，不用急着禁，也不用急着夸。可以问他一句：你画的这张里，哪一样是机器画不出来的？答得出来，那一样就是他的地。

这句话也请只在家里用。一旦哪里拿它来打分，比如规定「必须有三样机器画不出的东西」，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先让机器画一张、再往上添三样，那又是一场新的空转。

带走的话

机器能替人超脱，一刷就是看不完的美。它画不出的，是他当年划到美外面去的那几样：沾身的、在一起过日子里的。那块地，要人自己去占。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他开的「人人都能看到美」那扇门，机器替他开到了尽头；他关在门外的舌头、鼻子、手，和一家人一起过的日子，今天成了机器进不去的那块地。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推荐流里的美，是超脱出来的，划过就忘；那根红绳，是在一家人的日子和一个生日的心意里长出来的。

第 十 四 编

用得上

◆ ◆ ◆

编 序

前面十三编拆的都是他。这一编把拆开的东西交还给你：家长、老师、学生和自学的人，还有那些手里能改一点规矩的人，各一章。

交还之前先说清楚，这一编交的是什么。不是一套教法，也不是育儿指南。蔡元培没有留下一本「家长手册」，本书也不替他编。这一编里每个场景都照一个格式写：「他会说」，是从他的文字和做法里推出来的，写明是推断，不打引号冒充原话；「SDE 多问一句」，是在他的话后面补上他没写的那一半；「明天能做的」，只写一件第二天就能试的小事。换一位教育家，同一张饭桌上给出的做法就该不一样；要是换了人还能原样照搬，那就是没写到他身上。

全书的缝隙判语在这里变成一个日常的问题：你教孩子的是超脱，你自己靠的是什么？第 61 章看家长，第 62 章看老师，第 63 章看学生与自学者，第 64 章看能改结构的人。

三条禁令照旧：不作心理或发育上的诊断，遇到了请寻求专业帮助；不对当下的教育政策表态，只写它在一户人家里的样子；书里给的任何读数，只用来自查，不进考核。随身三问在这一编试加半句（本书初判，尚待作者确认）：第二问「他最难的那几年，真正靠什么熬过来」之后，再问一句「他最有兴致的那几年，又是靠什么长出来的？」本编第 63 章试用一次，其余各章不用。

第 61 章

家长：考级、兴趣班与「这有什么用」

> 这一章的问题
>
> 孩子学一样「没用」的东西，做父母的，该替他挡什么，又该放什么进来？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四月底的一个晚上，考级班的老师在家长群里发了一条通知：五级报名下周五截止，下学期续费请尽早。

覃长庚看完通知，把手机递给甘秋芬，说：报吧，四级都过了，五级顺手的事。

客厅电视机旁边，那张四级证书还挂在框子里（第 25 章那一个月的三十一张陶罐，就换来了它）。覃屿坐在沙发另一头，没抬头，说：我不想考五级了。

覃长庚愣了一下，问：那你还画不画？

覃屿说：画啊。我想画菜市场，画老街上那些人。

覃长庚把手机拿回来，又看了一遍通知，说了一句全国的父亲大概都说过的话：不考级，那你画画有什么用？

没有人接话。甘秋芬起身去厨房倒水，站在水池边站了好一会儿。她心里有两个声音。一个说：孩子喜欢画，就让他画，考那个证有什么意思。另一个说：初一

了，时间就这么多，一样东西学了三年，总得有个说法，将来填表、升学，说不定用得上。

这两个声音，一个叫「超脱」，一个叫「利害」。这一章就从这一晚上开始。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先把他在这件事上说过、做过的摆出来。他没有专门写过「兴趣班」，可是他有几句话，差不多就是冲着「这有什么用」说的。

1912 年，他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里把教育分成五种：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这三种「隶属于政治」；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这两种「超轶乎政治」〔原话待逐字核，见第四编〕。实利主义教育，就是教人谋生的本事，他一样看重；可他在这之外，专门给「不为谋生」的东西留了两个位子。

1917 年讲以美育代宗教，他打过一个比方：赏花的人，「决非作果实可食之想」（已核，见第 22、24 章）。看花就是看花，不是算这棵树能结几斤果。同一年在北大就职，他对学生说：「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学一样东西，不是为了拿它去换另一样东西。

他在北大怎样对待美？1934 年回忆，书法、画法、音乐几个研究会是他请人来办的，「均听学生自由选习」（《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已核，见第 40 章）。自由选，没有排名，也没有学分去逼。

1922 年他写《美育实施的方法》，把美育分到家庭、学校、社会三个范围去做。讲到家庭一段，他开口就说自己从来不信家庭有完美教育的可能，照他的理想，要从公立的胎教院、育婴院做起；公立的还没办起来以前，家里照着他列的条件小心布置，也可以算家庭美育〔据二手：转录本注原载《教育杂志》1922 年第 14 卷第 6 号，刊期与原句待对原刊〕。这一段很值得家长看一眼：他对「家里能把美育做好」，其实没有太大把握；可他也没把门关死，给一户人家留了一句「也可以算」。

还有一件事，家长未必知道。1912 年 9 月教育部公布的教育宗旨里，美感教育是写进去了，位置却是「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第 10、56 章）。美一进制度，就被安上了一个「有用」的名分：它是用来完成道德的。可见「这有什么用」这句话，不是今天的家长才问的；一百多年前，美进课表的第一天，就已经得回答它。

最后是他自己留的那道口子。1931 年前后的《美育与人生》里，读文学、听音乐、看美术馆，放在「工作的余暇」〔据二手，见第 27 章〕。美，是忙完了正事以后的那一块。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他对的地方，这一处他对得很结实。

「这有什么用」这句话，是拿一把尺去量所有的东西：能换成分数的，有用；能换成钱、换成位子的，有用；换不成的，没用。他在 1912 年就看见了这把尺的危险，所以在五种教育里专门划出两种「超轶乎政治」的，不归这把尺量。在一个人人都问「读书能做什么官」的年头，这一步是逆着风走的。

他在北大也是这样做的：学生选不选画法研究会，全凭自己，没有人拿证书去催。一个孩子画画，最先要护住的，正是这一点「不为什么」的劲头；它一旦被换成级数和证书，孩子就开始为证书画，画里的那个人就慢慢不见了。覃屿那一晚说「我想画菜市场」，他想要的正是这个。

◆ 四、SDE 看这一处

再用 SDE 拆一拆，他这几句话，哪些能直接拿来用，哪些要先松开一维再用。

能直接用的，是「门」这一半：别让「有用」这把尺量掉孩子身上所有的东西。这是在土（E，特征纠缠）那一层替孩子挡风，挡的是家里、亲戚、群里那一股「换成什么」的力。

要先松开的，是「隔」这一半。他把美写成要从利害里超脱出去的东西，放在「余暇」里，放在「不作果实之想」里。放到一户人家里，这会带来一个麻烦：大人一想护住孩子的画，就只剩一句「别管有没有用」；可是有没有用，是真问题，钱是真的，时间是真的，初一的作业是真的。只会说「别管有没有用」的家长，到了续费那一晚，是说不过「那你画画有什么用」的。

SDE 的读法是：画画不是从利害外面长出来的，是在利害中间长出来的（S＝F（D，E），显露由路和土一起长出来）。所以家长要做的，不是把利害隔开，而是在利害里守门：知道哪些利害可以放进来，比如时间要安排、钱要算清楚；哪些要挡在外面，比如拿级数去排孩子的高低，拿「有没有用」去关掉他想画的东西。

一句话：他教家长护住孩子的「不为什么」，SDE 补一句——护住它的人，自己要站在「为什么」的正中间。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下面十个场景，都在覃家一个学期里。每个场景三段：他会说（推断），SDE 多问一句，明天能做的。

场景一　报不报五级

就是开头那一晚。

他会说（推断）：照他 1917 年「非为做官」「决非作果实可食之想」那几句，他大概会先站在覃屿这边：画画本来就不该拿来换一张证书；照他在北大「均听学生自由选习」的做法，他大概也会说，考不考，让孩子自己选。

SDE 多问一句：这条路是谁在走？考级是一条先画好终点的路，一级一级，终点是十级；覃屿想画菜市场，是一条终点还没有的路。两条路都能走，问题是这一晚是谁替谁选。

明天能做的：别在当晚定。第二天吃完饭，让覃屿说两件事：这一年画画里，最高兴的是哪一回，最不想再来的是哪一回。听完再商量。他说出来的那两回，就是他自己的路标。

场景二　饭桌上的亲戚

五一回乡下吃酒，覃长庚的表哥问覃屿：学画画，将来能干什么？一桌人都看过来。

他会说（推断）：照他 1912 年把美感教育放在「超轶乎政治」一栏的说法，他大概会说，这一样东西本来就不归「将来干什么」那一栏管。

SDE 多问一句：这句「不归那一栏管」，说给表哥听是说不通的。表哥问的是真话，他自己的孩子去年找工作碰了一鼻子灰。与其替孩子把利害隔出去，不如替孩子挡一句、再把真话收下来。

明天能做的：下次饭桌上有人问，家长先接过去，说一句「他还在长，现在说不准」，别让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当着一桌人去答「将来」。回家路上，再跟孩子说：表伯问的是真事，爸爸也会想，我们慢慢一起想。挡住的是那一桌人的眼光，收下的是那个问题。

场景三　学到一半想停

覃屿后来同意把五级推后一学期，可到了六月，他又说连考级班也不想去了。甘秋芬担心的是「半途而废」四个字。

他会说（推断）：他在北大立进德会，先分三档、自愿入会，半年后看了实情又改章，改成几条必守、几条自愿（第 37 章）。照这个做法推，他大概不会说「一旦开始就不许停」，而会说：规矩可以先定下，走一段，再量一量。

SDE 多问一句：停，是这条路（D，差异）上的一次修正，还是一次逃开？分不清的时候，别急着判。

明天能做的：跟孩子约「试停一个月」，写在日历上：这一个月不去班上，但每周自己画两张，画什么随他；一个月到了，一家人把这八张摆在桌上一起看，再决定。

场景四　「别人家都报了三个班」

甘秋芬单位同事的孩子，周末排满了：书法、编程、游泳。同事问她：你家就学一个画画？

他会说（推断）：他的「兼容并包」，是请各派进门，不是让一个人把各派都学一遍；北大的几个研究会，是「自由选习」，不是全报。照这个推，他大概会说：门要开，可进哪扇门，是学生自己的事。

SDE 多问一句：孩子的一周，有没有留出不归任何人安排的一块？排得太满，误差是少了，冗余没了（D3，优化约束：误差、冗余、损耗）。一个没有空白的星期，长不出他自己想做的那件事。

明天能做的：在家里的周历上，把某一段时间（比如周六上午九点到十一点）空着，写上一个字：「他」。这两个钟头他干什么，大人不问，也不收成果。

场景五　画得「不好看」

覃屿真的开始画菜市场了。他画得最多的是杀鱼的摊子：案板上的血水，刮下来的鱼鳞，系着胶皮围裙的老板娘。甘秋芬看了有点发怵，说：你画点好看的嘛，画花，画风景。

他会说（推断）：他讲美，材料是不挑的。戴嵩画的牛、卢沟桥的石狮子、《红楼梦》里的一死一亡，全是利害里来的材料（第 27 章）；1930 年他还承认，年纪、习惯、受教育的深浅，都让各人的审美不一样〔据二手，见第 25 章〕。照这个推，他大概不会拦着孩子画鱼摊。

SDE 多问一句：「好看」是谁先定下的样子？他说美是普遍的，SDE 把「普遍」分成两半（第 25 章）：人人够得着，要做到底；人人看到的都一样，要放掉。孩子看见的鱼摊，和妈妈看见的，本来就不是同一个。

明天能做的：别说「画点好看的」，换一句问：这张里，有什么是你看见了、我没看见的？覃屿说，那个老板娘刮鳞的时候，手腕一抖，鳞就飞得像下雪。甘秋芬第二天去买菜，站在那个摊子前面看了一分钟。

场景六　姐姐选了一门「没用」的课

覃露大一下学期选通识课，一门「中国戏曲欣赏」，一门「办公软件实务」，只能选一门。她在电话里说想选戏曲，因为爷爷爱听花鼓戏，她想弄明白爷爷听的到底是什么。覃长庚在电话这头说：选那个软件的，以后上班天天要用。

（覃露后来想转专业，那是第 63 章的事。这里只写做父母的这一通电话。）

他会说（推断）：照他就职演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和「非为做官」的说法，他大概会说，大学里的课，本来就不该只按上班用不用得上去挑。

SDE 多问一句：戏曲课也不是从利害外面来的。她想选它，是因为爷爷，因为家里那台放了几十年花鼓戏的收音机。这门「没用」的课，恰恰是在一家人的日子里长出来的。

明天能做的：别替她选，问她一句：这门课，你想拿它换什么，还是什么也不换？她要是说「什么也不换，就想听懂爷爷」，那就够了。软件的事，可以说一句「以后要用了再学也来得及」，把爸爸的担心也留给她。

场景七　考级班老师说「这不算正经画」

覃屿把鱼摊的画带到考级班去，老师看了一眼，说：这些不算正经画，先把静物练扎实。覃屿回家很沮丧，说再也不想去了。

他会说（推断）：他在答林纾的信里，对教员是「以学诣为主」，讲台上各讲各的，只要不越过学校的总原则（已核，见第 29 章）；他留下了旧派，也请来了新派。照这个推，他大概不会让孩子去跟老师顶，也不会让老师的一句话把孩子的另一条路关掉。

SDE 多问一句：考级班老师教的，有没有真东西？有。光从哪来、暗面怎么压、线条怎么收，这是学诣，是那条路上一步一步练出来的。两条路可以同屋。

明天能做的：让覃屿把鱼摊那张画再带去一次，不问「这算不算正经画」，只问老师一个技术上的问题：这里的光，我该怎么处理？一个会画陶罐的老师，多半答得出来。家长守的门，是别让一句评价变成一扇关上的门；放进来的，是那位老师真正会的东西。

场景八　「你姐当年坚持到了七级」

覃露小时候学舞蹈，考到七级才停。覃长庚说漏了嘴：你姐当年可是坚持到了七级。

他会说（推断）：1930 年他写过，年纪、习惯、受教育的深浅，都让人的审美观念各不相同〔据二手〕。照这句推，他大概会说，同一个家里的两个孩子，美的长法也不必一样。

SDE 多问一句：拿孩子跟谁比？比较本身不是坏事（S1，规范维：对比、变化、分布），可只拿一个人、一把尺去比，就只剩高低。

明天能做的：把「你姐当年」这四个字收起来。要比，就让覃屿拿自己的画跟自己比：去年秋天的一张，今年春天的一张，放在一起，让他自己说变了哪里。

场景九　一盒三百多块的颜料

覃屿看中了一盒进口水彩，三百多块。甘秋芬犹豫：画个画，用得着这么好的？

他会说（推断）：他一辈子不私多余的钱，中研院多发的二百元退回〔据二手〕；可 1935 年友人学生联名送屋，他 1936 年元旦回信收下了〔据二手，见第 39 章〕。照这两件事推，他不是一个假装钱不存在的人，他知道钱是什么、该怎么收怎么退。他大概不会说「为了美，钱不算什么」。

SDE 多问一句：钱是土里的一样东西，不必把它从美里隔出去。把钱的事摊开讲，孩子学到的反而是怎样在利害里守住自己想要的东西。

明天能做的：让覃屿一起算这笔账：三百多块，家里出一半，另一半从他的零花钱里出，攒几个星期。他要是攒到一半就不想要了，也行，那也是他自己量出来的。

场景十　爸爸钓鱼有什么用

六月的一个星期天，覃长庚一早骑车去河湾钓鱼，一坐坐到下午，拎回来三条巴掌大的鲫鱼。覃屿学着他的口气问：钓一天就这几条，有什么用？

覃长庚愣了一下，笑了，说：钓鱼又不是为了鱼。

说完他自己也听出来了。

他会说（推断）：照他「决非作果实可食之想」那一句，他大概会点头，说这正是美的样子，人在那里坐着，不想得失。

SDE 多问一句：覃长庚在河湾坐的那一天，真的什么都不想吗？他知道哪一段水深，知道涨水以后鱼往哪里躲，跟河边几个常来的老人聊了一上午的收成。他的那点「不为鱼」，不是从日子里超脱出去的，是在一片他熟了很多年的地里长出来的。

明天能做的：做父母的，跟孩子讲一样你自己在做、却说不出「有什么用」的事，讲它是怎样一年一年长出来的。孩子最信的，不是大人说「别管有没有用」，是看见大人自己也有这样一块地。

十个场景写完，回头看一眼，它们为什么是蔡元培的，而不是随便哪一位教育家的。同一张续费单，换一位讲「做中学」的教育家来看，他多半会问：画画连着孩子的哪一件实事？换一位讲阶段的，多半会问：十三岁该练到哪一步？蔡元培问的是另一件事：这一样东西，该不该让「有用」那把尺去量？他的答案是不该，要给它在尺子外面留一个位子。这是他独有的一刀，也是他的缝所在：他守住了那个位子，却把位子放在了利害的外面。十个场景里，「他会说」一栏替他守位子，「SDE 多问一句」一栏把位子搬回利害中间。

◆ 六、几条明天就能试的做法

十个场景摊开，底下是同一件事：在利害里替孩子守门，而不是把利害隔开。这里收成三条做法，每条写上边界。

第一条，按剂量放难。借「发现大师的缝隙和悖论」那套方法里的三级台阶（E1 三界），落在画画这件事上：先是自我界的难，画什么、画成什么样，他自己定，大人不改一笔；再是现实界的难，要停考级班，让他自己去跟老师说，大人在后面托着；最后是理念界的难，饭桌上认真跟他争一次「画画要不要有用」，不让着他，也不压着他。这个做法的边界：每一级只比他能扛的多一点点；哪一级他扛不住了，退回上一级，不算失败。

第二条，给「没用」的东西一张明账。时间、钱、放弃掉的别的事，一样一样摊开讲。这个做法的边界：摊账是为了让孩子看见利害，不是为了让他背上「家里为你花了多少」的包袱；讲完一次，不翻旧账。

第三条，家长先守自己那块地。钓鱼、种花、唱几句，什么都行，孩子要看见大人身上也有一块不换钱的地。这个做法的边界：那是你自己的地，不要把它变成孩子的功课。

最后说一句读数的事。场景里有些问法，比如「最高兴的是哪一回」「这张比去年变了哪里」，都只能拿来自己看，不能拿去考核孩子，更不能在家长群里比。

一旦拿去比，最省事的伪装办法就是孩子学会说大人想听的那一句，这张读数就作废了。

◆ 七、小练习

找一个安静的晚上，拿一张纸，左边写你这个学期替孩子「挡掉」的三样东西，右边写你「放进来」的三样东西。写完看一看：左边是不是多半是孩子自己的时间和兴趣，右边是不是多半是分数和证书？要是正好反过来，你已经在守门了。

◆ 八、这套眼光的分寸

这套眼光也有不该用的时候。

一，孩子要是在很多件事上、很长时间都明显跟不上，或者情绪长时间低落、不愿出门、睡不好，这就不是「有用没用」的事了，请寻求儿童保健、心理方面的专业帮助。这一章说的守门，不能替代专业的人。

二，「让孩子自己选」不是什么都不管。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时间和钱的大账，还是要大人来担；把所有的选择都推给他，是另一种撒手。

三，考级本身，本书不表态。有的孩子就是喜欢一级一级往上考，考过一级高兴好几天，那也是他长出来的样子。这一章挡的，只是拿级数去排人的那一股力，不是那张证书本身。

四，家里一时拿不出钱和时间，也不必为「没给孩子美育」而愧疚。他自己在1922 年就不指望家庭包办美育，把大头交给了学校和社会〔据二手，见上文〕；美，本来就不全靠一户人家。

◆ 九、明天就能用

给家长一句话：先别问「这有什么用」，先问「这里有什么，是你看见了、我还没看见的？」

带走的话

他教家长护住孩子的「不为什么」；护住它的人，自己要站在「为什么」的正中间，知道哪样利害放进来，哪样挡出去。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不为谋生的东西也要有位子」「自由选习」的门；把「有用没用」这把尺关在门外，也顺手把钱、时间这些真问题一起关在了「余暇」外面。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他说孩子的画该超脱利害；覃家这一学期，护住那几张鱼摊的，是续费单、零花钱和一顿饭桌上挡回去的问话，全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

第 62 章

教师：一间美术课、一场争论课、一个被投诉的老师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普通的老师，在一间教室里，怎样当一个小小的守门人——给一种不同的声音留门，又挡掉什么？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二月底开学第一天，游思远老师照例比学生早二十分钟进美术教室。

教了七年书，他有个习惯：每学期开学前，在自己的备课本第一页写一行字，写这个学期最想守住的一样东西。去年写的是「每个孩子至少画一张自己想画的」。今年他拿着笔，想了很久，写下的是：这间屋子里，要有吵的地方，也要有静的地方。

写完他又在下面加了一行小字：还有，别让我自己成了那个说了算的人。

他想起上学期那一下午，在教务处坐着，把课表一样样摆出来（第 40 章）。那一回他守住了两节课。可他心里明白，守住课时只是门外那一段；门里这一段，一个学期、四十来节课，每一节里谁说话、谁不说话、什么画能挂出来、什么话不许说，才是他天天要守的。

这一章跟着游思远走一个学期。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蔡元培当过教员、监督、总长、校长、院长，他关于「做老师」说过、做过的，可以挑四件放在这里。

一，1919 年答林纾的信。他对教员定了两条：「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也就是不越过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条总原则；校外言动，「悉听自由」（已核，见第 29 章）。老师凭学问站在讲台上，讲台之间可以相反，只要不拿讲台去取消别人的讲台。

二，他在北大留用了辜鸿铭、请来了陈独秀，新旧两派同在一所学校；他自己的《石头记索隐》被胡适点名说是「很牵强的附会」，他写文章商榷，又据记载帮胡适借到了《四松堂集》〔据二手〕（第 30 章）。一个校长，在自己请来的人面前认输，这件事比任何宣言都更像兼容并包。

三，1918 年的进德会。他没有等「以渐」，立了戒、定了罚、推举纠察员（第 37、40 章）。自由的场里，也有几条不能碰的线。

四，1921 年，北大「没有人肯讲美学」，他自己去讲了十余次，因为脚病住院才停下（已核，见第 40 章）。

还有一件更早的。1917 年 1 月就职，他向学生提了三事：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师友」两个字放在一起，老师和学生之间，除了教与学，还有一层可以互相切磋的朋友之道。第四件事里校长被教授驳倒，放在这两个字底下看，就不算意外。

合起来看，他给老师的样子是：凭学问站讲台，给不同的声音留门，给几件事立死规矩；没人去做的，自己先上。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对处。一间教室，最容易变成一派的据点：老师喜欢什么，大家就画什么；老师说哪幅好，那幅就是好。蔡元培在大学里反对的，正是这个「派先于场」。他要的是先开出一片场，让不同的东西在里面碰。

放在一间初中美术课上，这一步同样是对的。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最先学会的往往不是画法，而是「老师要什么」。一个老师要是能在教室里给不同的画、不同的看法留一块地，孩子学会的，就是自己看、自己说。

他也没有把兼容写成一团和气。「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这就是门：什么都能讲，但不能用讲台去封住别人的嘴。老师守的，正是这一道门。

◆ 四、SDE 看这一处

拿全书的三号位口径来读这间教室：兼容并包写下来的是二号位的碰撞；让碰撞聚成一片场的，是三号位的人（第 32 章）。

放到教室里，这句话有两层。

一层，碰撞在学生之间。不同的画、不同的说法，彼此顶一顶，这是二号位，是事中。老师要做的，不是替他们碰，是让他们碰得起来。

另一层，场在老师身上。一间教室能不能聚成一片大家都肯待下去的地方，看的是站在讲台上那个人心里认不认「这里谁都能说」（三号位：主体、场、自己心里）。这个「认」写不进教案，也写不进课程标准。

还有一处要补。他教学生超脱，自己靠的是守门。老师也一样：游思远在课上教孩子「什么都别想」，他自己能站在那里，靠的是在家长、教务处、同事之间一次次地想清楚、挡回去。他要是只学到了前一半，只会在教室里营造安静，碰到投诉就只剩一句「美是超脱的」，那间教室是守不住的。

再借显露光谱看一眼（九宫之外的三视角：混沌态、介生态、秩序态）。一间美术教室最能长人的时候，往往停在介生态，也就是正在成形：画还没定，看法还在变，谁对谁错还没结账。老师最容易犯的，是太早把它推到秩序态，一节课一个标准答案，一学期一个标准画法；也有另一头，一直放在混沌态，吵成一锅粥，没有人把吵出来的东西收一收。守门人的活，就是让这间屋子在正在成形的那一段多待一会儿。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下面十个场景，是游思远一个学期里的十个片刻，从二月到七月初。

场景一　第一节课，去画那座旗台

第一节课，游思远没讲画法，把全班带到操场边的升旗台。这座台子，全校每天从它旁边走过，周一还要对着它站一刻钟，可几乎没有人正眼看过它：三级水磨石台阶，边上缺了一个角，旗杆底座的油漆起了皮。

他让每个人自己找一个站的地方，画八分钟，站哪里、画哪一截都行。收画的时候，他没有收上讲台，而是让每人把画放在自己刚才站的那块地上，画面朝上，拿小石子压住。四十来张画绕着旗台摆了大半圈，大家顺着走一遍。有人只画了缺角，有人画的是旗杆的影子，有人蹲着画，台阶在他的纸上高得像一座山。

他会说（推断）：他 1917 年讲美的普遍，举的是中央公园的花石，「人人得而赏之」，公家的东西谁都能看、谁也拿不走。照这个推，他大概会说：先带孩子去看那一样人人都有份、却没人看的东西，这一课的方向是对的。

SDE 多问一句：人人够得着，和人人看到的都一样，是两件事（第 25 章）。这座旗台人人有份，可绕着它的四十来张画，没有两张一样。老师第一节课要守住的，是后一半：别急着说哪一张「画对了」。

明天能做的：第一节课，挑一样全班天天经过、却没人细看的公共的东西，让每人站在自己选的位置画，画就摆回各自站的地方，一张不评，一张不排。下课前只说一句：这学期，我们就从这些不一样开始。

场景二　考过级的和没学过的

班上有七八个孩子上过考级班，覃屿是其中一个；更多的孩子，小学以后就没好好画过。第二周画静物，考过级的一出手就像，没学过的看着别人的画，不敢下笔。

他会说（推断）：他在北大新旧并存，靠的是「以学诣为主」，不看哪一派，看有没有真学问。照这个推，他大概会说，会画的孩子有学诣，要承认；没学过的，也要有一块能站的地。

SDE 多问一句：这间教室里，只有「像不像」一把尺吗？考级那条路，把尺定得很清楚；可「你自己看见了什么」，是另一把尺。

明天能做的：同一次作业，写两句评语，一句只说「像」的那一面（形准不准，光对不对），一句只说「看见」的那一面（你画的时候，注意到了什么别人没注意到的）。两句都写，不合成一个分数。

场景三　一个孩子只画游戏里的人

后排一个男孩，每次作业都画手机游戏里的角色，大眼睛，尖下巴。游思远起初有点看不上，觉得这不算画。

他会说（推断）：他在北大留用辜鸿铭，辜鸿铭拖着辫子讲英国文学，他并不认同辜的政见，照样请他上讲台，因为那是学诣（第 28、29 章）。照这个推，他大概会说：先别看是哪一派，看画里有没有功夫。

SDE 多问一句：老师心里那一句「这不算画」，是哪里来的？这是查自己的「偷运品」（本系列的说法：不知不觉从别处带进来、自己当成天经地义的东西）：这句话是从哪一年、哪一位老师、哪一次评比进的货？

明天能做的：让那个男孩讲讲，他为什么这样画眼睛，为什么下巴这样收。他讲得出来，就挂上墙；讲不出来，就请他下一张换一个角度画同一个角色。门留着，学诣照要。

场景四　一场争论课

三月，游思远上了一节美术鉴赏，放了一张现代画：一大块红，一条黑线。全班炸了。一半说这也叫画，我也会；一半说它就是好看，说不出来但就是好看。

游思远自己的看法，是偏前一半的。他没说。下课前，一个平时不太说话的女生站起来，说：你们说自己也会画，那为什么以前没人这样画？

游思远站在讲台上想了几秒，说：我原来觉得这张画不算什么，你这一句，把我说动了一半。

他会说（推断）：他自己的红楼梦索隐被胡适驳倒，他写文章商榷，又帮对方去借书（第 30 章）。照这个做法推，他大概会说：老师在场里被学生说动，不丢人；守门人自己也可以输。

SDE 多问一句：这节课老师守的门，是哪一扇？他没有替两边下结论，这是给碰撞留门；他当场说出「被说动了一半」，这是让学生看见，这间屋里的答案，不是先放在教案上的。

明天能做的：争论课立两条规矩，第一条，驳看法，不驳人；第二条，老师最后不宣判。老师要是被说动了，就当场说出来，说动到哪一步。

场景五　画别人「像小学生」

三月底，一个孩子交了一张歪歪扭扭的画，旁边有人小声说：像小学生画的。好几个人笑了。那个孩子把画翻了过去。

他会说（推断）：他对教员，讲台之间可以相反，但有一道线，「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进德会里，犯戒是要罚的。照这个推，他大概会说：自由的场里，有几条不能碰的线。

SDE 多问一句：这一处老师挡掉的是什么？不是某一种看法，是用笑声去封住一个人的嘴。前面几个场景老师一直在留门，这一处要关门，关得要快。

明天能做的：当场停下，不点名，只说一条规矩：在这间屋里，可以说「我不喜欢这张画」，可以说「我觉得这里画得不对」，不能说「画这张画的人怎么样」。说完，请那个孩子把画翻回来，如果他愿意的话。

场景六　一个被投诉的老师

四月，游思远带两个班去学校后门外的废品回收站写生：压扁的纸箱一摞一摞，旧电扇堆成小山，一辆三轮车停在门口。孩子们画得很起劲。第三天，一位家长打电话到校长室：带孩子去废品站，不安全，不卫生，美术课就该在教室里画点像样的。

教务处找他谈话。他回到办公室，坐了很久。

他会说（推断）：1919 年林纾写公开信责备北大，他回了一封长信，一条一条讲事实，讲北大实际在做什么，该澄清的澄清，自己的原则一步不让；进入正题的时候，他先给了对方一个台阶，「公爱大学，为之辨正可也」（已核，见第 29 章）。照这个做法推，他大概会先承认对方的好意，再一条一条摆事实，而不是当面顶回去，也不是当场认输了事。

SDE 多问一句：这通电话里，哪一样该收，哪一样该挡？安全是真问题，是土里实实在在的利害，要收；「美术课就该画点像样的」，是把一种美当成了唯一的美，这个要挡，但要讲清楚为什么。

明天能做的：写一段话回给家长（通过班主任或学校转交），分三小段：我们这三节课在做什么；您说的安全，我改哪几处（比如只在回收站门外的空地画，事先跟站里说好，两位老师跟着）；我想留下的是什么，为什么。不写一句评价家长

的话。这一回守门，守的不是游思远自己的面子，是那几张画压扁纸箱的画，和画它们的孩子。

场景七　一个只用黑色的孩子

五月，游思远注意到，班上一个女孩这一个多月的画，全是黑的，连天空也涂成黑的。问她，她说就是喜欢黑色。

他会说（推断）：照他 1917 年说的，美能「陶养感情」，他大概会说，美术课本来就有让人心里安顿一些的用处。

SDE 多问一句：美术课能做的，到哪里为止？一个孩子喜欢黑色，可能什么事都没有，就是喜欢；也可能是别的什么。老师不是医生，这一处不能用画去猜孩子的心，更不能在班上说出来。

明天能做的：不在画上下判断，照常评她的画，画得好的地方照实说。另外，悄悄跟班主任说一声自己注意到的情况，只说看到了什么，不说猜到了什么；如果班主任和家长也觉得有担心，请学校的心理老师或其他专业的人来帮忙。这是老师守门的另一种样子：知道哪一扇门不该自己去开。

场景八　老师自己的画架

期中过后，覃屿有一回问游思远：老师，你自己还画画吗？游思远想了想，说：好久没画了。他家阳台上那个画架，蒙了一层灰，上面夹着一张画了一半的涟水。

他会说（推断）：1921 年北大没人肯讲美学，他自己去讲了十几次（已核）。照这件事推，他大概会说：自己劝别人做的事，自己先要去做一点。

SDE 多问一句：教美的人，自己的美是在哪一块地里长的？老师天天在别人的画上用力，自己那一块地荒了，教室里那点「看见」迟早会只剩口令。

明天能做的：每周给自己留一个钟头，画什么都行，画完不给任何人看也行。游思远后来在课上拿出那张画了一半的涟水，跟学生说：这张我画了两年，还没画完。那节课，班上好几个孩子，第一次把画了一半的东西拿出来给别人看。

场景九　家长会上的五分钟

五月底开家长会，覃长庚专门留下来找游思远，第一句话是：游老师，您看我们家覃屿，到底有没有画画的天分？要不要往专业上走？

游思远知道，他这一句答出去，覃家可能就定了一件大事。

他会说（推断）：他一面说美普遍、人人得而赏之，不是给少数天才的；一面又在大学院任上为愿意走专业的人另开了门，国立艺术院请林风眠去当院长（第35、40章）。照这两件事推，他大概不会替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下「有没有天分」的判语，而会说：两扇门都在，走哪扇，要看这孩子后来怎么长。

SDE多问一句：「天分」是一个先放在那里、等人去发现的东西，还是一路长出来的？老师一句「有天分」或「没天分」，都是把一次读数当成了判决。

明天能做的：不答「有没有」，答「我看见了什么」：这学期他画了多少张鱼摊，哪一张里他自己改了三遍，哪一回他跟考级班学的东西用上了。然后说：往不往专业走，过两年再看；这两年，让他多画。

场景十　期末交哪一张

期末，学校要美术课给每个学生一个等级。游思远想了一个办法：每人从这一学期的画里，自己挑一张交上来，背面写一句话，为什么是这一张。等级主要看这一张和这一句。

覃屿挑的不是最像的那张，是鱼摊老板娘刮鳞的那张。背面写：这张我看见了鳞飞起来的样子。

他会说（推断）：他在北大，美学、画法这些，「均听学生自由选习」，没有拿来排名。照这个推，他大概会说，美要是一上来就被排成等级，就又变回了「果实可食之想」。

SDE 多问一句：等级是学校的规定，老师改不了，这是土。老师能守的，是等级里装进什么：装进学生自己挑的那一张和自己说的那一句，等级就不全是老师一个人量出来的。

明天能做的：期末评价里，给学生留一个自己挑、自己说的位置。这个做法也要守住一条：学生写的那一句，只看它是不是他自己的话，不看写得好不好，不拿来比。一旦拿来比，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全班都学会写一句漂亮的空话。

这十个场景里，最难的是第六个。不妨把它写成两种走法，都在同一种压力下（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一种走法是游思远这样的：收下安全，挡住「只该画像样的」，写一封回信，下学期换一块空地接着出去画。另一种走法，也很常见：接到电话，第二天就不再出校门，什么也不解释，以后都在教室里画静物。后一种走法谈不上错，它省事，也保住了安全。可一学期下来，两间教室长出来的东西不一样：前一间，孩子们知道画可以从门外那一堆压扁的纸箱里长出来，也知道老师为这件事去说过话；后一间，孩子们学到的是，一个电话就能让一扇门关上。差别不在两位老师谁更爱学生，在于门外那一段有没有人去守。

◆ 六、几条明天就能试的做法

这一学期摊开，老师守门，大致是三件事：留门，关门，门外那一段。

第一条，留门。一节课里，至少给一种和你不一样的看法留出说完的时间：学生的、别的流派的、你原来看不上的。这个做法的边界：留门是让它说完、让大家看见，不是老师放弃自己的看法；老师可以不同意，只是不抢先宣判。

第二条，关门。在教室里立两三条不可商量的规矩，比如不笑人、不驳人只驳看法，出事就停，停得要快。这个做法的边界：规矩只管怎样说，不管说什么；一旦规矩开始规定「什么看法不能有」，门就关错了方向。

第三条，门外那一段。碰到借课、投诉、评比，先分清哪些是真问题要收，哪些是要挡的，再用摆事实的办法去挡，写下来，留底。这个做法的边界：守门不是跟家长、同事、学校对着干；该认的认，该改的改，守的是学生，不是老师自己的脸面。

这三条里的任何一样，都只能拿来自己看，不能变成学校考核老师的表格。「这学期留了几次门」一旦进了考核，最省事的伪装办法就是每节课安排一场表演性的争论。读数糟糕，也不等于这里的老师不努力；课时、班额、评价办法，很多不是一位老师改得了的。

◆ 七、小练习

翻开你这学期的备课本，或者回想最近的十节课。数一数：哪一节课，有一个学生说了你没想到的话，而你让他说完了？哪一节课，你挡掉了一件不该在教室里发生的事？再想一想：这学期门外来过几阵风，你是怎么挡的，挡的时候，你心里想的是学生，还是自己？

◆ 八、这套眼光的分寸

一，学生有明显的学习困难、情绪困扰、家里出了事，这些都不是美术课和「守门」能管到的地方。老师能做的是留意、转告、请专业的人来，不自己诊断，不在班上说。

二，基本功的课，该练就练。握笔、线条、透视，这些要靠一遍一遍练，靠可靠的教法；这时候不必每一节都开争论课、留几条路。场和门，是用在需要自己看、自己判断的那些时候。

三，不借这一章去评哪一所学校、哪一位同事、哪一条规定。游思远碰到的借课、投诉、等级，是一间教室里的日常，不是谁的错。守门的人，最先要守住的，是不把门外的风写成门外的人。

四，老师也是人。一个学期里，有守得住的时候，也有守不住、只能认了的时候。守不住的那一回，不必拿这一章来怪自己。

◆ 九、明天就能用

给老师一句话：下一节课，让一个和你看法不一样的学生把话说完，然后告诉他，你被说动了几分。

> 带走的话
>
> 老师在一间教室里守门：给不一样的声音留门，给伤人的话关门，门外来了风，先分清哪样该收、哪样该挡。教孩子安静看画的人，自己要站得住。

> **小账**
>
>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他给老师开的是「以学诣为主」、新旧同屋、校长也可以输的门；关的是用讲台取消别人讲台的门。可「门外那一段怎么守」，他没有写给老师。
>
>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游思远在课上教的是安静地看；他这一学期守住的留门、关门和一封回信，没有一样是超脱出来的，全是在借课、投诉和等级表中间长出来的。

第 63 章

学生与自学者：被分到的那一门，和自己长出来的那一片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被分到某一门里的人，怎样在各派之间给自己留一片场，又怎样替这片场守门？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露的录取短信是八月初到的。专业那一栏写的不是她填的第一志愿，也不是第二志愿，是「材料科学与工程（调剂）」。

那天晚上，覃家饭桌上说了很多话。覃长庚说，材料好，工科，好找事。甘秋芬问，材料是学什么的。覃露说她也不知道，大概是钢啊、玻璃啊、塑料啊。爷爷覃守业没有说材料好不好，只问了一句：你原来填的是什么？她说，第一个是哲学，第二个是设计。爷爷点点头，没再问。

开学一个学期，覃露的成绩不坏，高数、大学化学都在中上。可她心里一直有一件事没放下。学校的转专业，大一下学期报名，要考试，还要面试。她上网查了，哲学系一年收十来个转进来的人，设计学院要交一份作品集，面试当场手绘。

她想转，又拿不准。材料的课不算难，也不算讨厌。哲学她只读过几本通俗书，设计她只在高中美术课上画过几张。宿舍里有人劝她别折腾，家族群里大姨说

材料多好，转什么哲学。短视频里一个博主说，文科转工科是聪明，工科转文科是犯傻。

那个学期，她选了一门通识课，萧老师开的，叫「从一件东西说起」。第一节课，萧老师什么也没讲，拿起讲台上自己的手机，问：这块屏幕，是什么？

后面的事，放到下面的场景里说。这里先记下她那天在笔记本第一页写的一行字：我到底是想换一个门，还是想换一个自己？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蔡元培没有写过一篇专门讲「学生怎样选专业」的文章。可他对学生说过的话、为学生开过的门，放在一起，是有一个样子的。

第一样，是他给学生立的那块牌子。1917 年 1 月就职演说，他先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接着对学生说「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第 11 章）。三件事：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他要学生先想清楚自己来大学做什么，再去想学哪一门。

第二样，是他在校门里开的几扇门。他请新旧各派同在一校讲课，答林纾的信里写明「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第 29 章）。书法、画法、音乐几个研究会，「均听学生自由选习」（《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1934）。校外的人可以来旁听〔待核：旁听制度的章程〕。1920 年春，女生先旁听、秋天正式录取；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他后来的回忆大意是，大学令里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程度够了，「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第 12 章）。1919 年，北大废门改系（第 12 章）。

第三样，是他自己怎样学。他四十岁去德国。柏林大学要中学毕业证书，一个进士拿不出来，他转身去了莱比锡，读了三年，哲学、美学、心理学、民族学、文明史都去听（第 5 章，据维基百科；课数待核）。一个在旧门里走到顶的人，四十岁了，还被一张文凭挡在一扇新门外面，他没有在门外站着，换了一扇门进去。

第四样，是他怎样输。他自己研究《红楼梦》，写了《石头记索隐》，被自己请来的胡适点名说是「很牵强的附会」（第 30 章）。他写文章商榷，据记载又替胡适借到了一部要紧的书〔据二手〕。守门的人在学问上输了，认。

把四样合起来，他给学生的是这样一句话：你来大学，是来求学问的；这里各派都在，你都可以去听、去选、去争；学问上你可以输，输了就认。这句话是本书的读法（「待验」），不是他的原话。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他对的地方，而且对得很具体。

他没有替学生定答案。一所学校，最省事的办法，是替学生选好一派，告诉他这一派是对的，照着学就行。他偏偏把各派都请进来，让学生自己去听，自己去比。一个十九岁的人最需要的，不是一个正确的专业，是一个可以试错、可以换、可以在几种说法之间来回走的地方。这个地方，他造出来过。

他也没有替学生挡掉所有的难。「入法科者，非为做官」，这句话放在一群本来就是冲着做官来的学生面前，是很刺耳的。他就是要让学生在进门的第一天就碰到一个问题：你到底为什么来?

他还给「没按常规走的人」留了门。旁听的，没文凭的，女生。第 5 章说过，他自己就是一个被文凭挡过的人。这一点，对今天被调剂的、想转行的、半路自学的人，格外要紧：门不是只朝那些按表格走过来的人开的。

◆ 四、SDE 看这一处

用 SDE 拆一拆，他这一套里，哪些能直接拿来用，哪些要先松开一维再用。

能直接用的，是「场先于派」（第 32 章）。放到一个学生身上，就是：先让自己待在一片各派都在的地方，再去决定自己站哪一派。别先选派，再找场。一个

大一学生最容易犯的错，是还没听过几种说法，就急着给自己贴一个标签：我是学工科的，我是文科生，我是搞设计的。标签贴早了，别的派就进不来了。

要先松开的，有两样。

第一样，是他那块牌子的读法。「抱定宗旨」，听起来是要你先有一个宗旨，再来求学。可一个十九岁的人，多半还没有宗旨。宗旨不是入学时带进来的行李，是在一次次碰撞里慢慢显露出来的（S，显露：一样东西从无到有地露出来、稳下来）。所以用他这句话的时候，要把次序倒一下：先碰，再定；定了，也还可以再碰。

第二样，是「超脱」。他教学生用美超脱利害，为学问而学问，不为做官、不为发财。这个方向是对的。可本书一路看下来，他自己不是在利害外面长大的，他是在利害正中间守出来的（第 40 章）。放到学生身上，就不能说「别想就业，只管兴趣」。就业、家里的期待、学费、亲戚的一句话，都是你脚下那片地（E，纠缠：人和事搅在一起的那片土）。学问不是从这片地外面长出来的，是从这片地里面长出来的。把利害看清楚，比假装它不在，更像他真正做的事。

再加一个九宫外的位。第 32 章说，兼容并包写下来的是二号位的碰撞（互动、过程、事中），让碰撞聚成一片场的，是三号位的人（主体、场、自己心里）。放到一个学生身上，这个「三号位的人」就是你自己。学校给了你一片场，推荐算法给了你一堆「派」，可是让这些碰撞在你心里聚成「我的一片地」、而不是一团乱麻的，只有你。所以本章的题目有两半：给自己留一片场，是二号位的事；给自己守门，是三号位的事。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下面十个场景，都是我构想的场景。每个写三样：他会说（据他说过、做过的推断，不是原话）；SDE 多问一句；明天能做的。

场景一　调剂短信到的那天晚上

他会说（推断）：据就职演说那三件事推，他大概不会先问你分到了哪一科，会先问你来大学做什么。分到哪一门是学校的事，为什么来，是你自己的事。

SDE 多问一句：你心里那个「想转」，是想要什么，还是想摆脱什么？这两样不一样。想弄明白、想做出一样东西，是一种劲；想从一样东西底下出来，是另一种劲；想让家里谁放心、谁高兴，又是一种。三种劲都是真的，可它们指向的门不一样。覃露想转哲学，一半是想弄明白一些事，一半是想摆脱「被安排」的感觉。后一半，转了专业也未必摆脱得了。

明天能做的：拿一张纸，写三行。我想转，是因为我想造出什么；我想摆脱什么；我想让谁高兴。写完看一眼，哪一行最长。

场景二　两边的学长学姐

这是覃露去问的第一步。哲学系的一个学长跟她说，哲学没用，找工作难，你想清楚。设计学院的一个学姐说，设计要手上功夫，你没基础，作品集拼不过艺考上来的。

他会说（推断）：照他请各派进校、让学生自由选习的做法推，他会让你两边都去听，而且不是听人讲这一门，是去坐进这一门的课堂里听。

SDE 多问一句：你听到的这两段话，都是一号位的东西：就业率、作品集、分数线，都是条文和数字，在事外。你还缺二号位的东西：你本人跟这门学问真碰一次，是什么感觉。没碰过，只听说，是在别人的读数上替自己做决定。

明天能做的：哲学系、设计学院各找一门本学期开着的课，各去旁听两次。坐在教室里，只记一件事：哪一刻我忘了看手机。

场景三　萧老师的那块屏幕

萧老师那节课，是这样上的。他拿着手机问：这块屏幕是什么？学材料的同学说，是一层化学强化过的玻璃，表面压着一层应力，所以摔了不一定碎。学设计的同学说，是一扇窗，边角做成弧形，是为了让手指滑出去的时候不硌。坐在后排的一个学哲学的同学说，它更像一面墙，你以为从这里看出去，其实是它在决定你看见什么。

三个人差点吵起来。萧老师没让他们分出输赢，说：下周你们各自再来讲十分钟，只许讲对方那一种看法里你觉得最有道理的一处。

覃露那天发现一件事：材料那一种看法，她是听得最明白的。那层看不见的应力，她在大学化学课上刚学过。

他会说（推断）：照答林纾信里「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的意思推，他不会让萧老师当场判输赢，他会让三种看法都站着。

SDE 多问一句：你以为自己在三派之间选一派，其实你在材料那一派里，已经有了一块立脚的地方。碰撞不是只在「我」和「别人」之间，也在「我已经会的」和「我还不会的」之间。新东西常常长在两派接壤的地方，同一派里碰来碰去，很难碰出新的。

明天能做的：每个星期找一门离你专业最远的课、一本书或一个讲座，听一次，只记一句：原来这件事还能这么看。

场景四　寝室夜谈

熄灯以后，寝室四个人聊将来。一个说要考研，一个说要考公，一个说想毕业就去朋友那里创业。轮到覃露，她说：我还不知道。

有人笑她：你连专业都还没定。

他会说（推断）：他说过「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可要留意，他这句话是对大学说的，不是对某一条出路说的。他不拦人做官，他反对的是把大学当成做官的台阶。进德会里「不作官吏」那一档，也是自愿签的，他自己签的就是那一档（第 37 章，据二手）。所以照他推，他不会说谁的路不对，他会问：你是来求学问的，还是只是来拿一张去做别的事的门票。

SDE 多问一句：四个人说的，都是自己想走的路。可路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你的地，有三层（E1 三界）：自己心里想要的（自我界），家里、钱、毕业那一年的行情（现实界），你想弄明白的道理（理念界）。三层都在，只是各人压在哪一层上不一样。说「我还不知道」的人，往往是三层还在打架的人，这不是坏事。

明天能做的：把「我以后想……」那句话，拆成三句：我心里想要的是什么；现实里压着我的是什么；我想弄明白的是什么。三句里如果有一句写不出来，就先去补那一句。

场景五　家族群里的一句话

转专业报名前一个星期，家族群里大姨发了一段话，意思是：材料多好，转什么哲学，读出来找不到事，别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下面好几个亲戚点了赞。

他会说（推断）：他 1919 年给林纾回信，进入正题时先给对方一个台阶，「公爱大学，为之辨正可也」，先认您是爱护北大；接着一条一条摆事实，北大该怎么办，一步不让（第 29 章）。照这个样子推，他大概会说：亲戚的话，先认它是好意；事实摆给他们看；决定，还是你自己来。

SDE 多问一句：守门，不是把亲戚关在门外。守门是分清三件事：谁可以提意见，谁来做决定，定错了后果谁来担。蔡元培守门，从来不是只关门，他是把「谁来定」这件事守住，同时把「后果我来担」揽到自己身上（第 34 章）。你要守的，是同一样东西。

明天能做的：在纸上画三栏：可以提意见的人；做决定的人；定错了担后果的人。把名字填进去。第二栏和第三栏如果不是同一个人，就先把这一条理清楚，再去回群里的话。

场景六　请 AI 写个人陈述

转专业要交一份个人陈述。覃露让 AI 帮她写，三分钟出来一篇，写得漂亮，从小对世界充满好奇，到大学里对材料与人文交叉的思考，一句一句都顺。

她读了两遍，觉得那不是她。

他会说（推断）：就职演说那一句「抱定宗旨」，照字面，是要这个宗旨抱在学生自己手里。照这个推，他会说，别人替你写的宗旨，写得再好，也不是你抱着的那一个。

SDE 多问一句：这一篇里的每一句，是从哪一天、哪一件事里长出来的？宗旨不是一句漂亮话，是一个人在自己那片地里（E）碰过几回以后，慢慢显露出来的东西（S）。AI 那一篇，句句都顺，可没有一句带着她那片地里的土：调剂短信那一晚，萧老师那块屏幕，化学课上那层看不见的应力。还有一样也没有：一个被放弃了的选项，和放弃它的理由。什么都选了，就等于什么都没选。

明天能做的：把 AI 那一篇打印出来，拿一支笔，一句一句问自己：这句话，是我哪一天、哪一件事里来的？答得出的，在旁边写上那一天；答不出的，划掉。覃露划到最后，只剩三句，旁边写着三个日子。她拿这三句和三个日子重新写，写得不漂亮，可每一句她都抱得住。

场景七　「我不管就业了，只学我喜欢的」

有一个晚上，覃露跟妈妈打视频，说她想通了：不管就业了，只学喜欢的，人生就一次。甘秋芬没有反对，只问：你喜欢的，是哪一样？

他会说（推断）：他在 1917 年讲，人面对大海星空会「超出乎对待之境」，放下得失（《以美育代宗教说》，第 27 章证据台）。照这一路推，他会赞成你给自己一段不算账的时间。

SDE 多问一句：放下一会儿，是好的；把「不算账」当成一条路，就不对了。他本人一辈子都在账里：经费、欠薪、辞呈、退回的二百块钱。他能守住那片场，恰恰是因为他账算得清，哪些钱不该拿，哪个位子不该要。本书的判语是「他教的是超脱，他靠的是守门」。你学他，别只学前半句。

明天能做的：给自己留两样东西。一样是每个星期一段不算账的时间，只做喜欢的事，不问有什么用。另一样是一个小本子，记下这一年的账：学费多少，家里给多少，自己挣多少，毕业那一年大概要面对什么。两样都不扔。

场景八　面试没过

覃露最后报了设计。笔试过了，面试当场手绘，她画得慢，没画完。名单出来，没有她的名字。

那天她在操场上坐了很久，给爷爷打了个电话。爷爷听完，说：门关了一扇，你数一数，还有几扇没关。

他会说（推断）：他四十岁到柏林，大学要中学文凭，他拿不出来，转身去了莱比锡（第 5 章）。照这件事推，他不会跟你讲大道理，他会问你：下一扇门在哪里。

SDE 多问一句：你以为你要的那个自己，只在设计学院那扇门后面。可显露不是在「选对的那一门」里被发现的，是在你走过的路上、在你站着的那片地里长出来的。门被关，是地的一部分，不是路的尽头。还要多问一句本书想加的半句：你最有兴致的那几个星期，是靠什么长出来的（随身三问第二问的补语，本书初判，尚待作者确认）？覃露想了想，她最有兴致的，是萧老师课上讲那层应力的那一周。

明天能做的：被挡以后的第一个星期，列一张单子：这扇门关了，我手上还有哪几样没关。覃露的单子上写了三样：萧老师下学期还有一门课；材料学院有本科生的小项目可以报；设计学院的课可以接着旁听。

后来她报了材料学院一个小项目，题目是「玻璃为什么会有颜色」，每周去实验室两个下午。设计课她照旧去旁听。转专业的事，她说明年再看，也可能不转了。

场景九　阿杰：算法推给他的那一派

阿杰是社区阅览室的常客，二十出头，做短视频，拍县城的小吃摊和老手艺，自己剪。他想把视频做得好看一点，开始学画分镜、学剪辑。

学了半年，他发现手机里推给他的，全是同一种教程：三秒一个转场，五秒一个梗，调色一律照着几部爆款片子调。他照着剪，剪出来和别人的一模一样。

有一天在阅览室，甘秋芬从库房里翻出一本旧的电影画册，是几十年前的老片子的剧照，一个镜头往往拍得很长，人从很远的地方慢慢走过来。阿杰翻了一下午。

他会说（推断）：他留用辜鸿铭，也请来陈独秀，《新潮》和《国故》同在一校（第 28 章）。照这个推，他会说：快的那一派可以学，慢的那一派也要去学，两派都在，你才看得见自己站在哪里。

SDE 多问一句：算法给你的，是一堆摆好的东西，而且只摆你那一派（第 59 章）。它不会替你安排碰撞。碰撞要你自己造：把两派放在同一件作品上撞一次。只是「知道还有另一派」，没有用；要让两派在你手里的同一段素材上真碰一回，才知道哪里是你的。

明天能做的：同一段素材剪两版，一版照爆款教程，一版照老电影的办法，长镜头、少转场。发给三个不同的人看，问他们：哪一段你记住了。

场景十　阿杰：评论区和后台数据

阿杰那条慢一点的视频发出去，播放量掉了一半。后台提示他：前三秒完播率低，建议加快节奏。评论区里，有一个人留了一段长话，说他某个镜头停得太久，可是另一个镜头停得正好，那个炸油粑粑的老人抬头那一下，是整条视频里最好的一秒。

他会说（推断）：《红楼梦》那一回，他在学问上输给胡适，认了（第 30 章）；英国公使替不称职的外籍教员来说情，他不答应（第 11 章）。照这两件事推，他会让你分清两种声音：讲道理的批评，值得输；拿别的东西来压你的，要守住。

SDE 多问一句：那一段长评论，是二号位的碰撞，一个人在跟你的作品来回；后台那一行提示，是门外的一只手，它不跟你争哪个镜头好，它只告诉你怎样更多人看。两样都要听，可对待的办法不一样。前一样，输了就改；后一样，你要先问自己：这一条改了，还是不是我的东西。

明天能做的：把收到的意见分两堆。一堆是冲着作品本身说的，一堆是冲着数据说的。第一堆，挑一条最有道理的，下一条视频里改；第二堆，只挑一条你能接受的，其余的先放着。

◆ 六、几条明天就能试的做法

把十个场景里的做法收一收，有三条最常用。每一条都有边界。

第一条，先碰，再定。对一门想去的专业、一种想学的手艺，先去坐进课堂、先上手做一次，再决定。边界：碰也有成本，时间、精力、有时还有钱；旁听、试做，每次只比你能扛的多一点点，别一个学期同时碰五门，把自己的主课碰丢了。

第二条，同一件东西，两派各做一遍。剪片子、写文章、画一张图、解一道题，照两种路子各做一次，放在一起比。边界：这是练眼睛的办法，不是天天都要

做；基础还没打牢的时候，先把一派学扎实，再请第二派进来。一个还不会握笔的人，先别急着比两种画派。

第三条，分清谁提意见、谁定、谁担后果。边界：这不是教你跟家里对着干。在家里还靠父母供学费的时候，「谁担后果」这一栏，本来就有父母的名字，这时候决定也该一起商量。守门是守住自己那一份，不是把别人的那一份也夺过来。

◆ 七、小练习

给想试的人。拿一张纸，左边写「我以为我是靠什么学进去的」，右边写「回头看，那几次真学进去，是靠什么」。蔡元培写下来的是超脱，他活过来的是守门。你两栏里如果写的不一样，那道缝，就是你下一步要补的地方。

这张纸，只给自己看。它一旦被拿去打分、拿去比谁写得好，最省事的写法马上就会出现：两栏写成一样的漂亮话。这样的纸，就没有用了。

◆ 八、这套眼光的分寸

先说什么时候不该用。

一门学问还在打基础的时候，比如高数的头几章、一门外语的前几个月、剪辑软件的基本操作，要的是一派讲清楚、一遍遍练熟，这时候先别忙着请各派来碰。碰撞要有一点底子，才碰得出东西。

时间很紧的时候，也不要用。转专业考试前一个星期，该背的背，该练的练，这不是讲「场」的时候。

还有一样要说清楚。这一章写到了覃露面试落选以后，在操场上坐了很久。一个人在换专业、被挡、跟家里意见不合的时候，心里发慌，是常有的事。可要是连着几个星期睡不好、吃不下，什么都不想做，就不是一张纸、一次旁听能解决的了。这时候，请去找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或者请寻求专业帮助。本书给的只是一副看事情的眼光，替代不了专业的帮忙。

最后，这一章里所有的做法，都是给你自己用的，不是拿来要求别人的。别拿「你怎么还没找到自己」去问一个比你小的人，也别拿「你看我碰了多少派」去比。

◆ 九、明天就能用

给学生和自学的人一句话：在你决定站哪一派之前，先让两派在你手里的同一件东西上碰一次。

> 带走的话
>
> 他给学生开了一片各派都在的场，自己却一直在利害里守门。你学他，要两样都学：给自己留一片场，也替这片场守门。

> **小账**
>
>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各派同校、自由选习、旁听与女生进门的门；关的是「上大学为做官发财」的门。放到一个学生身上：开的是先碰再定的门，关的是还没碰就贴标签的门。
>
>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覃露那一片场，是在调剂、亲戚的话、面试落选和一学期的学费里长出来的；只在每周那一段不算账的时间里，她超脱了一下。

第 64 章

能改结构的人：门闩传不下去，默认天天在守门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守门人的分量传不下去，那么手里能定规矩、定默认的人，该给接手的人留下什么？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老贺头是县城老机械厂退下来的钳工，六十七岁，手上的茧还在。三年前，他在甘秋芬的阅览室里办了个读书会，每周三下午两点，长条桌拼起来，七八个人，最多的时候十五六个。

读书会的微信群，名字叫「贺师傅读书会」。读什么书，多半是他定的：一本讲一座桥怎么修起来的，一本讲钟表匠的，一本讲县里老厂从建厂到改制的回忆录。他讲得好，一个零件怎么车出来，一张图纸为什么要这样画，说得人人都听得进去。来的人，多半是冲他来的。

今年开春，群里进来一个新人，头几天还聊书，后来隔一两天就往群里发一条他代理的药酒链接。读书会里管签到记录的，是一位退休的中学化学老师，她在群里提醒了一句：这个群只聊书，请不要发广告。那人回了一个笑脸，第二天照发。

一个星期以后，老贺头看到了。他在群里只写了一行：这个群要是成了卖东西的地方，这个会我就不办了。

十分钟以后，那人自己退了群。下面一排大拇指。

周三散会，甘秋芬在借书台后面跟他说：你那一句，顶她十句。

老贺头本来有点得意，听了这话，没接。他想起化学老师那一句提醒，底下一个回应也没有。同一个意思，她说了没人理，他说了人就走。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想：这句话，是话管用，还是我管用？要是哪天我管不动了，谁说了才算数？

◆ 二、他怎么说／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蔡元培在北大，碰到过同一道题，而且他自己看得很清楚。

第 34 章说过，他守门的最后一招是辞职：政府伸手，他走；学生越线，他也走。这根门闩压得住，靠的是两样东西。一样是势能，积累下来的位置、名望和信用：翰林，前教育总长，北大校长，各派都认他。一样是内能，藏在里面的底气和定力：他肯走，不贪那个位子。第 34 章末尾留了一句：这根门闩最有力，也最难传。这一章接着这一句往下问。

他自己碰上这道题，是在 1919 年。那年 5 月他辞职离京，北大上下挽留，他人却没有马上回来。7 月，是蒋梦麟到北大替他办事（第 34 章提过一笔）。蒋梦麟那年三十出头，名气远不如他，据说是由汤尔和陪着到任的〔据二手：浙江在线 2017 年《未名湖畔的擎烛人》记 7 月 20 日；经过待核〕。一个年轻人能在那种时候站进北大，站的是「蔡先生的代表」这个名分，分量是借来的。同一篇文章还转述了蒋梦麟给友人的信，大意是：若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早被吓退了〔据二手〕。借来的分量，撑得住头几天；要站下去，还得有他自己的那一份定力。

9 月回校，他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讲德国大学的校长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又说北大此后也要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1934，他对这次演说的追述；第 12 章）。这一年年底，组织章程定下凡大学立法均须由评议会通过、系主任由教授会选举（第 12、31 章；章程原文待逐字核）。这是换锁的那一半，前面两编已经细看，这里不再重复。

这一章要看的，是另一半：锁换好了，门闩还要不要？要。锁管校门里的议事；校门外的经费、政府、谁来当校长，锁管不着，还得有人横在门后（第 32、34 章）。可这根门闩，他没法写进章程，也没法递给谁。1923 年他再离京，照他自己的算法，「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同上）。不在校的那几年，校门里靠锁；校门外，第 55 章看过，继任的人接住了请人这一样，可顶墙的办法换了，锁也有一部分收回了校长手里。

所以他留下的，其实是一道没写完的题：门闩传不下去。能做的，只有一边换锁，一边把分量借出去一回，再让接手的人自己去长他那一份。这是本书的读法（「待验」），他本人没有这样写过。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对的地方：他看见了，而且看得早。

很多撑起过一片场的人，一辈子没看见这道题。他们觉得场是自己的，自己在，场就在，这很自然。一个名望正高的校长，最省事的做法，是事事自己拍板，而且拍得人人服气。他偏偏在自己最有分量的那一年，当众说：学校不能因为我一个人的去留而慌。他是在给自己套锁（第 31 章）。

他也不只会套锁。1919 年那几个月，他人不在北大，却让一个年轻人顶着他的名分进去办事。这是在锁还没装好的时候，先把自己的分量借出去一回。门里的事，从那时起有了一个不靠他本人也转得动的样子。

放到今天，这一章要说给一类人听：校长、院长、教研组长、读书会的组织者、做学习产品的人，还有一切能定一条规矩、一张评分表、一个默认、一张书单的人。他们手里都有一片场，都在当守门人，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当；更少有人想过，自己守门靠的那点分量，接手的人拿不拿得动。

◆ 四、SDE 看这一处

还是用三号位来拆。一号位是客体、条文、事外；二号位是互动、过程、事中；三号位是主体、场、自己心里。

一片场里，二号位是碰撞本身：读书会上的争，课堂上的来回，评论区里的长回复。一号位是写下来的东西：章程、群规、书单、评分表、产品里的默认设置。三号位是那个让碰撞聚成场、不散掉的人。

前面几编看的，多是一号位怎样接住三号位的活：把能写的写成章程（第 12、31 章），把门外的事记下来留给下一个人（第 32 章）。这一章看三号位里最难交的那一样：守门的分量。用九宫的话说（E3 能量三状态），它是势能和内能打成的。势能是别人认你，一年一年攒出来；内能是你肯走、不贪位子，长在自己心里。两样都长在一个人身上，递不过去。这是第二道缝在继任问题上的样子（E1 三界：他把大学放在理念界，写图纸；门外的现实界，只能靠自我界里的这个人去顶，而这个人没法复制）。

那怎么办？本书的读法有三条（「待验」）。

第一条，分量可以借，要当众借，而且要借在对方说「不」的那一刻，不是借在他说「好」的时候。说「好」谁都说得动，说「不」才要分量。

第二条，借了就要让他还：接手的人得有几回自己去挡的机会，挡住了，也挡输了。他自己的那一份分量，只能在这几回里长出来。原来那个人要做的，是退半步，挡输了替他兜着，别抢着上前。

第三条，别让门只剩一根门闩。能写进一号位的，写进去，让「不」这个字，不必每一回都要一个有分量的人来说。

还要加上一样今天才有的东西：默认设置。

一个平台、一个学习软件、一套选课系统，里面的默认，是写在一号位的，可它做的却是三号位的活：它替那些从来不改默认的人，决定门开在哪一边。大多数

人不会去改默认，推给他什么，他就看什么；排在第一条的，他就当成大家都这么想。所以定默认的人，不管他知不知道，都在守门，而且守的是很多人的门；他离开这个岗位以后，默认还在，天天替他守。一根门闩传不下去，一个默认却会一直传下去，连它的毛病一起。

这里又看得见他那道缝。做产品的人很容易觉得默认是「中立的」「技术的」，超然于利害之外。可一个默认，从定下来那天起，就站在利害中间：留存、时长、增长，都压在它上面。说它中立，就是第十一编说的「把门写成月亮」（本书新立的收回动作名，尚待作者确认）。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下面十个场景，都是我构想的场景。每个写三样：他会说（据他说过、做过的推断，不是原话）；SDE 多问一句；明天能做的。

场景一　那一行字

就是开头那一晚。老贺头那一句「这个会我就不办了」，管用了。

他会说（推断）：他一生用过很多回这一招，照第 34 章的读法，他大概不会说这一句用错了；可照 1919 年他自己那句「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推，他大概会接着问：这一句，离了你，还有没有人说得动？

SDE 多问一句：一句「那我就不办了」，就是一根门闩。它管用，是因为说的人够重（势能），又真肯走（内能）。可它有第 34 章说过的毛病：闩一回，轻一回；而且这根闩只长在你一个人身上。化学老师那一句没人理，不是她说错了，是她还没有那份分量。

明天能做的：想一想你管着的那片场，最近三回挡住一件事，是谁开的口。要是三回都是你，下一回先忍一忍，让别人先开口。

场景二　群名

那天晚上，老贺头看着「贺师傅读书会」那几个字，看了很久。

他会说（推断）：照 1919 年那句「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推，他大概会先问：这个会，离了你，大家慌不慌？

SDE 多问一句：一个名字，也是一根门闩。群名写着谁，大家心里认的就是谁，说话管不管用，也先看是不是这个人说的。名字改掉，不会让一片场自己活下去，可它是第一次告诉所有人：这片场不是一个人的。

明天能做的：看一眼你管着的那个群、那个会、那个项目，名字上写的是谁。老贺头那天晚上把群名改成了「周三读书会」。群里安静了半天，后来有人发了一个大拇指。

场景三　书单

改了名以后，老贺头翻了翻这三年的书单。三十几本，二十几本是他选的，差不多全是讲手艺和工厂的。

他会说（推断）：他在北大请新派，也留用旧派，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第 29 章）；可他也辞退不称职的教员，「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第 11 章）。照这个推，他大概会让书单里各路都有，同时守住一条底线。

SDE 多问一句：一个读书会读了三年同一类书，就从一片场慢慢变成了一派（派先于场，第 32 章）。选书权，就是这片场的门。门一直在一个人手里，这片场就只朝一个方向开。

明天能做的：从下个月起，选书的人轮着来，每人一个月。底线只写一条：选的书，要能说得出理由，经得起大家驳。阿杰轮到的那个月，选了一本讲怎样用镜头讲故事的书；化学老师选了一本讲厨房里的化学的。老贺头两本都读了，第二本他在读书会上说，比他选的那几本有意思。

场景四　借一回分量

过了两个月，群里又有人发东西，这回是拉投票，请大家给他家孩子的一个比赛投一票，隔一会儿发一遍。化学老师这回是轮值的召集人，她在群里写：群规只有一条，只聊书；投票的事请私下找人。

老贺头看到了。他没有再说那一句「不办了」，只跟了一行：照她说的办。然后就不说话了。

他会说（推断）：1919 年他人不在北大，是蒋梦麟顶着他的名分进去办事。照这件事推，他大概会说：你那点分量，借给她一回，当着大家的面借。

SDE 多问一句：借分量，要借在她说「不」的那一刻。她说「好」的时候，谁都会跟；她说「不」的时候，大家要看后面有没有人。借一回就够，借多了，大家听的还是你，她那一份永远长不出来。

明天能做的：下一回你手下的人挡一件事，你别把他的话再说一遍，也别换一个更重的说法，只跟一句「照他说的办」，然后不说话。要是他挡错了，事后私下跟他说，不在群里改他。

场景五　作文评分表

县里一所中学的语文教研组长，每学期要定一次月考作文的评分细则。细则第一栏是「立意」，历年写的都是「积极向上，中心明确」。她批卷时发现，有一篇写得很扎实的文章，写的是「我不同意老师说的那句话」，一条一条摆了理由，被几位老师在「立意」一栏压到了下档。

他会说（推断）：他对北大教员，「以学诣为主」，不问哪一派；对学说，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虽彼此相反，也听其自由发展（第 29 章）。照这个推，他大概会说：先看这篇讲得有没有道理，再看它站在哪一边。

SDE 多问一句：一张评分表，就是一间教室的默认设置。表上那几个字，替每一位批卷老师、每一个写作文的孩子，先把门开在了哪一边。「积极向上」这一栏没有错，可它一个人占着门，「有理有据地不同意」就没有地方站。

明天能做的：在本校自己定的评分细则里，加一行说明：观点不论赞成还是反对，只看理由是否说得出、站得住。下一次教研会，拿那一篇文章出来，请几位老师各自再批一遍，对一对。这张表只管本校的月考，也只用来统一批卷的尺子，不拿来给老师排名。

场景六　院长的会

一位院长开院务会。会上的议程是他定的，要讨论什么、先讨论什么、讨论多久，都在他手里。每次表决都很顺，他心里有点不踏实。

他会说（推断）：他在北大写进章程的一条，是「凡大学立法，均须由评议会通过」（第 12 章）。照这个推，他大概会让大家来定，而不是院长一个人定。

SDE 多问一句：大家来表决，不等于门就开着。议程，就是一间会议室的默认设置：什么事能拿上桌、先说哪件、说多久、什么事根本没机会被说起，在表决之前就定好了。表决顺，常常不是大家都同意，是不同意的那件事没排进来。

明天能做的：每次会议纪要多写一栏：本次被否决的意见，和它被否决的理由。再在议程最后留五分钟，只问一句：今天有谁的意见，还没被听到？这一栏只是给大家看的，不拿去给谁记分。

场景七　挑接班人

那位院长任期还有一年。院里有两个人可以接：一个跟他想法几乎一样，做事也像他；一个常在会上顶他，可在他最弱的那一块，比如跟外面的单位打交道，比他强。

他会说（推断）：他讲德国大学的校长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第 12 章）。照这个推，他大概更愿意交给大家去选，而不是自己指定一个。

SDE 多问一句：挑最像自己的人接班，是最自然的，也最危险：它把一片场收成了一派，还把你自己的缝原样传下去。第 40 章说，学他要做他的补丁，不做他的复制品。挑接班人也一样：你最弱的那一格，接班的人最好在那一格上强。

明天能做的：写下自己最弱的一格。然后问：在这一格上，谁比我强？这个人不一定是接班人，可交接的时候，他得在场。

场景八　学画软件的默认推荐

一位做学画软件的产品经理，看后台数据看出一件事：软件默认给每个学员推荐「和你画风相近的作品」，学员很喜欢，停留时间很长；可半年下来，同一类学员的画越来越像，像到分不出谁是谁。

他会说（推断）：他在 1918 年《北京大学月刊》的发刊词里说，各派并立，「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希望外面的人别再拿「一道同风之旧见」来看北大（第 31 章）。照这个推，他大概不会喜欢一个让所有人越来越像的默认。

SDE 多问一句：「和你相近」这个默认，是替用户守了一扇门，只是这扇门只朝一边开。大多数人不会去改设置，所以这个默认，就是他们的场。第 59 章说推荐流替人把「正在成形」那一段跳过去了；定默认的人，就是那个在跳的人。

明天能做的：默认推荐里，每十条留一条「离你远的」：另一种画风、另一个年代、另一种工具画出来的，旁边写一行小字，说明为什么推给你；用户可以关掉。先在一小部分用户里试一个月，看的不是停留时间，是他们的画有没有开始出现一点不一样。

场景九　打卡、连胜和积分

一个背单词软件，默认每天打卡，连胜多少天有徽章，学习时长排进好友榜。数据很好看，可产品组里一位年轻同事说，她身边很多人是为了不断连胜在打卡，单词没怎么记住。

他会说（推断）：这是他那一半学说最能直接用上的地方。他说赏花的人「决非作果实可食之想」（《以美育代宗教说》，第 40 章证据台）。照这个推，他大概不会喜欢把学习的每一步都挂上奖品。

SDE 多问一句：他的超脱，在这里是对的：学东西的那一点兴致，很容易被徽章和排名挤走。可别忘了他的另一半：要让产品里真有一块不挂奖品的地方，得有人在增长指标面前说「不」。超脱是给用户的，守门是留给做产品的人自己的。还有一条读数纪律：「学习时长」这样的数，一旦拿去考核产品组，最省事的伪装办法马上就会出现，比如让软件挂着也算时长。

明天能做的：在产品里留一块没有积分、没有排行、也不计时长的地方，只放东西，不记账。团队内部约好一条：这一块的使用数据，只用来改产品，不拿来考核任何人。

场景十　门外来的那只手

那个「每十条留一条离你远的」，试了一个月，学员的画慢慢有了些不同；可停留时间掉了一点。上面有人说：留存率要紧，把这一格撤了吧。

他会说（推断）：他守门，最后一招是辞呈（第 34 章）。可第 36 章那只风筝也说了：线不是一直剪的，是有时拉紧、有时松一松。照他一生推，他大概不会劝你动不动拍桌子走人，会让你先把能写的写下来。

SDE 多问一句：这是门外的墙。它不在你的产品文档里，在老板的报表里、投资人的问话里。一号位的办法先用上：把「为什么留这一格」写成一页纸，写清楚它换来了什么、代价是什么、试了多久、读数是多少。然后是三号位：下一回有人要撤，开口的别只有你一个。只有你一个人撑着，它就是一根门闩，你一调岗，它就撤了；场景四那一招在这里也用得上，先让组里别人去讲，你在后面跟一句。

明天能做的：写那一页纸，找组里另外两个人读过、签上名，放进产品文档里，放在下一个接手的人一定会翻到的地方。

◆ 六、几条明天就能试的做法

把十个场景收一收，有三条做法最要紧。

第一条，把自己的名字从门上拿下来：改群名，轮流选书，轮流当召集人，交给大家选接班。边界：一片场刚起步的时候，常常就是要一个人撑着，太早轮换、太早投票，场还没长成就散了。北大也是先有他撑开的那几年，才有 1919 年的章程。先撑，再交；别一开始就交，也别一辈子不交。

第二条，在默认里留一格「远的」。边界：这一格要看得见、说得清、关得掉，不能硬塞；一门学问还在打基础、一个人还在学最基本的动作时，默认就该是一派讲清楚，先别给他摆十种画风。还有一些地方根本不该讲「兼容」：涉及孩子的安全、健康的常识、明摆着的谣言，默认就该把门关上。兼容并包，包的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各派，不包别的。

第三条，借一回分量，再退半步。别人替这片场说「不」的时候，你当众跟一句，然后不说话；他挡输了，你私下兜着，不在人前改他。边界：借分量不是替他撑腰撑一辈子，借一两回就要收手，不然大家听的永远是你；退半步也不是撒手，真出了急事，该你出面还得你出面（见下面的分寸）。还有一样不能借：你的人情和关系，那是人家给你的，不是一份家业，接手的人得自己去挣。

◆ 七、小练习

给管着一片场的人。拿一张纸，分三栏：这片场里，已经写下来的规矩（锁）；还在靠我本人的分量撑着的东西（门闩）；最近三回有人要越线，是谁先开的口，开口以后管没管用。第二栏越长，越要早一点动手。第三栏里，要是三回都是你，下个月就照场景四试一回；要是别人开了口却不管用，那就是你该借分量的地方。

这张纸，也是给自己看的。拿去给下属打分，第二栏马上就会被写成空的。

◆ 八、这套眼光的分寸

先说什么时候不该用。

一片场出了急事、要当晚拍板的时候，比如读书会有人在会上闹得不可开交、学校里出了安全上的事，这时候不是轮换、投票、慢慢商量的时候，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定。蔡元培 1919 年 5 月那几天，也是他和各专门学校的校长一起去警厅力保，才把学生保出来（第 39 章）；那是一个人要站出来的时候。

还有，这一章写到校长、院长、平台，只是写一个能定规矩的人手里那片场是什么样子，不对任何一项眼下的教育政策、平台规则表态。你所在的学校、单位的规矩是怎么来的，上面有什么要求，要你自己去看，这本书看不见。

「继任」也别想成「永生」。一片场有它自己的寿命。北大的评议会，前后活了十几年，后来改成了别的样子；一个读书会，也许三年，也许十年。守门人能做的，是让它在自己走了以后不因为自己走而散；它后来因为别的缘故散了、变了，不算守门人的失败。

最后，这一章里说的「门闩」，不是在说那些一个人撑着一片场的人做错了。门闩是守门的第一步，没有门闩，就没有后来的锁。判的是结构，不是人。

◆ 九、明天就能用

给能改结构的人一句话：**你定下的每一个默认，都在替那些从来不改默认的人开门、关门。**

带走的话

他的门闩传不下去，他就一边换锁，一边把分量借出去。你手里有一片场，下一回让别人先说「不」，你在后面跟一句。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教授共议、校长可换、别人顶着他的名分也能办事的门；关的是「一个人说了算」的门，包括他自己。门外那几扇，经费、政府、继任，锁关不上，他那根门闩也传不下去。

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1919 年那句「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是在一次辞职、几个月挽留、一次回校之后说出来的；那年 7 月借出去的分量，也是在利害最紧的时候借的。老贺头群里那一句「照她说的办」，也是在一条条广告和投票中间长出来的。

结 语

守门人

◆ 一、回到阅览室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七月初，学年的最后一天，社区阅览室那把老锁终于转不动了。甘秋芬给覃长庚打电话，他提着工具包过来，蹲在门口拆了半个钟头。

新锁装好，他问：配几把？

甘秋芬想了想，说四把。一把她自己留；一把给下棋的那位老人，他是读者会的召集人；一把给初三那个女孩的妈妈，她管记录；还有一把，挂到社区办公室的钥匙板上。

覃长庚一把一把配，配完又拿起门框看了看，说框子有点松，下学期得换。甘秋芬说，那得打报告，钱不归她管。她拉开抽屉，里面那张写着「门外的事」的纸还在：电费，屋顶漏水，换门框。她拿笔在最后一行添了两个字：门框。

那天傍晚，屋里的人都走了。棋桌收在角落，公告板上三块纸各贴各的，最后一排那张桌子上，还摊着覃屿画了一半的一张画。甘秋芬关灯，锁门，拧了两下，推一推，门没动。

一年前，这间屋子是她一个人的门；现在，门里的事有四把钥匙，门外的事还在她的抽屉里。

◆ 二、判词，第四次

这本书从一个人的出生走到一户人家的日子，六十四章走下来，判词在这里第四次完整列出（前言、导读、第 49 章之后），一字不改。

看见：人要在一片各派相撞、谁也不垄断的场里，才长得出自己。

收回：在「超脱」「纯粹」「实体世界」几个词上，他把美写成了通往一个本来就在的世界的桥。

底下那台机器：从康德、叔本华一路传来的「现象世界／实体世界」二分。

合成一句：**他为学生打开了一片自己长的场，却把美写成了通向一个本来就在的世界的桥**。

缝隙判语，书名所定，也一字不改：

他教的是超脱，他靠的是守门。

展开：他教人用美超脱利害，他靠的是站在利害正中间说「不」。

这两处话，一处是他写下的那一面和他收回的那一面，一处是他写下的和他活过的。第十一编第 50 章把它们合成了一个动作：隔。在校门口，隔是一扇门，要人天天守；在书房里，隔被写成了月亮，天生就隔开利害，不用人守。本书给这个动作起的名字叫「把门写成月亮」，这是本书新立的，本书把它记下，等作者定。

◆ 三、五条判决，逐条报账

导读立了五条判决。走完全书，一条一条报：证据在哪几章，反证在哪里，站得住、要收窄，还是最弱。凡是写「待确认」的，都是本书据查核收窄的说法，还要等王德生博士确认。

判决一，美中心。他的教育学以美为中心，美育被当作通向「实体世界」的桥，「超脱」是他理论的在场机制。证据在第四、五编：1912 年那篇文章把美感教育和世界观教育放在「超轶乎政治」的一边（第 17、18 章），1917 年那次讲演要美去代替宗教（第 22 章）。读数：站得住，收窄两句。一句是晚年的「所以」：1931 年前后，他写美的超脱，「所以」到了重要关头，人才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第 26、27 章，据二手）。这一步把美带回了利害，可机制仍是先透出利害、再带回来；而他自己的次序正好相反，1898 年

辞官，在系统学美学之前。另一句是新反证：1921 年他在北大亲讲美学十余次，1927、1928 年在大学院名下办起国立音乐院、国立艺术院（第 12、25 章，已核）。所以要说准：在他亲手守的学校（北大）里，美育是旁枝；他为美另开过门。两句都待确认。

判决二，缝隙。他教美，靠善与真；北大那片场，是一个在利害里说「不」的人守住的。证据最多：第二编七处学校，多处有一张辞呈或一次离开；第八编的进德会、征婚条件、营救学生与清贫到老（第 37—39 章）；第 40 章接缝卡正式版。读数：站得住，是五条里最硬的一条，收窄一处、补半句。收窄的一处，是推翻条件乙的读数给的：门里的议事有评议会、教授会在管，「善」管的是门外那一段（第 12、31 章）。补的半句，是第 48 章第二位辩护人逼出来的：善不是没写进他的学说，是写在了「隶属政治」那一层，美在上面。待确认。

判决三，兼容并包是他离发生学最近的一步：场先于派。这一条改得最多。原稿有一句「场的条件留在他一人身上，没写进制度」，查核以后作废，标 ⚠ 留在附录五。现行的说法是：校内的议事条件，评议会、教授会、系主任由教授选举，他写进了制度，他离京后北大靠这一套转了好几年；写不进校内章程的，是校门外的几样，经费、政府、继任者，仍靠他一人的进退去顶。压成一句：**门里的锁换成了制度，门外的墙还是他的身子**。（第 12、13、31、32 章）另有三条补语，都标「待验」：「兼容并包」这条总原则本身，本书没有核到写进章程；门里的锁也要有人认，1932 年评议会改成校务会议，是墙外的新法加上墙里的继任者；门外那几样，他写进过 1922 年的国家图纸，1927 年试过大学区，没立住（第 36 章）。读数：收窄后站得住，待确认。

判决四，身后。超脱型美育被制度化成「才艺」「考级」「附加课」，「超脱」被读成「不相干」，美退到课表边上。证据在第十二编第 56 章，和贯穿第五编的那张考级证书（第 25 章）。读数：保留，改说法。「超脱被读成不相干」主要是身后读歪的；可是「工作的余暇」读文学、听音乐（1931 年前后，据二手）这几个字，是他自己留的口子。第 56 章再补一步：一种把美隔在利害外面的美

育，本身就给了两条读歪的路，往外推，成了附加课；往里收，成了评比和证书；「隔土」是两条路共同的根（待验）。第十三编又给了 AI 一头的读数：超脱这台机器，今天被真的机器接过去了，划过就忘；留给人的，是他在北大门口做过、在美学里没写的那件事（第 60 章，待验）。这一条的弱处在于，它所系的两篇晚年文字，本书只见转录本，没对过原刊。待确认。

判决五，独立。他把大学放在理念界，用辞职去维护；真实的独立不是超然于三界之外，而是在三界张力里持续守门。证据在第七编：《教育独立议》那张图纸（第 33 章，已核），一次又一次的辞呈（第 34 章），1927 年他自己也没能站在政治外面（第 35 章，列名通电，已核）。另有一条收窄方向的材料：1919 年秋回校，他当众说北大要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已核）。他一边拿自己当门闩，一边想把门闩换成锁；门外那一截一时无物可用，才只好拿自己去横。读数：仍为「待验」，是五条里最弱的一条。弱在两处：历次辞职逐一的后果还没核齐；第七编补的两条推翻条件，查得还不够深。

五条合起来：一条最硬（二），两条收窄后站得住（一、三），一条改了说法（四），一条最弱、待验（五）。没有一条被推翻。这句话要说得谨慎：没被推翻，常常只是因为该查的原文还没查完。

◆ 四、推翻条件，逐条报账

推翻条件是本书给自己设的：什么材料一出来，判决就要改。一共五条，前三条在导读立，后两条是写第七编时补的，本书记作丁、戊（第 36 章），待王德生博士确认。

条件甲：他晚年文字若把美育写成要「进入」利害，而不是「超脱」利害，判决一、四收窄。读数：未触发，有两处半步、一处反向的半步。半步一，1931 年前后的「所以」；半步二，1930 年把美育的范围扩到「个人的谈话与容止，社会的组织与演进」；反向的半步，「工作的余暇」。据此判决一加一句、判决四改说法。两篇都只见转录本，是本书最该补的一处原文。

条件乙：史料若显示北大改革主要靠制度设计，而非他个人德望与进退，判决二改判，判决三改写。读数：半触发。校门里的议事、选人、定学科，确实靠制度，他离京后照常运转；校门外那一段，仍靠他的进退。判决二保留，写明善管门外；判决三已改写。

条件丙：若能找到他明确讨论过场的维持条件，并落进制度文本，判决三收窄。读数：触发。「健全的教授会」一句，落进了 1919 年的组织章程。「兼容并包」这条总原则，本书只见于答林纾信和月刊发刊词，没核到进章程；照判读纪律，只记「本轮未发现」，不记「没有」。1919 年《内部组织试行章程》全文还没逐字对过，丙也许还有更强的读数。

条件丁：若史料显示他的历次辞职多半没有改变过任何事，挽留只是客套，「用辞职去维护」收窄。读数：未触发。1919 年他自己把挽留叫作「虚套」，所以秘密出京；可那一次挽留持续了几个月，学生、各校、政府都出了面，他 9 月才回校，不像客套。只记「本轮未发现支持丁的材料」。

条件戊：若能找到大学院撤销后，他写过文字，承认独立要在政治里持续去争，而不是靠超然得来，这道缝就比本书说的窄。读数：未触发。1932 年他出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是做了；写成主张的文字，本书没有见到。也只记「本轮未发现」。

五条读数：一条触发，一条半触发，三条未触发。

◆ 五、六十四笔小账

全书每章末尾都记两行小账。第二行是本书定制的问法：这一处，是超脱出来的，还是在利害里长出来的？

六十四章，六十四笔。把第二行的答案一笔一笔抄出来，分成三类：只答「在利害里长出来的」，只答「超脱出来的」，两样都答了。数下来是这样：

在利害里长出来的，二十九笔。

超脱出来的，零笔。

两者都有，三十五笔。

分到各编看，更清楚。第一编写他的一生，六笔全是利害；第二编写他的学校，七笔里五笔是利害；第六编写兼容并包，五笔全是利害；第八编写德，四笔里三笔是利害。而第四编写五种教育，第九编写他遇见的几种美学传统，第十二编写身后，第十三编写 AI，笔笔都是「两者都有」。第十四编「用得上」四笔，两笔是利害（第 62、64 章），两笔两者都有（第 61、63 章）。写他活过的日子、写你家里的日子的那几编，账几乎全记在利害上；写他的学说、他的来源、他的身后的那几编，账全是两边分记。

再看那三十五笔「两者都有」，两边是怎么分的。超脱那一边，几乎全是写下的、说出的、看起来的、被后人捧上去的、机器给的：「他写下的，是超脱出来的」（第 21 章），「话是超脱的话」（第 18 章），「神话把它们捧成了超脱的」（第 58 章），「推荐流里的美，是超脱出来的，划过就忘」（第 60 章），「他说孩子的画该超脱利害」（第 61 章）。利害那一边，全是活出来的、守住的、一起长出来的。三十五笔里，只有两笔的「超脱」是一个人真的歇下来的时刻。一笔是第 44 章除夕夜，覃屿在门缝后面画了三个半钟头；可那三个半钟头，也是他妈妈把门开一半、说好十一点半喊他，才换来的。一笔是第 63 章，覃露每周那一段不算账的时间；可那一段时间，也是在调剂、学费和一次面试落选中间挤出来的。第 42 章那片晚霞也是一样，两分钟的静观，是楼下看汤的人撑出来的。

这张账说明什么？它说的，正是那道缝：他写下的在一边，他活过的在另一边。

可这张账也要照实打个折扣。问法是本书定的，答的人是知道判语的作者，分类也是一个人做的（第 61 章那一笔，算「两者都有」还是「利害」，就可两说），答案不是独立的证据，只是本书的读法在六十四个地方各照了一次镜子，「待验」。它能说明的，只是这套读法前后一致；它不能说明，换一个不知道判语的人来答，也会是二十九比零比三十五。

◆ 六、随身三问

这本书开头交给你三个问题，结尾再交一次。

一问，他说自己靠什么，站在哪一格？他说靠美。美站在 S3 价值维上，真、善、美三样里的那一样。

二问，他最难的那几年，真正靠什么熬过来？1898 年辞官，1902 年跟着学生走出校门，1912 年半年两辞，1919 年秘密出京，1923 年说「不合作」，1927 年大学院前后，1937 年以后避居香港。本书查到的每一次，靠的都是善：在利害面前一步不让，宁可自己走；也靠真，请做学问的人，守一座研究院。本书没有查到哪一次是靠看画、听曲熬过来的；没查到，只记「本轮未发现」。

本书在这一问后面试加半句（本书初判，尚待作者确认）：他最有兴致的那几年，又是靠什么长出来的？加这半句，是因为第 54 章发现，这一问天生偏向说「不」的善和较劲的真，美要是在人生里起作用，多半不在熬的时候，在长的时候。他 1921 年讲了十几次美学，1927、1928 年为美开了两扇门，那几年他兴致正高。本书把这些记成了「另开的门」，没有记进「人生另活」一栏，也许记窄了。

三问，中间那道缝，我该补什么？补的不是美，美他已经写足了；补的是他写不进学说的那一样：一道门，门口要有人，要有一句好说出口的「不」。

◆ 七、带走什么，留下什么

从他那里带走的，是他看见的那一半。

一片谁也不垄断的场。拖辫子的和办《新青年》的在同一条走廊，他自己写的书被自己请来的人驳倒，他认了，据记载还帮对方借过书（第 28、30 章，借书一事据二手）。答案不是先放好的，是一来一回碰出来的。这是他离发生学最近的一步。

一条带边界的兼容。教员在校讲授，不许用讲台取消别人的讲台（第 29 章）。一片场要是没有这一条，最强的那一派迟早会把碰撞关掉。

一张写进章程、连自己也锁进去的议事桌（第 31 章）。一样分档、给回头的人留门的戒约（第 37 章）。还有一句好说出口的「不」：别人拉你，「径行拒绝，亦不致有伤感情」（第 26 章）。

这几样，第 53 章记作「SDE 要向他学的」。SDE 讲场、讲碰撞、讲一起长，很少讲谁来挡、挡什么、怎么挡而不撕破脸。他把这件事做成了一门手艺。

留在他那里的，是他收回的那一半。

美「与实体吻合」「超出乎对待之境」，这一步可以留下。美能让人从得失里歇一歇，这是真的；可歇一歇是路上的一个相位，不是路外面的一个去处（第 24 章）。一片坏土里的对策，写成了一切土里的机制，这一步也可以留下（第 52 章）。他那个时代的利害，几乎全是消耗，升官发财、门户排他，隔得越干净越好；可今天你家里的利害，有一些是养分，一次被人驳倒的争论，一笔要自己挣的钱，一件要替别人扛的事。把这些也隔出去，就像冬天还装着纱窗，把太阳也挡在了外面。

◆ 八、在机器的时代

今天，「超脱」这台机器真的有了。推荐流里的美，一刷一个钟头，和谁的利害都不沾，划过就忘（第 60 章）；聊天机器人给一件事列出正反各五条，「兼顾各方」，可是各派并没有撞（第 59 章）。机器把他写下的那一半做到了尽头：美人人够得着，观点样样摆得齐。

机器做不了的，恰恰是他做过、没写的那一半：在一张饭桌上，让两个人先把对方最有道理的那一条讲到对方点头；在阅览室门口，决定谁的拍子要轻一点，谁的通知挪到角落。这一半，只能由在同一块地上过日子的人自己守。所以本书说，在 AI 的时代，读蔡元培，要读他没写的那一半。

◆ 九、先活在缝隙里

最后说两件事。

第一件，这道缝不是他的毛病，是他的本事。好东西要一道隔，这是他比同时代很多人都看得清的地方；他把这道隔守了一辈子。他只是在写下来的时候，把一扇要人守的门，写成了一轮不用守的月亮。第 53 章说那是一份心疼：他自己从最紧的路上走过来，知道利害里的日子什么滋味，能教给学生的，是一条从利害里出去的路。本书同意。读完他，应当更敬重他。

第二件，这道缝也在我们自己身上。你心里大概也有一本「我是靠什么走到今天的」账，账上写的多半是能说出口、能教给孩子的那一样；那几个熬过来的晚上，靠的是另一样。别急着把两样对齐。先承认自己活在缝隙里，写下的在一边，活过的在另一边，这是常事。然后在你最看重的那样东西门口，练习说一次「不」：不是全挡，也不是全放，纯消耗的挡在外面，逼出本事的那一份，按剂量留在门里。

教孩子美，也教他守门。告诉他月亮是谁也私不了的；也告诉他，阅览室的那把锁，是有人换的，钥匙是有人配的，门框松了，是有人记在抽屉里的。

门要常开，锁要结实。

守门的人会走。门里的事交给四把钥匙，门外的事记在纸上，传给下一个人。蔡元培做成了前一半。后一半，是留给读他的人的。

参 考 书 目

说明：只收本书实际用到或查核时依据、并能确认存在的书与文章。出版信息拿不准的，只写作者与书名；期号未核到的，写明「期号待核」。网页只作查核线索，其所据原典另列。本书引蔡元培文字，凡注「维基文库本」者，均为网络录入本，成书前应与《蔡元培全集》逐字对过。

一、蔡元培著作、文集与单篇

1.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4 年起。
2.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
3. 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年。
4. 《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年。
5. 《蔡元培自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 年。
6. 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年份待核）。
7.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年份待核）。
8.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1916 年连载，1917 年单行本（刊名、出版者待核）。
9. 包尔生：《伦理学原理》，蔡元培译（年份待核）。
10. 蔡元培：《华工学校讲义》，1916 年。
11. 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民立报》1912 年 2 月 8—10 日；又载《教育杂志》第 3 卷第 11 号、《东方杂志》第 8 卷第 10 号（维基文库本）。
12.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1917 年 1 月 9 日（北京大学新闻网「北大之精神」专题本）。
13.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1917 年 4 月 8 日在北京神州学会讲，载《新青年》第 3 卷第 6 号，1917 年 8 月 1 日（维基文库本）。

14. 蔡元培：《北京大学之进德会旨趣书》，《北京大学日刊》第 49 号，1918 年 1 月 19 日（维基文库本）。
15.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1918 年 11 月 10 日（维基文库本）。
16. 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1919 年 3 月 18 日，《北京大学日刊》第 338 号，1919 年 3 月 21 日（维基文库本）。
17. 蔡元培：《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晨报》1919 年 12 月 1 日（维基文库本）。
18. 蔡元培：《蔡孑民告学生书》，《晨报》1919 年 5 月 12 日（据维基百科所录，二手）。
19. 蔡元培：《美学的进化》，1921 年（据二手）。
20. 蔡元培：《教育独立议》，《新教育》第 4 卷第 3 期，1922 年 3 月（维基文库本）。
21. 蔡元培：《关于不合作宣言》，1923 年（篇名、刊处据二手，待核）。
22.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现代学生》第 1 卷第 3 期，1930 年（刊期已核，全文只见转录本）。
23. 蔡元培：《美育与人生》，1931 年前后（据《蔡元培美学文选》一系转录本，二手）。
24. 蔡元培：《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据柏奕旻文转引，二手）。
25.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东方杂志》第 31 卷第 1 号，1934 年 1 月 1 日（北京大学新闻网本、维基文库本）。
26.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二、年谱、传记与纪念文集

1.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2.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 年。
3.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 年。
4. 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 年。
5. 唐振常：《蔡元培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
6. 蔡尚思：《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上海：棠棣出版社，1950 年。
7. 蔡尚思：《蔡元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年。
8. 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全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 年。
9. 蔡建国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4 年。

10. William J. Duiker, Ts'ai Yüan-p'ei: Educator of Modern Chin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
11. 新潮社编：《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北京大学新潮社，1920 年。
12. 张昌华：《百年风度》（据维基百科所引，二手）。
13. 蒋梦麟：《西潮》。
14. 冯友兰：《蔡先生的一生与先贤道德教训》，《大公报》1940 年 3 月 24 日。
15. 顾孟余：《忆蔡孑民先生》，《东方杂志》第 37 卷第 8 期，1940 年。
16. 许地山：《蔡孑民先生的著述》，《东方杂志》第 37 卷第 8 期，1940 年。
17. 蒋维乔：《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教育杂志》第 3 年第 10 期，1912 年。

三、研究论著与论文

1. 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2. 梁柱：《论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革新》，《教育研究》1984 年第 8 期。
3. 聂振斌：《蔡元培及其美学思想》，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年。
4. 聂振斌：《蔡元培的美育思想》，《美学》1981 年第 3 期。
5. 姚全兴：《论蔡元培的美学和美育思想》，《社会科学》（上海）1980 年第 2 期。
6. 卢善庆：《简论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厦门大学学报》1980 年第 3 期。
7. 廖辅叔：《蔡元培先生与音乐教育》，《音乐艺术》1980 年第 1 期。
8. 张寄谦：《「五四」运动前后的蔡元培》，《北京大学学报》1979 年第 3 期。
9. 唐振常：《从两次辞职事件论蔡元培》，《社会科学战线》1983 年第 3 期。
10. 陶英惠：《关于「五四」运动蔡元培「辞职出京启事」》，《传记文学》第 41 卷第 1 期，1982 年。
11.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7 期，1978 年。
12. 傅长禄：《蔡元培与「国立中央研究院」》，《史学集刊》1982 年第 2 期。
13. 郑登云：《南京临时政府的蔡元培》，《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1 年第 4 期。
14. 邹时炎：《蔡元培一九一二年教育改革述评》，《武汉师院学报》1983 年第 2 期。
15. 高平叔：《蔡元培与「苏报案」》，《南开学报》1985 年第 6 期。
16. 高平叔：《蔡元培与鲁迅》，《南开学报》1984 年第 3 期。
17. 胡国枢：《蔡元培曾在「古越藏书楼」工作过吗？》，《近代史研究》1985 年第 5 期。

18. 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
19. 陈平原：《大学何为》。
20. 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
21. 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
22. 王学珍、郭建荣编：《北京大学史料》。
23. 陈雨泓：《「国教」重建：论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审美国家设想》，《文艺研究》2024 年第 7 期。
24. 柏奕旻：《走向「世界美学空间」的「美育」——一个「明治—五四」的概念史考察》，《文学评论》2020 年（期号待核；本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期刊平台 PDF）。
25. 陆晓芳：《中国现代期刊与美育思潮的流变》，《学习与探索》2021 年第 7 期。
26. 赵利栋：刊《二十一世纪》2005 年 6 月号（总第 89 期）论科举停废与学堂出身之文（篇名待核）。
27. 张翔：刊《开放时代》2018 年第 6 期论民初孔教与国教之文（篇名待核）。
28. 张颂之：《孔教会始末汇考》。
29. 田海林：《辛亥革命前后儒家文化的命运》。
30. 杨东平：《中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变迁》。
31. 湛中乐、康骁：《通过「校内法」保障学术自由——以 1912—1937 年的北京大学为研究对象》。
32. 张昊苏：《〈红楼梦考证〉百年：重审胡适与蔡元培的论辩》，澎湃新闻，2021 年 3 月。
33. 傅国涌：《蔡元培为何七辞北大校长职务》，《同舟共进》2007 年第 6 期。
34. 崔志海：论五四时期蔡元培营救学生之文（爱思想网 13543 号，篇名待核）。
35. 卢春红：论《以美育代宗教说》之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网，篇名待核）。
36. 杨旭、李剑萍：论 1912 年临时教育会议之文，《中国教育报》2011 年 10 月 19 日（篇名待核）。
37. 任复兴：论「兼容并包」出处之文（爱思想网，篇名待核）。

四、相遇与近邻：思想来源与参照

1. 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教育世界》，1903 年（维基文库本）。

2.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Über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1795），冯至、范大灿译。
3. 康德：《判断力批判》（1790），上卷，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
4. 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
5.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19），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
6. 杜威：《艺术即经验》（Art as Experience，1934），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
7. 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1916）。
8. 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Die Idee der Universität，1923；1946 年重写本）。
9. 洪堡：《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1809—1810 年间手稿）。
10. 《论语》（泰伯、阳货、先进、述而诸篇；维基文库本）。
11. 《礼记·学记》（维基文库本）。
12. 《礼记·乐记》（维基文库本）。
13. 《诗经·大雅》之《云汉》《民劳》。
14. 应劭：《风俗通义》（「杀君马者道旁儿」所出，据二手）。
15. 司马相如：《难蜀父老》（「兼容并包」一语所出，据二手）。

五、史料、公文与同时代文献

1. 《停罢科举诏》，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1905 年 9 月 2 日）（维基文库本）。
2. 《普通教育暂行办法》，1912 年 1 月 19 日（据二手）。
3. 《教育宗旨令》，1912 年 9 月 2 日（据二手）。
4. 《天坛宪草》，1913 年（维基文库本）。
5. 《国立北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程》，1919 年（全文待逐字核）。
6. 《中央监察委员联名护党救国之通电》，1927 年 4 月 9 日，《民国日报》1927 年 4 月 14 日（维基文库本）。
7. 《大学组织法》，南京国民政府，1929 年。
8. 《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1932 年。
9. 《北京大学日刊》，第 49 号（1918 年 1 月 19 日）、第 338 号（1919 年 3 月 21 日）。
10. 鲁迅：《壬子日记》，1912 年（维基文库本）。
11. 鲁迅：《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刊期待核）。

12.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 2 卷第 3 号，1916 年 11 月 1 日。
13. 《新青年》第 2 卷第 5 号，1917 年 1 月 1 日（蔡元培在信教自由会讲演之记者记）。
14. 林纾：《荆生》，《新申报》1919 年 2 月；《妖梦》，1919 年 3 月（据二手）。
15. 林纾：致蔡元培函，1919 年 3 月（附见蔡元培复函，维基文库本）。
16. 《公言报》1919 年 3 月 18 日报道（附见蔡元培复函，维基文库本）。
17. 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1921 年）（维基文库本）。
18. 胡适：《跋〈红楼梦考证〉》，《努力周报》1922 年 5 月（据二手）。
19. 胡适：致汤尔和函（1935 年 12 月 23 日），附胡适手抄汤尔和 1919 年 3 月 27 日日记（维基文库本）。
20. 胡适：《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1947 年前后，待核）。
21. 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1929 年，待核）。
22. 梅贻琦：清华大学就职演说，1931 年 12 月 3 日（「大楼」「大师」一语所出；本书只为辨误而列）。
23. 康有为：《中华救国论》，1912 年（据二手）。

六、查核所用网页（2026 年 9 月 27 日查）

1. 北京大学新闻网「北大之精神」专题：《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2. 维基文库：上列各篇原典录入本。
3. 维基百科：「蔡元培」「中央研究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北京中山公园」「中华民国教育部」「新青年」「狂人日记」「辜鸿铭」「新潮社（中国）」「1915 年中国」诸条（只作线索）。
4. 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网：「蔡元培」。
5.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EMBA 刊：《南洋公学「墨水瓶事件」始末》。
6. 中国社会科学网：《传承与革新：辛亥时期的高等教育》（2011）；《近代中国大学评议会制度的实践考察与实证探析》；《旧派的沉默及林纾的境遇：五四新旧文化论战在 1919》（2022）。
7. 北京大学校友网：《蔡元培在北大首开女禁》。
8. 南京大学档案馆：《「大学区制」试办始末》。

9.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国立中央研究院及自然历史博物馆成立经过》《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与院士评选的相关史料》。
10. 中国作家网：《经典重读：〈以美育代宗教说〉》（2018）；《鲁迅的公务员生涯》（2018）；张小英《启明晨星——风云际会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北京日报 2024 年 1 月 23 日转载）；马建强文（2013 年 7 月 22 日）；《蔡元培征婚：女子须不缠足者》。
11. 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的分合》。
12. 光明网：康蚂《纠缠不是禅》（《书摘》2015 年 2 月）；钱耕森《北大老校长 为何不买房》（《中华读书报》2010 年 11 月 10 日）。
13. 北京日报：周惠斌《蔡元培组建北大「进德会」始末》（2024）；北京日报客户端《皇家社稷坛变身中山公园的背后，原来有这么多故事》。
14. 天津日报：周惠斌《蔡元培：清廉一生 砥砺德行》（2023）。
15. 人民网：《蔡元培的择偶宣言》；中华读书报：《蔡元培的征婚广告》。
16. 清华大学校史馆：《1919，杜威在中国》。
17. 中国文化研究院：南洋公学特班与中西学堂相关页面（据二手）。

七、本系列前卷（德麦国际专著）

1. 王德生：《SDE 教育发生学导论——发生命名学的教育实例化奠基》，德麦国际专著第 47 号。
2. 王德生：《AI 时代教育的认知变革——腾出的那一处，怎样才被占住》，德麦国际专著第 122 号。
3.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康德——一个人、三大批判，与 SDE 的解构》，德麦国际专著第 150 号。
4.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叔本华——一个人、一个思想，与 SDE 的解构》，德麦国际专著第 152 号。
5.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明白的皮亚杰——一个人、三只摇篮，与 SDE 的解构》，德麦国际专著第 162 号。
6. 王德生：《生活在缝隙和悖论中的大师——普通人都能明白的成功秘籍》，德麦国际专著第 166 号。
7. 葡萄：《葡萄讲杜威的教育哲学：普通人都能懂——一个人、一份开学前的计划书，与 SDE 的解构》，德麦国际专著第 170 号。

8. 高鹏：《高鹏讲杜威：普通人都能懂——一个人、一所实验学校，与 SDE 的解构》，德麦国际专著第 180 号。
9. 王德生：《AI 时代最需要学习的是什么？——发生性知识、SDE 本体论，以及思想生产的指挥权》，德麦国际专著第 192 号。
10. 邬燕琴：《邬燕琴讲陶行知：普通人都能懂——一个人、一只放出笼的鸟，与 SDE 的解构》，德麦国际专著第 221 号。
11. 王德生：《教人动手的书生：普通人都能明白的杜威》，德麦国际专著第 235 号。
12.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明白的雅斯贝尔斯——一个人、一场讨论课，与 SDE 的解构》，德麦国际专著第 249 号。

附 录

本书附录六件：一、年表与人生 SDE 序列；二、他的学校档案；三、他的二十句话配 SDE 补语；四、引文核验总表与口述登记；五、本书自认最弱处与推翻条件；六、与本系列各卷的对账。核验标注照全书体例：已核（对过原文或原刊录入本）；〔据二手〕（只见于转引与研究文献）；〔待核〕（出处未逐字对过）；「待验」（本书自己的读法）。

附录一　年表与人生 SDE 序列

年份照他本人所记与已核材料；两说并存的并列。1927 年 4 月那份通电，他是「列名」（八人中第五），不是领衔。

年份	事	核验
1868	1 月 11 日生于浙江山阴（绍兴）；父蔡光普为钱庄经理	已核（维基百科）
1878 前后	虚岁十一丧父，母周氏撑门户，六叔蔡铭恩教读	丧父年份一说 1877〔待核〕
1883—1885	中秀才；1884 年设馆教书；1885 年杭州乡试落第	已核（维基百科）
1889	乡试中举；娶王昭	已核
1890、1892	会试中式未应殿试；1892 年补殿试，二甲进士，庶吉士	已核；未应殿试原因〔待核〕

年份	事	核验
1894	授翰林院编修；甲午后读译本书报，学日文与西学	已核
1898	戊戌变法失败后离开翰林院南归；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一作总理）	已核；职名两说
1900	王昭病故；秋，因守旧派反对与校董干涉，辞中西学堂	已核
1901	夏代理澄衷学堂；9 月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年末或次年元旦续娶黄仲玉	已核；婚期两说
1902	与章炳麟、蒋智由、叶瀚等发起中国教育会，任会长；秋办爱国女学；11 月墨水瓶事件后随学生离校，办爱国学社	已核；教育会成立月份〔待核〕
1903	学社遭清政府侦讯，辗转青岛；夏，苏报案，学社散	已核；苏报案细节〔待核〕
1904—1905	1904 年 11 月任光复会会长；1905 年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暗杀团、试制炸药之说	会长、分会已核；炸药〔待核〕
1906	任京师译学馆教员，讲国文、西洋史	已核（他本人 1934 年回忆）
1907—1911	5 月经孙宝琦帮助赴德；未入柏林大学，1908 年秋入莱比锡大学，听冯特、兰普雷希特等	已核；课程门数〔据二手〕
1912	1 月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2 月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6 月 21 日、7 月 2 日两次请辞，7 月 14 日卸任	已核
1913—1916	再赴欧；1915 年倡留法勤工俭学；1916 年发起华法教育会	已核
1916—1917	12 月 26 日受命北京大学校长；1917 年 1 月 4 日到校，9 日就职演说；4 月 8 日神州学会讲《以美育代宗教说》	已核
1918	1 月进德会旨趣书；夏，学生请愿，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11 月《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已核
1919	3 月 18 日答林琴南；3 月 26 日汤尔和家会商；5 月 9 日秘密出京；9 月回校，说要组成健全的教授会；12 月组织章程	已核；章程全文〔待核〕

年份	事	核验
1920—1921	北大首批女生旁听、秋季正式录取；1921 年 1 月黄仲玉病逝；1921 年亲讲美学十余次，因足疾停	已核
1922	3 月《教育独立议》；与胡适就《红楼梦》商榷，4 月为胡适借到《四松堂集》	前者已核；借书〔据二手〕
1923	1 月因罗文干案、彭允彝事辞职离京，公开说「不合作」；7 月续娶周峻，赴欧	已核；声明原文〔待核〕
1926	回国	已核（他本人回忆）
1927	4 月 9 日列名中央监察委员联名通电（第五），参与清党之议而反对滥杀；10 月 1 日任大学院院长，试行大学区；11 月 27 日国立音乐院成立（萧友梅主持）	通电、大学院、音乐院已核；清党会议与三原则〔据二手〕
1928	3 月 26 日国立艺术院创办（林风眠）；4 月 23 日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0 月大学院改称教育部	已核
1929	大学区停办；8 月北大复名；北大校长名义至此才取消	已核
1930—1931	《以美育代宗教》（《现代学生》）；《美育与人生》	刊期已核；全文〔据二手〕
1932	北大依 1929 年《大学组织法》改评议会为校务会议；12 月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	已核
1933	6 月，杨杏佛遇刺	已核（维基百科，二手）
1934	1 月《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已核
1935—1936	6 月中研院首届评议会；9 月友人学生联名送屋祝寿，他 1936 年元旦回信收下，屋因战事未建	评议会已核；送屋〔据二手〕
1937—1940	11 月赴港；1940 年 3 月 5 日病逝香港养和医院	已核

人生 SDE 序列（第 6 章表的精简版；每段：那片地〔E〕里最难的是什么，他靠什么走过去〔D〕，亮出一个什么样的自己〔S〕）。

家道中落，靠母亲撑门户与读书的真本事，亮出一个秀才；1885 年落第再考，亮出一位翰林编修；戊戌之后翰林的位置变尴尬，靠自己走，亮出一个辞官办

学的人；绍兴与上海，新旧相争、革命与危险，靠守在中间，亮出一个守门人的雏形；四十岁去莱比锡，靠研究的真，带回一台两个世界的机器；1912 年半年立一国之教育，靠五种教育的构想，也靠两张辞呈；北大那几年，经费、政潮、各派相撞，靠兼容并包、评议会与一次次辞职；1927 年大学院，没能站在政治外面，图纸没立住；最后十二年守研究院，战乱、老病、清贫，靠研究的真，也靠朋友与学生。

十一段里，「转机」一栏没有一段是超脱出来的（第 6 章）。

附录二　他的学校档案

七处地方，一处一段：办了什么，怎样收场，门口站着谁。年月见附录一，详见第二编。

绍兴中西学堂（1898—1900 秋；第 7 章）。 地方士绅办的新式学堂，他任监督（一作总理）；学生有蒋梦麟〔据二手〕。新旧两派教员在一张饭桌上吵，他坐在中间，谁也不赶。守旧派反对、校董干涉，他辞职。这是他第一次当守门人，用的是一张辞呈。

南洋公学特班（1901 年 9 月—1902 年 11 月；第 8 章）。 四十来人，多有旧功名，黄炎培、邵力子在内，据记载李叔同以「李广平」之名考入；自己挑书、写札记、开演说会〔均据二手〕。墨水瓶事件，校方要开除整个五班，学生集体离校，他请愿不成，随之辞职。他守的线：不能用连坐逼孩子互相告发。

爱国学社与爱国女学（1902—1903；女学延续；第 9 章）。 学社为退学生而办，他任总理，学生有自己的评议会；女学把女孩子请进学堂〔课程据二手〕。学社与教育会为「谁听谁」起争执时，他已辗转青岛；苏报案后学社散，前后七个多月。女学办了下去〔今日延续情况待核〕。读数：动能开的门，缺一个在利害里站定的守门人。

1912 年的教育部（1 月—7 月；第 10 章）。 《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废小学读经、初小男女同校；《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提五种教育；请异党的范源濂任次长。两次请辞后卸任；临时教育会议删过美育，鲁迅 7 月 12 日日记：「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已核）；9 月宗旨里美感教育回来，挂在「完成其道德」名下，经过〔待核〕。读数：守门的人一离桌，写下来的美育先被删过一回。

北京大学（1917 年 1 月—1923 年 1 月，名义至 1929 年；第 11、12 章，第六编）。 接手一所近乎官僚养成所的学校。就职演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已核）。新派旧派同校，留用辜鸿铭；办进德会；招女生；设评议会、教授会，废门改系，定组织章程；他亲讲美学十余次（已核）。1923 年说「不合作」离京；门里的议事照转，1932 年依《大学组织法》改为校务会议。他自己算：名义十年有半，实际五年有半。

大学院与两所美术学校（1927 年 10 月—1928 年 10 月；第 12、35 章）。 以大学院代教育部，试行大学区；阻力来自党派、地方与经费，一年后复称教育部。同在大学院名下，办起国立音乐院（萧友梅）、国立艺术院（林风眠）。美育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门；这两扇门，他开了，交给别人去守。

中央研究院（1928 年 4 月—1940 年 3 月；第 12 章）。 守了十二年。1934 年订评议会条例，院长出缺由评议会推举候补人；继任时的推举经过〔待核〕。读数：他把「真」守到最后的一处，也是他把「继任」写进章程的一处。

杜威测试四问（第 180 号立）：学生解决真实问题、结果回到下一步的，特班、爱国学社、北大最清楚；他本人多半退后，只在门口出手。只复制外观（四个字、美育课时）不复制条件（守门的人、议事的桌），就是第十二编说的「外观复制」。

附录三　他的二十句话配 SDE 补语

只收全书已核的原话，古文照录，只改简体、加今式标点。补语是本书的读法，都算「待验」。

#	原话	出处	核验	SDE 补语
1	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	《对于新教育之意见》，1912	已核	一刀切开了两层；善在下层，美在上层，缝从这里起。
2	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	同上	已核	把一家独占从宗旨里拿掉，是给场腾地。
3	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	同上	已核	桥的两头都写好了，中间那条要一起走的路没写。
4	礼为德育而乐为美育。	同上	已核	礼乐原是一条路，他把它切进了两格。
5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就职演说，1917	已核	真的一格，靠一道挡住做官的隔。
6	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	同上	已核	门口的第一句「不」。
7	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	同上（三事）	已核	三件都是人在利害里要守的事，不是超脱的事。
8	人人得而赏之。	《以美育代宗教说》，1917	已核	普遍可及对；被写成普遍同一，就过了头。

#	原话	出处	核验	SDE 补语
9	隔千里兮共明月，我与人均不得而私之。	同上	已核	月亮的不私是天生的；钱的不私要人守一辈子。
10	决非作果实可食之想。	同上	已核	歇一歇是一个相位，他写成了一个去处。
11	不去其因而求弭谤，犹急行而避影也。	进德会旨趣书，1918	已核	他知道病根在土里，不在名声上。
12	人有以是等相翳者，径行拒绝，亦不致有伤感情。	同上	已核	给人配一句好说出口的「不」：守门的手艺。
13	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1918	已核	场先于派；可场要有人守、有人续。
14	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答林琴南函，1919	已核	写下来的是二号位的碰撞；聚成场的是三号位的人。
15	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	同上	已核	兼容给自己写了死法：用讲台取消讲台时，兼容就停。本书判活。
16	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	离京启事，1919（他本人 1934 年引）	三句已核；启事全文〔待核〕	辞职是他横在门口的那根门闩。
17	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1919 年回校演说（1934 年回忆）	已核	他想把门闩换成锁；门里换成了，门外没换成。
18	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	《教育独立议》，1922	已核	图纸站在理念界；守图纸的人站在现实界的门口。

#	原话	出处	核验	SDE 补语
19	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1934（对就职演说的事后概括）	已核	最常被引的一句，是他晚年替自己压的判语，不是 1917 年的原话。
20	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	同上（讲美学）	已核	他为美亲自开过课；在他守的学校里，美仍是一间偏房。

不收的几句：「于工作的余暇」读文学、听音乐（《美育与人生》，1931 前后）与「美育的名词，是民国元年我从德文……译出，为从前所未有」（《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两句，本书只见转引〔据二手〕，前一句是判决四那个「口子」，后一句字面与王国维 1903 年的用法对不上，都等原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八字连用是后人概括；「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是梅贻琦 1931 年 12 月 3 日清华就职演说，不是他；「科学救国，美育救国」只能说「常被归到他名下」〔待核〕；「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只作后人所称〔待核〕。

附录四　引文核验总表与口述登记

怎样数的。　把第一至十三编写作时登记、仍开着的条目全部抽出来：原始合计 186 条（〔待核〕78，〔据二手〕104，表内「待验」4）。去掉两类：后一波查核已经核实的 6 条（进德会细目、《新青年》编辑部北迁、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大学院撤销时间、王国维 1903 年已并提美育、《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废读经；其中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第 35、52 章，维基百科「蔡元培」条〕、大学院 1928 年 10 月撤销〔第 12、35、57 章，同上〕、王国维 1903 年已并提美育〔第 41、58 章，维基文库〕三处，第十一、十二编原标〔待核〕或〔据二手〕，已改为已核、正文去标），各编互相重复的 14 条（炸药之说三处并一，《美育与人生》诸句、「工作的余暇」、进德会乙种、莱比锡课程等照首见一编记）。净数：**仍开 162 条，其中〔待核〕68 条、〔据二手〕94 条**；另有本书自己的读法「待验」46 处，单列。前言、导读、导论与第十四编新开的条目，多与前编重复，未另计入上数。

（一）已核：原典二十三种

下列原典，全书所引的句子都逐字对过录入本或原刊（「已核」只指对过这一本，成书前仍应以《蔡元培全集》复对）。

原典	依据	用在
《对于新教育之意见》（1912）	维基文库（注《民立报》2 月 8—10 日等刊本）	第 10、16—21 章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1917）	北京大学新闻网	第 2、11 章

原典	依据	用在
《以美育代宗教说》（1917）	维基文库（《新青年》第 3 卷第 6 号）	第五编
《北京大学之进德会旨趣书》（1918）	维基文库（《北京大学日刊》第 49 号）	第 26、37 章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1918）	维基文库	第 32 章
《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及所附林纾函、《公言报》文（1919）	维基文库（《北京大学日刊》第 338 号）	第 29 章
《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1919）	维基文库	第 43 章
《教育独立议》（1922）	维基文库（《新教育》第 4 卷第 3 期）	第 33 章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1934）	北京大学新闻网、维基文库（《东方杂志》第 31 卷第 1 号）	全书多处
《中央监察委员联名护党救国之通电》（1927）	维基文库	第 35 章
鲁迅《壬子日记》（1912）	维基文库	第 10、18 章
《停罢科举诏》（1905）	维基文库	第 14 章
《天坛宪草》（1913）	维基文库	第 16 章
《新青年》第 2 卷目录（《宪法与孔教》等）	维基文库	第 16 章
胡适致汤尔和函（1935）及所抄汤尔和日记	维基文库	第 29 章
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	维基文库	第 30 章
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1903）	维基文库	第 41 章
《论语》泰伯、阳货、先进、述而	维基文库	第 43 章
《礼记·学记》	维基文库	第 43 章
《礼记·乐记》	维基文库	第 43 章

原典	依据	用在
第 47 号第九章引句	站上 PDF	第 14 章
陈雨泓 2024 刊期	期刊转载页	第 16、47 章
柏奕旻文正文	期刊平台 PDF	第 41 章

生平与机构的年月（生卒、科举、各任职起讫、音乐院与艺术院、中研院评议会、1932 年改评议会等），依维基百科「蔡元培」诸条与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网、南京大学档案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湛中乐与康骁文等核定，详见参考书目第六类。百科只作线索的，正文都已写明。

（二）〔据二手〕94 条

只在研究文献、报刊文章与百科转引里见过，没见到原件。按编列：

- 第一编 3：张元济代洽商务稿约；「每日若干时学德语」自述；莱比锡六学期四十余门课。
- 第二编 10：中西学堂三斋与蒋梦麟为学生；饭桌争论细节；特班多有旧功名；李叔同以「李广平」入特班；「不要散，我们自己办学校」；爱国女学校长年份与课程；学社所授课程；范源濂任次长经过；进校门向校役脱帽还礼；梁漱溟受聘经过。
- 第三编 13：1901 年学堂—功名对应、鼓励章程与 1904 年奖励章程；1905 年《时报》时评；巴斯蒂的费用数字；1901 年书院改学堂诏；1905 年他在上海的行止；「两院一堂」与冶游风气；孔教会成立；康有为《中华救国论》；1913 年上书两院；1915 年恢复读经；信教自由会讲词措辞；1917 年否决国教案；袁世凯 1913、1914 年两次表态。
- 第四编 3：7 月 14 日卸任的缘由；临时教育会议与会者意见；9 月《教育宗旨令》原文。

· 第五编 6：《新闻报》1917 年 4 月 12 日报道与听众；《美育与人生》全文诸句；1930 年「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1930 年全文诸句；1914 年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他登记为进德会乙种会员。

· 第六编 10：林纾《荆生》《妖梦》刊载；「拖长辫」「筹安会」所指；3 月 26 日会商之后的教授会议与陈独秀一年长假；「私行为与公行为」；《石头记索隐》连载刊名；胡适初稿日期；第六版自序；《跋》；晚晴簃借书；胡适 1951 年信。

· 第七编 15：1919、1921 年索薪停课；「七辞」日期与缘由；1912 年与同盟会籍阁员同去；1928—1929 年月月请辞；告学生书两句；「杀君马者」典出《风俗通》；《关于不合作宣言》篇名刊处；彭允彝去职与陈、胡之评；总统五换、总理三十换；1927 年京师大学校；1928 年艺术院开学讲话；北平大学区并校与北大复名经过；「学阀」「包办」之批评；主持清党会议；反对滥杀与三条原则。

· 第八编 15：进德会入会人数与成立大会；改为「三条必守、五条自愿」；启事第四号；征婚五条；祭王昭文；结识黄仲玉与婚礼；1921 年他在欧洲途中；1923 年续娶三条件；五四营救诸细节；告学生书「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一面保全学生，一面不令政府为难」；劝学生回课堂；薪水买书、二百元退回；祝寿建屋信与回信；屋未建；香港病逝时欠医药费。

· 第九编 6：「美育」译自德文、「为从前所未有」；明治日本 1880 年代已用「美育」；《美学的进化》提到席勒；柏奕旻「基本以康德为依据」；叔本华论荷兰静物画；《中国伦理学史》论孔子诗礼乐。

· 第十编 11：以北大名义电聘杜威与分担经费；杜威抵沪抵京与码头迎接；来今雨轩寿宴致辞；名誉博士与「西方的孔子」；杜威在北大讲十六个星期六；洪堡与柏林大学；研究者把北大改革与德国大学相连；雅斯贝尔斯《大学的理念》诸事；晓庄创办与被封；站外研究已说「靠人格」「独立难落地」；第 47 号近邻划界大意。

- 第十二编 2：蒋梦麟「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兼容并包」出《难蜀父老》。

（三）〔待核〕68 条

出处还没逐字对过的：

- 第一编 17：父亲不忍逼债；父亲去世年份；母亲谢绝接济；少年塾师与所讲；徐家校书年份；割臂和药；未应殿试原因；应考文章古奥之说；1898 年在京学日文；以请假名义南归；「先培养人才」原话；在青岛学德文；暗杀团与炸药；「孑民」年份与取义；1906 年前后转向出国；三部书的年份；美育种子来自莱比锡之说。
- 第二编 25：中西学堂职名；徐树兰干预经过；学堂课程章程；特班教法细节；盛宣怀「避不见」；中国教育会成立月份；学社与教育会争执；苏报案细节；爱国女学今日延续；1912 年教育部只借数间房；《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刊期；小学图画、手工、唱歌课设置；鲁迅 1920 年起讲小说史；刘师培、黄侃到校年份；《北京大学日刊》创刊；三研究会成立年份；旁听章程；校役夜班；评议会 1917 年改组月份；废门改系月份；1919 年《内部组织试行章程》原文；1922 年讲义费风潮；大学院辞呈月份；中研院成立日期；1940 年推举院长候选人经过。
- 第四编 1：美育被删后怎样回到 9 月宗旨。
- 第五编 3：维基文库本讹字的原刊字形；「参入」改字；中央公园 1914 年票价。
- 第六编 2：辜鸿铭到北大年份（维基作 1915，本书只写「留用」）；《国故》创刊月份。
- 第七编 2：1919 年离京启事全文；杨杏佛在民权保障同盟的职务。

- 第九编 8：席勒、康德、叔本华三家通行中译本逐字对；柏奕旻文年份、期号；他是否直接读过席勒；席勒书简成书史实；书简三处大意；康德《判断力批判》§2 大意；叔本华第三卷 §38 大意；《华工学校讲义》篇目。
- 第十编 3：《艺术即经验》第一章大意；1918 年「劳工神圣」演说日期与原话；1927 年蔡、陶在南京有无直接来往（未写）。
- 第十一编 1：第 166 号二十位的三个数，待与该书第 29 章与附录对账。
- 第十二编 6：美育在方针文件里「几进几出」；陈寅恪纪念碑铭全文与年份；胡适《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独立」换作「自主」一类说法；临终语「科学救国，美育救国」；毛泽东唁电措辞。

（四）「待验」46 处：本书自己的读法

这些不是史实待核，是本书的解释，等原文或王德生博士口述来验，各章正文里都已就地标出。按编计：第一编 5，第三编 1，第四编 3，第五编 6，第六编 1，第七编 6，第八编 4，第九编 5，第十编 1，第十一编 7，第十二编 5，第十三编 2；本结语另添 1（六十四笔小账的三分统计）。最要紧的几处：「隔土型」、「把门写成月亮」、接缝卡、「美不是桥」、判决五及推翻条件丁戊。

（五）口述登记与尚待确认的名目

- 口述〔1〕2026-09-27，王德生：书名「教人超脱的守门人：普通人都能明白的蔡元培」；卷号 246；ISBN 979-8-90690-344-0；定价 US$20。裁定书名即裁定缝隙判语「他教的是超脱，他靠的是守门」。
- 缝隙方法的根，2026-09-27 王德生口述，照原话：「大师的理论往往是强调 SDE 的单一维度……但是他自己活在三维度里面。」「只有一个维度的忍耐很快就会遇到天花板。」只在前言与第十一编引。
- 其余中心诊断（美中心、S3 格内缝、E1 第二道缝、三号位第三道缝）为本书初判，导读标一次。

· 待王德生博士裁定，共十项：①判决三收窄版；②判决一加「所以」句与新反证收窄；③判决二「善管门外」与「写在下层」半句；④判决四改说法；⑤推翻条件丁、戊；⑥方程体检「隔土型」；⑦收回动作名「把门写成月亮」；⑧随身三问第二问加半句；⑨第 35 章「隔土型的学说，落地时靠的偏偏是土」；⑩第 54 章缝隙读数更新（「美」理论一边有了人）与三条悬着推论的回答，是否回写第 166 号那套缝隙读法的读数。

成书前最该补的原文，见附录五（二）表末一栏。

附录五　本书自认最弱处与推翻条件

（一）自认最弱的八处

一，判决五仍「待验」：历次辞职逐一的后果没核齐，两条推翻条件是写作中途补的，查得不深。

二，判决一、四最硬的反证系在两篇晚年文字上，本书只见网络转录本，没读原刊。

三，判决三改得最多，现行的「门里的锁、门外的墙」还要看 1919 年章程全文。

四，第三道缝的号位口径中途改过（见（三）表第二行），第 4、11、13 章已照新口径改过。

五，缝隙判语押在「最难那几年靠的不是美」上；随身三问第二问本身偏向说「不」的善（第 54 章），他为美开的门、讲的美学，也许记窄了。

六，「隔土型」「把门写成月亮」是本书初判；第 16 章「同形」读法，陈雨泓已走在前面，本书只多一步。

七，六十四笔小账的统计，问法、答者、分类都出自本书，不是独立证据。

八，站外研究对质不够：梁柱、周天度、唐振常、聂振斌诸家多据转述与目录，近邻编说的「本书没有比他们多说的地方」可能说少了。

（二）推翻条件与判负卡

条件	出现什么就改	所系判决	当前读数	还要读的原文
甲	晚年文字把美育写成要「进入」利害	一、四	未触发；两处半步、一处反向半步	1930、1931 两篇原刊
乙	北大改革主要靠制度，不靠他的德望与进退	二、三	半触发；判决二写明善管门外，判决三改写	评议会、教授会运转记录
丙	他讨论过场的维持条件并落进制度文本	三	触发；「健全的教授会」进了章程	1919 年章程全文
丁	历次辞职多半没改变任何事，挽留只是客套	五	未触发，本轮未发现	历次辞职各自的后果
戊	大学院撤销后写过「独立要在政治里去争」	五	未触发，本轮未发现	1928 年以后的文字
判语	他最难的关头靠听曲、看画、写诗撑过来	二	本轮未发现	日记、书信

判读纪律：没查到，只记「本轮未发现」，不记「没有」。

（三）⚠ 过头的判断与改正表

照本门纪律，被判死的原句不抹掉，标 ⚠，写现行版，注回写位置。

原来的说法	现行写法	回写
⚠ 场的条件留在他一人身上，没写进制度	门里的锁换成了制度，门外的墙还是他的身子	判决三；第 13、31、32、49 章，结语
⚠ 兼容并包是一片场（二号位）	兼容并包写下来的是二号位的碰撞；让碰撞聚成一片场的是三号位的人	第 4、11、13、32 章及全书已统一
⚠ 科举连捷，一路没有卡住	1885 年杭州乡试落第，1889 年再中举	第 2 章

原来的说法	现行写法	回写
⚠「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是就职演说原话	是他 1934 年的事后概括；演说原句是「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	第 2、11、38 章
⚠ 三事第三项「敬爱师长」	「敬爱师友」	第 11 章
⚠ 1931 年继任校长废评议会，「没有外力逼」	1932 年依南京政府 1929 年《大学组织法》改为校务会议	第 12、31、32 章
⚠ 辞职从没进过他的学说	没进过他的教育学说（1923 年他公开讲过「不合作」）	第 13、40 章
⚠ 蔡元培请来辜鸿铭	留用辜鸿铭（维基作 1915 年到校）	第 28 章
⚠ 1927 年通电他「领衔」	列名，八人中第五	第 35 章，附录一
⚠ 友人送屋，他一概推辞	1936 年元旦回信收下，屋因战事未建〔据二手〕	第 39 章
⚠「美育」一词是他首创	王国维 1903 年已并提；他把这个词写进了国家方针	第 41 章
⚠ 五种教育里他写不出美育落在哪门课	原文明写图画、唱歌、游戏；写不出课的只有世界观教育	第 17 章
⚠ 鲁迅日记「开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	「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第 10 章
⚠ 汤尔和家会商，与会者汤、马、沈	蔡元培与「关系诸君」；信里只点到沈尹默、马叙伦出过力	第 29 章
⚠ 1905 年他「正忙爱国学社」	学社 1903 年已散；那时他管爱国女学，奔走光复会、同盟会	第 14 章
⚠ 替胡适之争编的一句评语「口气平和，一条一条说方法」	删去，改为「据研究者转述」	第 30 章
⚠「没有上海那几年的险，他不会有那份底气」	推断因果，改为本书读法，标「待验」	第 40 章
⚠ 1901 年学堂出身对应「秀才、贡生、举人、进士」	「附生、廪生、贡生、举人、进士」	第 14 章

原来的说法	现行写法	回写
⚠《新青年》某卷某号起全用白话	期数未核，不写	第 28 章
⚠ 临时教育会议「差一点删掉美育，他顶了回来」	会上删过一回，9 月宗旨里仍留一行，那时他已辞职	第 48、51 章
⚠ 1912 年「写下来的美育先掉」	删过一回，9 月以「完成其道德」回到宗旨	第 47 章，附录二
⚠ 他的药方是把美从街上提进美术馆、音乐会	同篇原文写大道种树、路口设广场与雕刻，美要回到街上；差别在美由谁来做	第 43 章
⚠「用超脱挡住孔教入宪」	「对冲孔教要不要定为国教的争吵」	第 44 章
⚠ 七辞表「原载《解放日报》」	傅国涌文，《同舟共进》2007 年第 6 期	第 34 章

最伤的是「替胡适之争编评语」那一类：为撑一个判断编出一个细节。查到就删，不留。

（四）给本书自己写的死法

照第 54 章，本书的死法有五条，这里只登标题与算错的条件：一，SDE 版的「把门写成月亮」，照 SDE 办起来的场，创办人一走就散；二，SDE 版的「实体世界」，SDE 的词进了考核表；三，反向的隔土，照本书去练的人给孩子加的是纯消耗的苦；四，「隔土型」被拿去套一切谈美的人；五，判语在日记书信里遇到反例。前三条出现，缩小主张；第四条出现，对本书用发生命名律；第五条出现，判决二收窄。

附录六　与本系列各卷的对账

站上无蔡元培整卷，本书从头做；引前卷只说大意，不编原句。每一行写：前卷判过什么，本书在哪里接住，接着判还是更新。

卷号	前卷判过什么（大意）	本书在哪里接住	账
第 47 号《SDE 教育发生学导论》	第九章：「制度 E 既能打开教育，也能吞噬教育」（已对 PDF）；近邻划界表；AI 口径；失败三层	第 14 章接科举；第 47 章用划界表；第 59、60 章用 AI 口径；第 54 章用失败三层	接着判；第 14 章补「换路不换土」一步
第 166 号《生活在缝隙和悖论中的大师》	本书缝隙方法的底本；二十位大师里「美」理论、人生两边都空；S3 罗杰斯理论站善、人生靠真	全书的缝隙定位卡；第 54 章缝隙读数更新	更新：理论一边有了人，人生一边仍空；「两边都空」判负一半，照登。二十位计数已与该卷第 29 章、附录一对过
第 235 号《教人动手的书生》	杜威的缝隙判语；1919 年寿宴；晚年才写成《艺术即经验》	本书书名的句型；第 45 章杜威与蔡元培同城	借句型；分界：杜威的缝在路与地之间，蔡的缝在价值格内
第 180 号《高鹏讲杜威》	杜威测试四问；影响神话纪律；中国听众不是空白容器	第二编逐校问四问；第 58 章拆影响；第 45 章	照用工具
第 170 号《葡萄讲杜威的教育哲学》	杜威近邻	第十编列为近邻	未单独引判

卷号	前卷判过什么（大意）	本书在哪里接住	账
第 249 号《普通人都能明白的雅斯贝尔斯》	洪堡与柏林大学的大意；大学不做工厂，也不做教堂	第 46 章；判决五	判决五几乎照它的尺子量；分界：雅斯贝尔斯门被拿走后靠理念等待，蔡在门被拿走前一次次站到门口
第 221 号《邬燕琴讲陶行知》	「消路型」，一个「即」字画等号；判一句话，不判一个人	第 21、49 章方程体检比型；第 46 章；第 53 章判「以美育代宗教」死、答林纾信活	对照：陶用等号，蔡用隔断，病向相反
第 162 号《普通人都能明白的皮亚杰》	「钉常数型」；本门第一部成书样板	第 21、49 章比型	照样板写判词三句、接缝卡、推翻条件报账
第 150 号《普通人都能懂的康德》	把做现象的那台机器焊死了	第 19、42、50 章	本书拆的是他借来以后多走的那一步，不是康德
第 152 号《普通人都能懂的叔本华》	审美静观是从意志里暂时歇一歇	第 19、42 章	本书读作一个相位；他写成了去处
第 122 号《AI 时代教育的认知变革》	普遍性自伤检查；腾空律（「同址」一条未决）	第 25 章；第 60 章	照现行版引，不作已证定理
第 192 号《AI 时代最需要学习的是什么？》	流畅空转；判错权落点三条	第 59、60 章	只作清点项

本书欠的账：没有第 235 号，书名那一句不会这样造；没有第 166 号，没有九宫与补丁；没有第 249 号，判决五立不起来；没有第 221 号的等号，看不清他反方

向的隔断；站外研究者把史料一条一条整理出来，本书里每一个〔据二手〕，都是欠他们的。